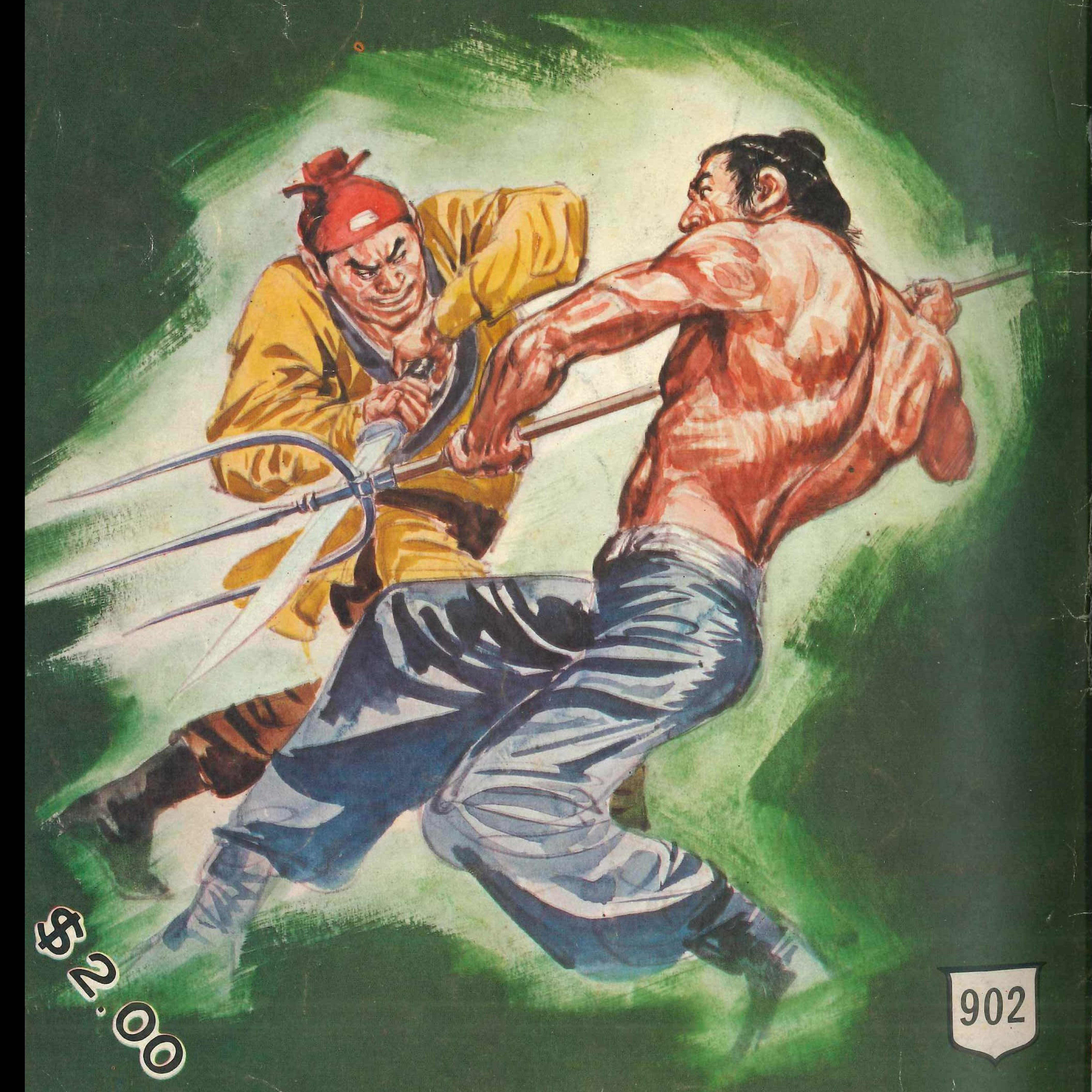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骨肉情仇 本故事寫江湖兒女私情，兄弟情仇，姊妹無情，淒豔感人，纏綿緊湊，驚險詭秘，荒山劍影，草莽英豪，流水浮萍，飄忽無踪。人物個性，刻劃入微，入木三分。



$2.00

902

◀編 後 話▶

春江萬里情故事之五：「骨肉情仇」是今期推出的「特巨」大小說，本故事是效法古體長篇章回小說體裁方式撰寫，書中人物連貫，故事篇篇獨立，使讀者閱來不致有不銜接的感覺。「骨肉情仇」內容哀艷動人，悱惻纏綿，情節詭奇莫測，迂迴曲折。有感人肺腑，刻劃入微的倫理恩仇的描寫，更有氣勢磅礴，字字鏗鏘之申張正義事蹟敘述。全文十數萬言，一氣呵成，是蕭逸君近期不朽之作。

***　　***　　***

司馬洛傳奇故事「千面寶寶」今期終結，故事情節有令人萬萬始料不到的急劇發展，高潮更番迭起，千鈞一髮之厄境橋段，比比皆是，驚險緊張。緊接着馮嘉先生在下期裏將以另一新篇——司馬洛故事「午夜怪客」與各位見面，幸勿錯過。

***　　***　　***

「地獄邊緣」是一個感人肺腑的鐵拐俠盜故事，下期隆重刋出了。屆時該故事將會帶領讀者們到東西柏林之間的禁地一遊，那兒就是舉世知名的柏林圍牆。閱讀之餘，定當有耳目一新之感覺，請留意下期的刋出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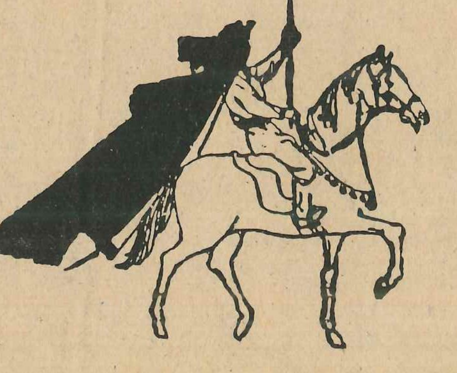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90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江萬里情傳奇故事／蕭逸·文 盧令·圖

骨肉情仇

毀誓下山

你可曾獨居荒山？

你可曾骨肉仳離？

你可曾遭受到親情的背叛？

你可曾飽受痛苦的折磨？久歷失望，寂寞，惆悵，憤怒——這麼多眼睛看不見的敵人的侵襲？

這一切的不幸，你一定不曾遭受過。大多數的人都不曾遭受過。

然而這個不幸的女人，「紫蝶仙」花蕾，却統通都嚐到了——

最先是她次女「花心蕊」的為「愛」出走，緊接着長女「花心怡」的奉命尋妹，却是去而不返——兩個原先形影不離的，唇齒相依的可愛女兒，就這樣的離她而去了。

正當她憤怒難遣，愁極無聊的時候，一個失意的青年人，來到了黃山。

這個青年名叫「郭濳」，他的來意，是專程把她兩個女兒近況，和遭遇告訴她的——

她所得的事實是——次女「心蕊」——無恥，淫賤，私婚，長女「心怡」雖然玉潔冰清，却依然脫不開為「情」所折磨，她似乎情有所鍾，苦苦的迷戀着一個人——萬斯同。

「紫蝶仙」花蕾悉知這一切事實，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雖然她在入山隱居之初，就立下了「永不出山」的誓言，但是，如今為了她這兩個不聽話的女兒，為了匡正她花氏一門在武林中的「自負」和「盛譽」，她不得不背棄此一誓言，決計要將兩個女兒帶回山上，以正家風。

當然，這麼一來，却又牽扯出另外的幾個人來。

第一個深為她所痛恨的是「葛金郎」——這個胆敢與她次女花心蕊私自成婚的小輩。

「葛金郎」據知武功高強，而造就他一身武功和「天不怕地不怕」個性的人，毫無疑問的就是他父親「鬼面神君」葛鷹——如此，葛鷹便自然而然的成為花蕾第一個要找尋的對象。

提起「鬼面神君」葛鷹這個人，凡是在武林中略具見識的人，都不會陌生——他的一生，包括他詭異莫測的武功，在武林中都引為「傳奇」，膾炙人口。

據說他自幼在高麗遇見了一個異人，收歸門下，學成了一身絕技，和他同時從師的尚有一人，這人較葛鷹略長，名叫莫老甲，綽號「西天一怪」，也是一個極難纏的人物，只是這莫老甲却遠居青海，從未涉足中原罷了。

「鬼面神君」葛鷹與「西天一怪」莫老甲，二人雖是生性殘忍，技藝超人，却因為生性怪癖，不喜人羣，所以直接受他二人毒害的人並不多，人們對於這兩個怪人所談論的一切，不過是些捕風捉影之談，却很少有人見過他們的盧山眞面目。

可是他二人却是極具奢侈，着重浮華享受之人，莫老甲開府青海在此從略，而這個葛鷹在天台山的一切，却是不得不談一談了。

× × ×

獨闖魔宮

天台山是浙省有名的大山，位處天台縣之西北，它和普陀，雁蕩在浙省的三座最負盛名的山嶺。

這座山形勢高大，西南接括蒼，雁蕩，西北接四明，金華，蜿蜒東海之濱，風景極為綺麗，北有石橋，長數十丈，展雨嶺間，望之如龍蛇行空，自古皆號為飛仙所居住之處，它的超拔可想而知了。

自從鬼面神君遷居此山以來，這魔頭傾其百萬家資，變賣了無數得自天竺高麗的珠寶，在這座山上絕峯的「大廻嶺」上，與築了一座可以媲美帝王的宮殿，自號其為「上丸天宮」。

這上丸天宮自此，就成了武林中一支極負盛名，而玄奧莫測的武林別宗。

數十年以來，上丸天宮的門人，是絕少涉入江湖的，可是知情者，對他們却是絲毫不敢輕視，因為凡是來自天台山「上丸天宮」的人們，無不有一身驚人的絕技，因此他們在武林中的聲價，一直是很高的！

也就因為如此，那鬼面神君葛鷹，更加養成了一副驕傲狂橫的個性，他自詡的身價，却是比王侯還要高。

這一天——也正是一個深秋的日子。

天台山下，來了一個四旬左右的婦人，這婦人生得蛾眉淡掃，杏目含威，也許她本來的歲數已越過了五十了，可是看起來，她還是有相當的風韻的，尤其是她頭上的黑髮，仍然是那麼地黑、密，只是她面上蒙有一層薄紗。

她上身穿着對襟的緊身小緞襖，另加着一領紫色的紗質披風，下身是八幅風裙，腰肢十分婀娜，足下是一雙粉底雙鳳鞋，看上去是不染纖塵。

這婦人並沒有騎馬，也未乘轎，她一路來到這裏，宛似遊山玩水一般，引得一般路人對她是十分注意，因為那時一個婦人，是很少出門的，更不要說是遊山玩水了。

由於她看起來，又不像是小家婦人，穿着儀態，便是朝廷命婦，也不過如此。

在離着上丸天宮約有百丈左右，這婦人就停下了，她打量了一下眼前這座巨大的宮院——

天宮的大門，高有四丈，一列的水磨磚牆，圍出去足有二十丈方圓的範圍，眞是好大的氣派。

婦人面現鄙夷的冷笑了笑，她緩緩的摘下了幪在臉上的那塊面紗，又把肩上的披風解開，才發現她背後尚繫着一根長有二尺許的翠籥。

也許是走了太多的路，她覺得有些累，就在這山峯上，讓徐徐的風吹着，黑色的長髮，飄動起來，就像是一片雲。

婦人睨目宮門，再次的冷冷一笑，心中却在想道：「鬼面神君在江湖上是成了名的老輩人物，我今雖是問罪來此，却也需顧全些禮貌才是，且等我養好了精神再說。」

想着遂放目山下，但見行雲片片，都在山半飄浮，斷嶺處叢生着醉人的野蘭和百合，當眞是人間仙土，比之自己處身的

黃山，却是不知又美上了多少倍了。

她這麼深思着，心中不禁浮上了一層莫名的惆悵，愈覺得自己歲月蹉跎，山居二十年來，青春已去，如今已是將垂垂老矣！

想着不禁長嘆了一聲，只覺得自己既已封劍黃山，並曾發下了誓言，如今爲了愛女，却不得不毀戒下山，仍然免不了爭強鬥勝。

此刻找到了這上丸天宮，那鬼面神君葛鷹，乃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難惹人物，自己孤身前來，雖是技高胆大，却也勝負未卜，思來怎不令人煩悶。

她一個人愈想愈氣，歸根結底，這都是花心蕊這個無恥丫頭惹出的禍患，今日勝負且不去說它，這個女兒，自己是斷斷再也不能容她活着現醜人間。

想着，她那張原來就十分白皙的臉，此刻更加顯得蒼白而無絲毫血色了。

忽然，由上丸天宮的正門內，步出一雙白衣少年，這一雙少年，由年歲上看來，俱不過二十五六，各着一件白短半臂，下穿白色短褲，長僅齊膝，赤足蔴鞋，打扮得十分怪異。

二人步伐一致，行走極快，一直走到了婦人身前的數丈距離處，雙雙站定了身子。

婦人這才看清了，他們腰上，每人都懸有一口格式怪異的短刀，心中一動，知道這定是上丸天宮的門人，自己原要休閑一刻，也怕將不能了。

當下望了二人一眼，微微笑了笑，二白衣少年，却是昂然不動。

其中一個面色較黑的少年，口中哼了一聲道：「婦人，妳是那裏來的？」

那另一少年又推了他同伴一下道：「你何必問她這些？」

說着遂把面色一沉道：「此乃上丸天宮葛眞人修眞之處，向不許外人涉足附近，妳一婦人，怎地如此大胆，竟敢在此劉覽不去……」

他在說話之時，婦人已面現不快，但並沒有立刻發作，一隻手縮入袖內暗自摸索着。

那白衣少年見狀後退了一步，又接着道：「……念在妳是一無知婦人，我們不對妳如何，妳快走吧！」

他話方說完，那婦人已自袖中，摸出一紅色緞質的拜帖，同時站起了身子，笑吟吟地說道：「很好，這麼說，葛眞人在家囉？」

那黑面少年短眉一挑，道：「妳是何人？」

婦人蛾眉一挑，却又和顏悅色的把手一揮，掌中那張紅帖，却如一支利箭也似的，直向那黑面少年面上飛去。

可笑那黑面少年，一時不明所以的慌了手脚，這枚紙帖，疾飛如箭，無巧不巧，却正射在了他的臉上，頓時只痛得他口中「啊呀！」了一聲。

他身旁另一少年，見狀吃了一驚，猛然後退了一步，大聲叱道：「大胆的女人……妳……」

婦人却冷冷一笑道：「我的名字，在那張拜帖之上，你們一看即知。」

黑面少年一隻手捂着臉，由他指縫間滴出了點點鮮血。

一隻手指着婦人道：「師哥，不要饒她，這女人有些名堂，她傷了我了。」

被稱爲師兄的白衣少年見狀似也吃了一驚，因爲對方竟能以一張薄薄的紙絹，而打得師弟皮破血出，分明她是有極爲厲害的內功，否則何能臻此？

當下他冷冷笑了一聲道：「放心，她跑不了的。」一邊說着，遂自地上，把這張名帖拾了起來，見上面是四個核桃大小的字跡：「花蕾拜訪」。

少年從師未久，「紫蝶仙」花蕾是昔年成名的人物，由於二十年來未下黃山，差不多的武林人物，早已把她忘了，他們自是不知。

他們師徒自居天台以來，一向是目中無人，夜郎自大，對於一些盛名的人物，或多或少還講一些交情，至於一般所謂無名之輩，那裏放在目中。

因此這少年猛見花蕾之名自己不知，心中已存輕視之心，再見師弟爲其所傷，不禁怒從中來。

他把這張名帖，往腰中一放，嘻嘻哈哈笑了一聲，道：「我道妳一個婦人，怎有如此胆量，原來是會一些武功，這就好說了。」

他說着對那黑面少年怒道：「我們是好意勸說，這女人竟敢暗箭傷人，她既是來拜見眞人，怎生對我等門下弟子如此無禮，今日我們倒要給她一些厲害，也叫她不要小看了我上丸天宮的弟子，當是好欺之人！」

黑面少年只爲花蕾上來鎭壓住了，此刻爲師兄這麼一說，不禁勃然大怒。

他口中大喝一聲：「我先打了妳這賤人再說！」

說話間身子已自騰起，同時抖起雙掌，直向花蕾當胸猛劈了過去。

另一少年因見他上來太以輕敵，對方站立又是一懸崖之邊，這種猛撲之勢，一個不妙，就有粉身碎骨之慮。

當下喝了聲：「且慢！」

即見那婦人霍地身形一縱，拔起有八九尺高下，却又電也似的往下一墜，正落在那黑面少年的背後，反手一掌，叱道：「去！」

黑面少年竟是難以躲開，被她這輕輕的一擊，咀裏發出一聲尖銳的長嘯，直向懸崖之下墜落下去。

只不過是舉手之間，即了却了一條生命。

這種厲害的手段，上丸天宮中弟子，還是第一次眼見，另一少年不禁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一時驚愕的呆住了。

忽然他跺了一下脚，回身就跑，同時口中大聲呼道：「你們來呀！」

可是，他身子才跑出了七八步，就爲憤怒的花蕾，自其身後趕上，一指把他點倒在地。

他們這種動手的情形，早已驚動了門內諸人，一時衆聲喧嘩，人影幌動裏，已有七八條疾勁的人影，風掣電閃一般的撲了過來。白衣閃動，「唰！」地一聲，已把這位來自黃山的婦人圍了個緊。

「紫蝶仙」花蕾乃是久經大敵的人物，自不會爲這種氣勢所懾——

她面若春水，笑容可掬的雙手互握着，格格一笑道：「你們是來討什麼？」

羣聲嘩然之中，一個四旬左右的道人，忽然竄身而出，他對着花蕾打了一個稽首，冷笑一聲，道：「足下是何人？請留下名來。」

花蕾哼了一聲道：「我的名帖，在這位小道友的身上，你可取來看看。」

道人怒目的瞪着她，一綹羊鬚被風吹得飄向一邊，他手上持着一口明幌幌的寶劍，聞言冷冷的道：「四明，你去你師兄身上，把那張名帖找來。」

立刻就有一短衣少年答應了一聲，閃身而出，在不省人事的師兄的身上，找到了那張大紅的名帖，他雙手捧上與這位道人。

道人接在手中，先是冷冷一笑，待看了一眼，面色立變，就見他點了點頭道：「原來閣下竟是大名鼎鼎的紫蝶仙花蕾施主，眞是失敬了！」

花蕾冷笑了一聲道：「不必客氣，我是來拜訪葛眞人的，不想……」

她回身指了一下，接道：「……這兩個奴才竟欺我是一個婦人，我才略爲處置他們。」

道人赫赫一笑道：「施主，妳處置得太也過火了，妳可知我那師侄，已爲妳打落澗底而喪生了麼？」

「這也是他自找的！」花蕾說：「怨得誰來？」

道人面上立帶怒容，可是仍然強忍着憤怒，哼了一聲道：「施主找家師，有何見教？」

花蕾道：「見他之後，我自有交待，你不必多問。」

「哈——」這道人狂笑了一聲，一搖掌中劍道：「妳不說出根由，貧道是不便往裏面傳的，因爲家師刻下事忙，無暇分身。」

花蕾冷笑了一下道：「本來用不着你們往裏傳，我自己找他去。」

說着舉步就向外走，但她身子四週早已爲人團團圍住，此刻往外便走，如何使得？

立刻就有一短裝少年舉掌向她打來，花蕾獰笑了一聲，駢二指向這少年肩上就點。

那少年知道厲害，倏地向後一退，花蕾因而閃身而出，中年道人見狀大怒，一揮手中劍，猛地撲了上去，他口中大聲道：「姓花的，妳給我留下！」

口中這麼叫着，這道人足尖在地上一點，已自縱身上去，掌中劍「笑指天南」，倏地亮起了一點銀星，直向着紫蝶仙花蕾背後扎去。

這時其餘的十數個弟子，早就撤出了短刀，呼！的一聲，把大門封了緊。

紫蝶仙面現鄙夷，她手中這時尚拿着那方用來遮面的絲巾，霍地一個轉身，那方絲巾已經掄成了劍也似的直，直向道人手中劍上揮去。

原來道人乃是鬼面神君座下第七弟子，道號「伺明」，劍術上已有神君六分眞傳。

此刻他看見花蕾以巾爲劍，居然敢向自己劍上揮來，心中就知這女人絕非易與之輩，心中先就存下了戒心，恐其有詐，不敢給她絲巾纏上。

他口中厲喚一聲，左手劍訣一領，右手中長劍向後一挑一崩，寶劍「唰！」的一聲，一式「醉裏挑燈」，把長劍撤了回來。

他足下是絲毫不敢停留，長劍收回之後，身形跟着一個疾轉，踏中宮走洪門，劍如長虹二次刺出，直取花蕾脇下。

「紫蝶仙」見這道人還有幾分實學，劍招出式不凡，一望即知受有眞傳，當下不敢怠慢。

她微微一笑，手中絲巾二次擊出，却像條彩蛇也似的向伺明道人劍上纏去。

「伺明」心中冷笑忖道：「就令妳纏上又有何妨？」

思念之中，長劍已爲絲巾纏住，道人力貫單臂，全力向後一奪，長劍竟被奪了出來，可是一條右臂却是齊根酸痲不已。

這才知道果然厲害，自己在她手中時候一長，必定討不什麼好去，心中正在打着主意，對方絲巾却又橫胸掃來。

伺明道人「跨虎登山」式向前一跨，掌中劍繞起了一片劍光，以「力劈華山」，直向花蕾頭上直劈了下來。

花蕾想不到道人居然這麼厲害，於是手下也就不再留情，下手更毒，再也不心存客套。

遂即氣充丹田，身形看似紋絲不動，可是待到對方劍刄已離她肌膚的剎時，才見她倏地向外一閃，把身子閃開半尺。

看來可眞是險到極點，伺明道人的劍身，僅僅擦着了她的衣邊而直劈了下去。

「伺明」道人劍一揮下，已發現不妙，奈何劍上的力道太猛，如拚命撤回，勢將露了破綻，急得他左手猛地向外一分，用擒拿式中「分手奪轄」，直向花蕾腕子上刁去。

可是「紫蝶仙」花蕾胸有成竹，怎會容他得手？

道人這種招式在拚命，却未想到已犯武者大忌，因他雙手不同方向的運力，已自動搖了下盤根基。

就在同時之間，即見對方腰肢一扭，右腕微抖處，手中彩帶長虹鬧空也似一個疾轉，伺明道人再想閃避那裏還來得及？

這條絲巾就像一條蛇也似的，「呼！」地一聲，纏在了他的腰上。

隨着「紫蝶仙」花蕾的一聲清叱道：「去！」

伺明道人整個身軀，竟似一隻鏈子鎚也似的，被掄了起來，緊接着，花蕾向外一拋一抖，就像一根滾木也似的，滾了出去——

「叭噠！」的一聲，直被摔出了丈許以外，由於紫蝶仙花蕾所施的勁力着重在側旋之力，是以道人就想定住身形也是不易。

這一下正甩在了道邊的一堆亂石之間，直把道人摔了個頭破血流，一身衣服也都破了，一時再也無法爬起，就連手中的那口長劍也自扔落了一邊。

四下白衣弟子，見狀紛紛驚呼了起來，有兩個人疾速的上前去摻扶跌傷的道人，其餘賸下的十餘人，只聽得帶頭那人一聲吶喊，全數湧身而上。

花蕾冷笑一聲，並不慌忙的運用手中那條絲巾，時快時慢，時進時退。

那條細軟的東西，在她手中，有時作劍，有時作鞭，有時却如一條帶子纏人下盤。

不大的工夫，只聞得一片砰砰碰碰之聲，十來個短衣弟子，竟爲她摔得鼻青眼腫，手中兵刄全數脫落，呼叱叫喊之聲，更是鬧成了一片。

是時由大門之內，又紛紛跑出了許多人來，這些人有的穿着白衣短裝，也有的身着青色道袍，「上丸天宮」中兩代弟子，竟有三分之一都跑了出來。

此刻那十數個白衣短裝少年早已爲人摻了下去，塲地中却多了四名青衣道長！

四道長的身份似和先前那「伺明」道人是同一輩份，都是「鬼面神君」葛鷹座下弟子——

他們聞訊趕來，目睹這個婦人，只憑一條彩帶，即把自己門中弟子十餘人，打得這麼七零八亂，俱不禁憤怒膺胸。各自怒叱着撲身而前，四口青鋼長劍，把「紫蝶仙」花蕾團團圍住。

花蕾見狀，益發抖擻精神——平心而論，她之所以如此，乃在掃一掃葛鷹的面子，倒也並非和他又有什麼深仇大怨！

這時眼見對方人愈來愈多，前仆後繼，竟想依仗人多，來逼迫自己，尤其這四個道人，更像是身手不凡，自己雖是藝高胆大，以一敵四，倒也不知是否能够「穩操勝劵」了——

她遂即冷叱一聲：「且慢。」

四道人一齊止步，其中一人嘿嘿笑道：「妳這婦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花蕾寒着臉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羣東西，哼哼！我看你們還是知趣一點的好！」

那道人一陣狂笑道：「妳服輸了麼？太晚了，除非妳跪在地上給我們磕上幾個響頭，叫我們把妳帶入宮內，面請眞人發落，否則……」

陰森森的一笑，這道人擧了一下掌中劍，又道：「……道爺劍下，可是斷斷饒妳不得。」

花蕾一笑道：「是麼？」

却見她背過手來，把背後那支洞簫給解了下來，四個道人，立刻覺出不妙，大吼一聲，足下同時上步，撩劍就刺，却是又晚了一步！

花蕾自幼從武以來，慣施一支翠簫，後至成名以後，她却是極少使用，此時一經施展，無異如虎添翼，自是威力可觀！

當下只聽她嬌叱一聲：「去！」

即見她長簫掄處，透着一股尖銳勁風，爲首道人雖是劍已刺出，可是花蕾的出手，竟是先他快了一步，只聽得「叭！」的一聲。

這一翠簫，不偏不倚，正正的打在了道人的頭上，那道人先是一怔，隨之長劍落地，最後才「噗通！」一聲倒在地上。

下餘三名道人，見狀俱都吃了一驚，呼嘯了一聲，各自挺劍而上。

三口劍把花蕾團團給圍住了，並且由不同的方向，把劍刺出去，可是，紫蝶仙花蕾長簫在手，她是不會把三人再放在心上。

只見她從容的進退着，掌中這支長竹翠簫，更是指南打北，點，挑，崩，打，砸，對方三口劍雖是連連逼進，却連她身上也是沾不上，來回到了第九式之上，其中一個道人，又爲花蕾長簫點中了「肺腧穴」上，頓時翻身栽倒，不省人事。

下餘二道人立刻現出了極度驚慌的神態，因爲他們見這個婦人下手極毒，所點穴道俱是人身大穴，一經點上，那怕是爲人救活了，也只怕要落得殘廢終生。

所以他二人對敵之時眞是戰戰兢兢，二道人一名「伺燭」，一名「伺秋」，雙劍勉强的支持了十數個來回，可就明顯地又不行了。

伺秋道人忽地跳出圈外大聲道：「停手！不要打了。」

花蕾手中洞簫，此刻已將伺燭長劍撩開，聞言退後一步，微微冷笑道：「怎麼，你等服輸了麼？」

伺秋苦着臉道：「妳這婦人，到底是誰？」

花蕾寒着臉道：「我已報名數次，現在沒有工夫再說，你們如不爲我去通告葛鷹，我就一路打殺進去！看看你們能否阻攔得住？」

二人相互看了一眼，因爲這女人太厲害，如果再打下去，二人非送命不可。

他們回頭看了一眼，不知何時，宮門之前，已經黑壓壓的集滿了人，俱是本門三代弟子，赤臂裸膝，一個個氣勢洶洶的往這邊看着。

可是他們都沒有一個敢妄動的，因爲他們眼見着這婦人，像是兇神附體也似，手中那支簫碰着誰誰就倒霉，連本門二代的弟子，也有三名負傷倒地，他們就不用再現眼了。

二道人回頭看了一眼，心中已自了然，知道這些弟子們勉强會上，也只有白賠上幾條命。

伺秋咳了一聲，乾笑了兩聲道：「我們去爲你通稟一聲，自無什麼不可，只是打傷打死了我們門下這麼多弟子，却叫我們如何交待？」

他一邊說着，尚自頻頻皺眉，伺燭道人也苦着臉道：「你這樣兇神附體也似的上門，那裏像是一個求見的客人？」

花蕾細眉微挑，冷笑一聲，道：「誰說我是上門求見他，我只是來找葛鷹算帳來的。」

道人面色又是一變，互看一眼，心說：好大的胆子，竟敢來找師父拚命？「伺秋」黃眉一聳，立刻就笑了。

他內心也就不再害怕，心忖着：既如此，師父就再不能裝聾作啞了，反正我們打不過，你是非出來不可了。

當下點了點頭道：「這麼說就好辦了，我師父葛眞人最喜歡有功夫的人，尤其是妳一個婦人，能有這種功夫，他必定很看得起妳，只要妳能勝過他老人家，這些人也都算是白死白傷了。」

「伺燭」怒目道：「師兄，她既是師父的仇人，我們絕不能饒她。」

「伺秋」心中暗暗叫苦，暗忖道：你還鬼叫個屁呀！憑咱們兩個人行麼？我這半天好話算是白說了。

想着就狠狠地瞪了「伺燭」一眼，正想先敷衍對方一下，一面好待機派人送訊。可是已經晚了，花蕾早已揉身而上，一支飛簫直向伺燭面上點來。

「伺燭」倚仗人多，又聽對方是師父的仇人，他就胆子大了，這時花蕾長簫點來，他冷笑一聲，掄劍直向花蕾腕子上斬去。

他內心是暗忖着，自己兵刄較長，這麼出手，起碼可令對方即刻退身。

可是花蕾並非如此，她却僅僅分出一手，直向伺燭的寶劍彈去，只聽得「噹！」地一聲，那麼勁道鋒利的一口長劍，竟爲她一指彈到了一邊。

「伺燭」大吃一驚，再想退身那裏還來得及？「噹！」的一聲，這一簫，正點在了他正中腦門之上，他連啊呀！兩個字都沒有來得及喊，已翻身栽倒在地，伺秋見狀嚇得「啊！」了一聲——

就在這個時候，只聽得噹！噹！一陣雲板之聲，自上丸天宮之內傳出，門外衆兄弟子無不面現緊張，紛紛回顧，那持劍的「伺秋」道人，忽然向旁一跳。

他面現驚惶的一面擺着手道：「請不要再打，家師可是要出來了。」

他生怕花蕾在這一刹那之間傷害自己，連連後退着道：「妳不是要找家師麼，他老人家現在出來了，妳看着辦呢！」

紫蝶仙花蕾哼了一聲道：「我原是來找他的，他來得正好！」

她說着遂自垂下簫來，身形後退了幾步，面向着大門，倒要見識這位名噪武林的上丸天宮的一代老怪，他是怎麼的一個人物？

那陣子雲板之聲，敲得是愈來愈響，門外衆弟子却是噤若寒蟬，無一發聲。

忽見門內閃出一身着獸皮的高大個子，虬鬚滿面，一出門就四下張望，厲聲道：「那一個是肇禍的女人？」

伺秋見來人正是神君座下最得意的兩名弟子之一，這兩名弟子，是「鬼面神君」自高麗帶來隨身之人，武功得有葛鷹眞傳。

二弟子一名「降龍」，一名「伏虎」，來人正是那位「伏虎」尊者，伺燭等人雖名份是他師弟，可是無論身份，武功較這二位師兄都差得太遠了。

此刻見這伏虎尊者一出，知道師父必將來臨，因爲這二位師兄，素日和師父是形影不離的——

「伺秋」不敢怠慢，上前一步手指花蕾道：「回師兄的話，這婦人就是。」

「伏虎」尊者一雙大環眼，凌厲的向着花蕾望去，厲聲一哼，道：「妳叫什麼名字？」

那白衣弟子，把紫蝶仙花蕾的名帖找出來，雙手奉上。伏虎尊者接過了名帖，那白衣弟子聳肩道：「二師叔，這女人實在很厲害。」

「伏虎」尊者厲哼一聲：「飯桶！」

大手一翻，那名白衣弟子，竟被摔出了丈許以外，連一聲也不敢哼，爬起來蹲向一邊。

他們這羣弟子素日最畏懼的，除鬼面神君葛鷹之外，僅有三人，除却眞人之子葛金郎外，就是「降龍」「伏虎」二人。

以上三人因蒙眞人喜愛，加以武技出衆，各弟子誰也招惹不起。

「伏虎」尊者把同門師侄摔出以後，憤憤的看了一下名帖，他的面上立刻現出驚訝之容——

當下看了花蕾一眼，寒聲道：「原來是花女俠，久仰大名！」

這時雲板之聲，敲得似較先前更爲爲急促，噹噹之聲震人耳鼓。

「伏虎」尊者回頭看了一眼，冷冷的道：「在下據知閣下深居黃山，早已不問外事，今日何故又破誓出山？傷我門下的人，倒要請教！」

他說話之時，一雙虎目閃閃有光，像是忍着心中的極怒。

花蕾見對方年歲至多三十二三，生得是豹頭環眼，身高體大，說話聲如洪鐘，一望即知是一個練有相當功夫的人，乃猜知定是葛鷹座下一個得力弟子，她只當如此一鬧，那葛鷹是無論如何定要出來了，却未想到，仍有這麼多花招，自己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個相當叫字號的人物，不想在人家眼中，却有不堪承教之意，屢次三番，却儘打發些後生小輩，來與自己糾葛。

想到這裏，一時怒由心起，暗中咬了一下牙，心說：拿蛇拿頭，今日要是見不着葛鷹，就先拿這個橫小子試試身手，看那葛老魔能龜縮到何時？

「紫蝶仙」花蕾有了這種想法，就打定了主意，望着伏虎尊者冷冷一笑道：「我來此要會的是葛鷹，奈何你們這羣小輩，三番兩次的阻擋，迫得我傷人，又怨得誰來，你又是誰？」

伏虎尊者素日被人捧得鳳凰蛋似的，這「小輩」二字，今天還是第一次聽人當面喝叫，早不禁氣得頭上青筋暴起，濃眉乍展。

他嘿嘿一笑道：「妳連眞人座下降龍、伏虎二尊者，也是不知，尚有何能來此惹事生非。」

花蕾心中驀地想起，彷彿早先曾聽人說過有這麼兩個人，慣施雙圈，力不可敵，心中不禁動了一動。

但是她並不帶出一絲驚懼的樣子，只淡淡一笑道：「這麼說足下就是降龍道人囉？」

伏虎尊者洪聲道：「貧道伏虎，降龍尊者是吾師兄。」

「失敬了！」花蕾點了點頭。

伏虎的一雙大環眼睛睜得更大了，顯然是怒不可遏，花蕾冷笑了一聲道：「你師父是命你來敵我麼？」

「正是如此！」伏虎尊者大聲道，他是直性子，不擅說謊。

「很好。」花蕾說，她並且退後了一步，四下的人都讓開了，當下空出了一個十分寬大的塲地。

伏虎尊者向前走了幾步，花蕾這時掠了一下散亂在前額的秀髮，她那風韻，仍是有些媚人的，莫怪有幾個弟子，眼睛都直了。

這時伏虎尊者大聲對一個弟子說道：「你進去，叫他不要敲，這沒有什麼大不了。」

那弟子匆匆離去，伏虎尊者又看了一下傷倒在地面上的幾個同門，他把方才爲

花蕾點倒的那個「伺燭」扶了起來，這道人是爲花蕾先前長簫點中面門而倒。

伏虎尊者這時看去，只見他面色青紫，正中「山根」處，有銅錢大小的一個黑點。人是已經死了，敵人這種力透長簫，點人致死的手法，很令伏虎尊者吃驚，因爲他是個行家，只一眼已看出了敵人這一點，暗含着「閉穴」「貫穴」的手法在內，只憑這種力道，自己似乎比她要遜上許多。

冷冷一笑，他遂把伺燭放在一邊，望着花蕾咬了一下牙道：「姓花的！我上丸天宮究竟與妳有何深仇大怨，妳竟這麼連下毒手？今日本尊者要看妳有多厲害，來吧！」嘴裏這麼說着，他鐵塔也似的身子，霍地向下一蹲，那雙裸露在獸皮之外，蟠龍栗肉的粗臂，向身後獸皮中一探，緊跟着他雙手向外一抖，只聽見「嗆啷！」的一聲脆響，再看他手中，卻多了一雙金光耀目金圈。

這兩枚金圈，一大一小，約有鴨蛋般粗細，可是並非是圓的，而是有稜邊的，每一稜邊，都是鋒利的刃口，只在近手處才是圓形的，可用手抓拿。

最厲害的在這一雙圈的頂端，各有一枚劍形的尖刺，長有半尺，看來更是鋒利無比。

二圈一大一小，名謂「日月雙環」，伏虎尊者雙圈一抖，相擊而出，發出一片叮噹脆響。

在場諸人，可都知道他這雙圈之上有極厲害的功夫，而又知道這姓花的婦人，那支翠簫之下，也有不凡的造詣，二人動手，可是一場好戲，一時又不自禁的後退了數尺，空了許多地方。

伏虎尊者日月雙環一出手，左脚一點地，雙圈一個盤旋，一上一下，直奔花蕾胸上砸去。

花蕾見他這日月雙環，確是厲害，那敢怠慢，倏地凹腹吸胸，雙環已帶着風聲，電掣般奔到了身前，而在這時，她那支長簫却也長虹貫日而出，直取對方咽喉上的「咽喉穴」。

花蕾這一亮開式子，伏虎尊者已不由佩服，只見她右手駢中食二指，下餘三指却緊扣掌心，成劍訣式，跟着抱元守一，下腰旋身，洞簫已換到了右手。

那支磨潤得光華如翠的長簫，綠光閃閃，在她手中，宛如一條靈蛇一般。

伏虎雙環落空，先一偏頭躲開了來點的簫梢，掌中日月雙環「餓鷹振羽」，一奔對方長簫，一往敵人右耳下撩去。

這一式施展極快，非斜打，亦非平出，令人顧彼失此，顧此失彼，果然厲害。

花蕾也暗自驚心，對方雙環是同時打出，却也是同時而到。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花蕾的長簫，猝然向下一沉，「犀牛望月」式向前跨出半步，對方雙環落空，同時間，她的簫身突揚——

只聽得「噹！」的一聲，那枚直奔面前的金環，已爲她點了開去。

她施的是一個巧力，所點之處多是一個交點，伏虎尊者只覺掌心發熱，金環險些脫手。

好個花蕾，她身子眞可當得上一個「快」字。

長簫一擰，簫轉人隨，倏地已到了伏虎尊者背後，一領長簫「海燕掠波」，直奔對方臂頭上點了過去。

伏虎叱喝一聲：「好！」

雙環一合，「噹」的一聲，巨大的身子向下一矮，「醉踩梅花樁」，「颼！」一聲，已把身子給轉了過來。

可是他掌中雙環，這時也同時打出，一左一右直向花蕾兩臂上砸貫而去，四外各人都喝了一聲：「好！」

紫蝶仙花蕾對付這伏虎尊者，可不復像方才那麼如意了，尤其是一動上手，她更知道對方雙環之上，威力無匹，自己只要絲毫大意，就有性命之憂，所以她心中可是絲毫不敢大意。

這時，她身子霍地向後一倒，不明白的人定會以爲她是負傷而倒，其實大大不然。

這是一式「鐵板橋」的功夫，花蕾已多年不用了，可是施展起來，看上去還是那麼如意俐落。

緊隨着她身子像風車也似的一個疾轉，掌中簫是「撥風盤打」，直掃伏虎尊者下盤。

伏虎霍的一個倒折，只見他右手金圈一按地，「哧！」一聲，尖刃沒土，左手金圈「滿月望斗」，直劃了一個半圓的圈子向花蕾下額撩去。

二人這一動上手，四下是鴉雀無聲，一個是身高體大的道人，一個是身材纖瘦的婦人。

這麼一動上手，只見滿空飛人，金光簫影，還夾雜着洞簫孔內嗚嗚的鳴聲，眞是驚人眼目，動人心魄。

伏虎尊者今天是安心拚命，因爲他知道對方聲望，今日自己如能將她打敗，從此江湖上，他也就不難揚名立萬。

這一發狠拚命，雙環上可眞有無限威力，起落進退之間，崩，點，打，纏，鎖，碰，砸，各要訣運用得各盡其妙。

只看他起伏進退，隨心所欲，眞有雷霆乍驚，風雨驟臨之勢。

可是他的對手也太强了，花蕾掌中這支翠簫，可是一生未遇敵手，雖是一支竹簫，可是她使用的却全是劍上的功夫。

眼前她這支簫，却是「三十六手鎭海伏波劍」的招式，展了開來，簫聲嗚嗚，光華燦燦，如飛電，如流星，身形簫影，矯若遊龍，進如迅雷，閃如驚鴻，靜如山，動如河，好不厲害。

此時她簫身橫出向外一封，伏虎尊者的身形也自欺進，這道人也是急怒攻心，求功心切，但見他雙手迴展，身形前上，「狸貓三撲鼠」。

這一招好不厲害，那是點面門，掛兩肩，對方如左右閃躲，却可改爲「玄鳥劃沙」，直取中鋒，連環三式，眞有鬼神不測之威。

花蕾緊提簫梢，用「搖肩」式，避開右肩，崩手迴身，避開了他的第二式，而以「拔身」之式，拆他的第三式，然而敵人却以爲有機可乘，只聽他大吼了一聲，雙環上一聲大響，他是下腰過臂，雙環緊貼地面斜上打出去，驚人心魄的「烏龍穿塔」。

花蕾身在空中，毫無憑藉，伏虎尊者雙環還是如此厲害，任何人眼中，也都認爲她是萬萬難以躲開，可是紫蝶仙却不甘服輸。

她憑着她四十餘年的內家功夫，霍地身形往下一沉，一甩簫，硬把下墜的身子越起了一尺來，長簫飛點，只點在了伏虎尊者前面那枚金環之上，借着這一點之力，她身形已如同海燕掠波一般的，落在了伏虎尊者身前，不容伏虎尊者再施花招，長簫如蛇而出。

只聽得「噗！」一聲，這一簫正點在了伏虎尊者的右面肩窩上。

這地方雖非致命要害之處，可是花蕾却有意下重手，因爲她知道這伏虎尊者，定練有橫練的功夫，普通手法豈能傷得他分毫？

是以下手之時，早已把內力逼進簫內，不要說對方是血肉之軀，就是一塊青石，也能給她點碎了。

當時就聽伏虎尊者大吼了一聲，身形踉蹌後退，「嗆啷！」一聲，金環墜地，他面色一片青紫，黃豆大的汗粒，由他面上淌下來。

花蕾這一簫，實實的把他右肩骨環給卸了下來，血脈俱停。

只是一剎那之間，他這隻右手，已腫脹得有盤子那麼粗細，他就像呆子也似的站住了。

紫蝶仙花蕾冷笑了一聲，說實話，她雖是勝了他，却是覺得極爲吃力，由此看來，這位「鬼面神君」的功夫也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她橫簫在手，冷笑道：「怎麼，是你們去請葛鷹，還是我自己去？」

大伙沒有一個敢哼氣，這時上了兩個人來，把伏虎尊者踉蹌的身子攙了下來。

花蕾又問了一聲：「怎麼樣？」

還是沒有人答腔，她就冷冷一笑道：「那麼我就自己進去了。」

却見閃出了兩個青衣道人，攔在了門口，這時雲板之聲又起，却較先前敲得更爲響亮，花蕾連殺多人，非但不疲，相反地却更覺得精神抖擻。

她見竟自仍有不知死活的道人，膽敢攔阻自己的去路，那麼自己又何在乎多殺二人？

於是她毫不猶豫的微微一笑，大步向着宮門之內踏進，手中長簫「毒蛇尋穴」，直向其中之一的「心脯穴」上就點。

那道人撩起長劍，想去削對方這根竹子作成的玩藝兒，可是還未挨上，自己先「哦！」了一聲，噗通的倒在了地上。

原來花蕾這時候下手是絲毫不留情，她竟把自己的拿手功夫，「逼魂指」施了出來。

這種「逼魂指」的功夫，豈是他們二人能抵受得起？所以當時傷及六根脈神，倒地歸陰。

那另一小道見狀，嚇得臉上變了顏色，他是再也不敢輕捋虎鬚了，當時閃身一旁。

花蕾長眉緊顰，戾氣充面，一簫在手，只要有人胆敢當道，她定格殺不論。

就這麼她大步的走了進去，一路之上，都是花樹夾道，這才知道，上丸天宮之內，好大的地勢，花樹滿園，宮室星羅棋佈，眞不愧當之爲「宮」。

花蕾煞神附體也似的一路行着，但見前路無數弟子都在跑動着。

有那接近的弟子，也都遠遠的急忙讓開，花蕾冷笑了一聲，心中甚爲得意，心想自己這一打，算是把他們給打怕了。

忽然她聽得「匡」的一聲大響，忙自回過身來，却見前面進來的大門，竟被關上了，幾個白衣弟子，正在大門上加着鎖鍊。

有人高聲叫着：「關好了，別叫她跑了。」

還有人叫着說：「這女人可是打死了十幾條人命，好厲害！千萬不能讓她跑掉了！」

花蕾站定脚步，心中一怔，正要回身撲過去，轉念一想，心說反正我來此勢將要見着葛鷹不可！又何在乎他們關不關上門？

心中想着，並不在意，又向前繼續行去，這時，那亂噪的人聲，和震耳的雲板之聲，都停住了，反倒是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花蕾一路穿廊越道，只見眼前翠松草坪，相映甚美，足下是紅色水磨方磚的道路，曲曲折折的，直通向一個六角形的大廳。

大廳正前方是一色的雲石砌台，打磨得平滑如鏡，四面軒窗一齊開着，顯得氣派十分宏偉。

大廳的前方，有一方黑漆大匾，書以紅漆三個大字「演武廳」。

紫蝶仙冷笑了一聲，心說：「好！我就去你們這裏的演武廳演演武藝吧！」

她實在也沒想到，今天事情會被自己弄成一場糊塗，試想那「鬼面神君」一定不會輕易饒過自己，眼前已無妥協之可能，自己也就豁了出去。

她心裏這麼盤算着，足下則更快捷的直向演武廳奔去，眼看離着演武廳尚有十丈左右的距離，忽見由廳門內一擁而出了數十名白衣弟子。

這些白衣弟子，俱是和先前那些門口那些弟子一樣的打扮，短衣蔴鞋，腰插短刀。

這衆多的弟子，一出來雁翅也似的向兩邊排了開來，沒有帶出一點的聲音。

遂又見擁出了二三十名青衣道裝弟子，這是天宮中第二代弟子。

出門之後也是向兩邊排開，他們口中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

花蕾心中一怔，就站住了脚步，暫時沒有再向前走，這爲數約百名以上的弟子，站定之後，全把憤怒的眼光，直向着花蕾身上看來。

就在這個時候，繼由大廳內擁出了一輛全白色的四輪推車。

在這推車之上，鋪着一塊黑色的獸皮，其上趺坐着一個貌相古怪的古稀道人。

花蕾見來人，身穿白蔴布衫，猿臂鳶肩，滿頭鬅髮，其白如銀，兩道白壽眉，由兩邊眼角下垂及頰。

這人面色鮮紅，獅鼻闊口，滿嘴銀牙，兩耳垂輪，色如丹砂，又長又厚，貌相堪稱是奇古，通身衣履清潔不着點塵。

尤其是他那一雙瞇縫着細長的眼睛，睜闔之間，精光閃閃，隱射兇光。

這道人身後除了兩名推車的白衣弟子之外，左右尙有兩個出色的人物。

其中之一，是一個身材高大，滿頭紅髮的怪人，身着獸皮，看來不像是中原之人，這人短額闊嘴，雙耳招風，頭上梳着道髻，一雙怪眼嘰哩咕嚕的四下亂看，一眼看定了花蕾，就不再動了。

那另外一人，却是一個長身玉立，生得面如冠玉，唇紅齒白的美少年——

這人衣着華麗的，身披鶴毛披風，足踏薄底快靴，一派斯文樣子，和那紅髮的高大怪人對襯起來，眞是十分刺目。

花蕾已猜出那紅髮道人，定是所謂的「降龍尊者」，至於這個華服長身少年，一時倒也猜不出他是何許人也。

至於那推車上的怪道人，自不待言，他定是這上丸天宮的主人，人稱「鬼面神君」葛鷹的便是。

紫蝶仙雖說是技高胆大，可是目覩着這位早已揚名武林的一代怪傑，見他這種長相，這種氣勢，心中也不覺有些吃驚。

這輛推車推出了門外丈許左右，車上的古稀道人平空按了一下手，車輪立止。

就見他目光向着正前方望去，那紅髮大漢立刻指了指花蕾，向着他小聲說了幾句。鬼面神君兩彎壽眉倏的向下一搭，闊口微啓，嘿嘿冷笑了幾聲，嘴皮微動。

那紅髮道人立刻直腰，向着花蕾大聲道：「眞人問妳姓氏，方才在門口肇事生非的是妳麼？」

花蕾冷冷一笑，手上長簫指着葛鷹道：「老怪物，你休要在我面前，裝模作樣，花蕾若是怕了你，也就不來了。」

葛鷹細目一張，精光四射，他直視着花蕾艮久不語，過了一會，又低聲向那紅髮道人說了幾句。

降龍尊者又大聲道：「眞人說他知道江湖上有妳這麼一個人，只是眞人生平會敵無數，却從來沒有和女人動過手，也不願和妳們女人說話。」

花蕾氣得連連冷笑不止，若非是眼前這麼多人阻擋着，她眞恨不得撲上去就動手。

可是她們這種武林中高手，涵養功夫，尤其是高人一等，心中雖是怒甚，却在對方話未完前，不發一語。

降龍尊者於是又接着道：「眞人問妳此來何事？問妳知罪不知？」

「哈——」花蕾冷笑一聲，點點頭道：「老怪物，我來找你，是要問你要回我的女兒。」

這時那站在葛鷹身後的白衣少年，倏的面色一變，不禁後退了一步，而且驚奇的向着花蕾望去。

降龍尊者十分吃驚，當下低聲把這幾句話重覆着又告訴了葛鷹一遍。

這怪老道人，立刻白眉向兩下一分，醜臉上帶出了奇異驚訝的神色，繼而目現兇光，又低低的說了幾句，降龍尊者立刻大聲道：「妳找女兒，怎的找到了我上丸天宮？我們怎會見到了妳的女兒？」

「鬼面神君」更是瞪目欲裂，像是氣憤到了極點，用手重重的在獸皮坐墊上拍了一下。

這道人原來也是忍不住氣而說話了，那種聲音就像是山貓叫的聲音一樣——

他道：「爾一女子，怎地如此胡鬧，貧道主持上丸天宮已垂六十年之久，就從未有發生過像今天這種胡鬧的事情……」

他氣得有些發抖，伸出一隻手，指着花蕾道：「我宮內全是童眞的道人，向未涉足塵世之間，妳找女兒，却怎麼找到了這裏來？」

說着桀桀怪笑了一聲，雙手按着獸皮，身子起伏如波的道：「多年以來，本座雖是與人無爭，却也容不得爾一婦人如此猖狂，哼哼——」

說着回過頭來，對降龍尊者道：「這女人共傷了本門多少弟子？」

降龍尊者目光視向一青衣弟子，後者畢恭畢敬的拜倒在地，抖顫顫的說道：「啓稟眞人，這婦人剛才在宮內滋事，共傷本門三代弟子二十六人，死八人……」

在場各人都不禁抽了一口冷氣，就連葛鷹面色也是一變！

那弟子繼續道：「——另傷我二代弟子七人，死六人，伏虎師叔，也爲這婦人點中穴道，右肩成殘，懇乞眞人，務必嚴懲這肇禍婦人，以爲弟子等伸寃。」

說完話後，連連在地下叩首不已，降龍尊者揮手令去，這時鬼面神君葛鷹臉色變得極爲難看，輕輕哼了一聲，喃喃自語道：「罪過……罪過……」

一面說着，那雙兇光四射的眸子，注定在花蕾身上：「妳這婦人，連斃我門下多人，即使以本身性命相抵，也值得了，哼哼……這麼便宜的讓妳一死！」

微微一頓兩道白眉往下一搭，忽然變得和氣的道：「妳說找妳女兒？妳女兒叫什麼名字？怎會來到我上丸天宮？妳倒要說說清楚！」

花蕾並不懼怕，聆聽之下，她冷冷說道：「這件事我看還是問問你那個寶貝兒子吧！」

葛鷹回頭看了身後的華服少年一眼，又回過頭來冷笑。道：「貧道不懂妳說的話！」

「老怪物！」花蕾冷冷的道：「令郎拐誘我女兒脫離家門，匿居雁蕩，這件事自當要尋你理論。」

鬼面神君聞言之後，就像刺蝟也似的直立起來。先是一怔，繼而鬢髮怒張。

「好一個刁鑽的婦人，簡直是無理取鬧。」

一面說着忽然回身向那個華服美少年道：「金郎，你過來。」

那個身披鶴毛披風的美少年，神色略似張惶，呆了一下，勉强定神，緩緩走過來。

葛鷹手指着他，轉向花蕾道：「這就是小兒金郎，他分明在貧道座前，多年以來，未曾離開一步，妳方才所說，又作何解？」

其實葛金郎方由雁蕩歸家不及十天，葛鷹所以這麼說，自然是心存袒護。

花蕾不明所以，聆聽之下，着實吃了一驚。她奇怪的看了金郎一眼道：「你就是葛金郎？」

葛金郎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就是，你方才那些話，都是聽誰說的？」

花蕾退後一步，吶吶道：「這件事不會錯，是郭潛親口告訴我的。」

葛金郎本以爲她握有眞憑實據，心中尙在打鼓，此刻見狀，不禁寬心大放，須知他父親雖是護短成性，却也不容他在外如此胡作非爲——

當下哈哈一笑道：「姓花的，我看妳是無事生非，簡直一派胡言，血口噴人，此番大鬧天台山，死傷我數十門人，眞正是罪大惡極！」

說着霍地回過身來躬身向葛鷹道：「請爹爹傳令，即由兒子殺了這大胆胡鬧的女人。」

葛鷹擺了擺手：「你先下去，她是插翅難飛。」

「紫蝶仙」花蕾聞得葛金郎那一番話後，一時失了主張，不禁怔了一下，這一點倒是她事先沒有料到，心忖着：莫非那個郭潛眞的騙了我不成？

這麼一想，不禁大爲心虛，暗忖着如果自己女兒並沒有爲葛金郎所誘，自己今天這種舉動，可就大大的冒失，不能自圓其說了，眼前這個葛老頭兒，又豈能是好惹的主兒？

可是若要她開口服輸認罪，實在是太窘之事，事到如今，也只有把假的當成眞的，絕不能向對方輸了口風——

當下心中有了決定，遂冷冷一笑道：「你父子這一套鬼把戲，瞞得了別人，却瞞不過我，你們把我女兒藏在那裏？還不快快喚她出來！」

葛鷹桀桀一陣怪笑，聲如夜梟的道：「好個刁鑽的婦人，我父子對妳一再容忍，並非怕了妳，來，且隨我進來說話！」

微微一頓，這道人又道：「怎麼，妳敢來麼？」

花蕾不知對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心裏不無猶豫。可是她藝高胆大，却也並不放在心上。

當時微微一笑道：「既來到你這魔宮，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不過你要想拿下我，却也並不簡單，你頭前帶路吧！」

葛鷹一言不發，右手舉起揮了揮道：「回演武廳。」

他身側四名弟子，立刻答應一聲，推動他坐下輪椅，轆轆有聲的向演武廳前進，須臾來到廳前——

那個滿頭紅髮的「降龍」尊者，嘿嘿笑了兩聲回身向花蕾道：「妳請進來。」

花蕾預料到必定又要有一番厮殺，只是事到如今，也只有豁了出去——冷冷一笑，便放步踏入。

連番激鬥　血濺天台

「演武廳」裏好寬的地勢——當中是一個練武的場子，四週圍列着許多兵器架子，舉凡刀槍劍戟，十八般兵器，無不具備。

東西有兩座佔地頗廣的紅木架子，架上却是極細的繩索，花蕾只一眼，已知道這是用來練習輕功用的，再看南面有一個大沙盤，黃沙鋪得厚厚地，在沙層上却插着無數竹刀，刀尖朝上，其上還繫着紅色的布，看到此花蕾不禁明白了，這是「竹刀換掌」的功夫，自己早先都曾練過。

她的目光又向別處望去，發覺還有一些奇怪的裝置，憑自己的閱歷，竟是叫不出名堂來。

這時「降龍」尊者和一大羣弟子，簇湧着「鬼面神君」一窩蜂般的走進來。

花蕾向四下各人略一打量，只見黑壓壓全是人頭，儘管他技高胆大，只是敵人又豈是弱者？拋開那個老魔頭鬼面神君葛鷹不說，只是這種氣勢，自己先是勝它不過。

葛鷹坐定之後，一陣怪笑道：「既來到了我這演武廳中，花蕾你是插翅難逃，現在妳有什麼好說？」

花蕾一雙眸子閃閃放光，聞言冷笑了一聲道：「老怪物，你想以多爲勝麼？」

「鬼面神君」葛鷹還未說出話，他身後的葛金郎却寒聲道：「妳想錯了，對妳這麼一個女子，焉用得許多人？來，少爺先會一會妳這刁婦。」

說着單手一按其父的椅背，身子「唰！」的一聲掠了起來，正好落在花蕾身前，冷笑道：「妳要如何比試？請快說！」

「紫蝶仙」花蕾一生縱橫武林，幾曾這麼爲人當面凌辱過？一時聞言幾乎要氣炸了肺。

她秀眉霍地一挑，厲叱道：「不知死活的小輩，竟敢目無尊長，當着你父親，今天我要好好教訓你一頓！」

葛金郎狂笑了一聲，一抖雙掌道：「你少逞口舌之利，只要妳能勝過少爺我這雙鐵掌，少爺任妳發落，否則這上丸天宮，就是妳埋骨之地，再想從容出去，今生休想！」

花蕾諦聽之下，剎時面帶寒霜，冷冷一笑，足下向前邁進了一步——一雙瞳子裏陡然現出了無限殺機。

遠坐在輪椅皮座上的葛鷹目覩之下，不禁吃了一驚，當下冷冷一笑道：「金郎，你不要輕敵過甚，你先退下，換你降龍師兄會她便了。」

葛金郎對父親這種當面輕視之言，認爲是極大的侮辱，當下朗聲道：「父親請放心，看孩兒擒她便了。」

鬼面神君冷冷一笑，不再言語，葛金郎對着花蕾抱了一下拳道：「妳無故侵犯天宮，死傷我門下多人，罪不可逭，今日萬萬是饒你不得，現在妳要向我如何比試，妳不妨自己說來，少爺我無不奉陪。」

葛金郎這番話說得眞狂，可是花蕾表面看來，並不動怒，她冷笑了一聲道：「客隨主便，只要你劃出道兒來，我一定奉陪。」

葛金郎點了點頭，又冷笑了一聲道：「好吧，只怕我劃出的道兒，妳却接不下來。」

紫蝶仙花蕾不禁面色一白，可是她却淡淡的一笑，說道：「噢？我接不下來？你就放心的說出來好了，我死在你手中，那算我學藝不精，却是怨你不得！你快說吧！」

葛金郎咬了一下牙道：「好，這是妳自己說的。」

說着目光遂向一邊掃了一下道：「我想與妳換一樣新鮮的玩藝兒玩玩，我們在輕鬆裏一決勝負生死，却是比一刀一劍的有意思的多，不知你意下如何？」

「你倒是說清楚一點。」花蕾冷冷的說着，一剎間，她想到了女兒的出走，決計要在這一陣對搏裏，立取對方性命——

葛金郎顯然不知對方心意，手指着遠處那個繩索道：「妳可願與我在繩索之下較量幾手輕功？」

花蕾點了點頭笑道：「我早已說過，一切奉陪，只是這輕功如何比法，却要你說說清楚。」

葛金郎哈哈一笑，拍了一下胸脯道：「我身上有幾件暗器，想要與妳交換一下手法，我們就在這座繩架子上，各展身法不勝不休如何？」

花蕾冷笑了一聲道：「這樣很好。」

葛金郎指着一邊的一個架子，說道：「那架子上有各種暗器，妳可以隨意挑選備用。」

他說完話後，一面把身上那領披風脫了下來，露出了他猿臂蜂腰的健美身材，花蕾見他對自己竟然不放在心上，也就不敢對他太存輕視之心！

當下冷冷一笑，說道：「不勞掛心！請！」

「好——」葛金郎一聲怒叱，身形如同一隻大鶴般的騰了起來，待臨到了那繩架上空，驀地向下一翻，直墜下來。

但見他雙手平分，就像是一隻白鷺般的棲在了繩架一端，看來身形是極其輕靈，花蕾看到此，心知這葛金郎在這一方面，有着極深的造詣，他是安心想以其輕靈的身法來取勝自己。

花蕾心中定了主意，一提丹田之氣，足下加勁，颼颼颼！一連三個起落，如同燕子也似的，縱上了繩架之上。

她身形輕靈已極，動作極快，差不多的人，根本就看不清楚她是怎麼上去的，一時交相對視，俱都驚奇不置。

這時候二人都已經上了繩架，花蕾自一上身之後，身形是絲毫也不停留，只見她倏起倏落，如同星丸跳擲也似的在這兩座繩架上縱着身子。

葛金郎却也並不遲豫的在上面活動着身子，只是他活動的方向，却和花蕾是相反的。

一剎那二人已踏遍了一週，就在二人過肩擦背飛馳而過的一剎那，忽聽得葛金郎口中叱了一聲：「打！」就見他身形倏地向後一仰，右足向前一跨「跨虎登山」，用足尖勾在了一根繩索之上，全身向後仰視着。

就這樣，隨着他手腕向外一翻，「哧！哧！」兩股尖風，自他掌中飛出了兩口薄葉飛刀。

兩口飛刀一出手，併排而馳，刀身上却閃着雪也似白的光芒，一閃而至，直往花蕾兩處肩窩上奔來。

花蕾見狀心中吃了一驚，她本以爲對方手上，不過是些普通的暗器，却不知竟是這種狠毒的飛刀。

只見這種刀子，長有八寸左右，薄如紙片，光華閃閃，十分耀目，在刀柄上各有兩條半指粗細的刀衣，色作鮮紅，看來極爲刺眼。

葛金郎這種仰身擲刀的方法，堪稱是一絕，容到花蕾感覺出來的時候，這兩口刀已臨身前，她冷哼了一聲道：「好！」

當下就見她猛的向下一卸肩，雙手由下而上，反着向二刀的刀柄上揑去。

她這種接拿暗器的手法，果然是別具一格，雙手後揑，各自拿揑在了二刀的刀衣之上。

可是就在這時，就見葛金郎身形霍地一個後倒之勢，身形更下沉了一些，變成了「臥看巧雲」之勢。

同時之間，「哧！」的一股尖風，他竟也左腕外翻，又擲出了第三口飛刀。

這第三口飛刀來勢極猛，一閃即至，却是直取花蕾心窩，好個紫蝶仙，果不愧是名家身手，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也會以爲她無法避開了。

可是她却有獨到的功夫，只見她全身向前一蹌，整個身子猛然向下一坐，全身都坐了下來，借力在一根繩索之上，那口刀擦着她的頭皮飛了過去。

葛金郎見一連三刀都沒有擲中她，心中不禁有些吃驚，倏地縱身直向另一個繩架上落去。

花蕾一聲冷笑，高叱了聲：「少當家的，你慢走一步，原物奉還。」

她說着這話的時候，身子已驀地騰了起來，看來是居高臨下。

可是她手中那兩口刀，並沒有立刻擲出去，直到身子下墜到了繩架的另一端，她再次縱起的刹時，兩口刀子才上下成一列的直向葛金郎飛去。

飛刀出手之後，她身子絕不少緩須臾，竟以「海燕掠波」的絕技，直向葛金郎背後猛撲了過去。

葛金郎暗器被人家接去，已經够丟人的事，現在人家竟原物回敬，這實在是侮辱。

他冷笑了一聲，雙臂一振，身形拔起，竟以「鴛鴦腿」叮噹的一聲，把這一雙飛刀踢落在地，身形巧快，確實也令人欽佩。

可是，如此一躭誤，花蕾已撲到了近前，這婦人一向是嫉惡如仇的性格，睚眦必報，由於葛金郎的狂傲無禮，以及自己女兒的種種行爲，她把這個葛金郎，早已恨惡到了極點，眞恨不能當時即制其於死地——

這時她來到了葛金郎近前，如何再能手下留情？

霍地見她雙掌齊開，鷹爪也似的直向金郎前胸抓去。

葛金郎身形方墜，見狀心中一動，他身子向右一偏，可是却覺得身外有一種無形的潛力，硬硬地拘束着自己，這才令他大吃一驚。

他本來對花蕾，多少還存了些輕視之心，以爲她一個婦人，又能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可是此刻看來，他的輕視之心，竟是一點也沒有了，由她掌力上判來，他斷定這婦人必然練有「混元一炁」的內家功夫。

照說這種掌力，只要功力運足，對方必然無法突破逃身，怪在花蕾倉促運功，未免力不從心，葛金郎又當情急之下，竟以「雙撞掌」，猛地向右邊一擊，全力攻出一掌，跟着躍身而出！

他是再也不敢停留了，身形縱出，急向一邊撲去，可是花蕾是如何也不讓他逃

開手下。

就聽得她一聲怒吼道：「畜牲，你想跑麼？」

她咀裏這麼叫着，竟以「捻指」之力，「哧哧！」的發出了兩枚制錢。

這一雙金錢鏢發出了兩股尖嘯之聲，一奔「靈台」，一奔「志堂」，直向葛金郎背後打去。

葛金郎足下一踹懸索，用「浪趕船」的身法，向前縱出了丈許以外，倏地「怪蟒翻身」，中食二指合駢着，一連二指，只聽得「叮！叮！」兩聲，兩枚金錢鏢遂爲其點落在地。

然而花蕾發鏢其實並非意在傷敵，她只是借以拖延對方的身法而已。

關於這一點，葛金郎也看得很明白，所以他在點落對方金錢鏢之後，身形決不敢絲毫停留，馬上拔了起來，而花蕾却正好自後撲身而上。

一起一落，只有毫厘之差，葛金郎連番遇險，心中不禁頓然大怒，當着父親，師兄，以及各弟子面前，他的臉可是不大好看。

就在他身形騰起的剎時，他已和對方存下了絕不兩全的心意。

只見他右手倏地把上衣前襟拉了開來，現出了他藏在中衣的一層細皮衣。

他是安心要以自己剩下的十口飛刀，和對方一決雌雄，身形縱出絕不少停，倏起倏落的直向另一個架子上飛撲了過去。

花蕾如厲鬼撲身也似的跟着他縱到了第二個架子上，葛金郎却有意把足步放慢，容到花蕾已堪堪撲到了的背後剎那之間，這位上丸天宮的少東主，忽然冷笑了一聲，只見他右肩霍地向下一沉，用「甩手」的功夫，「唰！」的擲出了一口飛刀。

這口飛刀，直奔花蕾面門上飛來，却爲花蕾幌身讓過，可是葛金郎焉能就此甘心？

忽地他向斜面一倒，整個身子，看來像是直墜了下去，可是他却借着一隻足尖，暗中勾住了一道繩索，猛地向上一彈，他的人就像是一隻大鳥也似的倏地飛躍了起來，正迎着了花蕾的來式。

花蕾掌心裏也早就扣好了一掌金錢，這時順手向外一翻，叱了聲：「打！」

可是那葛金郎却遠比她更厲害，隨着他這翻起的勢子，竟由他雙手及口齒間，一共發出了三口飛刀。

這三口飛刀是成品字形打出去的，一奔咽喉，兩奔雙肘，一閃而至。

因爲二人相距的距離太近了，所以雙方的暗器都是間不容髮。

葛金郎一心打人，却沒想到會被人打，而對方又是極厲害的滿天花雨打法，眼看着大片金星光雨，沒頭帶臉的朝着自己一擁而來，他不禁一時慌了手脚。

這時候，任他再快的身手也難以躲開了，身子又在半空未落之際，這迎面而來的金錢，少說也在二三十枚之多，再想從容躲開，可眞是萬難了。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刹那之間，忽然一股側面疾風，直劈了過來。

這股風力簡直是太怪了，而且力道絕猛它像是專奔着花蕾那一掌金錢，竟會忽然的向一邊一閃，全數錯開了二尺以外，就如此，葛金郎也不能倖免。

他爲一枚金錢正正的打在了足踝之上，這枚金錢就像是小刀子一般的，扎穿了他的鹿皮快靴，而深深沒入了他的肉裏。

他口中「噢！」了一聲，身形猛地搖幌了一下，差一點閃下了架子。

事情是雙方面的，花蕾雖打出了一掌金錢，却也未曾料到對方有此一着。

由於距離太近，這三口飛刀幾乎是聞聲即至，這個時候要是想閃躲，至多可以逃開最上的一口，而奔兩側的一雙，却是無法，若是上騰，奔兩側的或可躲過，可是奔上方的那一口，却是萬萬不行。

以紫蝶仙花蕾的身份，要是今天眞敗在葛金郎這個小輩的手上，那可是一生威名，頓付流水了。

花蕾到了這個時候，只得把數十年來浸淫的內家功力霍地提起，用「劈空掌」力向外劈出——

就在她「小天燈火」的劈空功力，方一擊出的刹那，足下那座索架發出了克克察察的一陣密響，大大的搖動了一下，幸而沒有塌了下去。

她雙掌上發出的功力，因而使得這三口刀的刀鋒，一齊向左面一偏，偏開了約有一尺許，竟是擦着她的兩側和頸項，「哧！」的滑了過去。

花蕾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她眼角同時注意到了對方。

在她以爲，對方除非也像是具有自己這種「小天燈火」的功力，才能逃開了自己這一掌金錢鏢，否則他在自己這種「滿天花雨」的打法之下，要想逃開，或是再想逃得活命，那實在是萬難了。

可是她目光望時，也正是那所有的金錢一齊向左面偏動的同時。

花蕾不禁大吃了一驚，暗忖道：莫非這個小輩，還眞有這種功夫麼？

再一注視，却見葛金郎一副驚恐嚇慌之態，萬萬不像是他所發，同時也看見了他足踝負傷。

紫蝶仙花蕾身形前點，穿出七八尺之外，她猛地偏頭向架下望去，倒要看看是那一個奇人，竟有這種驚人凌空掌力，破了自己的暗器。

可是目光望去，不見一人面現異色，僅僅看見那坐在獸皮之上的葛鷹，正自伸出一隻留有長長指甲的手，在捋着他唇下的長鬚。

花蕾自是一目了然，不成疑問的，這老兒，定是怕自己傷了他的兒子，所以假借摸鬚，而暗中發出了混元凌虛的劈空掌力。

說起來這種舉動，固是有欠光明，可是鬼面神君和他既是父子，「舐犢情深」人之常情，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花蕾心中這一口氣，却也發不出來，可是因而她更恨上了那葛金郎。

她唯恐他借着一點傷勢，向自己認了輸，那末，自己就沒有理由，再下手傷他了。

所以她口內一聲不哼的，忽地一扭蠻腰，身子側騰了起來，用「飛鷹搏兔」的身法，直向葛金郎踉蹌的身形撲了下去。

這婦人心也是眞狠，她是一心要取這葛金郎的生命，所以下手全是最厲害的功

夫。

容得她身形向下一落，正好是在葛金郎身側，她冷笑了一聲，一揮雙掌，竟以「金插手」直向葛金郎肺、肋之間插了下去。

葛金郎負傷之下，驚魂未定，如何再能逃開了這種厲害的手法。

他驚慌的大叫了聲：「爹……」

其實他這一聲實在是多餘的，他口中這麼出聲叫着，雙手用「炸手」向兩下一分，想去擋開對方的手腕子。

可是早已失了勁頭，四臂交擊之下，他非但未能把對方身形打下了繩去，自己身子却大幌動了一下。

眼看着花蕾雙手只一插下，葛金郎定必血濺當場，萬難活命。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一條人影，如同星馳電閃也似的，直向架子上撲了來。

這人紅髮披肩，隆準高鼻身披獸皮，正是葛鷹座下降龍伏虎二位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他在得了師父暗示之後，上繩來救助師弟葛金郎，同時要會一會花蕾。

所以他身子是絲毫不遲疑，身形未至，掌力先發，只是這種掌力却全是柔力，旨在救人。

就在他雙掌向外一吐之後，葛金郎那站在架上搖搖欲墜的身子，竟為他擊得一連退出了七八尺之外。

葛金郎自是再也沒有臉色現醜了，他勉强的提起了一口丹田之氣，飄身而下。

這時就有兩個白衣弟子跑過來摻扶他，却為他揮手拒絕了。

他低着頭紅着臉，一跛一跛的直向演武廳外行去，鬼面神君葛鷹，却面帶冷笑的望着他的背上，不發一言。

這時候，台架上，却成了一個新的對勢！

降龍尊者躍上繩後，救了葛金郎，而紫蝶仙花蕾，足下「倒踩蓮枝步」，退後了丈許以外。

她看清了來人之後，一聲冷笑道：「你這小輩如何不遵守較武的規矩？」

這位貌相奇醜的降龍尊者，咧開了大口桀桀一笑，同時一抱雙拳道：「好說！好說！我師弟技不如妳，業已足上負傷，自無再和妳厮打的必要，在下不才，要見識一下妳中原的身手！」

他說完了這句話，又大喝了一聲：「請！」

只見他雙掌同時下垂，一雙大脚半蹲半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大猩猩也似，那裏像是人立的架式。

任何人看了他這種樣子，也免不了要發笑，可是花蕾却是心中暗暗吃驚。

這是所謂的「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這位滿頭紅髮的怪人，一立這個架式，花蕾就已知道，他身上確有過人的奇技。

當下不免吃了一驚，眞不知對付這個强敵，自己是否能應付得下來？

她心中有此見地，雙掌向腹下一抱，冷冷一笑也道了聲：「請！」

只見她瞳子半睜半閉，含蓄精銳，而所立架式，是一式「太極如意圖譜」，有意也使對方看不出一個名堂來，而莫測高深。

果然那降龍尊者看到此，眉頭皺了一下，他已目覩過花蕾厲害的身手，知道是一個極為厲害的勁敵，心中早已不敢輕視，這時見狀，更具戒心。

他嘿嘿一笑道：「花女俠，方才我那師弟，已向妳討教過了暗器手法，果然高明，在下是自嘆弗如，現在在下想向妳領教幾手掌法，不知尊意如何？」

花蕾自來天台上丸天宮，一路是不停手的打進來，從大門直打到了這裏。

按說她早該力疲精盡了，可是看來她依然是神采奕奕，絲毫不帶倦容。

這時聞言，她冷笑了一聲道：「我不是早已說過了，你們只要劃出了道兒，一任它刀山油鍋，我花蕾也萬無不與奉陪的道理。」

降龍尊者冷笑了一聲道：「如此甚好，顯見得閣下武技廣泛與精湛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後，一連掠過了兩根繩索，已來到了花蕾身邊，花蕾仍是原式不動。

降龍尊者忽然大喝了一聲，倏地彈身而起，直向花蕾頭頂上掠去。

這種「黃雀捕螂」的身法，花蕾自是明白，因此她不待對方身形落下，就猛的轉過身來，雙掌疾出。

果然那降龍尊者身形尚未落下，已就空發出了掌力，四掌拍印之下，那繩索又發出「克克察察」一陣暴響，兩條人影也隨着如同狂風飄絮也似的蕩了起來。

紫蝶仙花蕾是飛向南，降龍尊者却是向北，身形向下一落，都是不發一言，轉身就走。

他們俱都嘗到了對方的驚人功力，在一擊之下，各人都不敢開口，生怕元氣外洩。

一圈之後，他們很快的又湊在了一塊，這一次花蕾不再心存客氣，她左足向前一跨，用「進步摟膝」的掌法，照準降龍尊者膝上就打，可是降龍尊者却是身形岸然不動。

花蕾的掌已逼近，見狀却自撤了回來，身形一個疾轉，足踩軟索，已把身子轉到了降龍尊者背後，忽的吐氣出聲，一掌打出。

降龍尊者方才已試過對方功力，當下不敢再實接她這一掌，容到花蕾掌勢已到，這位出身高麗的怪人，忽地長嘯了一聲，雙臂一振，騰身而起，起勢雖不甚高，却是疾快無比。

以花蕾這麼快捷的手法，竟是撲打了個空，容到她身子落下之後，那降龍尊者却也飄然的落在了八尺以外，二人都不禁怒目而視，相互哈哈一笑。

隨着往當中一湊，都是各盡所能的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那原本却不太大的兩個繩架，經二人這麼一展開身形，看來却滿是人影，一時間掌風呼呼，人影飄飄，好不驚人！

一個是眉目清秀的半老婦人，一個是赤髮偉岸的大漢，這兩個人一較量開身手，頓成奇觀，只就身形外貌上看來，似乎强弱十分懸殊，可是技擊之精湛，實不能憑外表强弱而定。

就像眼前這個花蕾，以一個嬌弱體質的婦人，她那技擊之精湛，却非降龍尊者所能比擬，只是後者體力之充沛，却又是花蕾所不及，如此互有强弱，所以一較開了身手，暫時却難以看出了勝負。

遠坐在獸皮椅墊上的葛鷹，也不禁看得白眉連聳，他本以為這個弟子，已得了自己七成眞傳，應該毫無疑問的一上來，就可把對方擒下台來。

可是事實上却遠非如此，竟是久戰無功，而且很有幾招，都險些傷在那婦人之手。

鬼面神君本來打算自己不必出手，現在不得不有所改變！

他忽然冷笑了一聲，沉聲道：「紅兒你下來！」

索架上的降龍尊者，此刻正自以大摔碑手的功力，想傷花蕾下盤，掌力已撒出了三成，突然聞得師父這麼一喚，他不禁吃了一驚。

所謂「意到力到」，心念一動，掌力自然中途而止，可是乘勢而來的紫蝶仙花蕾，却未免有些得勢不讓人。

在降龍尊者的大摔碑手掌力方欲發出之時，花蕾早已提貫內力，以「童子拜佛」的招式向外霍地推出，預備再次的實力一擊。

這時候降龍尊者內心一歛，花蕾掌力已出，那紅髮怪人再想閃開，那裏還來得及？

當下，只聽得「嘭！」地一聲大响，降龍尊者偌大的軀體，竟被震得平竄了起來。

同時那處身的索架之上，發出了克滋滋的一陣密響，緊接着他那巨大的胴體，直向另一個繩架之上墜去。

葛鷹萬沒想到，只圖和他說話，竟差一點害了愛徒性命，到了這時，他再也顧不得自尊的身份了。

就聽得他大吼了一聲：「好孽障！」

只見他雙足交叉着一擰，身形已如同一朶飛雲也似的突然的騰了起來。

同時他雙手前伸，想去接住降龍尊者下墜的身子，可是已經太遲了。

就聽見「叭喳！」的一聲大響，降龍尊者那龐大的身材，再加上下墜的貫力，那種力量何止千百斤，小小的一個木架，如何吃當得起。

眼看着索斷木折，就連一邊四根主柱之一，也斷了一根，而降龍的背部，正是摔墜在這根木柱的尖端之上，他如何受得了？

只聽他口中「唉呀！」的大叫了一聲，頓時墜地昏死了過去。

同時之間，白影跟着落地，現出了那高瘦金髯的老人葛鷹。

他頓足重重地嘆了一聲，雙手把這個最心愛的弟子之一抱了起來，只見降龍尊者牙關咬緊，瞪目如魚，口角已流出了鮮血。

這種樣子葛鷹一望之下，已知是受了極重的掌功內力，再加上如此沉重的一摔，無異受了千斤一鎚，這種力量，就是鐵打的漢子，也是受不了的。

降龍和伏虎本是兄弟二人，一起從師，因二人體軀質稟均異常人，一見即蒙葛鷹賞識，鬼面神君自收這二弟子之後，把一身功力傾囊而授，二弟子却也不負師恩，各自學成了一身絕技，在武功門路上來說，降龍偏重於外門橫練的功夫，而伏虎却偏重於內柔之一路，各人都有極深的造詣。

正因為如此，這降龍尊者才能僥倖保住了活命，可是以他目下的傷勢來說，也絕非十天半月所能復元的了。

鬼面神君眼看着來了這麼一個女人，她由大門一路下來，勢如破竹，殺傷殺死自己門下弟子無數，就連自己的愛子愛徒三個人，也無一倖兔，先後都負重傷。

尤其是這降龍伏虎兩個大弟子，更是生命垂危。

鬼面神君葛鷹目睹此情，焉能不痛心欲裂。

他抱持住降龍發了一會兒呆，忽然冷笑了一聲道：「來人，把他抬下去！」

就見來了四名青衣道人，把他們的大師兄，自師父手中接下來。

「鬼面神君」葛鷹强忍着內心的怒火，面授了救治之法，遂揮了揮手，令他們下去。

然後他桀桀怪笑了一聲，大聲道：「好功夫！好功夫！今天我葛鷹算是開了眼界了。」

花蕾冷聲道：「豈敢。」

她也知到了此時再想善罷干休，那簡直是夢想了，心中根本也就不存如是想。

於是她接口道：「葛鷹，現在你不得不出手了，老實說，你這些弟子死的死，傷的傷，歸根結底，罪魁禍首還是你父子二人。」

葛鷹頭上的白髮，就像鸚鵡也似的全數直立了起來，他極為獰惡的笑了笑問道：「怎地說我是罪魁禍首？婦人！妳好一張利口。」

花蕾哼了一聲，說道：「這事情，固然是由於你那孽子惹起的禍事，可是你這老鬼如不一意袒護，也萬萬不會落得如此下場。」

葛鷹發出了一陣嘿嘿的冷笑，一雙長臂在膝前連連幌動不已，那樣子就像一個大猩猩也似。

花蕾暗中提防着，她口頭上並不停止，又接下去道：「我花蕾來此本諸武林規矩，登門求見，你這老鬼却妄自托大，一意刁難，如今大禍臨身又怨得誰來，你還有臉說我麼？」

鬼面神君葛鷹瞇縫了一下眸子，發出了一陣陰沉的冷笑，他往前走了兩步。

這時花蕾已自架上飄身而下，她的臉色也顯然是大大的變了，變成了「冷若冰霜」。

她哼了一聲道：「葛鷹，今日之勢已成水火，我花蕾要是怕你也就不來了，你看着辦吧！」

葛鷹巨口一咧，自口角淌出尺許長的一道口涎，他却「滋！」地一聲又吸了回去，那樣子看了叫人發噱，却也更增陰險毒惡。

他沉着嗓音道：「婦人，我算佩服你的胆量，這多少年以來，敢這麼和我說話的，大概也只有妳一個人，我葛鷹一生所服氣的，也就是妳這種人。」

說到此又嘿嘿冷笑道：「要依妳這般

罪過，早就該被我一把抓死，可是再怎麼說，我還是個主人，在年歲上來說，也要大上妳許多……」

花蕾不知他意欲如何，可是面對這麼强大的敵人，她怎能無時無刻不提心吊胆的小心着？

這時葛鷹又冷笑了一聲道：「我因此特別給妳一個方便……」

「什麼方便？」花蕾氣憤憤的道：「莫非我還要你手下留情？」

葛鷹狂笑了一聲道：「妳不要作夢，我會對你手下留情？我只是不願授人以口實而已。」

他伸出了那隻像鳥爪而留有長指甲的手，指了四週一下，說道：「我這演武廳內，是百藝齊陳，也許在妳眼中，還並不驚奇……我不妨叫妳心服口服，這場武功較量由妳來定，只要妳說出口……」這狂傲的老道人說：「我定然不會妳失望。」

花蕾雖是有些不服，可是她也確知這個老兒實在不是好對付的，難得他透露出口風來，我如再不知趣，或許命喪他手中，還是暫時依他的好。

這麼想着，就冷冷一笑，不發一語。

葛鷹又望着她道：「我給妳半個時辰的時間。」

花蕾冷笑一聲。道：「何需這麼長的時間？」

葛鷹冷笑道：「妳知道什麼？本眞人是見妳連戰多人，怕妳力道不及，輸在我手，定是以此藉口，給妳這個時間，妳可以暫時歇息。」

花蕾經他這麼一提，心中驀地一驚，時忖道：「我竟把這一點忘記了。」

她這一路連戰多人，體力消耗實在不少，尤其是降龍伏虎以及那葛金郎，武技都非弱者，自己勝來也均不容易，如對付一般敵人，自無可厚非，只是要以久戰之身，來對付像葛鷹這麼强大的敵人，都萬萬不行。

這麼一想，她不禁對葛鷹胸襟十分佩服。

當時點了點頭道：「道人，你說的不錯，我們半個時辰之後再交手就是。」

葛鷹獰笑了一聲，只見他雙膝微彎，長臂前甩，整個身子，就像是一支長箭也似的射了出去，不偏不倚，却正落在了那皮座上。

只見他呼喚了一名弟子在前，低說了句話，這名弟子領命而去。

須臾這弟子就夥同一人共抬出了一個大蒲團，放在了花蕾身前。

那弟子並彎腰道：「這是師祖命我們抬來的，供妳休息之用。」

另有一弟子奉上香茗一杯，花蕾也不客氣，就接過了茶，坐了蒲團，心中却不禁想，這老兒命人送上，分明令我行調息之功，看來他定是要在內力之上來取勝於我，以示他超人內功，這一點，我倒要提防了。

當下喝了幾口茶，見對方衆人，目光全數集中，並且怒視着自己，只有那鬼面神君雙目下簾，隨意的坐在皮座子之上！

花蕾知道他也是在鼓氣練習着內功，自己不敢怠慢，忙坐了下來，微微閉上了眸子，運行着內功。

這地方一剎那間，竟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全場這麼多人，沒有一個出聲音。

花蕾因即將要對付的敵人，可以說是自己一個空前的勁敵，勝負難下，她也就不敢不特別小心。

所謂運功調息，是自丹田中提起的元氣，打通氣血脈門，運行全身，使精神煥發，元氣充沛，從而才能發揮克敵制勝之能，大部份有高深武功之人，素來是注重這種調息的功能的！

紫蝶仙花蕾這時運功調息，雖說是勁敵當前，却仍能定下心來，心不旁騖，那消一會兒工夫，已經氣走玄關，入定了過去。

在她的感覺裏，時間是差不多了，遂張開了眸子，却見葛鷹一雙怪眼餓鷹似的瞪着自己。

他的嘴角帶着一絲冰冷的笑容，道：「怎麼樣？如果妳還沒有調息好，貧道仍可給妳一些時間。」

花蕾呵呵笑道：「盛情足感，已經够了，來吧，我們來決一勝負。」

鬼面神君葛鷹聞言之後，兩手在墊上一按，如同旋風也似的自座上竄了下來，落地無聲，就像是一片枯葉一般，却正好到了花蕾身前。

紫蝶仙花蕾隨着也站起了身子，她冷笑了一聲道：「你先不要慌，我們先講講條件。」

「哈哈！」葛鷹狂笑了一聲，他一面點着頭道：「花蕾，事到如今，妳還耍給我講條件，不嫌太遲了麼？」

花蕾不動聲色的道：「不遲，我是說如果我敗於你手下……」

才說到此，葛鷹岔口道：「那自然要由我發落。」

花蕾點了點頭道：「很好，可是如果你敗給我了呢？」

「自然是由妳發落了！」葛鷹憤憤的說。

「哼！」花蕾冷笑道：「我才不要發落你，只要你那寶貝兒子交給我，由我帶回。」

鬼面神君桀桀大笑道：「行！行！我們就是這樣，一言爲定。」

他的臉色此刻是一片灰白，襯上他那披覆肩臂的一頭散髮，看來，更是可怕之極。

就見他揮了揮手，對身側弟子道：「你們閃開了，待本眞人會一會這個肇事狂傲的婦人。」

衆弟子早就恨不能一睹二人身手，尤其是鬼面神君，多年以來，他們就從未見過他展露過什麼身手，所以，十分渴望一睹。

再者花蕾把他們弟子打殺得太慘了，各人都渴望着葛鷹能爲他們報仇雪恨。

這時葛鷹即命他們把地方讓開，當下嘩一聲，空出了一大片來。

葛鷹身材瘦高，鷄皮鶴髮，站在地微微有些拱腰，顯得十分老朽，一雙眼皮搭拉下來，幾乎垂到了下眼泡邊沿，眞像一陣風都能吹倒了。

可是在花蕾的眼中，却是絲毫也不敢輕視，因爲花蕾確知這個老怪物的身手是了得的。

葛鷹問：「妳可曾想好了如何比試的方法麼？」

花蕾點了點頭道：「請命人取來方磚六十四塊備用。」

葛鷹怔了一下，遂點了點頭，冷冷笑了一聲，大喝了一聲道：「來人哪！快取六十四塊方磚來。」

他又對着花蕾冷笑了一聲道：「怎麼，妳要擺設磚陣麼？很好。」

花蕾微笑不語，她目光只是在當處游移着，須臾就有數名青衣小道，捧着大紅的方磚進來了。

葛鷹冷笑道：「你們放下退出去，聽候她自己處理便了。」

那幾名小道，就放下了磚頭，退後一邊。

花蕾笑道：「老怪物，請擺設吧。」

葛鷹狂笑了一聲道：「不要客氣，我是恭身候教。」

花蕾冷笑一聲，道：「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她說着就在當地前後左右踱了幾步，遂開始把地上的方磚，一一擺設起來。

一旁的鬼面神君雖是面現鄙夷，但是他仍然是很注意的去看着。

等到花蕾把這些方磚擺好之後，這個狂傲的老怪物，不禁吃了一驚，心說：「好個婆娘，這那裏是什麼浮磚陣？分明是按八卦式樣，設計的陣圖，好！好！今日我葛鷹倒要妳見識見識，並非是只有妳們中原武人才懂得陣式的。」

想着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好個金磚八卦陣，看來如無登峯造極的輕功及熟知陣圖之人，是無法上陣，與妳一決勝負了。」

花蕾聽他一口道破了陣勢名稱，心中不禁吃了一驚，因爲她只以爲這葛鷹係出身高麗，對於中原的八卦陣圖以及五行生尅等奧秘，定必不詳，却未料到這魔頭竟是一眼就認識了出來，由此判斷，他對於此道，也必定不是弱者，自己這次是親自主動設陣，衆目睽睽之下，要是敗在了這老兒手中，今後還有何面目見人。

這麼一想，不禁有些憂慮，就走上前，移動了幾塊方磚。

她把這六十四塊方磚，按八卦形式，分乾、坤、艮、巽、坎、震、兌、休、傷、生、杜、景、死、驚、開，卦象組成。

上陣者，如無超凡的氣功，休想能立足其上，因爲方磚是浮在板地之上，不要說還要在其上奔馳較技，就是你重重地在一邊踩一下脚，也能把它震倒了，所以這種功夫，看來簡單，而事實上功夫不到家的，連上都上不去。

她這「金磚八卦陣」，擺成了四個正方形，每一正方形，都約有二尺五寸見方，在磚上對掌，僅容許你的足尖輕點，最忌是濁力。

花蕾小心地擺好之後，用足尖開了「乾」「生」二門，退後了一步道：「請上陣。」

這位縱橫一世，目空一切的老魔頭，此刻像似也不敢再輕視對方了。

他那雙原本細閤着的眸子，這時顯然也睜得大多了，一言不發的低頭看着這些方磚。

花蕾向他發話之後，他才退後了一步，點了點頭道：「果然高明，只是這勝負之分，非僅限於一方被迫下陣來，恐怕倒一塊磚，也得服輸吧？」

「這是自然。」花蕾冷着臉說。

葛鷹道了聲：「好。」

花蕾只見他足尖微點，如同一片飛雲也似的上了這金磚陣，足點「生」門。

繼見他長軀微塌，足尖並不着實，瘦掌自左往右上穿出去，「小開屏」式一點，身形是左舞右幌，如同風擺蓮荷也似的擺動着。

可是花蕾只注意着他的下盤，却見如同是土埋鐵鑄一般，竟絲毫也不移動，她就知道這老魔頭功力驚人，自己勝負眞是難估了。

事到如今，也不容許她再存它想，當下縱身上了浮磚，落於「乾」宮，雙手一抱拳道了聲：「請。」

鬼面神君葛鷹心中對於她，早已恨之入骨，只是他近來心性涵養確是較昔日收歛多了，越是困逆心境之事，愈能冷靜處理。

他安下決心，自己一定要在這「金磚八卦陣」上展示身手，把對方擒入手中。

所以這時他見花蕾一上陣來，生恐她制了先機，忙把身子縱上「坎」位，一連踏過了六塊方磚，又來到了「巽」門，自此一踏而下，身形却始終如同風擺殘荷也似的，在陣上搖擺着。

花蕾對於自己擺設的陣勢，自然不需要再瞭解了，所以只是站在乾宮位上以「靜」待勞。

眼看着這老魔頭身形是倏起倏落，左舞右擺的踏遍了一週，再次的來到了「生」門位上。

花蕾一提丹田之氣，足尖飛點着，已把身子逼了上來，她口中一聲冷叱道：「接招。」

一開始就是厲害的手法「游龍探爪」，一掌打出，直向葛鷹前胸打去。

葛鷹很快的讓過了身子，他並不急於發招，花蕾也知道對方是在叩門問路，可是眼前之勢，已不容許自己冷場。

她只得雀躍了二磚，二次欺身，用「切脈手」，直往葛鷹雙脈上切去。

葛鷹獰笑一聲，身形霍地騰起，容得足尖點上了金磚，他的門戶已敞了開來。

這魔頭果然有他值得驕傲的地方，招式一拉開，正是他自己輕易不展露的「一百二十四手醉八仙」。

這套掌法在中原並不馳名，事實上却演變成武當前輩白玉峯的「五獸戲象圖」而成就的獨門掌法。

那是化「虎、鹿、熊、猿、狸」之特殊技能參照而成的掌法。

身形一經展開，但見他前伏後塌，左偏右倚，眞是驚人至極，在這八卦陣上，脚輕身快，起落俐落，發掌沉實有力，吞吐自如，行走浮磚之上，如履康莊大道，果不愧是一教宗師叱咤江湖的厲害人物。

花蕾對付這麼强大的敵人，眞有些岌岌自危，她把心意沉下來，抱元守一，在接了對方三招之後，她就展開了「粉蝶三十二式」。

這套功夫，可以說是花蕾壓箱底兒的

玩藝了，今天在這生死的關頭，她只得把它施展了出來。

這是一套極厲害的進手招術，二人這一對面，葛鷹是走直鋒，花蕾却由邊鋒而進，二人往當中一擠，葛鷹突發掌力，用「黑虎伸腰」的式子，向外一抖雙臂，吐氣開聲的「嘿！」了一聲。

花蕾可不敢實接硬架，她準知道這老怪物內力雄厚，雖在磚陣之上，自己也不可大意。

於是她猛然一變式子，駢中食二指，直向葛鷹「曲池」穴上點去。

鬼面神君葛鷹雙掌打空，繞步盤掌，跳過二磚，正擋在花蕾身前，長軀下蹲，以「十字擺蓮」的手法，直向花蕾一雙膝蓋上打去。

掌風疾勁，吐勢如意，花蕾大吃一驚，慌不迭向後退了一步，適對方掌到，她就用「金絲纏腕」反去刁葛鷹的手腕子。

葛鷹怪笑了一聲，右掌霍地向下一沉，分出二指，直點花蕾雙目，一雙指尖上，勁風十足。

二人這麼一交開了手，在場各人都神色大變，他們兩個人眞是各展所學，掌如驟雨，身似旋風，一刹時已打在了一團。

紫蝶仙花蕾，自與對方一動上了手，已有自知之明，心知要憑自己內力，實難與對方相較，只得展開了一身小巧功夫。只見她身形如狂風飛絮，起落進退，只是一沾就走，式子眞是輕快巧妙之極。

「鬼面神君」葛鷹，這時也不禁對花蕾心存敬佩，因爲自他成名以來，也曾遇到過不少的英雄好漢，可是在自己這套「醉八仙」掌法裏，就從來沒有走過十招的，可是這個女人，却和自己已經走了二十個照面，却仍並沒有落敗之象。

轉眼之間，又是十個照面，四下衆人無不看得目瞪口呆，他們有的人甚至認爲葛鷹會敗在花蕾的手下。

這時候花蕾見久戰不下，內心更是着急，足下飛點起落間，身形已竄在了葛鷹身邊。

葛鷹却似並不着急，花蕾見時機不再，她低叱了聲：「打！」

驀地側掌照着葛鷹左肩就劈，掌風疾勁，直似金刀劈風，颼然直下——

鬼面神君面色一沉，一雙怪眼霍地一張，可是他依然不加閃躲。

花蕾看在眼中，心知這老兒招式詭異，她乃是久經大敵之人，不至於把招式用老的道理。

因此她決不等到對方反擊，即刻抽招換勢，就見她身形倏地向一邊一斜，左掌翩若蝴蝶也似的翻了出來，「葉底摘花」，直向葛鷹「曲尺穴」上點去。

這種招式，也除非像是具有花蕾如此的身手，才能如意的施展得出來，掌式翻出，翩若驚鴻，快如電光石火！

在場諸人，見狀無不出了一身冷汗。

他們俱都認爲，老師父是難以逃開花蕾這一招式之下。

可是鬼面神君葛鷹却在這緊張的情形之下，再次的狂笑了一聲，他猛然提丹田之氣，身形一個踰踉。

在場諸人，可由不住又爲他捏一把冷汗。因爲在這虛浮擺列着的浮磚陣上，是不能施展沉濁之力的。

像他老人家這種硬踩硬踩，這些浮磚一個吃受不住，於是都不禁大爲驚心。

葛鷹這一式「硬踩硬踩」，非但是場下諸人，就是對手的花蕾也不禁吃了一驚，因爲自從她練習浮磚陣以來，就從來沒有見過，有人敢這麼施展的。

眼看着他一連側行了五六步之多，而足下浮磚都是固若磐石，竟無一塊有絲毫搖動的。

看到此，那心性狂傲的花蕾，也不禁暗自感嘆一聲，她已經知道，今日自己是要敗在這老魔頭的手下了。

照面之間，葛鷹發出了牝牛也似的一聲斷喝，竟自發出了浸淫數十春秋的最厲害掌力「橫劈紫金樁」，一掌劈出。

這一掌却包括着劈，點，印，慢說花蕾還是側着身子，就算她是正面接招，像葛鷹這種沉實的掌力，她也是萬萬當受不起的。

紫蝶仙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只覺得五臟幌動，一口眞氣渙散，足下婆娑搖幌不已，心知自己是對方掌力範圍之內，再想從容進退，可是難比登天了。

她奮力的一按雙掌，要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把身子拔起來。

就聽得「咕咚！咕咚！」一連兩聲，足下方磚接着倒了兩塊。身子只不過拔起了三尺左右，便又落了下來！想到了眼前危機，花蕾奮力的劈出了雙掌——

兩股內力較量之下，那鬼面神君葛鷹身子，只不過是前後的搖動了一下，可是花蕾却斜着穿出了丈許以外。

她身子往地上一落，「噗通！」的一聲，已由不住坐在了地上。

幸而她練有多年氣功，這一式借刀而退的身法，又施得恰到好處，即使如此，她已是面紅如血，心跳頻繁，一陣頭暈目眩，差一點倒了下去。

勝負之勢，立刻分了出來，葛鷹怪笑了一聲，雙膝微彎，如同一片桐葉也似的飄下陣來。

他冷然道：「花蕾，妳可服輸了？」

紫蝶仙花蕾怒目視了他一會，長嘆了一聲，忽地伸出右掌，反掌直向自己頂門上擊去，只聽得「碰！」的一聲。

一刹時之間，但見血花飛濺，腦漿四溢。

這位數十年前，名揚四海的女豪俠，竟如此的飲恨而終，她眞的死了！

這一突然擧動，不禁令在場諸人，都大大吃了一驚，一時無不戚然垂首，心驚胆戰不已。

鬼面神君見她反掌自擊的一刹那，身形已自狂飆而起，想去刁她的腕子。

可是花蕾却是力透掌心，出掌極快，葛鷹竟是慢了一步，見狀，他也不禁呆住了。

良久，他才嘆息了一聲，重重的在地上踩了一脚，道：「把她的屍體抬下去，從優發葬！」

說完，他身子再次飄起，已落在了輪椅之上，揮手道：「回丹房。」

四名青衣弟子，由他面神上看出，這老魔頭情緒不佳，俱都兢兢業業的答應着，小心的把車子推出了演武廳，轉回丹房而去！

椅座之上的葛鷹雙目緊閉，他一生殺人無數，就從來沒有心軟過，可是今日死了一個花蕾，却令他內心感到無限沉痛，愧疚與不寧！

他暗自忖道：「這件事情我也太以失察了，花蕾一生行事正當，自避居黃山以來，更未與江湖有任何瓜葛，她突然來此肇禍，定非毫無因由。

「我葛鷹乃是一派宗師，雖是行事偏激任性，却從未失過武林正義二字，這件事情，我是行得太過大意了。」

想到此，他就哼了一聲問：「金郎傷勢如何？」

一弟子垂首答道：「師兄傷勢不重，僅是足部負有輕傷。」

葛鷹冷冷一笑，說道：「你叫他來一趟。」

那弟子答應了一聲，轉身而去，鬼面神君一直行抵了丹室，身後三名弟子回身退開，因爲葛鷹的丹室，是向來不許閒人涉足的。

這個老魔頭，在人去之後，益發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煩惱悵恨，他腦中幻想着方才和花蕾打鬥的情景那麼生龍活虎的一個女俠客，竟會死了，死在自己逼迫之下。

室外傳來了足步的聲音，葛金郎的聲音道：「眞人，是喚我麼？」

他們雖是父子，但金郎却是一直這麼稱呼他，葛鷹並不爲怪。

「進來！」葛鷹面現怒容的冷應了一聲。

葛金郎推門而入，見父親面色不佳，他已聽人說起花蕾已死的消息，心中是悲喜參半。預料着父親喚自己來必與此事有關！

「悲」的是花蕾是心蕊的母親，心蕊却是自己的妻子，她該算是自己的岳母，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對於她的死，多少使他感到一些內疚！

「喜」的却是，花蕾一死，父親也無從再追究下去，自己也不必再多担心了。

他存着這種心情來到了丹室，請安之後，站立一旁。因爲不知老爺子叫自己是爲了什麼事，一顆心忐忑不已，當時試探着笑道：「聽說那個姓花的婦人已死，她居然敢與你老人家動手爲敵，眞是死有餘辜！」

方說到此，忽見葛鷹兩道極爲凌厲的目光，向他逼視過來，嚇得他打了一個寒噤。

「嘿嘿……」葛鷹低沉的笑了幾聲：「這都是你作的好事！」

葛金郎大吃一驚，面色一白，喃喃道：「眞人，你老人家千萬不……」

葛鷹一擺手，道：「不要狡賴，我問你……」

他猛然站起了身子，厲聲道：「那個女人，你把她藏到那裏去了？」

葛金郎牙齒打戰道：「那……那個女人？」

葛鷹冷笑了一聲，目射精光道：「那個女人？你還不明白麼？我是說花蕾的女兒！」

這句話把葛金郎嚇得差一點要坐下了，當下摸不清父親心意，不敢承認，只得咬緊牙道：「你老人家千萬不要相信這句話，沒有這種事。」

葛鷹似乎是怒到了極點，那隻瘦掌猛地向外擊出，所幸葛金郎早知父親脾氣，見他發怒，早已料到有此一着。

因此見狀忙速把身子騰了起來，葛鷹的掌力直劈在石壁上，濺起了大片石屑，唰唰落於地面！

葛金郎大聲叫道：「眞人請暫息雷霆之怒，這事情是冤枉的，你老叫我怎麼承認呢？」

葛鷹一掌沒有劈中，怒氣也就消了一半，他冷冷的道：「畜牲，你還不實話實說麼？」

「叫我說什麼呢？我沒有……」

——一眼看見了葛鷹的樣子，所以話只說了一半，也就接不下去了。

「你只知胡鬧，那裏知道這其中的厲害！」葛鷹冷笑了一聲道：「你可知道，這個花蕾她並非是無名之輩，我說出一個人來，大概你也不能沒有耳聞？」

葛金郎哭喪着臉道：「誰？」

葛鷹冷笑了一聲罵道：「畜牲，事到如今害怕也沒有用了，我告訴你，這花蕾早先原與天南派的南宮敬是夫婦——你可知道南宮敬是誰？」

葛金郎心中一驚，他當然知道南宮敬其人，此人現在已是天南派的掌門人了，一口魚鱗短劍，和十二支白羽箭，在大江南北，確是有相當威望，想不到花蕾竟和他是夫妻的關係！

當下他一句話不說的凝視着葛鷹，鬼面神君冷冷一笑又道：「南宮敬武技，並未放在我眼中，只是那『三盒老人』柴昆，此人是一個大大的勁敵。」

「柴昆！」葛金郎打了一個寒噤道：「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無知的東西！」葛鷹憤憤的罵道：「柴昆乃是南宮敬的授業師父，你竟會不知？」

他嘿嘿冷笑了幾聲又道：「如今花蕾一死，風聲勢必傳到了這個人耳中，他們焉能不管，到時候我自然是不怕，可是却要爲這上丸天宮數百弟子，惹下了瀰天大禍，這都是你這畜牲一人引起的禍害，你看看值不值得？」

葛金郎那裏會想到事情如此嚴重，經葛鷹這麼一提，他就怔住了。

過了一會，他垂首道：「眞人請放心，這事情全係我一人引起，由我一人去會他們就是。」

葛鷹所喜愛的，也就在他這一點點硬朗，見狀就冷冷一笑道：「憑你也敵得了他師徒兩人？」

葛金郎抓着了父親的心，就咬牙切齒道：「有什麼敵不了的，必要的時候，我可以一死，反正這是我一人之事，決不能引禍到上丸天宮。」

葛鷹哼了一聲，面容立刻和緩了下來，他指了一下位子道：「你坐下。」

葛金郎就坐了下來，葛鷹端詳着他的臉色道：「我所以喚你來，主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勇氣，其實以我父子今日的立場，又何懼他天南派？那柴昆師徒不來則已，只要他們敢來，就叫他們鎩羽而回！只是值不值得而已！」

葛金郎頓時寬心大放！

葛鷹說完之後又頓了頓道：「當然，話雖如此，可是三盒老人也非泛泛之流，一個花蕾已搞得我們天翻地覆，更不要說這老兒親自出馬了！」

他的眉頭緊緊皺着，望了兒子一眼道：「再說，那個女孩子，你也應該好好安置一下，她是誠心誠意跟你？還是你硬搶來的？」

葛鷹的聲音，已帶着憤怒，金郎嚇得垂首道：「她是出自於願的。」

「你爲什麼不早說？」

「我……」葛金郎嘆息了一聲，委屈的道：「我正想說……」

葛鷹冷笑道：「我也不再怪你了，你的婚姻，乃是一件大事，豈能如此草率，你這就去把她接來，正式結婚，我們上丸天宮要披紅掛綵，大事熱鬧一番……」

他一隻手掀着一綹長鬚，冷冷一笑道：「看他天南派又能奈我何？」

這一剎時，他可又把先前的一些傷心拋之九霄雲外，葛金郎自然唯唯稱是，心中不禁狂喜，想不到事情「柳暗花明」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令人滿意。

葛鷹又看看他的脚，冷然道：「傷勢如何？」

「不打緊！」葛金郎說：「只是降龍，伏虎二位師兄，傷勢都很重，有性命之危。」

葛鷹憤然而起道：「他們不會死，你領我去。」

葛金郎一跛一跛的領着父親出了丹室，直到了一座廳房，那裏有十數名負傷的弟子，都正在直挺挺的躺着，有些負外傷的，都在哼啊哼啊的嚷着。

鬼面神君到此，他的面色就更難看了，非但不再爲花蕾的死而惋惜，反倒覺得她這麼死還太便宜她了。

他一一的爲衆弟子親自治療，從此，這上丸天宮也就格外的嚴密戒備，提防着天南派的人來此復仇。

葛金郎的傷勢略好之後，就一路起程趕回了雁蕩，事情是那麼巧。他竟在雁蕩山遇見了萬斯同，二人爭鬥之下，萬斯同竟會敗在他手下，因而生出了許多別的事，這些前文，已有敍及，在此不再多說。

劍戟伏虎　掌毀降龍

自從萬斯同去後，花心蕊整個人，看來像是變了，一個人，即使是最壞的人，也有良知用事的時候，心蕊雖是「近朱者赤」，但她本性却是善良的——

萬斯同走後，她不知哭了多少次，落了多少淚，可是她仍然沒有能力，沒有勇氣背叛她的丈夫葛金郎。

有時候她也曾想到姐姐花心怡，和母親花蕾，自己未嘗不深爲後悔，後悔昔日自己行事，未免太過份了，然而事已至此，也只有將錯就錯下去了。

葛金郎近來的態度，也顯然不像以前那麼溫柔了，尤其是每當他一提到了萬斯同，他那種咬牙切齒的樣子，更加暴露出他的本性猙獰。

他們夫妻就在萬斯同別後的第三天大吵了一場，幾乎動武，可是最後心蕊仍然屈服下來了。

×　×　×

柔和的陽光，無力的穿透了竹簾，照在這間美麗的臥室之內。

花心蕊手托香腮，坐在桌前發着呆，粉面淚痕未乾，她又想到了傷心的往事！

昨夜她夢見了母親，夢見了母親一臉鮮血，對她說：「孩子，我死了，死得好慘啊！」

午夜夢迴，一直到現在，她母親那種鮮血淋漓的凄慘，依然清清楚楚的印在腦子裏。

「莫非她眞有什麼意外？」她心中這麼想着，可是又爲另外的想法所否定了。

因爲她想到母親在黃山隱居，曾經發下過重誓，今生絕不生離黃山，如違誓言，當自斷右手。

「這是不可能的！」她想道：「難道她甘心自己把自己的右手砍斷？」

這麼一想，她就又覺得是自己太多心了。

忽然，門被推開了，葛金郎走了進來，他皺着眉道：「妳準備好了沒有？我們必須明天搬走。」

心蕊回過身來，一面把臉上的淚擦了一下，這一站起來，益發顯現出她那膨膨的大腹。

她秀眉微顰道：「金郎，我實在不想動了，而且，我現在身子又不方便，往天台山，還要走多少路呢！」

葛金郎冷笑道：「這地方既然是天南派的地方，我是不會住下去的，妳不要捨不得，告訴妳，天台山上的上丸天宮，可比這裏强多了。」

心蕊怕他又提到了萬斯同因而惹氣，就點了點頭道：「既然如此，我們就搬吧！我自己並沒有多少東西。」

葛金郎皺着眉，說道：「可以叫他們幫着妳，反正，明天一大早，我們一定得走。」

他說完後，正要轉身而去，心蕊忽然叫了叫：「金郎。」

葛金郎不耐的回頭，心蕊吞吞吐吐問道：「你上次回去，可曾見到我母親及姐姐？」

葛金郎不由吃了一驚，他立刻回過身子，端詳着心蕊的臉，一面搖頭道：「沒有——！妳怎麼會想着問這些？」

心蕊嘆了一聲道：「沒什麼，我昨夜夢見了我媽！」

葛金郎面色一變，問道：「夢見了什麼？」

「……她老人家死了！」心蕊咬了一下唇說：「一臉都是血，眞可怕！」

葛金郎不禁怔了一下，他冷笑了一聲道：「妳不是已經和她脫離了母女關係麼？怎會還想到她？」

心蕊面色一紅，嘆了一聲道：「那不過是一時的氣話，其實她老人家如果原諒我，我還會認她的。」

葛金郎呆了一呆，經此一來，他更不敢把花蕾已死的消息告訴她了。

過了一會，他拍了拍心蕊的肩膀道：「不要瞎想了，快整理東西吧，我想她是永遠不會認妳這個女兒的。」

心蕊怔了一下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葛金郎說：「妳已經得罪了她，妳想憑什麼她要理妳？」

花心蕊聽了這兩句說話，幾乎落下淚來。一時就不再說什麼，她認爲葛金郎說得對，母親必定是再也不會理自己了，想到了昔日她老人家的恩情，眼淚忍不住又淌了下來！

葛金郎在她身邊悶坐了一會，也說不進去什麼話，就站起身子走了。

×　×　×

一個山風拂面的早晨，葛金郎，花心蕊雙雙來到了天台山下，

花心蕊身披彩羽，騎在一匹白馬上，和她丈夫併騎而上。慢慢的策馬入山——

她的肚子越來越大了，大腹便便，連身上那襲披風也掩遮不住，算算日子，大概再過一個月，也該生產了。

「上丸天宮」在葛鷹的親自安排下，果然披紅掛綵，歡歡喜喜的迎接這位上門的新媳婦！

葛鷹看來精神抖擻，他親自在門前迎候着這對小夫婦，門下各弟子也全數列隊相迎，無不喜笑顏開。

葛金郎摻下了花心蕊，給父親叩頭。

葛鷹桀桀笑道：「媳婦兒，妳可受苦了。」

花心蕊還是第一次拜見公公，她偸偸的打量了一下他，頓時心中吃了一驚，暗忖這莫怪乎人們都稱他爲「鬼面神君」，他這個長相，可眞和鬼差不多。

葛鷹對這位美麗若仙的媳婦兒，很是滿意，門下衆弟子，一個個也都直了眼。

等到這位新媳婦兒，脫下了披風時候，大家却都直了眼啦——一個個無不心裏納罕，敢情這位新少奶奶是個大肚子！就連葛鷹也傻了臉！——

他偸偸的告訴身邊的人，趕快把後廳預備的結婚禮堂撤了，因爲新娘子肚子實在太大了——

心蕊面含羞澀，連頭也抬不起來，幾百隻眼睛全盯着她看，她眞是羞死了，尤其是這位公公，看到他那樣子，心裏就害怕，還好，這尷尬的場面，並沒有持續多久，葛金郎遂即把她安置在一座清靜的閣樓之內。

這裏雖不如雁蕩山「冷碧軒」那麼寧靜，但環境也很幽雅，窗前百竿修竹，蔚成碧蔭，由此凭窗可眺望着遠處的高峯，和近在樓前的白雲。

花心蕊，就這麼變成了葛家名正言順的媳婦，光陰荏苒，轉眼之間，兩年過去了。

×　×　×

天上的白雲，依然是幽閑的飄浮着——上丸天宮也依然聳峙如昔——

這一切，都似乎和往常沒有什麼的改變——

久處在深閨裏的花心蕊，在喜獲麟兒之後，看起來出落得更加嬌媚動人！

孩子叫「葛台山」，如今叫名三歲了，夫妻二人對這個孩子愛同性命一般——

自從有了這個孩子，作母親的花心蕊，較以前更能安下心來，她把昔日對丈夫的愛心，全數投在了這個孩子身上，從前丈夫出外幾天不歸，她就感到受不住寂寞，可是現在葛金郎就算一月兩月不回來，她也習以爲常，她只是愛她的兒子——

「鬼面神君」葛鷹，自從添了個孫兒之後，對於這個媳婦也是破格相待，更爲關切，他告訴心蕊要在葛台山滿六歲之後，便將全力的造就這個孩子，並且說他的衣鉢也將要這個孫兒來承繼！

其實葛台山到底是否他的親生孫兒，也就是說葛金郎是否他的親兒子？這個問題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因爲他是如此醜陋，而葛金郎却是那麼的英俊，任何人在目睹他們父子的面相差異之後，內心都會起疑心的。

轉眼之間，又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來臨了——

上丸天宮的人，似乎把一件嚴重的事情忘了——那已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誰又會再記住它呢！

可是高高在上的「鬼面神君」葛鷹，却未嘗一日能够把這件事情忘懷了——

在他的意識之中，「紫蝶仙」花蕾就像是昨天一樣的，只要他一閉上眸子，那腦漿迸流，熱血四濺的花蕾，就會出現在他眼前。

雖然花蕾的死，是死於她自己掌下，但「鬼面神君」却不能推却「迫人至死」的責任！

日子愈久，愈被人淡忘，而葛鷹却更加担心，他知道「天南派」的南宮敬，和那個年已耄耋的「三盒老人」柴昆，絕不會如此善罷干休的。

在他的判斷裏，認爲他們師徒，所以遲遲不來，必然有其特殊原因，很可能他們自認爲實力還不够充實——

那麼，直到有一天，他們的實力强大了，也就是他們登門拜訪，算一算那筆舊賬的時候了。

如果這一判斷，屬於正確的話，葛鷹可以斷定，那麼距離他師徒要來的日子是不會遠了。

「鬼面神君」有了這番見地，他就更不敢怠慢下來。

他有三四種極爲厲害的功夫，至今仍不爲外界所知，這些日子裏他天天浸淫着這些功力——

「隔空點穴」指力，在他來說，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莽牛氣功」，也有了八成以上的火候！

另外「紫金樁」的功力，也是聽來嚇人——，左右二足廻掃之力，可以橫斷七根紫木實樁——掃在了血肉之軀的人身，那種情形自可想知。

有了這幾種獨門絕功，「鬼面神君」也難怪要感到自豪了。

有時候他眞希望「天南派」的人快一點來，讓他們好嘗試一下自己這幾手功夫厲害！

非但如此，在這兩年內，他還督促「降龍」，「伏虎」這兩個弟子，這徒弟二人如今的身手，却又較之昔日，突飛猛進了許多！

至於葛金郎，自從有了家室之後，功夫反倒是擱下了，每日早晚，雖然他依然的練劍練拳，可是那只限於是溫習故技，意識意識，新的技能，他就沒有心思想再去學習了。

有時候他想到了「天南」派的人，不由有些緊張害怕，可是只要他的兒子嚷着一喊「爸爸、爸爸」，他就什麼都忘了，什麼也不想了。

每年由四處田畝裏的收成，和葛鷹自塞外經營的皮貨生意，收入大量的金錢，維持「上丸天宮」必要的龐大開銷，是以日子過得很舒適。

兩年多的時間，也許不算是頂長的時間，可是對於那些克苦勤學的人來說，這時間，足以把他們由軟弱而造成了强大。

這種情形就像是，你順手丟下的一枚果核，經過了雷雨的侵襲，和塵土的淹沒，你早已忘記它了，直到有一天，你忽然發現了那蒼勁的樹蔭，你才會感到奇怪，可是，你却絕不會想到，却是你播下的種子。

春去夏至，秋盡冬來，天台山飄下了皚皚的白雪，歲末冬寒，人們正是以一種何等樣的心情，來期待着過一個豐年。

這個時候，在奉化縣的城東，一些買賣也都休歇了，除了有幾處辦賣年貨的舖子還開着，其他百業，都暫時歇業了，他們都要等着過了這個年頭再說。

八大街的「馬回子」老店，却仍然開着，人家休息，他却要在這幾天好日子裏，撈他一筆，他的如意算盤倒是沒打錯，生意敢情是不惡。

晚半天，西北風刮得緊，風掀得那兩扇門簾子叭打、叭打的直響。

馬回子，又稱馬尖嘴，這老小子生得是細頦大腦袋，一張雷公嘴，所以弄了這麼一個綽號。

這個時候，他正兩隻手袖在棉統子裏，由前院走到後院，後院又跑到前院，打着陝西腔到處嚷嚷。

店裏總共有三個伙計，都給他一一叫遍了，可是誰也不敢開罪他，因為他那一張雷公嘴找着誰誰就倒霉，準能罵得你狗血噴頭，所以夥計們情願多做一點事，誰也不願在大年下惹上了他，因為據本地的風俗，要是年下挨罵，要倒霉一年的。

馬回子來回走了六趟，把生意招呼得差不多了，要回到房間裏暖和暖和，却見風門推開，進來一個年輕人。

他哈下腰，諂笑道：「是住店吧？客人。」

年輕人身上沾滿了白雪，帽上坎肩上全是，他一面摘下了帽子用手掃着上面的雪，一面用那雙明幌幌的大眼睛望着馬回子。

馬回子就覺得對方這個少年太魁梧了，生得猿臂蜂腰，劍眉星目，這麼冷的天，少年僅僅只穿着一襲青布衣裳，只不過加了一件坎肩而已。

他的肩上只揹着一件簡單的行李，雖不似闊家子樣，可是看來却豪氣干雲，別有一種威武！

「你們這店裏，可曾住着兩個人麼？其中有一個姓南宮的？」少年問。

馬回子想想點了一下頭道：「不錯，有這麼兩個人，客人你是……」

少年雙眉一舒，遂取出一塊碎銀子賞給了他，笑道：「沒事，他們是我的朋友，現在我知道他們來了，我就放心了，見了他二位，請你代我問個安，就說天台風緊，請他二人小心。」

馬回子連聲的答應着，心中却在發怔，却見這少年轉過身來，推開了風門就走了。

馬回子大聲答：「客官你貴姓呀？」

他忙追出了院中，大雪紛飛之下，只見那少年已策馬走遠了，人馬為大雪染成了一色的白。

馬回子張望了一番，心中納罕的把銀子收下，就轉身走進入店內，翻了翻客人註册的本子，果然在九號房裏，有兩位老客。

這兩位老客人，一姓柴，一位複姓南宮，想了想二人的樣子，馬回子想大概沒錯。

他於是就去敲了敲九號房門，門開了，現出了那個年約五旬，生得眉清目秀的老先生。

他問：「掌櫃的，有事麼？」

馬回子咳了一聲道：「你先生大概是南宮先生吧？」

這人點了點頭說：「不錯，找我幹什麼？」

馬回子遂把方才少年囑託的話轉上，這姓南宮的客人不禁皺了皺眉，遂點了點頭道：「知道了。」

跟着就把門關上了。

他進屋之後，那個姓柴的老客人，正捧着一杯熱茶在唇邊呷着，問道：「甚麼事情？」

南宮客人皺眉道：「這事奇怪了，方才那個掌櫃的來說，適才有個年輕人來訪，要他告訴我二人，說天台風緊，叫我們要小心應付。」

他翻了一下眸子，又道：「這個人是誰呢？」

柴老頭放下茶杯，這老人家看來可是老的不像話了，一雙眸子窪下去，已成了兩個黑窟窿，唇上生着七上八下幾根白鬍子，身材是瘦小乾枯，看來是毫不起眼。

他一隻手還拿着一個鼻烟壺，聞言在鼻子上吸了一下，又放下了茶杯，說：「是誰呀？」

南宮客人心說我那知道呢，就搖了搖頭：「我沒有見着他——」

那姓柴的老人，冷冷一笑，說：「這麼說，葛鷹那老兒，竟是事先知道了消息了？」

南宮客人只是站着發怔，遂又咬牙切齒道：「不論如何，明天我們是非上天台不可！」

老人一笑道：「徒兒，你偌大年歲了，個性却依然如故，咱們既然來了，還能說半途回去麼？」

這兩個人正是來自青城的「三盒老人」柴昆，和他的弟子，也就是「天南派」今日的掌門人「魚鱗劍」南宮敬。

他二人自從得悉花蕾在上丸天宮的消息之後，心中忿恨十分。

尤其南宮敬，他對於花蕾的舊情一直未忘，近來更是為此夢蕭深思，自從派了師弟萬斯同，持了師父的親筆函件去黃山之後，誰知竟是一去無踪。

他師徒左等右等，一直沒有下落，情急之下，這才又派了一名弟子前往黃山。

這才知道了詳細情形，原來武林中對



花蕾擺下金磚八卦陣，和葛鷹展開一場生死拚搏。

於花蕾的死訊，早已渲染得無處不曉，加油添醬的謂是死在了葛鷹的掌下的。

這消息傳到了南宮敬耳中之後，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

他當時馬上就要束裝去天台為愛妻復仇，可是他師父柴昆比他冷靜的多。

自從他得知了仇人是上丸天宮的那個老魔頭之後，柴昆很是吃了一驚，因為他深深地知道，葛鷹這個人，是極為難惹的人物。

他阻止了南宮敬，很冷靜的把厲害關係說明了，要點很是明顯。

第一：這只是江湖傳聞，詳情待查。

第二：萬斯同的下落如何，最後等他回來，才能確知詳細情形。

第三：如傳說是眞的，則「鬼面神君」葛鷹，是一個極為厲害的人物，不可妄動。

南宮敬在恩師的再三分析之下，這才勉強的留了下來，他親自下山採訪這則消息，結果證實了傳說的是實在的。

柴昆在得知這消息後，心中亦甚氣憤，他告訴南宮敬，仇是一定要報的，但不可過急。

自此之後，這師徒兩人在青城足不出山，日夕的苦練功夫，自信可以對付葛鷹之後，才策謀復仇之舉。

他們久候萬斯同不歸，因此甚為懷疑，在他們推測之中，斷定萬斯同必定是已死在上丸天宮，自然這一假定結果，徒令仇恨之心更大了。

於是，就在選定好時日裏，他們下山了。

他二人行踪極為隱秘，生恐為葛鷹事先知道了，有了準備，到時候事情就難辦了。

他們悄悄來到了奉化，正想在明日大年佳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至上丸天宮發難，在上丸天宮各弟子返家渡年的空虛情況下，他們的實力定會大大的削弱，復仇自然較易。

可是沒有想到，在旅店裏，那個陌生的青年，傳給他們這麼一個不着首腦的消息。

這消息，使他師徒二人大大的吃驚了，因為這麼一來，他們的苦心似乎是白費了。

南宮敬聽了師父的話，不禁嘆了一聲道：「你老人家說得對，這事情莽闖不得的，只是這個年青人又是誰呢？他怎會知道我們在此？」

柴昆乾咳了一聲道：「也許是天台山下來的人也不一定，葛老兒這麼做，為的是故示大方，好令我二人量力而為。」

「這麼說，我們該……怎麼辦呢？」南宮敬不禁為這件事，大大的發起愁來。

三盒老人冷笑了一聲，說：「你不必担心，我保明日照原定計劃上山，投帖求見，既然他們知道了，我們也不妨漂亮一點。」

南宮敬點了點頭，道：「也只有如此了。」

他遂把掌櫃的馬回子喚了進來，詳細的問了問他，方才那個青年的模樣。

他二人聽後，着實也想不起這麼一個人，倒是那樣子和派出的萬斯同有幾分相似。

只是誰能相信是他——他已經有將近三年沒有下落了，怎麼會在此突然現身？再說他又何必躲着自己二人？

兩個人左思右想，也不知道這人是誰，乾脆他們也就不想了，這一夜他們早早的就寢，以備養足了精神，明日好上天台，會一會那鬼面神君葛鷹父子二人。

× × ×

大雪紛飛，天台上是一色地「白」。

鵝掌大的雪花，漫天的飄着，迷迷茫茫，沒天沒地，凡是目光所及的地方，全都被雪蓋滿了。

人們都說這是浙省近幾年來，所下的最大一次雪了，却也是不假，因為這地方濱近東海，受海風的影響，素年來是不甚冷的。

天台上丸天宮，為了迎接新年，早就在十天以前，披紅掛綵，佈置得煥然一新，此刻在大雪點綴之下，看來更是極為壯觀。

人們行在小道上，老遠就能看見這所宏偉的建築物，宛如玄宮畫樓，瓊樓玉宇一般，只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這裏面所居住的，却是些持刀動劍的江湖人物。

他們在首領「鬼面神君」葛鷹的領導之下，行事詭秘莫測，多少年以來，人們始終無法猜測出他們的行動如何，即使是武林中人，也是對他們莫測高深，偶一談起上丸天宮來，也無不「談虎色變」，「諱莫如深」。

這原因也不盡是因為上丸天宮中的弟

子，每人都有一身武藝，最大的原因，却是他們行爲詭秘，動輒殺人的作風使武林中人，惴惴自危。

是以有人因爲談論上丸天宮，而至莫明其妙的爲此喪生的，頗不乏人，所以這麼一來，上丸天宮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無形中成了一個專司暗殺的血腥組織！

「三盒老人」柴昆，和「魚鱗劍」南宮敬，這兩個不知死活的老人，却是安心要以硬碰硬，在此大年初一，在此大雪天裏，他二人直上天台而來。

你看他們連袂同行着，雪花把他們二人的頭髮，鬍鬚都染白了。

行到了天宮門前，柴昆咳了一聲，吐着口氣道：「徒兒，我們不可莽闖，拿蛇拿頭，我們只要找葛鷹說話。」

南宮敬冷冷一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我不會同他們小輩一般的見識。」

他說完話，就直接走到這所巨大的建築物的大門之前，幾個小道人，都換上了新的道裝，正袖着手，嘻嘻哈哈的笑着說話。

其中之一，忽然看見了這兩個老人，就跑過來，瞪着眼說：「喂！老頭兒！是幹什麼的？誰叫你們來的？」

南宮敬嘻嘻一笑道：「我師徒兩人是來給葛老拜年的，哈！帶我們進去吧！」

這小道怔了一下，就用眼去看柴昆，却見那個老頭兒正自袖着手對自己笑道：「恭喜，恭喜！」

小道人見二老儀表不凡，神采不俗又逢年下，就有了幾分相信。

當下忙拱手道：「小道不敢當，恭喜兩位老人家，既來拜年，想必是眞人的老友，請賞個名帖，小道也好歸報。」

南宮敬呵呵笑道：「我二人出外向來不帶名帖，你先領我二人進去，見了葛鷹就知。」

這名小道，不禁又是一怔，正要問話，就見那個更老的老頭兒呵呵笑着走了過來。

他說：「你見了葛鷹就說，我兩人是『天南』來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小道聞言不由嚇得「噢！」了一聲，一連後退了兩步，大聲道：「你們是天南派的門下麼？」

南宮敬說：「不錯！小兄弟，你也有個耳聞麼？」

他說着自己走到了這名道人面前，這小道忽地一擧右手，可是他的手還沒有抬起來，却爲南宮敬的一隻大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這位天南派的掌門人，臉上帶着和善的微笑，嘻嘻一笑，說道：「快去吧！小哥。」

小道人爲他一隻手搭在肩上，一刹時變得臉色通紅，他那隻本來要擧起的手，竟是再也擧不起來了，滋牙咧嘴，怪像得很。

「唔……」他說道：「你的手，放下來……」

南宮敬臉上仍然帶着微笑，他說：「你要是不去通報，我們就自己進去了。」

這名小道一聽，嚇得直翻白眼，當初花蕾直闖上丸天宮的那件事，他是親眼看見的，而且身上還受了一點傷，這時候南宮敬一走要自己闖將進去，可把他給嚇壞了。

當下忙道：「好！好！你們二位勞駕等一下吧，我這就往裏面去。」

南宮敬含笑放下手來，退後一步，道：「那眞是太麻煩你了。」

小道脹紅了臉，望着二人道：「二位等一會，唉！這眞是的，你們什麼時候來不了？」

這時另外幾個道人一併走過來，其中之一大聲問：「是找誰的？」

小道人大聲道：「你們別惹事了，我這就報告去，他們是天南派來的人。」

說着他就回過身飛快的跑了，那幾個走過來的道人，聽了他這句話，不禁嚇得全都站住了。

他們臉上現出極爲害怕的顏色，一起打量着這兩個老人，原因是當年的紫蝶仙花蕾，實在是把他們的胆都嚇破。

雖然後來花蕾依然是死在了葛鷹的手下，可是算一算人數，花蕾打傷他們好幾十個，事後他們知道，那個女人是天南派的人，他們心裏就對天南派存下了戒心，這時乍然一聽，來人是天南派的人，自然嚇得不輕。其中之一，立刻臉上變色道：「既然二位是天南派的朋友，我們就快請眞人去。」

又一個說：「我們可別惹他們。」

幾個道人又湊在一塊小聲的說話，不時用眼偷看二人，可是他們這次都乖了，誰也不敢冒失動手，自取殺身之禍了。

「三盒老人」柴昆，目視着佈置得煥然一新的上丸天宮，嘻嘻一笑，對着這幾個道人打趣道：「怎麼！你們三清教下的弟子，還過年麼？」

其實他明知道，這上丸天宮子弟，雖然明面上說，都是道人，事實上他們的日常生活，一切行爲，都與常人無異，奢侈浮華，追崇時尚，較一般人更有過之，他這樣說，只不過是打趣而已。

幾個道人都怒目盯着他，沒有一個人說話，他們是敢怒而不敢言，生恐一言之差，爲自己惹來殺身之禍，他們心裏也都想到，可能又將要面臨一場凶刦。

這時那先前跑回去報告的道人，又飛快的跑回來，他到了二老面前，深深一揖道：「眞人傳話，二位請入內相見，門外不是待客之處。」

柴昆呵呵一笑，大聲說：「好！頭前帶路。」

他內心暗暗憤恨這葛鷹好大的架子，自己師徒二人，在江湖武林中，絕非無名之輩，差一點的人物，都不敢以平輩自居，這葛鷹一個化外野老，入了中原之後，竟敢對自己如此托大，未免太也猖狂了。

南宮敬以一派掌門人身份，遭到對方如此輕待，面上自然也大感難堪。

他冷哼了一聲道：「你家主人，就是這麼傳話的麼？」

那道人直着眼道：「正是。」

南宮敬忽然哈哈一笑，他一隻肥大的袖子，忽然往上一揚，大聲道：「葛老兒未免太失禮了。」

幾個道人正自憤怒，就聽見身後「嘩啦」的一聲大響，嚇得各人忙自回身，却見身後一排屋脊之上，雪花飛揚，瓦礫四

濺。

少說有十數塊花邊大瓦，竟隨着南宮敬這衣袖一揮之勢，全數飛在了半空。

它們飛出約有三四丈以外，才相繼墜地，只聽見嘩啦！叭啦！的一陣亂响，摔得滿地狼藉。

這一手功夫名喚「流雲飛袖」，若沒有三十年的純功，是萬萬達不到如此成就的。

這羣道人之中，竟沒有一人能够叫出這種功夫的名字來，可是他們却爲這一手功夫嚇得呆住了。

柴昆見南宮敬表演這麼一手，心中倒感洩了憤怒，當下哈哈笑道：「我們進去吧！」

南宮敬面色帶着憤怒，遂和柴昆大步直向宮內行去，那幾個道人都跟隨在後。

這時候宮內噹！噹！又响起了噪耳的雲板之聲，二人如同行人無人之境一般的向前行了約十餘丈遠近，却見廳門啓處，步出了一大羣人來。

爲首之人，是一個身披彩羽的俊美年青人，他身後尚跟着大羣的道裝子弟。

南宮敬見這人一出來，不禁大吃一驚，他當時就怔住了。

柴昆奇怪的道：「怎麼啦？」

南宮敬回頭道：「師父您看看，來的可是小師弟？他怎會來到了這裏？」

柴昆聞言往來人望了一眼，頓時也怔住了，他皺着眉道：「奇怪，他怎會來到這裏？」

南宮敬冷冷一笑道：「我們果然沒有猜錯，小師弟定是爲他們設陷所擒——這可怎麼是好！」

「三盒老人」聞言，也不禁面現怒容，二人本來前行的，此刻見來人極似萬斯同，所以就站住脚，不再向前面走了，想看看有什麼事。

他們眼見着，那身披彩羽披風的青年，大步向自己這邊行來，他臉上微微帶着怒容，直到他走近了，二老仍然還看不出他到底有什麼不像萬斯同的地方。

南宮敬忍不住喚道：「小師弟，原來你在這裏。」

那爲首青年，聞言駐足，面現驚奇的向着這邊看了一會，道：「誰是足下的師弟？」

南宮敬又上前了一步，皺着眉說道：「你不是我萬斯同師弟麼？你怎不認識我們。」

羽衣青年冷冷一笑，心中已自了然，當下哼了一聲道：「我姓葛，名金郎，此間主人乃是家父，你要找的人不在此地，我們不認識。」

「魚鱗劍」南宮敬不禁臉色大變，他回頭看了師父一眼，二人心中均奇怪，想不到天下竟會有如此相似的人？

「三盒老人」柴昆，心中却微微一動，他細細地打量着這個青年，却未免想起了一件懸於內心多年的往事。

南宮敬這才冷冷一笑道：「如此說來，我師徒失敬了，原來是葛少俠，我們正要拜訪。」

柴昆一雙細目，這時却似無精打采的半睜着，他站在南宮敬身後，一言不發。

葛金郎冷冷一笑道：「你們是來自天南派的人？」

他接着又道：「這麼說，閣下就是三盒老人柴昆了。」

南宮敬見來人是一個少年，居然如此托大，竟敢一口呼出師父名號，不禁大爲憤怒，只是彼此本是敵對立場，倒也不能以常情而論。

這時他嘿嘿一笑：「少俠，你看錯了，這是家師。」

說着他以手指了指身後的柴昆，柴昆却連眼皮也沒有動一下。

葛金郎看了柴昆一眼，心中很是吃驚，因爲柴昆那種年歲表情，和他那種神態，只一眼就可知這老人，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

他於是回過臉來，向着南宮敬冷然的道：「這麼說，你就是天南派的掌門人魚鱗劍南宮敬了。」

南宮敬兩道蒼眉，微微一挑，道：「不才正是，足下有何賜教？」

葛金郎點了點頭，說道：「很好，果然是你們二人，我們以爲你們早就應該來了。」

南宮敬冷然道：「我們是來向賢父子拜年問安來的，嘿嘿！」

葛金郎長眉斜挑道：「既然這樣，敝宮不敢怠慢，只怕你們來得去不得！」

南宮敬因上來心憤對方無禮，正想多少給他一點厲害，殺殺他的威風，却聽得身後的柴昆哈哈笑道：「快些走吧，和他一個黃口小兒，那有這許多說頭。」

南宮敬聞言，就大步向前走去，柴昆依然一雙眉毛搭拉着，連張也不張一下，跟着南宮敬大步前行。

他師徒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直把葛金郎氣得七竅生烟，恨不能立時就出手給他們一個厲害！

他一眼看見降龍伏虎兩個師兄，正由對面走來，心知兩個師兄，近來隨着師父，練有極爲厲害的功夫，自己在他們二人面前，就是動手打了他們，也不至吃什麼虧。

想着就上前一步，怒聲道：「來人請快止步，這上丸天宮，豈是你們可以橫行的地方？」

說話之時，但見二人依然前進，如同沒有聽見一般，葛金郎不禁勃然大怒。

他一連兩個縱身已來到了二人身後，他心中對那柴昆多少還有些忌諱，不敢輕易招惹，可是南宮敬，他並不服氣。

當下猛的跨前一步，怒叱了一聲：「打！」

嘴裏叫着，右掌施了八成功力，用「小天星」掌力，一掌直向着南宮敬背上擊去。

可是他是大大失算了，竟沒有想到，南宮敬一十二歲從師，隨柴昆達三十年之久，造就出一身驚人的功夫，已盡得柴昆傳授，他和師父所差別的地方，只不過是功夫的火候而已，又豈是葛金郎一個少年後輩所能相提並論的？

因此，就在葛金郎掌力已堪堪觸及南宮敬的背後刹時之間，這位天南派的掌門人，忽然一聲狂笑，道：「小輩，你是找死！」

只見他身形霍地一個疾轉，快如旋風

也似的，已把身子轉了過來。

同時間大袖向外一揚，那葛金郎就覺得一股極大的罡風，沒頭帶臉的撲面而來，不禁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慌不迭的向後猛的一退。

可是南宮敬這種流雲飛袖的功力，絕非一般內功，葛金郎身子後退，這股力量竟追着他直逼了過去。

葛金郎再想閃躲，已是無及，當時退閃跳伏均已不及，竟為這股力量，把他逼得「噗通！」的一聲，坐在了當地，幸虧地上已為白雪堆滿了。

這一摔，雖說是沒有摔着，可是已够他大大的丟人了。

一時之間，他竟驚嚇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因為對方這種身手，太也驚人了！

和他同來的弟子們，見狀也都嚇呆了，葛金郎由地上一個「鯉魚打挺」，縱了起來，他臉色通紅，吃吃的道：「好，你敢打人！」

南宮敬冷笑負手道：「憑你這種身手，也敢背後襲人，你差得太遠了。」

三盒老人柴昆見狀，似微微顯得不耐的回過了身來，但仍是一言不發。

在他目光之中，好似把這一羣人，絲毫也沒有看在眼中，他眼中唯一能和自己交手的，好像只有一個鬼面神君葛鷹。

「師弟，你快退下，待我來會他。」一個身披猩猩皮的高大漢子，一躍而前。

來人正是降龍尊者，他這兩年多以來，痛下決心，已練成了驚人的功夫。

自從他師兄弟兩人，相繼在花蕾手下負傷，容得葛鷹把二人救好之後，他二人心中已把天南派視為大仇，日日都在渴望着，能够一會天南派來此尋仇的人。

今日他兄弟正在師父丹房，忽然得悉天南派尋仇人到，俱不禁匆匆趕出。

這時恰見師弟葛金郎，竟不自量力的，向來人之一下手擊襲，却為來人一擧之間，就把師弟打了個跟斗，他兄弟兩人，自幼隨師，雖是異派家數，可是對於各門武功，都有過研究。

因此他們一看來人甩袖的情形，就知道這人所施展的是一種失傳已久的功夫，名喚「流雲飛袖」，休瞧他這一揮之力，如果敵人有心想到制師弟死命，只這一揮之下，葛金郎就休想再能逃得活命。

他二人不禁大大吃了一驚，當時降龍尊者在前，他生恐南宮敬乘勢逼人，那麼師弟可就沒有命。

當下才顧不了許多，大喝一聲，就勢擰腰墊足，颼一聲，已竄到葛金郎身前。

這勢子正好迎着南宮敬前來之勢，降龍尊者盛怒之下，叱道：「天南老兒，休要逞兇，某家來會你便了！」

他說着右掌一斂，左掌用「鳳凰單展翅」，霍地向左一展，直向南宮敬手臂上劃去。

南宮敬吃了一驚，見猛可裏來了這麼一個彪形大漢，穿着打扮，竟不似中原武士模樣，這人竟不容自己發話，就向自己下毒手。

他不由甚為憤怒，見他掌到，右掌也用了幾成勁力，以「分翅手」向外盪了一下。

降龍尊者倏地一翻指尖，化掌鋒為掌心，直向南宮敬肩上打去，內力充沛，實足以驚人。

魚鱗劍南宮敬有意要試一下來人的功力，所以非但不閃身躲開，却趁勢迎上。

他也化盪為擊，指尖向上一翻，掌力也就貫了出去，二掌夾擊，發出了「波！」的一聲。

想像之中，二人必定是各人都會往相反的地方後退才是，可是他們的情形却並不是如此。

只見他們一擊之後，身形竟如同膠也似的粘住了，二人身形俱都發出了一陣厲害的戰抖。

南宮敬不由吃了一驚，當下貫足內力，大喝了一聲：「去！」

就見他那隻戰抖的右手，忽然向前運力一推，這一次他提貫了九成的內力，降龍尊者雖說是功力驚人，可是他到底比不上南宮敬數十年浸淫的苦功，二力相較之下，勝負立分。

就見降龍尊者，那巨大的身子，忽地踉蹌而退，如非是他身後的伏虎尊者趕上攙了他一下，他也許會和葛金郎一樣的翻倒在雪地裏了。

降龍尊者不由面色一紅，說起來他的功力確實不弱了，他斷斷沒有想到來人竟是這麼扎手的人物，其實他方才內力並未運足。

儘管如此，已經够他吃驚了。

南宮敬這時也微微怔住了，因為他明白，方才自己如不把內力全數提貫擊出，就許和對方，成了不了之局。

看對方那一副蓬頭赤髮的怪像，倒沒有料到，他竟會有這麼精純的功夫。

要知道南宮敬與其師父柴昆，此番前來，乃是抱着必勝之心而來，因此在小遇挫折之後，他已有些感到恐懼和不安。

這才證明了，這上丸天宮之中，果然是大有能人異士，確是不可輕視的了！

降龍尊者桀桀怪笑了一聲道：「老傢伙你掌力不弱，不過方才一擊，是因為我沒有注意，否則你是擊不退我的。」

南宮敬冷笑道：「我南宮敬眼中，還不曾有閣下這一號人物，請報上名來。」

他說完了話，就見對方仰天一陣大笑，聲起霄漢，一邊的柴昆，本來是連眼皮也不眨一下，可是却為他這充沛的笑聲，驚得張開了眸子，奇怪的向他打量了幾眼，至於南宮敬也更為驚奇了。

他暗暗忖道：「奇怪，看此子雖是身高體大，虬髯滿面，可是年歲並不甚大，方才這一笑，分明是一種極為深奧的氣功，他是如何練成的？」

心中就愈發的不敢輕視對方，就見對方狂笑之後，朗聲道：「上丸天宮中降龍尊者，伏虎尊者，遠近誰人不知，你等即不打聽明白，竟敢來此尋仇，實在是太也胆大妄為了。」

二老聞言，這才明白，來人竟是降龍，伏虎尊者，他們早知這二人乃是鬼面神君座下，極為得力的一雙弟子，此刻見面，自是不敢輕敵。

南宮敬嘿嘿一笑，說：「怎麼，葛鷹就如此待客麼？」

降龍尊者大聲道：「我要會會天南派的掌門人有多厲害，來！」

他說着身形一轉，已跳了出去，南宮敬黯然一笑，正要縱身而上，却見他身側那另一個高大的漢子，橫身一攔道：「呔！天南派的人，我先來會會你也是一樣，我如戰敗，我師兄再上也是一樣。」

南宮敬見來人，也是一樣的膀大腰闊，隆鼻陷目，身穿獸皮，和先前那個大漢所不同的，只是臉上沒有這許多虬髯，再者頭髮顏色也不是紅的！

他馬上就知道來人，定必是降龍，伏虎兩尊者之一，就微微一笑，道：「你是何人？」

伏虎尊者拍了一下胸脯道：「我名伏虎。」

又用手指了指那個紅髮大漢道：「那是我師兄，他叫降龍，你能勝過我們二人，才有資格見我師父。」

南宮敬聞言，正自冷笑，他身後的三盒老人忽地哈哈大笑道：「不明事理的小輩，我們來此，是專程拜訪葛老鬼來的，誰有工夫和你們這些畜牲惹厭，再不閃開，老夫却要放手懲治你們了。」

伏虎尊者一瞪眼道：「你是誰？」

柴昆冷冷笑道：「你還不配問我姓名，快去喚你那老鬼師父出來。」

伏虎尊者不由大怒，足下一點，已揉身而上，右手五指一挑，用「插手」，直向柴昆當胸猛插了下去。

三盒老人一聲狂笑，叱道：「大胆小輩。」

只見大袖一擧，那瘦小的軀體，的溜溜一個疾轉，宛如穿花蝴蝶也似，只一閃，已到伏虎尊者背後。

這位享名武林垂五十年之久的老俠客，一聲狂笑，斥道：「我先教訓教訓你這野小子再說。」

他說着，右手已如封似閉的推了出去，那瘦如鷄肋也似的脊椎骨，却微微的向上拱了起來。

這種樣子看起來眞像是個彎腰的蝦米一樣的，可是那充沛的掌力，却是雄厚如山一般。

伏虎尊者方自一當這種掌力，竟由不住身形一陣踉蹌，這才知道厲害。

先前降龍尊者對付南宮敬之際，伏虎已看出來人大非弱者，此刻他知道所對付的這個老兒，更不是好惹的，因此自一上手，他就提起了十二萬分的小心。

這時柴昆掌力逼來，就見他於踉蹌之中，一揮雙臂，身形倏地平空拔了起來。

這一式「一鶴冲天」，宛似鶴起雲霄，在空中「細胸巧翻雲」，倏地把身形一折，輕飄飄地又落了下來，只憑他這一式，柴昆已看出此子得有高明的傳授，自己要想敗他，雖是足足有餘，可是却也非三招兩式。

他當下嘿嘿一笑道：「小子，你這兩手三脚貓兒，在我老頭子面前還要不開，不信咱們就玩玩！」

這老頭子一生對敵，對友，全帶着幾分詼諧，嬉皮笑臉幾乎成習慣。

這時候，伏虎尊者已再次揉身而上，身形微微前伏，雙掌交叉着擊出，用的是「連環掌」法。

此子功力本已不弱，這兩年來尤其是經過苦練之後，功力就更不可輕視，雙掌擊出，發出兩股極大的破空之聲。

可是那乾瘦有如燈草也似的老頭子，身子却如同風車也似的一個疾轉，伏虎尊者的掌力，却是僅僅差着寸許，沒有打上他。

「小子，照打！」隨着柴昆這一聲喝叱裏，就見一掌直向伏虎胯下打去。

伏虎用伏樁式向前面一邁身子，柴昆掌式打空，可是，這老頭兒却怪笑了一聲，就空一挫雙掌，以「觀音手」的功夫，霍地向下擊來。

這是一種極為重的手法，可是柴昆和他並無怨仇，他只是想懲戒一番他的傲氣，所以掌力出去，只有四五分的功力。

他滿以為自己形成了一面力網，這伏虎尊者是無力逃開的。

人都是犯着同樣的一個毛病，常常過於高估自己，而低貶了別人，眼前這個柴昆也正是如此。

就在他觀音掌力方一下擊的同時，忽見那背伏的伏虎尊者，倏地一個反崩之式，他竟以背脊實接對方這一掌之力。

可是任何人也都知道，他是不敢的，這不過只是一個掩式而已，他忽然身側兩邊，現出了雙掌，一上一下，一掌救己，一掌襲敵。

這是一式「燕雙飛」，正是鬼面神君極為得意的一招傳授，武林中尚未得見。

此刻伏虎尊者這一展出，那縱橫一世的柴昆，竟差一點傷在了他的掌下。

只聽「呼！」的一聲，伏虎的指尖，竟擦着了他的小腹外衣劃了過去，如非柴昆凹腹吸胸得快，這一掌要是被他打上了，必然負傷不輕……

「三盒老人」柴昆一時大意，竟差一點受了傷，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不要說方才這一掌被他打上了，就是為他指尖沾上一點，自己這張老臉，將如何放？那末，自己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他的師父？

這麼一想，當時怪笑了一聲道：「小畜牲，今日你是自己找死了。」

嘴裏這麼說着，就見他把身軀向下一矮，這才展開了一式「降龍大九手」來，只見他那瘦小的軀體時上時下，時左時右，動如驚龍掣電，靜如大地沉山，間以那凌厲的掌勁指風，看來眞是足以驚人了。

可是伏虎尊者這時間，却已把一身功夫儘量的施了出來，雖然他的功夫比起柴昆來，還差了許多，可是這幾年來，他苦練的結果，功力確實精進了不少，一招一式，都顯出功力來。

二人這一走上了招之後，只見人影飄飄，掌風呼呼，直看得在場之人，一個個眼花繚亂。

南宮敬和一邊的降龍尊者，這時却都成了壁上觀了，南宮敬心中不禁暗暗吃驚，他絕沒有想到，這伏虎尊者竟會有如此身手，居然連師父在二十招之內，並沒有把他拿下來。

那場內的「三盒老人」柴昆自是比他還急，衆目睽睽之下，如果自己在三十招之內，再不能把此子敗下陣來，那麼自己這個臉也就算是丟定了。

正逢着伏虎以一招「海底撈針」，直向柴昆小腹擊去，柴昆冷笑了一聲，他猛然向後一個倒仰，乍看起來，極像是為他

這一掌擊中了似的，在場諸人，都不禁大嘩了起來。

伏虎尊者更是一上步，以「雙撞掌」猛地向下擊來，這其中唯有二人看出了伏虎即要落敗。

這二人一爲魚鱗劍南宮敬，他知道師父必定要施出一招極爲厲害的手法來對付伏虎了，他並且知道伏虎是萬萬也逃不開了。

至於另一人，却是一邊的降龍尊者，他僅就這一招判斷，自己的師弟伏虎是要落敗了。

在這剎時之間，他大吼了一聲：「哇剌西！」

這意思是「跳高」的意思，只不過是一句高麗的話而已，可是他的警告顯然就已經晚了。

伏虎雙掌已經堪堪碰了柴昆小腹，這位天南派的名宿耆老，忽然長嘯了一聲，他身形霍地向外一旋，一滾，活像是一頭撒潑的驢子也似的翻了起來，看來是輕、靈、巧、妙已極。

只是那麼輕輕的一旋，已反臨在了伏虎的背後，這怪老頭兒單掌向外一抖，施的是「單掌伏虎」，不偏不倚，正印在伏虎的脊椎骨上。

這時候，只消他掌力向外一吐，那伏虎尊者是斷斷再也逃不開活命。

就在這千鈞一髮，要命的關頭，當空裏傳來了沙啞的一聲斷喝道：「柴老兒掌下留情。」

隨着一股極大的掌力，排山倒海也似的迎面而來，柴昆掌力並沒有眞實印了下去。

這時候他那在空中的身子，倏然地半翻了個身，大袖隨之而出，正正的迎上了那側襲而來的一股罡風。

兩股風力一擊之下，柴昆已輕如落葉也似的飄向了一旁的雪地之上。

跟着又是赫赫一陣冰瑟的竹聲，從那條松柏相夾的白雪小徑之內，吱吱啞啞的推出了一輛輪椅。

輪椅之上，形如木偶也似的坐着那個老朽乾瘦的鬼面神君葛鷹。

柴昆數十年前，在苗疆曾經見過此老一面，此刻看來，他那副尊容，除了極端蒼老之外，倒也沒有多大改變，心中自不如何奇怪。

可是魚鱗劍南宮敬却是第一次見到他這副尊容，不由大吃一驚。

只見他隆準陷目，髮亂如旒，掀唇兔齒，足可當這「鬼面」無愧。

他身上穿着一身猩猩紅的大道袍，足下是一雙黑色絲質的便靴，在滿空的白雪飄舞之下，映襯着他這一身大紅衣裳，看來是格外的醒目驚人。

他嘿嘿冷笑道：「柴老兒，休要欺凌我的弟子，有什麼事，我們面對面的解決也就是了。」

柴昆哈哈一笑，他突然帶着三分嬉皮笑臉的道：「老鬼！我還當是你死了呢！現在到底是出來了，哈哈！」

他大笑了一聲：又接道：「主人出來了就好辦，我老頭子並無心要傷你這寶貝徒弟。」

他隨着把臉向下一拉，對伏虎尊者冷斥道：「你可以下去了，少俠客，讓出地方來，我老頭子好向你師父講講理由。」

伏虎尊者羞得面色緋紅的向後退了幾步，他心中餘悸猶存，若非是這老兒手下留情，方才他那掌力只要發出來，自己是萬萬也沒有活理，當然這時他是沒有臉面再賴在當地了。

鬼面神君葛鷹聞言之後，用手揮了一下，他身後的弟子立刻把他推向前行，一直推到了柴昆和南宮敬的跟前。

葛鷹一雙眸子望着南宮敬道：「這位不用說，一定是貴派的掌門人南宮敬大俠了？」

說話之時，他咀角帶着微微的冷笑，那樣子是極爲輕視。

魚鱗劍面色莊嚴的抱了一下拳道：「不錯，我正是，有何見教？」

葛鷹發出了刺耳的一聲尖笑，道：「笑話，是你們找上我這上丸天宮來的，理由該我來問一問二位才是，怎地反倒問起我來了？」

南宮敬恨聲道：「你如沒有話說，我師徒自有問題見教。」

葛鷹兩道掃帚眉微微一挑道：「洗耳恭聽。」

柴昆忽然呵呵一笑道：「葛老鬼，此處不是談話的地方，你們上丸天宮就是這樣的接待客人麼。哈——」

他狂笑了一聲，抖了抖身上的積雪道：「老鬼，你應該知道，我師徒此來的目的，你劃下道兒來吧！」

這位一向詼諧嬉笑慣了的怪老頭子，在說到這兩句話時，竟顯得異常嚴肅，絲毫不帶笑容。

他言下之意，葛鷹焉能看不出來，這老魔頭冷哼了一聲，點了點頭道：「柴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一定不叫你失望，賢師徒請隨我來，待貧道成全你們的願望也就是了。」

南宮敬實在看不慣這老魔頭那種狂傲的樣子，當下冷笑道：「我們不定誰成全誰，現在請道長帶路吧！」

葛鷹狂笑了一聲，連連點頭道：「好！好！」

說着，他揮了一下手，道：「去演武廳。」

他身後兩名弟子立刻彎腰道了聲是，車子就直向那幢高大的建築物推去。

柴昆吃吃一笑，大步跟着他向前行去，一行人魚貫進入廳內，却見大廳內，早已備下了一排座椅，並有幾色糖菓。

葛鷹冷冰冰的一笑道：「柴昆，我也知道你師徒此來的目的，來，來，來！我們是先禮後兵，請坐，先請用一杯茶再說吧！」

柴昆和南宮敬相互對看了一眼，由這演武廳的情形看來，原來他們是早已有了準備，事到如今，說不得也只好與對方一拚了！

他二人相繼落座，一名小道獻了茶，柴昆接過喝了一口，點了點頭，站起身來道：「葛鷹！你既如此說，我師徒要和你說一說理了。」

他那雙細長的眸子，忽然睜了一睜，精光四射，於是說道：「我二人來此，是向老朋友你請教一下，我那徒媳花蕾的下

落……」

他冷哼了一聲，冰冷冷的接道：「……聽說她曾經來過了上丸天宮，並且喪生在你的雙掌下……」

說着這怪老頭兒，發出一陣赫赫的冷笑，接下去道：「……老夫師徒來此就是要請教一個清楚，也許這只是一個謠傳，老夫絕不敢以道聽途說之言，唐突閣下，所以……」

他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注定在葛鷹的臉上，一字字的接下去道：「……我師徒現在只要聽老朋友你一句話。」

葛鷹忽然發出桀桀一串笑聲，倏而笑聲一輟，却顯得至爲尷尬的說道：「很好，閣下既以此見問，貧道一定會據實見告的！」

柴昆苦笑了一下道：「很好，我只問你，我那徒媳花蕾可曾來過這裏。」

葛鷹冷笑了一聲道：「不錯，她是來過。」

柴昆嘿嘿一笑道：「這麼說，她是死在老朋友你的雙掌之下了。」

葛鷹桀桀一笑道：「貧道雙掌之下，雖曾殺斃無數英雄好漢，但是却未曾殺過女流之輩。」

柴昆一怔道：「這麼說，我那徒媳並非是死在你手中了？」

一邊的南宮敬吃了一驚，冷笑道：「師父，休聽他胡說八道，這件事江湖上已無人不知，焉能會錯？分明是這老兒畏罪不敢承担罷了。」

柴昆冷冷一笑道：「徒兒，你錯了，葛道長乃是雄長武林一派的宗師，他說出來的話，我們就不能不信，老朋友——」

他目光又回到了葛鷹面上道：「——你且道來，如果此事是一般江湖謠傳，我師徒就算是白來了一趟，我們非但現在撥頭就走，改日尚要與你這上丸天宮披紅掛綵，以謝今日唐突冒失之罪，老朋友，如何？我師徒就等你這一句話了。」

葛鷹冷冷的笑道：「柴昆，你果不愧是一派武林宗師，只此度量，已足令人敬佩，只是今天這場架是打定了，哈——」

他啞着嗓子道：「你既出言至誠，貧道也就實對你說了吧，在兩年半以前，令徒媳花蕾，確曾來過我這上丸天宮。」

說到此，他嘿嘿又是一陣冷笑道：「……說到這裏，貧道尚要有一筆賬要同你算算呢！」

他於是把昔年的一段經過，草草的說了一個大概，最後冷笑道：「柴昆，你看看，她死得可屈麼？」

南宮敬在聽完了這段述說之後，忍不住頓了一下脚道：「葛鷹，這也沒有甚麼再好說的了，你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爲你而死，我那妻子，雖不是你親手所斃，事實上却是爲你逼迫而死，你身爲一代宗師，養子不教，令其拐誘小女，已是罪大惡極，倒是我那妻子善意來此理論，你該老老實實將你那孽子交與山荊，令其察實發落，如此才不失寬宏大量……」

他愈說愈爲氣憤傷心，一時悲憤之極，聲淚俱下道：「……只恨你這老魔，非但不明是非大理，居然糾合你這大小羣醜，以如此浩大的聲威，去對付一個婦道人家……」

南宮敬戟指怒斥，一時淚下如雨，痛聲道：「……山荊雖死在你們手中，可是你『鬼面神君』縱子爲惡的臭名，今日我南宮敬既來此，這筆血債，我們要好好的清算一番，你也不必再多說些什麼了。」

他說着回頭看着老師父道：「現在已沒有甚麼好再同他說的了，弟子現在就想下手與這老鬼決一生死存亡，你老意下如何？」

三盒老人柴昆嘆了一聲道：「你稍安勿躁，事已至此，看來已無兩全之策，我師徒來此是客，你何妨先聽聽主人又作何安排？」

南宮敬勉强的忍住悲傷，不再言語，鬼面神君葛鷹却在一邊，朗笑了一聲。

待到笑聲收斂之後，這老魔頭才怒聲道：「南宮敬，你好一張利口，只是貧道却沒有工夫和你鬥口，那潑婦一路殺進上丸天宮，連斃我門下弟子數十名，這又豈是一般婦人所能辦到的？貧道本意只想捉到她後，送她到你們天南派，聽憑你等發落，誰知這潑婦自愧身殉，實乃出人意料之外，貧道一番怒氣尚還未消，正想找你們理論一番，你們反倒找上我這裏來了，眞乃是豈有此理！」

他說話之時，頭上亂髮根根倒豎，狀極可怖，說到此，他又發出了一陣刺耳的狂笑之聲。

四週諸人，都爲他這一陣笑聲驚得彼此相顧，上丸天宮中諸人，皆知道這位老爺子，此刻已是怒到了極點，因爲他這種笑聲每一發出之時，必定是他憤怒難遣的時候，數十年來已成習慣，大家都心裏清楚！

笑聲一落，這個老魔頭，霍地雙手一按，自位上站起來道：「我們多說無益，還是掌下見分明吧！二位你們打算如何呢？貧道定必成全你們。」

他冷冷一笑，手指四週說：「二年前，那姓花的女人，也正是喪身於此，你們既爲她來此復仇，咱們不妨也在此各展身手，看看誰生誰死！」

他說到末後之時，一雙眸子却注定着南宮敬，又隨着發出一陣冷笑之聲。

這種氣焰，確實令人難以消受。

柴昆把桌子「拍！」了一拍，推桌而起，狂笑道：「好，葛鷹，咱們就是這麼着，我師徒兩個，也早已活膩了，你要是能够把我們兩人全給殺了，我們還是眞謝謝你……」

說着又冷冷一笑，道：「只怕老朋友你說得到作不到，到時候，還不定誰成全誰呢？」

南宮敬早已忍不住，身形向外一旋，「嗖！」的一聲縱了出去。

他臉色鐵青道：「我先要見教你那孽子一番，他在那裏？」

葛金郎就站在一邊，聞言挺身欲出，却爲降龍，伏虎二位師兄把他給拉住了。

葛鷹知道自己兒子這兩年來，尤其是把功夫給擱下，而南宮敬却是一派的掌門人，武技自可想知，金郎萬萬不是他的對手。

他冷笑了一聲道：「這又與小兒何干？你女兒自甘上門，又怪得誰來？」

南宮敬不由面色一白，他爲葛鷹這一

句話驚得怔住了，恍如從大夢中醒來。

先時他聽到花蕾的女兒，並未十分在意，此刻經葛鷹這麼一提，不禁當頭响了一個焦雷，半晌做聲不得，心中却暗暗忖道：「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啊？莫非我南宮敬竟有了女兒？莫非花蕾所生的一雙女兒，竟是我的孽種？」

這麼一想，他不由踉蹌了一下，差一點跌倒在地，三盒老人柴昆，不由吃了一驚，用着驚異的眸子望着他，心中甚爲奇怪。

南宮敬這時神智復清，他抬起頭，兩股如電的目光，注定在葛鷹的臉上道：「我南宮敬沒有如此不屑的女兒，更沒有你們這一戶親戚。」

葛鷹一笑，啐了一口道：「你還當我葛家希罕你這門親戚不成，我們現在是寃家，不是親家。」

南宮敬氣憤塡膺，他實在受不了這口惡氣，當下一抬手腕子，只聽得「嗆！」的一聲，只見銀光閃處，他手中已多了一口魚鱗短劍。

這正是他仗此成名的兵刃，南宮敬兵刃在手，現出了滿面殺機。

他嘿嘿一笑道，說：「葛鷹，既然你那個孽子畏死貪生，你這做父親的，就親自來吧！」說罷後退了一步，橫劍在手，面如寒冰。

葛鷹自負過人，本來還不打算上前，可是經不住人家當面叫陣，他也只好下去了。

當下桀桀冷笑了一聲，說道：「怎麼？你要和我打麼？好得很。」

說着正要縱身而上，猛然間，身邊响起了一聲斷喝道：「師父且住，容弟子會他便了。」

鬼面神君見是降龍尊者，知道他近年來功力大進，足可抵擋這頭一陣，正合心意。

當下退後一步，笑道：「很好，你就討教他幾手吧！你的兵刃？」

降龍尊者因初見南宮敬時，一時大意，幾乎爲他掌力把自己推倒雪地裏，爲此心中始終鬱鬱不樂。

此刻見有此機會，他決心要洗雪前恥，所以才奮身上前。

此刻爲師父一提，他陡然憶起自己「蛇形軟鎗」上有幾手絕招，正好拿來對付這老兒一番。

想到此，右手探入胸前獸皮之中，忽地向外一抖，只聽得「唰！」的一聲，一片銀光閃耀，現出了他這一隻奇形兵刃。

在座雖都是他同門師弟，可是見過他這兵刃的，都是寥寥無幾。

柴昆和南宮敬雖是聽說過，可是也是第一次見，只見這兵刃是一條蛇的形狀，約有三尺長短，首尾皆與蛇形無異，只是在蛇口之中，却吐出約有兩寸長短的一截鎗尖，其色雪白，閃閃放光，看來是鋒利無比。

降龍尊者蛇形軟鎗在手之後，略一甩勁，唰唰一陣細聲，已纏繞在右手腕上，一顆鎗頭，微垂腕下，左右幌動，銀光四射。

他望着南宮敬磁牙一笑道：「掌門人，你我先前的賬還沒有算呢，我們現在了一了吧！」

南宮敬素日深有涵養的人，可是在今天，他竟顯得沉不住氣，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花蕾之恨未消，忽然却又跑出了兩個女兒。

這兩個未曾見過一面的女兒，已經大大的擾亂了他的心。

他愈發的恨葛氏父子入骨，寶劍在手，就已經決定了要以這口劍來與葛鷹決一死活。

却想不到這時，却又殺出了這個降龍尊者，他却要代師向自己問罪。

「好！」南宮敬咬了一下牙，心說：「我就先拿你這畜牲祭一祭我的寶劍。」

想到此，他沉聲笑道：「好！我久仰你一身絕技，已得令師眞傳，會你也是一樣，只是……」

他冷笑了笑，接道：「……刀槍無眼，萬一有什麼冒犯，還要請足下原諒。」

降龍尊者大笑一聲道：「這是當然，來！來！掌門人我們還是閑話少說，手底下見高低吧！」

南宮敬更是早已迫不及待，聞言之後，掌中劍向上一舉「舉火燒天」，足下是跨虎登山，向前跨出了一步，哈哈一笑說：「請！」

降龍尊者蛇形軟鎗如同怪蛇也似的抖了出去，他也往前一步，左手却把一顆蛇頭輕輕握起，雙掌握鎗，身形半矮，長笑了聲：「得罪了。」

就在這三字方一離口，他整個的人倐地縱了起來，起落之間，已到了南宮敬身前。

只見他猛然向前一殺腰，右手蛇形軟鎗，由上而下，舞起了大片銀光，直向着南宮敬當頭打去。

南宮敬身形向前微微一塌，掌中魚鱗劍往前舉，用劍尖搭上了對方鎗身，輕輕向外一挑，只聽得「嗆！」的一聲清鳴，鎗身上冒出了一溜火星，遂被撥在一旁。

降龍尊者吃了一驚，急忙縱向一邊，低頭看了看掌中兵刃，一見無恙，這才放心。

原來他這蛇形軟鎗，却是九合鋼絲，細細編絲而成，可剛可柔，堅硬無比。

南宮敬魚鱗劍也是一口罕有的利刃，雖無削鐵斷金之利，却也是非同凡品。

他此刻生恐自己一時大意，寶刃受傷，忙寶了一個破綻，看了看這口劍的劍刃，依然如故，他的心也就放了。

二人互相看了一眼，存着同樣的心事，二次往當中一湊，鎗尖刃口又自碰在了一塊，各不相讓，一刹那間，就打了個難分難解。

南宮敬施展的是一路「天風八劍」，這路劍法乃是柴昆所授，後來又加以他自己的化解和心得，把這八手劍法循環的施展，招招相啣，節節扣環，施展出來，有極大的威力，只見劍身透着一泓秋水似的耀目寒光，隨着南宮敬移動的人影，時高時低，不時發出唏哩！唏哩！的劍吟之聲，更令人意識到，這是一口極爲鋒利的傢伙。

魚鱗劍南宮敬這一忿怒，把這口短劍施了個風雨不透，點，刹，刺，砍，扎，削、挑、字字劍訣，都運用到了深湛的火

候功夫。

他這一趟劍走開了，非但是場中的降龍尊者，冒出一身冷汗，就是坐在大廳一邊的鬼面神君，也不禁深感吃驚。

弟子如此，師父自可想知，這位驕傲的老魔頭看到此，不由得眉頭緊皺，眞不知自己是否能够敵得過柴昆那老頭子。

他想着就偷偷的向一邊的三盒老人柴昆望去，這個老人却也和他存着同樣的心思。

因爲降龍尊者這一支蛇形軟鎗，實在是運用得很厲害，身形走開了之後，他那巨大的身軀，發出呼呼的沉重風力。

尤其是他那隻奇形兵刃，點、挑、崩、纏、抽、刺、一經展開之後，眞有鬼神莫測之能，尤其令人吃驚的是，他這種兵刃，敢情是寶劍的剋星，因爲劍刃如被他纏了上，就有脫手的危險。

降龍尊者這一路鎗法，明面上是施展的「金鞭二十四路」打法，可是其中却滲以一套「廻風三影」的厲害劍招。

如此展開之後，實在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南宮敬和他對敵了七八個照面之後，就深深感覺到自己疲於應付。

因爲他的招式撤出來時，你不知道該以那種招式去對付他，本來南宮敬滿操勝算的一套劍法，可是在如此的應敵的方式之下，不禁大大的打了個折扣，看將起來，二人却成勢均力敵的模樣了。

魚鱗劍南宮敬怎肯甘心？他把劍刃向後一抽，這時正逢着降龍尊者蛇形軟鎗，由上而下，施的是一招「潑風盤打」，南宮敬冷笑了一聲。

只見他霍的把身子向下一伏，却在這時，那隻左掌猛地分出，以「劈空掌」貫以十成的功力，一掌劈出，發出了「哧！」的一聲。

在對兵刃戰裏，這種暗施肉掌的手法名叫「貼手印」，是極爲厲害的手法。

施這種功夫的，必定要有極深的造詣才敢如此施爲，因爲兵刃無眼，肉掌遞出那是實在的危險，但如果這種「貼手印」的手法，叫它貼上了敵人，却是十九無救，因爲這種手法，多半是「趁虛而入」，只要一中敵人，鮮有不受害者。

降龍的蛇形軟鎗，爲南宮敬劍尖盪開的刹時，他因見南宮敬伏身過低，心中有些明白，敵人必有厲害招式要用出來。

果然，他一念未完，對方凌厲的「乾元問心掌」已劈空而至，所擊部位正是自己前心。

動手過招，講究的實是一個「快」字，快得一出手，就令敵人防不勝防，這才是上招。

此時南宮敬這種「貼手印」一撤出來，那降龍尊者，雖是看出不妙，曾把身形躍起，可是像南宮敬這種厲害的老武師，所施出的「貼手印」功夫，豈是如此就能逃得開的。

隨着南宮敬的身形一個疾轉，掌力平胸而出，那身在半空的降龍尊者，發出了牝牛也似的一聲悶吼，如同抛球也似的飛了出去。

總算他功夫了得，雖是中了沉實的掌力，但他的衷氣未散，依然能以氣卸勁，就空一滾，已落在當地。

只是這一刹時，他的面紅如血，上胸起伏頻繁如波，雙目怒凸着，幾乎要脫眶而出。

手中蛇形軟鎗抖顫顫的舉了一舉，却又垂了下去，南宮敬知道他已是中了自己掌力，只是奇怪他竟沒有倒下，心中也不禁甚麼佩服。

當下抱了一下拳，冷笑一聲，道：「承讓了。」

說着他又對着葛鷹一抱拳道：「令高足已中了在下乾元問心掌力，宜好好調養，四十九日之內不得運氣，不得食鹽，否則有性命之憂。」

才說到此，那降龍尊者大吼一聲，忽然「哇！」的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身形也跟着倒了下去。

可是同時之間，他掌中那支蛇形軟鎗，却像一支弩箭也似的，直朝着南宮敬頭頂飛來。

南宮敬平步側身，分左手以「順風扯旗」之式，向外一領，已把對方兵刃接在了手中。

只覺得敵人腕力，竟是大得出奇，自己雖是把它抓住了，却也虎口發熱，一隻右手心都麻了。

南宮敬呵呵一笑，譏諷着道：「這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打敗了連兵器都不要了。」

忽見對方人羣之中，閃出了降龍的師弟伏虎，他二人在未投師之前，已有金蘭之交。

這時大吼了一聲道：「還我哥哥的兵刃來。」

南宮敬一聲笑道：「拿去。」

他有心要令這伏虎當面出醜，所以口中呼叱着，却暗暗提起了一口丹田之力，把自己歷年來練習的「大力金剛掌」力，暗貫入右手。

這一聲喝叱，他抖掌而出。

可笑伏虎尊者，他那裏知道南宮敬這一擲之下，竟是貫足了全身的內力，當下他只憑一時血氣之勇，同時自信自己力道過人。

這時見那蛇形軟鎗，活像一條飛蛇也似地直朝自己飛來，心中並不驚異。

他上前一步，平出右手，用「分翅手」，直向那蛇形軟鎗鎗尾上抓去。

忽然一聲斷喝，道：「徒兒，快快閃開。」

跟着，人影一閃，現出了那虎皮座上的老魔頭，鬼面神君葛鷹來。

這老魔頭二話不說，劈手搶先就要去抓那迎空而來的蛇形軟鎗。

可是伏虎尊者就已先他而去，葛鷹這一喝叱，反倒是疏散了他的注意力，只聽得「噗！」一聲，已爲他抓在了蛇形軟鎗的鎗身之上。

可是緊跟着，他發出了一聲大叫，眼前血光迸現，那閃着銀光的鎗身竟由他手中直穿了出來，伏虎一隻右掌，竟是皮開肉裂。

非僅如此，那鎗身並不因此而停，却直朝他前胸猛貫而來。

伏虎尊者嚇得大驚失色，他猛的向右一偏，躲開了前胸要害，却逃不過肩窩。

「噗哧」的一聲，那蛇形軟鎗的鎗頭

，竟足足扎進去了半尺多深。

伏虎尊者縱然是鐵打的漢子，這種傷勢，他也是吃不住勁，當下「啊！」的大叫了一聲。

這小子也眞是硬，只見他咬牙一抬右手，「唰」的一把，竟把深陷肩窩裏的那支軟鎗，猛地給拔了出來。

可是他却忘了，他師兄降龍這支獨有的兵刄上，特地打製有十六個倒刺。

像他這種猛拔之勢，十六個倒刺足足給他扯下了四五兩肉來，一任他伏虎再是英雄好漢，他也是挺不住了。

就聽他慘叫了一聲，頓時就倒地昏死過去。

一刹那，葛鷹倚爲左右手的兩名弟子，竟全數爲南宮敬擺平在地。

衆目睽睽之下，對葛鷹來說實在是一件奇恥大辱。

「鬼面神君」葛鷹，目睹此情，眞是又悲，又憤，又恨，又驚，那張醜臉倐地罩上了一層黑紫色。

只見他仰天發出一陣狂笑，那種聲音，足像是深山裏的梟鳴，令人聞之，毛髮直豎。

繼而老魔頭重重的在雪地上頓了一下脚，長嘯道：「天南派的老兒，今日你們要想生離此山，只怕是夢想了，南宮小輩……你納命來——」

南宮敬一連傷了對方兩名高手，心中倒有些出乎意料，可是勇氣却爲此大增。

這時聞言，他呵呵一笑道：「打了徒弟，師父自會出來的，老兒，你亮出兵刄來，我們來算一算這筆賬吧！」

葛鷹一聲狂笑，就見他平空揚了一下雙手道：「我看，還用不着兵刄，來！你就來試試道爺我這一雙鐵掌吧！」

南宮敬倒沒想到對方竟會有此一說，當着衆人及師父的面，這侮辱可是够厲害的——

他不禁臉色一紅，頓時呆住了。這時一旁的三盒老人柴昆，冷冷一笑道：「既如此，你就以魚鱗劍接他幾招就是，他既自命長輩，此舉也無所謂丟人。」

南宮敬聞言苦笑了笑，他抱一下拳道：「好吧！那麼在下向老前輩領教了。」

情仇化解　骨肉團聚

葛鷹這時髮鬚皆立，他那瘦長的軀體，就像是喝醉了酒也似的，踉蹌而進。

每走一步，他就發出了一陣可怕的笑聲，眸子內閃爍着可怕的血光。

他這麼歪歪斜斜地一直走到了南宮敬身前，才站住了。

南宮敬抱元守一，掌中劍往肋下一收，現出一半的劍鋒，他發話道：「請！」

葛鷹又是一聲狂笑道：「南宮敬，我們可是先說好再動手。」

南宮敬面現靑霜，道：「你還要說什麼？」

「嘿！」葛鷹在說這句話時，不由殺機頓起，他揚了一下手道：「你爲你妻子報仇，我爲我徒弟雪恨，咱們可是用不着客氣。」

南宮敬嘿嘿一笑說：「這是自然。」

葛鷹嘻嘻一笑，又道：「照理說，我道爺大你甚多，本不屑與你這小輩動手，只是你這小輩如今算是一派的掌門人，在江湖上，也算稍有虛名，所以道爺才破例與你交手。」

南宮敬被他氣得面色靑紫，直恨不能上前一劍把他給殺了，可是對方既在說話，總應等他說完才好動手。

當下强忍下心中怒火，一言不發。

葛鷹頓了頓又說道：「……我今天特別讓你，以空手對你，也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總算是把身份拉平了，却也無話可說……」

說着，目光向一邊的三盒老人柴昆掃了一眼道：「……自然，那時，還有你那老鬼師父爲你收屍，你也可以安心了。」

南宮敬咬牙笑道：「老賊，你的話完了沒有？」

葛鷹一聲大笑，只見他整個身子平竄了起來，在空中一雙瘦爪，霍地掄起，直向南宮敬頭頂上抓了下來。

南宮敬左手劍訣一領，右手魚鱗劍「笑指天南」，倐地點起了一點星芒，直向葛鷹胯下就點。

鬼面神君雙手抱膝，就空一滾，南宮敬的劍尖只是差在毫厘之間，却是沒有點上。

他心中不由吃了一驚，目睹葛鷹這種來去如風的身法，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這才知道外面談起這老魔頭時，那種談虎色變的樣子，並非是虛有做作，敢情這個老東西，手底下果然是扎手已極。

他雖自思手中持有利刄，可是看情形，連對方一雙空手，也不見得就能取勝。

當時不敢怠慢，抖擻起精神來，掌中劍一緊，足下「八步趕蟬」，快如電閃星馳也似的緊躡到了葛鷹身後，掌中劍「捉星射斗」，猛劈了過去。

葛鷹瘦手倐地向空一舉，就像一小孩子「捉迷藏」也似的，把身子向前一挺。

說也奇怪，南宮敬那口劍，依然是擦着他的衣邊劈了下去。

看起來葛鷹固然是險到了極點，而又現出有些像手忙脚亂的樣子，可是南宮敬却禁不住深爲吃驚。

場外的三盒老人，也和徒弟一樣的都看出來了，看出來葛鷹所施展的功夫，乃是數十年來，早巳失傳武林的一套「戲貓圖」。

這一套功夫，全靠一氣運用，中途不可停頓，看起來身形就像是凌空而行，事實上却也差不了多少，因爲這一套功夫，最忌諱的是足踏實地，即使是非踏不可，却也只能以足尖輕輕一點，如有一步運的是濁力，那不待敵人打你，你自己就先非倒不可。

三盒老人目光一觸及此，心中就不禁爲南宮敬深深的担憂。

魚鱗劍南宮敬也是吃驚不小，可是事巳至此，絕無中途罷手之理，何況他早巳把生死置之度外。

就在葛鷹身形方一讓開此劍的刹那，南宮敬足下飛點而上，左手前揮，拉開了極大的一個架式，掌中劍這一次却是施的是「三環套月」。

冷碧的劍鋒，「唰！唰！唰！」一連套出了三圈劍光，直向葛鷹門面及兩肩上

刺來。

這一招式，用劍上來說，可說是十分厲害，因爲你拿不準敵人到底要刺什麼部位，你護面門，他可能是掛兩肩，你要是讓兩肩，却可是劈面門。

而且南宮敬施展起來，是那麼的疾勁詭奇，令你防不勝防。

鬼面神君葛鷹忽的一聲冷笑，他那枯瘦的軀體，看來是屹立不搖，並不急於閃避。

容到對方劍到，他猛的兩臂向外一張，只聽見「噹！噹！」兩聲脆響，南宮敬的寶劍，竟爲他彈出了滿空的銀星，嗡嗡聲裏，盪了回來。

長笑聲裏，那葛鷹一掌劈出，全身平伏，成一直綫，這一掌出勢是勁猛力足。

他心中禁不住大吃一驚，因爲此刻門戶大開，對方倘有厲害招式攻來，自己只怕要吃虧了。

一念未完，那葛鷹果然於此時趁虛而入，掌風尖銳，聲到掌到，只消他掌心猛吐，內力也就即時撒了出來，如等他掌力吐出，再圖解救，可就什麼也就晚了。

南宮敬有見於此，當下也顧不得什麼有傷元氣了，他猛地張開了嘴，聲如雷鳴也似的一聲大吼。

這聲音，驀然由他咀裏吐出，就像是當空响了一個焦雷，聲震山岳，其勢端的驚人！

在場諸人，無不爲他這一聲吼叫，震得耳鼓發庥，如同當頭响了一聲焦雷！

鬼面神君也不例外，他絕沒有想到，對方竟會施出這種「莽牛氣功」來應敵。

這一聲大吼，驚得他打了一個哆嗦，掌力無形中減了一半，也未能即時打出，南宮敬身形却在此時滴滴溜溜的一個疾轉，轉到了他的身後，掌中劍「力劈華山」，照準葛鷹頭頂就劈，這一手功夫，可謂之是狠到了家。

按說葛鷹乍驚之下，這一招他是很難逃開的，可是這個魔頭眞是有一身鬼神不測的功夫，的確不愧是獨佔一方的武林怪傑。

他那看來搖幌的身子，忽地又向前一倒，足下仍然彷彿是凌空一般。

南宮敬這麼疾快的一劍，却又是砍了一個空，依然是擦着他的衣邊砍下去的。

這一連幾劍沒有砍着，南宮敬巳不禁心中有數，他知道自己這五十年苦練的功夫，如今和這個老魔頭比較起來。還是差得有一段相當的距離，看將起來，即使是師父三盒老人上場，也未能見得就穩操勝算。

果然就在他這一劍方自落下的刹那之間，鬼面神君葛鷹嘿嘿一聲怪笑，他整個的身子，只憑一雙足尖輕輕點在地上，霍地一個疾轉，如同風車也似的轉了過來。

這一次葛鷹像是憤怒到了極點，他手下是一點情面也不留，身形這一欺進，眞可說是快如驚雷駭電，南宮敬驚魂之下大吼了一聲，短劍施出了最厲害的一式救命絕招「一劍雙花」。

這是他過去在靑城獨具慧心，所體會出來的一式劍招，用以臨危救命。

它的特色在於背後現劍，劍由肋下抖出，一點烟喉，一刺前心，乍然看來，那只是兩點銀星，絕不給你以思索的機會。

這只是一刹那之間的事，二人是一攻一進，全是疾招，只聽得「噹啷！」的一聲脆响。

二人之中，一人踉蹌後退，那口魚鱗劍，却如同一支飛箭也似的飛上了半空，「篤！」的一聲，實實地釘在了這演武廳的大樑上。

再看南宮敬本人踉蹌的身形，巳坐了下來，他的面色現出了一層灰白之色。

他冷笑了一聲，說道：「好……葛鷹……你……」

可是葛鷹此刻雙目赤紅，這個老魔頭是安下趕盡殺絕之心而來的，這時見敵人巳遭創負傷，那裏肯放過機會。

好在在動手之前，他二人巳經說明白了，動手過招是各不相讓，就算把他斃於掌下，諒那柴昆老兒，也是無話可說。

因此他身形再次向前一縱，鐵掌二次掄起，獰笑了一聲道：「寃家你到陰間點卯去吧！」

嘴裏這麼說着，雙掌之上貫足了內力，猛地劈空打出，空氣中，發出了一聲急响——

那負傷在地的南宮敬，此刻說話巳是沒有力氣，焉能再躲開對方如此厲害的一擊。

他雙手霍的一按地面，跳起了一尺，眼看自己就要橫屍就地，猛可裏，聞得一聲斷喝道：「住手！」

緊跟着斜刺裏，劈出了一股同樣疾猛的罡風，迎着了葛鷹所擊出的掌風，發出了一個悶雷也似的震動，整個大廳都似乎爲之一搖。

這一震之威，可眞是駭人極了，南宮敬在這一震之下，倖得保生。

他知道這掌力定必是師父所發的，是無所疑了。

果然在這一震之後，那個瘦小乾枯的矮老頭子柴昆，如同一隻靈猴也似的，自一邊縱身而上。

他的身子極爲靈活，跳躍起來，更像是一隻猴子，可是他的臉色，現在都是未曾帶着一點喜容。

身形向當中一落，輕叱了聲：「徒兒退。」

南宮敬在方才與葛鷹面對的一招之下，爲葛鷹無名指點中了「三里穴」道，故此他的身子初時看來如同僵了一般，只能坐着，站不起來。

可是此刻情急之下，一陣滾撲之後，穴道巳自解開，只是他的穴脈眞根，巳受了對方眞力震傷，這傷勢自非十天半月所能恢復，此刻再想動手與人過招，那是妄想了。

這時聽到師父之言，勉强自地上站了起來，踉蹌退在了一邊位子上坐下。

鬼面神君葛鷹，眼看自己只需一掌，就可把南宮敬結果在地，却在此時殺出了柴昆，一時怒惱高漲——

桀桀一笑，他瞪目欲裂的道：「老兒你要替你這徒弟死麼？」

「呸！」柴昆往空啐了一口道：「我們誰送誰的命，現在還不知道，來吧！這是壓軸戲，老夫倒要領教你這幾手絕活兒看看，到底有多厲害？」

葛鷹這時面色青紫不定，他強忍着內心的忿恨，嘿嘿一笑道：「好！等打敗了你這老兒，一併取你們師徒的性命也是不晚。」

才言到此，忽見柴昆凌空一指點來，空中發出了「噗！」地一聲尖嘯——

這是「天南派」的劈空指力，柴昆以數十年內力貫入，自是非同小可。

葛鷹聳肩猛笑道：「雕虫小技。也敢獻醜！」

鐵掌一揮，迎面而來的指力即散爲無形。

柴昆知道他是以「二儀無相神功」，把自己眞力化解，心中不禁吃驚不小。

這才知道，這老兒身上竟有高不可測的功夫，自己雖不見得就不如他，可是要想當場取勝，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人仍然是距離着約有五六尺的距離，遙遙屹立，並不混在一起交手。

因爲他二人心中都存有戒心，在他二人眼中看來，也都知道，今番是遇見了生平僅見的大敵。

二人之中，只要有任何一方略爲疏忽大意，都可能導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的下場。

所以他們都極爲愼重，遙遙而立，只是在詳細考察對方的空隙，以期能在一舉手之間，立操勝券。

在接過了柴昆的劈空指之後，葛鷹忽地掄手連彈了三下。

却有三點白物，直朝着柴昆呈「品」字形打到，柴昆也是一聲朗笑，大袖一揮，遂趨于無形。

原來葛鷹打來的三截指甲，是他以內力把指甲尖端折斷後再打出來的。

看起來，這些動作似乎近乎兒戲，其實却大不簡單，須知，在他們這種幼稚的手法之後，却往往隱藏有厲害的殺手！

葛鷹見對方破式之法，是循着自己的舊路，不禁兩道白眉一挑，冷冷一笑。

二人仍是隔有五六尺的距離，遙遙對立着，甚至于他二人還各自退了一步。

這種情形，看得場內衆弟子，都大爲驚奇，他們自出娘胎，像這種對敵之法，還眞是第一次見過，都不禁相互對望，摸不清頭腦。

柴昆忽然向左跨出了一步，可是葛鷹跟着，又向右跨出一步，依然保持原狀。

葛鷹向前一步，柴昆却又後退一步，仍是原樣不變。

柴昆嘻嘻一笑道：「老鬼，你怎地不先發招啊？」

葛鷹冷冷道：「貧道是主人，主人自然要讓你這客人先發招才是。」

柴昆見對方奸滑十分，不易上鈎，心中頗以爲戒。

「鬼面神君」桀桀一笑，道：「你天南派功夫，原來不過如此，實在是徒負虛名。」

柴昆嘻嘻回道：「你這上丸天宮的武功也不見深高呢，承教，承教！」

葛鷹怒道：「你師徒眼看就要死在道爺雙掌之下，尙敢在此口出狂言，信口雌黃。」

柴昆置之一笑，顯然他二人這一心機，又都是白用了。

四隻閃爍的瞳子，牢牢的互相盯着，誰也不曾眨一下，好像唯恐稍一疏忽，對方立刻有狠毒的招式攻來一般。

二人之中，就個性來言，鬼面神君葛鷹個性較急，柴昆較緩，久候之下，柴昆是不憂不急，而葛鷹却是迫不及待了。

他忽的怪笑了一聲，足尖一點，整個身子飛縱了起來，待到身形向一下落，已到柴昆身前，左掌向前一探，柴昆仍然不搖不動。

葛鷹心中知道，這老兒可是比他徒弟厲害多了，自己這一式「迷踪探手」，看來是大可不必要了。

想着他狂笑了一聲，右掌隨着左掌的回式，穿了出去，使的是一招「進步打虎掌」，力道劈空而出，這是一招沉實的招式。

柴昆見他眞招相擊，不敢再靜待不動了，他那矮小的身子，猛地向下一矮，雙手交叉着向外一抖，用「剪梅手」直向葛鷹兩肋插去。

兩位老人家都是年逾古稀的人物，歲數也差不多，一個是蓬髮鬼面，一個却是瘦小枯乾，却都是白髮如霜，二人這一走開了身手，看起來可眞是驚心動魄到了極點。

四週諸人，在二人勝負未分之際，眞是連大氣都不敢喘上一口。

誰知道就在這個時候，外院裏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雲板之聲，那聲音淸脆刺耳，像是遇見了極爲緊要之事。

「上丸天宮」各弟子，一聽見這陣雲板聲，俱都知道，本宮竟然再一次的面臨大敵，一時之間，人人都爲之變色，幾名較長弟子，慌慌張張匆匆離座而去。

葛金郎本在一邊觀戰，聞聲之後，匆匆外出，遂即又趕回來，一時也忍不住面上色變，場內場外一樣的令他懸心不下，急得只頻頻皺眉不已。

這時那雲板之聲傳得更近，噹噹聲震耳欲聾，當此一刻，任何人也難以保持沉靜矜持。

場上的二老，這時打鬥，也正到了激烈的時候，忽然葛鷹猛地劈出了一掌，掌風有如音哨也似的傳了出去，這個老魔頭狂笑了一聲道：「且慢！」

三盒老人柴昆，聽到雲板之聲響得奇怪，心中也自稱奇，聽得葛鷹一叫，忙即向一邊縱了出去。

這時葛金郎向柴昆看了一眼，上前對葛鷹匆匆耳語了幾句，後者立刻雙目一挑，桀桀一陣怪笑。

他對葛金郎笑道：「你且去會會這個小輩！」

葛金郎抱拳彎腰說了一聲：「是！」

他說着輕身就走，葛鷹憤怒的目光盯着柴昆冷冷一笑道：「柴老兒，你這調虎離山之計，看來並不高呢！」

他接着聲色俱厲的道：「……慢說他是一個年輕小輩，就是像你柴昆這樣的再來一個兩個，且看看我這上丸天宮是怕也不怕？老兒，我錯看你了。」

柴昆心中一怔，翻了一下眼皮道：「老鬼，你胡說些什麼？」

「鬼面神君」只當他有意做作，不由愈發暴怒，獰笑了一聲，不話不說，猛地

撲了過來，雙掌一正一反，用「陰陽反掌」直向柴昆前心上猛擊了去。

三盒老人見他這種手法內力充沛，愈發不敢輕視，就忙向下一伏腰，正想施「鐵琵琶手」，還敬他一掌。

誰知却在這時，這演武廳內一陣大亂，所有弟子都驚呼起來。

二老不由自主的，各把掌力向回一收，却見一個全身黑衣少年，正自大步的踏進廳來。

這青年生得猿背蜂腰，身材魁梧，面上却戴着一方人皮面具，只微微露出上額下唇，使人難窺全豹，但却可斷定是一少年！

緊隨此人身後，蜂湧着數十名道裝弟子，同時踏入大廳。

他們俱都手持兵刄，可是却無人胆敢襲近對方少年身邊一步。

這種情形可又比昔年的花蕾，甚至於今日所來的柴昆師徒神氣多了。

在場的葛鷹不禁眉頭微微一皺，就連「三盒老人」柴昆和南宮敬，也不禁心中納罕。

他們俱猜不出來人到底是誰？一時都不禁心內納罕！

先前爲葛鷹派去迎戰的葛金郎，這時從外面呼嘯着闖了進來，他手中持着一口明晃晃的劍，滿臉殺機。

遂見他用劍一指這人道：「小子你不要跑，少爺送你到西天去！」

挺身而上，掌中劍「桃李滿枝」，劃起了大片銀光，直向這黑衣人前胸劃去。

黑衣人一聲狂笑道：「去你的！」

只見他右手向外一揚，却是沒有看清，他這一式手法是怎麼施展的，只聽得嗆啷一聲，對方那口寶劍，已自飛了出去，落向了一邊。

同時間，那葛金郎全身更像是一具木人也似的，站在原地動也不動了。

他仍然是做着一個遞劍的招式，只是全身不動了，兩隻眸子更較往常睜得大些，頭上是青筋暴跳，看來全身的血都像是凝固了。

黑衣人一聲朗笑道：「葛金郎，我此刻先放你在此，等一切事了，我再和你算賬。」

說着，他就直向場內走去，這種神奇的招式，足把場內各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就連那一向狂傲自大的葛鷹和柴昆，也不禁都直了眼。

以他二人那種造詣和閱歷，竟是沒有看清方才黑衣人那一招式，是如何施展出來的。

他們甚至於不敢相信，武林中竟會有如此詫異身法之人物，更何况由體態上判來，對方不過是一個年輕人。

葛鷹後退了一步，大聲叫道：「朋友，你找誰？上丸天宮，豈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黑衣人冷冷一哂，道：「你既然可以在此胡鬧，我也自然可以胡鬧，這山是你的麼？」

「鬼面神君」被對方怪話一激，登時一怔，當下雙眼圓睜，嘿嘿笑道：「既有如此身手，當非無名之輩，小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黑衣人嘻嘻一笑，道：「你先不要問我名字，我其實與你這老鬼，並無深仇大怨。」

葛鷹嘿嘿一笑道：「既然如此，請足下一旁落座，待貧道戰勝了這個老兒，再與閣下一道究竟。」

黑衣人目光一掃柴昆師徒，微微一笑道：「這兩位乃是在下所敬重的武林人物，却不容尊駕冒犯欺凌！」

葛鷹強壓憤怒，冷冷一笑道：「俗謂寃家宜解不宜結，小朋友你可是犯不着爲別人的事，把自己拉入是非之圈。」

言方到此，一旁閃出了一名中年道人，他手指着黑衣人，對葛鷹道：「眞人，千萬不可放過此人，他一路行來，已打死了多人，傷者無數，天宮正門，也爲他用掌力震塌了。」

葛鷹聞言之後，滿頭白髮，刺蝟般的直了起來，桀桀一陣怪笑，道：「本座知道了，你且下去。」

那青衣道人才退了下去之後，葛鷹望着這黑衣人，面上像抽了筋似的一陣痙攣，半天才赫赫的笑了四五聲。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顯然已知道對方不是好相與——心裏略微盤算了一下，遂即厚顏道：「我門下弟子死傷多人，只怪他們學藝不精，貧道現在只問你，朋友，你的來意如何？是否與貧道有什麼瓜葛？」

「鬼面神君」葛鷹這番軟弱服輸之話，確是他前所未有出口，顯然他是別有苦衷！

原來這老兒，在經連番災禍之後，心胆已寒，此刻目覩對方幪面人舉手之間，竟把兒子葛金郎制服，手法迥異，前所未見，自是非比尋常。更何況眼前大敵未去，何得再結強仇呢？

有了這雙層因素，這位「天台山」的老魔頭，才會如此委屈求全，說出如此低聲下氣之言。

可是他的這一心思，仍是白用了。

黑衣人冷笑了一聲道：「葛鷹，我此來主要的是會一會令郎的，既然碰上了這場熱鬧倒也樂得湊上一份！」

一邊的三盒老人柴昆，聞言後嘻嘻一笑道：「小伙子，搶生意不是這麼搶的，凡事有個先來後到，這麼好了，你先在一邊看看，我老頭子要是眞不行了，死在他的手下，你再給我報仇也行，只是現在我們才打了一半，你叫我讓你，我可是不答應。」

黑衣人似乎對他甚爲恭順，當下嘻嘻一笑，後退了一步，一面抱拳道：「那麼弟子暫作旁觀就是了。」

柴昆眨了一下眸子，微微笑道：「恕老夫眼生，足下大名是……上來執弟子之禮，老夫可是愧不敢當。」

黑衣人抱了一下拳道：「老爺子你不要急，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

柴昆點一點頭，道：「好！我們廢話少說。」

說着他又朝著鷹冷冷一笑道：「來吧！夥計，我們的架還沒打完呢！」

鬼面神君葛鷹冷眼旁觀，見初來的這個少年，竟和對方敵人拉上了交情，甚至於向對方執起弟子之禮來了，一時心裏納

悶——

此刻見狀，不禁有些老羞成怒，桀桀一聲怪笑道：「老鬼，你以爲貧道就怕了你不成？待道爺先成全了你這老鬼之後，再來會會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輩。」

說着，他再也不客氣，身形一矮，已揉身而上，摟臂直向對方小腹氣海穴上打去。

柴昆冷哼了一聲，身形向後一弓，雙掌齊出，如封似閉的直向葛鷹遞來的手上擊去。

二老這一遞上手，二次打作了一團，一時之間，但見人影幢幢，怪嘯連聲，刹時就打作了一團。

一旁冷眼旁觀的黑衣少年，這時却走到了南宮敬身側，後者却因傷勢過重，正閉目調息，這時聞聲，倏地張開眸子，道：「你是……」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小可身份少時便知——此刻却不便見告！」

南宮敬心中想到一人，却不能斷定，思念之中，對方一雙手掌，已自按在自己雙肩之上，敢情他擅於「指壓」之術，一時爲他拿捏得十分舒適！

南宮敬雖是負傷不便多說，內心却極爲明白，只由對方掌上所逼運的力道判來，這個人分明練過「混元一炁」的功夫，對於這種功夫，南宮敬只不過一知半解，並無深悉，却知是武林中一門至今仍不爲人所深知的武林玄功！

對方這個少年，他究竟何許人也，竟會有如此造詣，眞是令人驚奇了。

說也奇怪，他久久運功都打不開的血路穴門，經這黑衣人「混元一炁」氣招貫入之後，立時就覺得兩股熱流，交叉着一路勢如破竹的穿行直下，所過之處，無論各穴各脈，竟是暢行無阻，一刹時他只覺得百骸盡酸，週身上下連連顫抖着直打寒顫，一時忍不住發出了呻吟。

黑衣少年莞爾的一笑道：「你先忍耐些時候吧，這就好了。」

說話之間，南宮敬一連打了兩個噴嚏，愈發的戰抖不已，黑衣人見狀，不禁皺了皺眉，心中暗暗吃驚，因爲葛鷹這種閉穴的手法，竟是大異一般。

雖然他自信，以自己所練成的「混元一炁」功夫，足能把脈穴打開，可是要想當時即癒，却也是辦不到的。

是時場內二老打得正酣，那種飄忽如飛的身形，和呼呼疾勁的掌風，眞是足以嚇人——

可是那個黑衣少年，却連正眼也不看他們一眼，也只是極爲輕鬆的繼續把內力貫入南宮敬的身體，雙掌連連的抖動着。

在他每一抖動的時候，必定有火熱的眞炁之功，自掌心貫了出去。

似如此有半盞茶的時候，南宮敬身上，竟是由冷而漸轉爲炎熱起來。

最後遍體汗下，頭上蒸蒸冒出了白霧，黑衣人見此情形，才鬆下了一口氣。

他鬆開了雙手，含笑道：「現在你大可放心了，只請暫時不要說話，以防眞氣外洩。」

南宮敬張開二目，心中對於這位救自己的恩人，眞是感銘入髓，連連對着他點頭不已。

這人治好了南宮敬之後，才退至一邊，睜着那雙黑白分明，烱烱有神的眸子，視向場內，留意的觀察着二老的身手。

鬼面神君和三盒老人，這時候正在各盡所能的，作殊死之爭。

在方才很長的時間裏，他們幾乎已竭盡了所能，可是依然並不能取勝對方，因此這時看來，他二人都極爲暴怒。

二老幾乎是一樣的，頭上的髮束全都散開了，尤其是鬼面神君那張臉，這時候看起來更是嚇人，那顏色是一色的紫紅，像是悶了一口氣似的。

以二老如此的內功造詣，這時候，他二人竟會發出了很大的鼻息，喋喋之聲，有如獸喘！

忽然四隻瘦掌「砰！」地一聲，黏在了一塊——

這種情形看來很怪，雖然並非僅有，可是一般人在四隻手掌相接之後，都是很快的又會分開的，但他二人這一黏住之後，竟是亙久再也分不開了。

但其二人身子，都一陣陣的發抖，並且自他們的頭頂上冒出了蒸蒸的白氣。

任何人一望即知，他們是把全身的內力，都貫注出去。

四隻凌厲的眸子，緊緊的互相逼視着，誰也不肯往旁邊微瞬一下，而且誰也不多說一句話，較之開始時的嬉笑漫罵，趾高氣揚，彼此揶揄情形，簡直大異其趣！

在場各人見狀，無不驚心動魄——，像這樣的堅持着，不覺又是甚久，仍然不曾分開；不分勝負，可是明眼人眼中，他二人之中，顯然已有一方漸漸不支。

在一陣喘息聲中，緊接着雙方又是一陣劇烈的戰抖——那黑衣人不禁眉頭一皺，想到了事情的不妙——

只是他却也知道他這種情形之下，自己是不能插手的。

因爲二人全身精力，全在四掌相接之處，又以互相拚耗甚久，雙方內元之氣，均已極其微小，自己如果冒然插手，這種情形之下，受禍者絕不止於一方，很可能二人都會送命。

他是很明白這一點，是以並不上前相助，他更知道，這時候任何一方，頂多只能取勝對方，任何一方要想制另一方死命，却是不可能的！

眼看着，二人是一陣戰抖。

在這次戰抖中，「鬼面神君」鼻中微微發出了一聲輕哼，霍地雙掌抖速加劇！

矮小的柴昆，就在他的這一聲厲哼之下，身形漸漸的向下委塌了下去。

先是彎腰，而曲膝，而癱軟，最後雙掌向回一撤，咕嚕的一聲，全身癱軟在地上了。

在這麼一場實力的較量下，這位久居青城山，一生從未遇過敵手的「三盒老人」，竟自敗了下來，可是，他敗的心服口服。

因爲「鬼面神君」葛鷹內功實在較他略勝一籌，僅僅不過是「一籌」而已，這「一籌」之差，也就明顯的分出了勝負。

軟倒在地上的人，固然是一時難以站起，而那半倒未倒的人，也休想再移動分毫。

他們全身，就像剛由水池子裏洗了個

澡似的，在這麼冷的天氣裏，汗珠子却是不停的漏着。

白色的霧氣，自他們那生滿了鬍鬚的嘴中噴吐着，那樣子看起來，實在是狼狽極了。

「鬼面神君」用着悲愴的聲音笑道：「老兒，你服輸了麼……你可服氣！」

癱軟在地上的柴昆，只是連連的苦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葛鷹雖是極想一掌下去，結束了對方的性命，只是他此刻實在是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就在這時，一股無形的潛力，直向他身上逼到，要在平日，葛鷹只消一揮袖，就能把這種來犯的力道消於無形。

可是此刻他不要說是消滅對方的力量，就是想動一動雙脚的力量，也用不出來了。

是以這股力量，很容易的就把他逼倒下去。

只聽得「通」地一聲，他就坐了下來，雖想作勢爬起，却是力不從心！

這種情形，立刻給三盒老人柴昆，挽回了一些臉面，他們——除了當事的葛鷹之外，誰都不知道葛鷹的倒下，是由於外力所逼迫，只以爲他也是因內力不繼的緣故。

喘哮着的柴昆，看見如此情形，竟自哈哈大笑起來。

他斷斷續續的道：「葛鷹……你也服了吧？……哈——你到底也倒下來了。」

葛鷹吃了這個虧，却無法說出口，他明明知道，那股無形的潛力，定是一旁的那位神秘少年所發，只是，他却不便說出來。

因爲一說出口，他這一世的威名，也就要付之流水，因爲對方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而自己却是一派武學的宗師。

如果人們知道，葛鷹被一個少年舉手之間，打倒在地，這個臉他又如何丟得起？有了這種想法，這老兒雖是一肚子委屈，却是一言不發，他只是用眼睛怒視着那個黑衣少年！

南宮敬這時見葛鷹在已登勝場的刹時之間，也陪着師父一併倒了下去，心中大爲釋懷！——因爲他這一倒，算是保全了師父一生的威名，雖然師父先他而倒，可是既然二人都倒了，又何能再分前後？自然算是一個平手。

上九天宮中數百名門人，見此情形，他們無不戰兢，因爲他們心目中，一向倚爲長城的人物，竟然倒下去了，這使他們一時感到失去了依賴。

一時之間，衆聲鼎沸，俱都紛紛奪門而出，情勢亂成了一片。

刹那之間，所有弟子均逃了個一空，偌大的演武廳內，僅僅剩下了葛鷹父子，柴昆師徒，還有那個黑衣少年。

這五個人，倒有四個是不能動的，柴昆師徒是一坐一臥，葛鷹父子却是一倒一立。

葛金郎自從爲黑衣少年入門點穴之後，始終是僵立在當地，擺着姿勢，紋風不動。

想是血凝過久，這時雙目已微微凸出，牙關緊咬，面目顯得一片灰白。

黑衣人見狀不忍，上前拍了他肩膀一下，斥了聲：「去吧！」

葛金郎經他這麼一拍，才「哇！」的叫了一聲，隨着咕嚕的一下坐倒當地。

這時候，那兩個精疲力盡的老人，都已能相繼的喘過氣來，喘息聲漸趨平和。

最後就見柴昆努力的爬了起來，他是有意要爭這一口氣，雖然他比葛鷹先倒下，可是他却一定要比葛鷹先站起來。

葛鷹見他站起來，當下也掙扎着站起來，黑衣少年含笑趨前道：「葛鷹，你服了麼？」

鬼面神君低低的冷笑了一聲，又點了點頭，道：「柴老兒的功夫，我總算領教了，待貧道稍息之後，還要見識閣下的功夫。」

柴昆桀桀一笑道：「這位小哥兒，已爲我師徒，消了心頭之恨，再說花蕾昔日，也確有冒失之處，我們這筆賬，暫時到此爲止吧！」

他冷笑了一聲，看了一邊的葛金郎一眼道：「只是這個奴才，罪魁禍首，却是饒他不得！」

鬼面神君嘻嘻一笑道：「掌下敗將，不足言勇，你又憑什麼饒他不得？」

柴昆倒是被他這句話說得一楞，他面色微微一紅，又道：「這麼說，我們還要再比一場麼？」

葛鷹怪笑了一聲，喃喃道：「柴昆，你的功夫貧道已領教過了，你是沒有辦法勝我的，貧道要請教的是這位少俠客。」

他說着足下踉蹌進了幾步，桀桀怪笑着說道：「來吧！少年人，我們來決一勝負！」

黑衣幪面少年點了點頭，他含笑道：「老魔頭，你若是執意要同我比鬥，現在却是不可，等你體力恢復之後再說……不過……」

他笑了笑又道：「……你先仔細思量一下，你的功夫是不是行？」

他說着一步步，沉實有力的直向着葛鷹行去，身形穩若泰山，葛鷹忽然神色大變。

他口中「噢！」了一聲，身子由不住搖了一下，這時，柴昆和南宮敬也都發現了。

他師徒也不禁驚嚇得瞠目結舌，一時間，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循着他三人目光望去，就在那黑衣少年所行過的地方，留下了一些足印。

令人吃驚的是每一個足印，足有五寸來深，深深印在這堅比金鐵的光滑的石板上。

這種功夫，如不是他們親眼目睹，簡直是不能相信，只是却又不能不信！

「鬼面神君」那狂傲的態度，至此算是一絲也沒有了，他喃喃的道：「你……到底是誰？」

這少年人，忽的又是一聲朗笑道：「老鬼，你再看這個！」

就見他雙掌霍地向上一擧，只聽得「轟隆！」的一聲大震，石屑紛飛裏，整個大廳劇烈的大震了一下！各人注目看時，只見那離着地面，高有三丈的大廳頂壁，竟自開了一個二尺見方的大窟窿。

黑衣人冷冷笑道：「葛鷹，你還不服

氣麼？」

這種身手，眞可說是把在場諸人都嚇得呆了，柴昆在一邊由不住感嘆道：「小兄弟，老頭兒算是服了你，好厲害的通天掌力！」

「鬼面神君」葛鷹，這時面色如土，他點了點頭道：「你的身手果然驚人，貧道一生未曾服人，此番算是服了你，小朋友……」

他抖顫的接說道：「令師何人？你的大名可否見告呢？」

黑衣人冷笑道：「你也無需知道我的名字，你這老兒一向是夜郎自大，上丸天宮更是包藏武林敗類，破壞江湖道義的地方，實在沒有再存在的必要，我看你還是解散了的好！」

葛鷹長嘆了一聲，道：「這也不消你說，『上丸天宮』從現在起算是完了！」

黑衣人冷笑了一聲，點點頭說道：「你如聽我言，自此悔過向善，我也不爲已甚——」

說到此，這少年雙目一亮，繼續道：「……否則，萬斯同再來天台山，也就是你老兒壽終正寢之時！」

鬼面神君葛鷹，不禁打了一個哆嗦，他確實不敢得罪眼前這個人物——

却是無意中聽見了來人報姓名爲「萬斯同」，這名字實在很陌生，當下呵呵一笑道：「未來的事，誰也不可預料，少年人，得放手且放手，能容人處且容人，你的大度，我記住就是！」

萬斯同聞言冷冷一笑，這時一旁的「三盒老人」柴昆，却直直的走了上來。

他仔細的端詳着萬斯同的臉，驚奇的說道：「你……你是同兒？……萬……斯同？」

黑衣人翻身拜倒在地，親切的恭聲喚道：「正是弟子，你老人家，請恕弟子無禮！」

他說着右手一揭面上那塊人皮面具，現出了他的本來面目。

柴昆仔細的又注視了一下，大感奇怪的道：「啊……果然是你……同兒……你……你……」

萬斯同磕了一個頭，含淚道：「弟子別後一切，容後再稟，此刻還是先處理眼前事情要緊。」

柴昆驚喜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一面摻起了這個弟子，說道：「不要多禮，起來吧！」

萬斯同又走到南宮敬身前，恭敬的打了一躬，喚道：「大師兄！」

南宮敬瞠着大眼道：「你眞的是萬師弟？」

萬斯同恭敬道：「小弟奉命至黃山，不想那花蕾……」

南宮敬一搖手道：「唉！這件事不必再談了。」

他說到此，虎目中，竟自滾下兩行淚來，一面嘆息道：「這都怪我當初意志不堅，以至於弄得如此下場，只是愚兄我有一事不明……」

他注視着萬斯同道：「你那嫂嫂，她果然生有一雙女兒麼？」

萬斯同聞聲不由面色一片鉄青，南宮敬一提，也正提到了他的心中恨事。

當下點了點頭道：「不錯，是一雙孿生的女兒。」

南宮敬冷笑了一聲道：「那一定不是我的骨肉，我沒有這種女兒。」

萬斯同慨然長嘆了一聲，這事情絕非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的，再者，此時也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

他苦笑了笑，說道：「這事以後再談吧！」

南宮敬傷心的也點了點頭，萬斯同遂嘆了一聲道：「大師兄，眼前你預備如何處理他父子二人？」

「魚鱗劍」南宮敬目視柴昆道：「師父有何意見？」

柴昆嘻嘻一笑道：「你是正主兒，這事由你，我不管，你看着辦吧！」

南宮敬目視着一邊的葛鷹，冷冷一笑，葛鷹面帶不屑，只是他一語不發，因爲眼前情形他知道，自己說話也討不了什麼好。

南宮敬冷笑了一聲道：「方才萬師弟已說過了，我也不便太爲已甚，那花蕾雖說是我妻子，但她個性偏激，行事任性，這件事情，多多少少，也是她自己找的，再說這上丸天宮，也死傷了多人，我們這件事，也就一筆勾消了。」

柴昆在一邊點頭道：「這麼做很對，既如此，此處我們也就不必再多停留，現在就走吧！」

萬斯同方自點頭，忽覺得身後勁風猛襲了過來，並有人大聲叱道：「小子！你納命來吧！」

一口明幌幌的寶劍自頭上猛劈下來，雖是勁猛力足，可是要想傷害這位甫自雁蕩，苦學而成絕技而來的少年，却是沒有可能！

就在這口劍已幾乎挨在了萬斯同的頭頂上面之間，萬斯同一抬手，用了一招新自「合沙奇書」之中，所學得的「黏」字訣。

只見他單手往劍上一黏，那麼鋒利的寶劍，却是傷不着他，非但如此，對方雪亮的劍身，竟然緊緊的貼在他的手心之上。有如磁石吸鐵，再也難以分開。

即見他掌勢順着劍身向下一滑，已滑至劍柄之上，二指向下一分，持劍人如是胆敢不鬆手，這隻右手就別想要了，因爲萬斯同指尖，已然點在了對方「分水穴」上。

只見銀光一閃，來人這口長劍，已到了萬斯同的手中，緊跟着，這位少年奇俠，已把身子轉了過來——

這才看清了敵方來人，敢情竟是葛金郎！萬斯同冷笑一聲道：「葛金郎，我原有饒你之意，你却胆敢暗算於我，此番看你如何再能逃生？」

葛金郎這時面色蒼白，他一步步的後退着，樣子像是十分害怕！一雙手嗒然下垂，眼光閃爍，顯然胸羅奸詐！

突見他右掌一翻，「哧！」地一聲，一口薄葉飛刀，劃空而至，直往萬斯同面門上奔來。

萬斯同不禁冷笑了一聲，用搶到手的長劍，向外一翻，「嗆啷！」一聲，已把這口飛刀揮落一旁。

可是葛金郎，並不就此罷手，他忽然

身形向左一擰，飄了出去，足尖一點地「怪蟒翻身」，只聞得「唰！唰！」兩聲，一連又是兩口飛刀，直向萬斯同兩處肩井穴上擲來。

萬斯同身形岸然不移，他只是如意的運用着掌中這口長劍。

這時只見他左右一搖幌，「叮！噹！」兩聲，兩口飛刀，遂爲他打落一邊。

緊跟着他足尖一點，已自葛金郎後。就在葛金郎再次翻腕欲出的當兒，一口冷森森的劍刃，已經搭在了他的手腕之上。

「無恥之流！」萬斯同冷冷的道：「你還不服輸麼？」

他長劍一抖，葛金郎那隻拿着飛刀的手，也跟着劇烈的抖了一下，飛刀「噹」地一聲，也隨着落了下來。

萬斯同劍眉一挑，長劍向外一挑，已把對方身上的鶴羽披風給劃開了一道長口子。

這時一邊的「鬼面神君」葛鷹，忽然大吼一聲道：「姓萬的，你不能殺他……你……」

長劍直點在了葛金郎的心窩之上，萬斯同哼道：「這是他自己找死，又怨得誰來？」

葛鷹緊張的道：「萬少俠，你先放下劍來，咱們有話好說。」

萬斯同把心一狠，正想一劍刺穿對方的心，可是他的目光，忽然接觸到葛金郎胸前所懸掛的一件東西上，他就像觸了電也似的，戰抖了一下。

他忽然收回了劍，一時眼光都直了。那戰慄的葛金郎，他倒也硬朗，當下冷笑了一聲道：「萬斯同，我技不如你，無人可怨，你快下手吧！」

說着又閉上眸子，萬斯同這時走進了一步，他目光仍然注視着對方胸前所懸掛着的東西。

那是一塊綠光晶瑩的翠牌兒，它的形狀十分特別，是半日形狀，一邊有鋸齒的痕跡。

萬斯同忽地垂下了劍，上前伸手就去抓這塊東西，可是葛金郎却反手按住了。

他瞪眼道：「你做什麼？」

萬斯同口中吶吶的說道：「這件東西，是……？」

「哼！」葛金郎冷笑道：「你殺我都可以，只是不許你碰我這個東西。」

萬斯同呆了一呆，目光驚訝的看着對方，慢慢地道：「這塊翠牌，你是那裏來的？」

是時另外三人，也都好奇的走了過來，葛鷹冷笑道：「這是他自幼隨身之物，是老夫爲他打製的，你要如何？」

葛金郎一隻手緊緊的抓着這塊翠牌，咬牙道：「萬斯同，你何必說這些廢話，快下手吧！」

萬斯同冷笑道：「且慢！」

他接着大聲說道：「這牌子上，可有字麼？」

葛鷹冷然道：「那有什麼字呢？」

可是葛金郎却驚詫的點了點頭道：「不錯，有兩個字，你……你怎麼知道？」

萬斯同猛然拉開了衣服，把自己胸前那塊翠牌，取了出來，葛金郎頓時就呆住了。

他「啊」了一聲，手也鬆開了，萬斯同忙自他前胸把那塊牌子摘了下來。

他用一隻戰抖的手，拿着這塊牌子，在眼前一看，却見葛金郎這塊牌子，竟是和自己這一塊一模一樣，只是裂痕一凸一凹，略有分別。

他那塊牌子之上，也有兩個凸出的陽文，是「肉」、「足」二字。

試着和自己那半塊牌子一對，正是一塊綠光四溢的完好翠珮。

萬斯同牌上原有「骨」、「手」二字，如今對上葛金郎這上面「肉」、「足」二字，正是「骨肉手足」四個凸出的字。

萬斯同不由「啊！」一聲，頓時仰身坐倒！葛金郎也已看過，只見他一雙手連連戰抖不已，一時淚下如雨，叫道：「你是……」

萬斯同這時已翻起身來，他忽然地拉住了葛金郎，痛聲道：「兄弟……你是我的手足兄弟啊！」

葛金郎這時也不禁鼻子一酸，淌下淚來，只是他仍然不大敢相信，他驚異的用眼睛望着一邊的葛鷹，抖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一件隱秘，可是「鬼面神君」葛鷹，到了此刻，也顯然是瞞不住了。

他一時面色極窘，口中喃喃地說道：「這……」

萬斯同回過頭來，看着柴昆，含淚道：「師父，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老人家可曾知道？」

三盒老人柴昆見狀，微微一笑，點了點頭道：「想不到你們竟是兄弟，這眞是太巧了，太巧了。」

他說着嘻嘻一笑，對着葛鷹道：「老朋友，原來他不是你的兒子啊？這件事，你怎麼可以瞞他呢？」

葛鷹冷笑道：「雖不是他親生之父，但我却對他有二十年養育之恩，又有什麼分別？」

葛金郎聞言面色大變，他忽然激動道：「啊！原來你……你不是我的父親……那麼我的父親呢？」

「鬼面神君」呆了一呆，嘆道：「你父親早已喪生在賊人之手——」

柴昆這時點頭道：「如此說來就不錯了，這件事說來眞是……唉唉……」他只是連連的嘆息着。

萬斯同目含熱淚道：「師父，請你老人家，把弟子兄弟二人的早年身世說一說吧！」

三盒老人長嘆了一聲道：「這叫我怎麼說呢？葛鷹說得對，你們的父親大概是被强盜給殺死的！」

他皺了一下眉，回憶起當年的一段往事，喃喃的說道：「那是一個大雪天，我和你大師兄……」

說着指了一下南宮敬道：「就是他，我們爲了要到安圖去辦一件事，路過長白山……」

他又嘆了一聲，眨了一下眼皮道：「那時就碰見了你母親——」

萬斯同和葛金郎全都心中一動，他二人一齊把目光集中在柴昆身上，這老人用手指了一下葛金郎道：「那時我們並沒有看見你。」

葛金郎臉上閃過一陣疑慮，他沒有說話，柴昆遂道：「只有同兒一人，被他母親揹着。」

想了一下，看着萬斯同說：「你母親名字是盛……」

南宮敬在一旁接口道：「盛紅鵑。」

柴昆點點頭道：「不錯，是盛紅鵑，還是你記性好，這事情有二十多年了。」

萬斯同焦急的道：「你老人家就快說吧！」

柴昆點了點頭，又嘆息了一聲道：「你母親那時身上受着重傷，全身是血，看樣子，她大概也練過幾天武藝，身上帶着有寶劍。」

萬斯同和葛金郎二人，聽到這裏，都忍不住淌了下淚來，二人目光一對，又都低下了頭來。

柴昆頓了頓道：「據你母親說，她和你父親帶着一對孿生兒子，是販賣藥材的商人，不意在長白山，遇見了一帮匪人，大概那批匪人是要打刦你父母，你父母和他們一言不合，就和他們打了起來。你父親……可能就是這麼死的。」柴昆說到這裏，心中也很悲哀。

一旁的兄弟二人，呆呆的不發一言。

三盒老人一隻手捋着長鬚道：「那時你母親揹着你，在雪中爬行，我和你大師兄忙替她診治傷處，只是傷勢太重了。」

老人眨了眨眸子道：「很厲害的刀傷，在這裏。」

說着摸了一下「腰」的部位，又道：「你大師兄給她上藥，她直擺手說沒有救了，並且求我們去爲她找一個人……」

說到此，兄弟二人互看了一眼，但不禁淌下淚來！這種化仇敵爲骨肉的場面，實在很動人，就連南宮敬也忍不住頻頻慨嘆，本來他對葛金郎恨之入骨，可是目睹此情，頓時對孿生兄弟道：「你兄弟如今見面，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萬斯同擦了一下淚，遂又問柴昆道：「我母親託師父你要找之人到底是誰？」

柴昆看了葛金郎一眼，愈發覺得二人生得一模一樣，他點了點頭道：「徒兒，你們不要再哭了，你們確是孿生的兄弟，這是一點也不假的。」他接着又追憶道：「那時，你母親託我們爲她找一個孩子，我想那個孩子就是你了！」

說着用手指了葛金郎一下又道：「她說那個孩子，和她背上的孩子，乃是一對孿生子，本來他是你父抱着的，後來土匪來了，你父親爲了對敵，就把他放在一邊，不想他竟走失了。」

葛金郎抽搐了一下，兄弟二人淚眼相視。誰也沒有出聲打岔。

柴昆於是又接下去道：「……你們母親當時託我務必要爲她把走失的孩子找回來……那時她傷得很重，但是還沒有死。

「我就在一旁照顧她。」柴昆說：「你大師兄當時冒着大雪出去，滿山的去找那個走失的孩子，可是長白山這麼大，要去找一個剛會走路的孩子，那是多麼不容易……一直到了晚上他才回來，孩子也沒有找着，妳母親雖經我細心治療，可是因傷勢太重，她一直沒死，主要是在等那個孩子。」

說着嘆了聲道：「眞可憐！」萬斯同和葛金郎二人，俱都忍不住泣出聲來！

柴昆苦笑道：「你們也不要哭了，兄弟相會，還是喜事呀！」

他嘆了一聲說：「妳母親死了之後，我們把她給埋了，只是可惜你們的父親，他的屍身，我們找遍了附近的山林也找不着，因爲天黑，我們還有事，要不然也許能找着，當時就帶着同兒一個人走了！」

南宮敬咳了一聲，在一旁接道：「你母親還告訴我說你父姓萬，你叫斯同…」

葛金郎抬起頭道：「那麼我呢！」

南宮敬怔了一下，點了點頭道：「你自然也姓萬了，你的名字是叫斯亮，大概我還沒記錯，妳母親當時囑咐我找你的時候，只要喊『小亮』！」

葛金郎一邊點頭，淚下如雨，他忽然朝着柴昆跪下來，一面叩首道：「我眞是該死，把恩人當作仇人，二位老人家請原諒我。」

柴昆忙把他拉了起來，一面謙虛道：「少俠不必多禮，不知者不怪，唉——這以後就好了。」

鬼面神君見狀在一邊，不由冷笑了一聲，怒斥道：「狗才，你的救命恩人是貧道，又與他們二人有何關係？」

衆人聽他這麼一說，都不禁把目光轉向了他，就見他上胸不時的起伏着。

他大聲吼道：「貧道非但是你的救命恩人，而且還爲你兄弟報了殺父大仇！」

萬斯同聽他這麼說，不禁吃了一驚，轉身來打量着他。

葛鷹忿忿的道：「道爺我怎會向你們撒謊。」

他說着看了柴昆一眼道：「你說的不錯，那的確是一個大雪的日子，奇怪呀！按說貧道應該遇見你師徒二人呀！」

柴昆含笑道：「那天你在長白山？」

「怎麼不是？」葛鷹直眉豎眼的道：「我上長白山是爲了去挖一支好參。」他輕嘆了一聲道：「誰知會碰上這種事。」

他用手指了葛金郎一下道：「當時你倒在雪地裏，哭得都快死了，小手上却沾滿了血，身上也是血！」

鬼面神君可不像柴昆說話那麼斯文，他大聲道：「我就把你挾在胳肢窩裏，心裏却很奇怪，因爲你身上並沒有傷，那麼血又是那裏來的呢？」

葛金郎自從得知葛鷹並非是他生父之後，心中對他頗有芥蔕——

葛鷹繼續道：「說也是巧，這個時候，竟來了一帮子山賊，大概有五六個人，我也記不清了。」

他回憶了一下，大聲道：「……手裏可都掂着傢伙，見了我抱着那個孩子，就一伙都上來了。

「他們眞找對了人了，當時我問他們幹什麼，他們有的叫我放下孩子，有的還叫我留下東西來。」

葛鷹接着說道：「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居然敢告訴我，說他們是土匪，說這孩子的父親，已給他們殺了。」

萬斯同和葛金郎都不禁面上霍然變色，葛鷹又嘿嘿一笑道：「他們其中有一個還問我有沒有見一個年輕女人？說還揹着一個小孩，我當時起火頭上那裏還給他們

多說，一齊把他們全給殺了。」

葛鷹冷哼了一聲，望着葛金郎，點了點頭道：「是我見你可憐，才把你帶來天台，因怕你傷心，所以這件事一直沒有告訴你，因爲你原來姓什麼我也不知道，所以乾脆按我的姓，給你取了個名字，我老年得子，無異拾金，所以叫你金郎。」

這麼一說，大家才都明白，柴昆又呵呵大笑道：「所以他就成了你的兒子？」

葛鷹不禁面色一紅，他倏地一瞪雙目道：「柴老兒你休要在一邊風言風語，別人怕你，貧道却不怕你，你還要打麼？」

三盒老人一嘆道：「只要你有興趣，老夫無所謂！」

鬼面神君葛鷹嗯嗯一笑，正要發話，他那原先的兒子葛金郎，忽然跪在地上痛聲道：「二位老前輩，萬請息怒，這都是弟子的不好，弟子身該萬死，我……」

他說着忽然舉掌直向自己頂門上擊去，這種情形，把眼前諸人，都嚇了一跳——所幸萬斯同及時出手，刁住了他的手腕子。葛金郎看着萬斯同忍不住淚下道：「兄弟，你爲什麼不讓我死？我沒有臉再活下去了！」

萬斯同目放精光道：「你是葛金郎的時候，我不叫你死，現在你是萬斯亮，我就更不能叫你死了！」他冷笑了一聲，又道：「天下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能值得你去死？好糊塗的兄弟！」

說着把那隻緊抓住的手向外一鬆，葛金郎一時面紅過耳訕訕垂下頭來——

這一霎他彷彿覺得自己變了一個人，腦子裏一片空白，眞不知何所適從！——

「父親」已不再是自己的父親，「家」也不再是自己的家了，手足的骨肉至親，原是自己誓不兩立的仇人，這一切，簡直是變化得太離奇了，太令人想不到了。

萬斯同看着他嘆了一聲又道：「你不要忘記，你已有了妻室的人，而且你已有了兒子！」

這一句話使葛金郎怔了一下，他點了點頭道：「我們雖是至親手足，可是却不知誰是哥哥，誰是弟弟，你看，我是該怎麼稱呼你呢！」

萬斯同不由把目光望向師父柴昆，柴昆把眼睛望向南宮敬道：「你知道麼？」

魚鱗劍南宮敬拍了一下手道：「不說我都忘了，當初那位盛紅鵑也曾說過，好像是萬斯同是哥哥！」

葛金郎激動的握住萬斯同的手道：「這麼說你是哥哥了！」

萬斯同含笑點了點頭，心裏眞是感慨萬千！這時一邊的葛鷹，忽然笑了一聲。

大家都回頭看着他，這個老魔頭一副悲傷的樣子，大聲道：「上丸天宮完了，我這個家也完了，父子也散了，哈——好極了！好極了！」他哈哈大笑了幾聲道：「現在你們是一家人了，我這個外人也該走了，再會吧！」說着猛的轉身就走，葛金郎趕去喚了聲：「眞人！」

葛鷹轉身來看着他，着點笑了點頭道：「你這小子還惦記着我麼，我不是你的爹！」又狂笑了一聲，手指着他道：「……好在你從來就沒叫過我一聲爹，只管眞人長眞人短的，看來這也是天意，說起來你也不吃虧，而且我把你養成了這麼大，爲了你……」說到此，他忽然面現戚容，頓了一下，忽然嘆了一聲，回頭就走。

葛金郎驀地撲到了他身前，雙膝下跪道：「眞人，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如此說，你老雖不是我親生之父，可是這二十年來的養育之恩，又叫我如何能以忘懷，如你老人家願意，我願拜在你老膝下，爲一義子，你老可願意？」

柴昆見狀不禁手捋銀鬚，連連點頭不已，心中却忖道：「這小子倒也有幾分良知！我原先倒是錯看了他！」

葛鷹聞言眨了一下眸子，呆了一呆，遂即大笑了一聲，雙手把他摻了起來。

他點了點頭，喜悅的道：「你有這份心，我就高興了，你看……」他手指着門外道：「走散了的人，我葛鷹可以再召集，敗落了的門戶，咱們也可以再好好整頓，唯有離開了的兒子……却不……」

說着又苦笑了笑，點了點頭道：「……現在你既自願拜我爲父，我也就收下你爲義子，待百年之後，在我墳上燒炷香，也不惜我疼愛你一場。」

葛金郎已感動得聲淚俱下，葛鷹這派豪興眞情，着實使得在場人，內心深深爲之感動不已！

萬斯同目睹如此，也忍不住走過來，向着葛鷹深深一拜道：「舍弟既拜在你老身下爲義子，萬斯同與舍弟一母孖胎豈能例外，義父請上，受我一拜！」

說着他就要曲膝下跪，「鬼面神君」慌不迭的用雙手摻住了他。赫赫笑道：「貧道不敢當，不敢當，萬少俠，你不要折煞貧道吧！」

萬斯同嘆了一聲道：「既然你老執意不肯，也請受弟子大禮參拜！」

葛鷹面紅道：「方才已經受過了。」

可是萬斯同仍然畢恭畢敬的對他行了三個大禮，退立一旁，葛鷹呆呆的看着他，又回望了柴昆師徒一眼，柴昆師徒雙雙含笑相向。

老魔頭狂笑了一聲，揚起雙手道：「罷！罷！貧道一生是恩怨分明，就冲着萬少俠這三個禮，貧道與柴昆老兒的仇恨，一筆勾消，貧道退離天台，終生隱退，再也不在武林中稱强好勝了。」

葛金郎傷感的道：「你老人家仍然可在天台納福，又何必退隱別山？」

葛鷹老臉一紅，嘿嘿笑道：「傻孩子，爲父的臉可沒有這麼厚啊！」

衆人都笑了，葛鷹收住了笑聲 [illegible] 葛金郎道：「我幾乎都忘了，從今以後，你的名字是要改了，你應該叫萬斯亮，再叫葛金郎可就要人家笑話了。」

說到此，陡地發出了一聲刺耳的狂笑，笑聲裏溶合了悲傷，慚愧，沉痛……笑聲未了，人已越窗而出，一縷白烟也似的消失無踪。

萬斯亮欲追不及，悵望廳外，一時百感交集，點點熱淚滑腮而下——

萬斯同拍了他肩膀一下道：「我弟兄會面，第一樁喜事，不可不令弟妹知道，你帶我去見她一面吧！」

萬斯同點頭道：「這個應該。」

他又看了柴昆師徒一眼道：「二位老人家，也請入內一敍吧！」

柴昆嘻嘻一笑，連連點頭道：「好！

好！我們還沒吃飯呢。」

萬斯亮恭敬地道：「那麼請入內，由弟子侍奉吧！」他又轉身向南宮敬躬腰行禮道：「南宮大俠請！」

南宮敬這時不知怎地，總覺得有些不自在，他心中想到那個嫁於萬斯亮的女兒，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自己見她之後該怎麼稱呼呢。

當下一行人，魚貫進了大廳，可笑這「上丸天宮」原是如何熱鬧的場面，這時却冷冷清清，看不見一個人，眞是「大樹一倒，猢猻盡散」。

他們隨着萬斯亮，繞過了一條小徑，來至一處幽雅樓舍——一個丫環正在門口張望，遠遠看見斯亮，她就跳了一下，高聲道：「少爺回來了。」

萬斯亮點了點頭，就拉開了門，請各人入內坐定之後，心蕊也聞聲出來了。

他穿着長可及地的大紅緞子，鬢髮上戴着一朵「美女櫻」，就和她圓圓的臉一樣的嫣紅和嫵媚，她走在欄杆的旁邊，向下望了望。

萬斯亮說：「心蕊，妳快下來，妳看誰來了？」

心蕊笑着答應一聲，一陣風也似的就跑了下來，嘴裏還在問着：「誰來了？」

可是她的目光，在接觸到斯同的一刹那，她突然地像木人也似的怔住了。

她手中本來拿了一把花，竟自落在了地下，吶吶的道：「你……是你？」

斯同苦笑了笑道：「是我！我來看看妳！」

萬斯亮立刻過去拉住了她的手，笑道：「心蕊，妳猜他是誰？」

花心蕊見丈夫如此興奮，一時有些出乎意料，吶吶的看着丈夫道：「……是誰？你們是……？」

斯亮興奮的道：「他是我哥哥，我的親兄弟，我們是孿生的一對兄弟。」

心蕊不禁眸子一亮，她退後了一步，道：「啊……這是眞的？」

斯同笑道：「再眞也不過了。」

然後他們取出了各一塊翠牌，心蕊猛地搶過來，對在一起。

她的身子微微戰抖着，那雙大眼睛裏，滾動着晶瑩的淚水，忽而像斷綫的珠串似的散落下來，一時抽搐着飲泣起來。

兄弟二人都吃了一驚，相互對看了一眼！萬斯同嘆了一聲：「弟妹，過去的一切都過去了，請你忘記它吧，斯亮是我的手足骨肉，你們的結合，我也感到很驕傲，妳應該高興才是。」

心蕊擦了一下淚，黯然的點了點頭，這種情形，把一邊柴昆師徒，看得莫明其妙，俱都面面相視。

斯亮忽然想起一事，他回身指着二老道：「心蕊，妳快拜見這二位老人家。」

他先指着柴昆道：「這是我哥哥的師父柴昆老師父。」

心蕊慌忙拜下，南宮敬却獨自坐在了一邊，他正自望着牆上的一幅畫兒發呆。

萬斯亮一時也呆住了，他眞不知如何來向妻子介紹他，按說，他老人家是萬斯同的師兄，却又是自己的岳父，他應該是心蕊的親生父親。

這眞是太荒唐了，這是多麼大的一件事兒啊，怎麼自己竟先張羅着介紹哥哥以及柴昆，却把一位堂堂正正的大主兒給忘了。他該怎麼說呢？如果他提到花蕾巳死的消息，心蕊豈不傷心？

想着他頓時就呆住了，他指着南宮敬道：「這位是……是妳的……」

心蕊一怔，翻着眸子，驚奇的問道：「是誰？」

柴昆嗟嘆一聲道：「傻孩子，他是妳的親生父親，他名叫南宮敬，妳沒有聽母親說過麼？」

這句話，就像一聲雷也似的，使得心蕊怔在了當場。她面色一陣大變，大聲道：「不！不！我沒有父親，你們不要亂說！我沒有……」

她望着萬斯亮，可是萬斯亮肯定的點了點頭道：「心蕊，他老人家正是妳的父親，我的岳父，這是一點也不會錯的。」

「胡說！」花心蕊倏地張大眸子，她尖聲叫道：「我沒有父親，我媽說過，我沒有，沒有！」

萬斯同見狀，不由皺了一下眉，他忍不住上前，正要勸說，那一邊的南宮敬忽然站起來怒道：「你們不必多事。」

然後他望了心蕊一陣，心中至爲難受的嘆息了一聲，苦笑了笑道：「她沒有說錯，她是沒有父親的，因爲她父親從來沒有見過她……」

萬斯同頓足道：「大師兄，你怎麼能這麼說？」

南宮敬冷冷一笑道：「我這個做爸爸的，從未盡過一絲做父親的責任，現在怎能勉強她來認我？」

他的臉色十分蒼白，忽的點了點頭道：「恕我失陪，我還是先離開一步的好。」說完掉頭就走。

花心蕊却忍不住在一邊痛苦出聲，實在的，她的委屈也太多了，眼前每一件事，都令她迷惘，痛心。

她和姐姐心怡都曾在母親面前，發過重誓，今生今世絕不認父，雖然那是母親逼迫她們這麼做的，可是却也深植內心！

而父親的出走，棄她們母女於深山不顧，却是眞的！

雖然爲什麼會這樣，她並不瞭解，可是在她們那時幼小的心靈裏，是不會追究事實原因的，每年對於父親她們由思念而失望，由失望而恨惡，早巳根深蒂固。

現在忽然的出現了這位父親，叫她如何能去接受承認？

南宮敬已走到了門口，聽到了心蕊的哭聲，忽然回過身來，只見他面現傷感，熱淚奪眶，忽然縱身而出。萬斯同正要去追他，柴昆却搖手道：「同兒，就由他去吧！」他嘆息了一聲道：「這件事說來話長，說起來我也有不是之處！」

萬斯同楞了一下，却見花心蕊忽地跳上樓去，重重地關上了房門，發出了悲痛的哭聲。

柴昆的一雙老眼也紅了，他搖了搖頭道：「這事情暫時不要談了。」又望着萬斯亮道：「你去勸一勸她吧！」

萬斯亮點點頭待要回身。柴昆又道：「老夫也該走了，以後我會和她父再來此處相合，一切見面再談吧！」說着老人目光又望向萬斯同道：「你呢？」

萬斯同道：「弟子願隨師父回去。」

柴昆含笑道：「你兄弟才見面，還是盤桓幾日，好在雁蕩離此不遠，你不妨就暫居冷碧軒吧！」

萬斯同點頭，又道：「弟子這兩年的經過，遭遇也需要向師父稟明才是。」

三盒老人笑了笑，一面點頭道：「不急，不急，你不說我也能猜出一個大概，再過十天，我自會去冷碧軒尋你就是。」

說着即向萬斯亮含笑點頭，轉身步出，縱身自去！

柴昆走了之後，萬斯亮忽然低下了頭道：「以前都是我不好，對於你，我眞慚愧，我眞不知要說什麼才好！」

萬斯同搖搖頭含笑道：「你不要這麼說，過去也不能全怪你……」

說到此，他咬了一下唇，那言外之恨，顯然是歸罪在心蕊身上了。他苦笑說道：「兄弟，心蕊是一個好女孩，她只是太任性了一些，你以後應該好好照顧她，不要與她一般任性才是。」

萬斯亮感激的點了點頭，又問：「同哥，你應該在此多住幾天，然後我們一起離開這裏。」

萬斯同道：「離開，你要去那裏？」

萬斯亮嘆了一聲道：「如今上丸天宮人全都散了，義父也去了，這裏還有什麼住頭？所以我想跟着你在江湖上走走！」

萬斯同冷冷一笑道：「你如今已是有家室的人，怎可像我一般閒雲野鶴的四下亂闖。」頓了一下，他又道：「我先要回雁蕩冷碧軒去，說到雁蕩，我應該還要謝謝你才對？」

萬斯亮一怔道：「謝我？」

萬斯同點頭道：「爲什麼不該謝你？你想那冷碧軒本是一個簡陋的石洞，却爲你加工興建，如今變得煥然一新，這不應謝謝你麼？」

萬斯亮面色一紅遂即垂首不言，萬斯同正色道：「不是我說你，你也要改一改以往的生活習氣了，尤其應該學着吃苦，奢侈的生活，只能使人懶散趨以無爲！」

萬斯亮面紅過耳，一時說不出話來，萬斯同笑了一下道：「你的功夫三年以前原比我高，可是現在反倒差我甚遠，當然，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了一番奇遇，可是主要的，我是下了極大的苦功，反之，你非但沒有進步，我看還有退步。」

萬斯亮不由長嘆了一聲：「今後我要痛下苦功。」

萬斯同笑了笑道：「你我兄弟今日一見，足證有緣，依我來看，上丸天宮人已盡去，你也不必再搬了，就和弟妹住在這裏。」才說至此，忽見一個三歲大小的男孩，自樓上倒爬下來。

萬斯同一怔道：「咦！這孩子……」

萬斯亮一笑，縱身過去，把他抱了下來，這孩子白白胖胖的，一隻手指着樓上，對萬斯亮道：「……爸爸……媽媽在哭……哭得大聲。」

萬斯亮笑了笑說：「我知道了，一會就上去。」

他遂對萬斯同道：「這就是我的孩子，今年三歲了。」

萬斯同摸了摸他的小臂，那孩子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眸子望着萬斯同，又回頭望着萬斯亮，他迷惑了，小嘴斷斷續續的道：「……爸爸……兩個爸爸。」

這一句話，把這一雙孿生的兄弟都逗笑了。

萬斯同看着那孩子漂亮的小臉，覺得他的眼睛和嘴都像心蕊，臉盤兒却是像萬斯亮。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感，從他心靈的深處浮了上來，腦子裏離了譜的想着：—如果當年初下黃山時，就和心蕊成了婚，那麼，我的孩子應該比這個更大了。」

回過念頭來，再望着這個孩子，他雖不是自己的骨肉，可是在血統上，却也與自己無異。苦笑了一下，他覺得應該快刀斬亂蔴，不要再牽掛着這一份非份之情了，自此以後，倒應該打起精神來把一番熱情，用在江湖道義上，用來造福人羣。

「走吧！」他對自己說：「離開這個地方吧！」想到此，他緊緊咬了一下牙，慨然的對萬斯亮道：「兄弟，我走了，以後我會再來看你的！」

萬斯亮却緊緊地拉着他一隻膀子道：「怎麼行呢？我兄弟才見面，無論如何你要住上十天半月，要不然不放你。」

萬斯同一笑道：「兄弟，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各人有各人的地方，我還有事，以後再見吧！」他苦笑了一下道：「我只有一句話交待，請善待心蕊，否則我可以不饒你。」

雖是一句輕鬆話，可是自他那閃亮的眸子裏，却作出令人不敢逼視的威力——他眞的走了，重踏上他江湖的路途了。

× × ×

他佇立在雪地裏，目送着才自相會的胞兄離開之後，萬斯亮也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

他注視着雪地裏的足跡，見萬斯同所走過的地方，只留下有極淺的印子，雪花再飄下來，很容易的就鋪平看不見了。

這種「踏雪無痕」的絕頂輕功，令他既驚且佩，身邊的孩子，却一股勁的拉着他的衣袖。

「爸爸……爸爸……」

萬斯亮拉着他的小手，回過了身子，使他意外的吃了一驚，原來不知何時，心蕊已立在他的身後，只見她秀髮披肩，面形消瘦，顏色十分蒼白。

她身上穿着一襲大紅的緞裙，長可及地，一雙白足，其白如雪，却是赤裸着，沒有穿鞋，就那麼赤足站立在雪地裏，她那雙圓大的眼睛，呈現着一片呆滯。

萬斯亮吃了一驚，道：「妳……怎麼了？」

心蕊目光遲滯道：「……他走了？」

萬斯亮怔了一怔，遂點頭道：「是的，我哥哥他走了，不過以後他還會來。」

「……他走了……」心蕊眼淚模糊的說：「……他再也不會來了。」

說着，她轉過了身子，口中喃喃的道：「同哥……同哥……你走了，你不回來了。」

萬斯亮心中不禁大大的動了一下，他飛快的跑上前，用力的拉着她的手，搖幌道：「心蕊，妳這是怎麼了，爲什麼弄成這樣？妳……」

心蕊忽然用力把他的手摔開了，她說：「你不要碰，不許弄髒我這身衣服。」

萬斯亮吃驚道：「妳……妳瘋了？」

「嘻嘻！」她無拘的笑着，倏地轉過了身子，兩隻手拉開了身上大紅的裙子，在雪地裏很快的旋轉着身子，秀麗的長髮，就像一片烏雲也似的飄散着。

萬斯亮不由撲上前，緊緊地抱住了她，一時熱淚奪眶而出。

他嘶啞的叫着：「心蕊，心蕊……妳眞的瘋了？」

忽然心蕊把他推到了一邊，這個像玉似的美人兒，睜大了眸子道：「我沒有瘋？誰瘋了？我要與同哥拜拜天地呢。」

「拜天地？」萬斯亮一時眼睛發直！

「是呀！」花心蕊又旋轉一下身子，她的雙手拉起裙角，嫵媚的道：「你看這裙子美不美？漂不漂亮？我要結婚了。」

萬斯亮不禁觸動傷懷，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悲憤，悲傷的是，愛妻可能已經眞的瘋了，憤怒的是，她的心中眞正愛的却仍然是萬斯同，愛的是自己的哥哥。

這麼些年以來，自己始終認爲她是眞意的愛着自己，誰知道她內心的深處，却仍然藏着這一段無法拔去的隱情。

一股無名的怒火，忽的燃燒着他，反手用力的打了她一掌，厲聲叱道：「無恥的賊人。」

這一掌直把心蕊打跌在雪地裏——她只是喃喃的喚着「萬斯同」這個名字？——她說：「我要和你結婚……拜天地！」舉起了雪白的手，在空中緩緩的抓着落下的雪花。

萬斯亮忍不住撲在她身上，一時熱淚浸衫的喃喃的道：「我錯了……我錯了……心蕊，你原諒我吧！」

那個三歲的孩子，名叫小台，因爲他是生在天台山的，這時也哭着跑過來，嘴裏只是叫着：「爸爸！媽媽……」

萬斯亮哭了幾聲，就毅然的站了起來，雙手把心蕊捧起：「心蕊，妳告訴我，眞的不愛我？妳愛不愛我？」

心蕊表情無知的笑着：「我愛你……愛你。」

萬斯亮不禁狂喜，可是緊接着心蕊又喚着：「同哥哥！同哥哥……你走了，你不給我拜天地了？」

萬斯亮不禁頓時就怔住了，這一剎時，只覺得打心裏涼起，一陣冰涼串遍全身，眼淚忍不住再次濺落在地。

小台又在身後直叫，他咬一下牙，回頭道：「孩子！跟爸爸回去，不要哭。」

說着他就抱着心蕊回到閣樓，兩個丫環，都呆呆的在客廳裏。

她們已被眼前的事嚇呆了，這時雙雙跑上來，要去服侍心蕊。

萬斯亮搖搖頭說：「沒有妳們什麼事，妳們下去吧。」

兩個丫環正要退下，斯亮又道：「妳們去給我找一匹馬來。」

小碧吃了一驚道：「少爺要出門。」

萬斯亮點了點頭說：「我要出門一趟也許很快就回來，也許很久才回來，妳們要好好的照顧家裏。」

小碧說：「少爺放心，我們不走。」

小藍又說：「他們全都走了。」

斯亮就點了點頭，抱着心蕊上了樓，心蕊這時却比先前安靜多了，她閉着眼睛就像睡着了一般。

斯亮把她輕輕地放在了床上，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發了一會呆。

他自言自語道：「我要把他找回來，然後我走。」

可是他又想到了萬斯同臨去那毅然的態度，恐怕他是不肯再回此地了，何況心蕊已與自己到了今日這種場面，他又怎會再和她結爲夫妻？

這麼想着，他不禁又發呆了，偶一偏頭，却見心蕊不知何時，竟然已經醒了，這時正以一雙水汪汪的眸子，望着自己。

萬斯亮摸了她頭一下，覺得很燒，他極爲難過的道：「心蕊，我實在錯了，我知道，妳眞心愛的是我哥哥，現在我就要找他去。」他嘆了一聲，又道：「我找着了他，叫他回來，如果他顧念昔日與妳的情份，我就勸他與妳結爲夫婦，否則，我也就不回來了。」

說着低頭飲泣了起來，心蕊此刻像是清醒了，她吶吶的道：「不要去……」

說着一隻手緊緊的抓住了萬斯亮，那星星似的一雙大眼微微閉上。

她喘了一聲說：「……我像是做了一個夢，金郎，我剛才怎麼了。」

萬斯亮心中鬆下了一口氣，可是他仍然顯得十分傷心，長長的嘆息了一聲，苦笑道：「沒有什麼，只是嚇了我一跳，我以爲妳瘋了。」

心蕊嘆了一聲說：「金郎我……」

萬斯亮含笑道：「我忘了告訴妳，現在我叫萬斯亮，不再是葛金郎了。」

心蕊倏地張開眼睛道：「爲什麼？」

萬斯亮略把自己和萬斯同早年情形說了一遍，花心蕊一句話不說的仔細聽着。

聽完之後，她忽然閉上了眸子，說：「不！我還是叫你金郎，我討厭萬斯亮這兩名字。」

萬斯亮非常洞悉，她此刻的感觸，不禁笑了笑，這時小碧已經揭簾子走了進來，道：「少爺，馬已經備好了。」

心蕊忽的坐起說：「備馬做什麼？」

萬斯亮說：「我有事要出去一趟，約十天半月就返回來，妳好好留在家裏。」

心蕊一呆道：「你去找萬斯同？」

這句話不禁問得他一呆，心蕊立刻拉住他道：「不許你去，金郎，我愛你！」

說着她揮手，對小碧道：「把馬再牽出去，他不走了。」

小碧答應了一聲，又退了下去，萬斯亮苦笑了笑道：「妳眞把我給弄糊塗了，心蕊，我知道，你的心還是愛我哥哥的，我們雖是多年夫妻，可是我却永遠無能力取代他的地位。」

心蕊一隻手拉着他的膀子，把頭埋在他胸上，只是泣着，她說：「你別瞎說了，我現在想遍了，既然已嫁給了你，就是你的人，眞要是走，我就死給你看。」

萬斯亮倒不禁微微一怔，半天沒有說話。忽然他看見室內供着的年菜，燒的大紅蠟燭，才令他驀然的想到，今天是大年除夕。好個大年除夕，他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歡離合」，在內心激蕩着，他忍不住翻身從床上站了起來！眞誠欣慰的擁着花心蕊，無言勝有言走向羅幃中……渡過一個快樂新年！

（本篇完）

二月完俠義奇情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鹽梟雙雄（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三百年前，由明太祖頒發一枚雙龍爭珠令牌，給予一名對他有功而又不願受祿的功臣，賦予他向販運私鹽的鹽梟抽取百分一之利潤，歷來鹽梟無敢抗違，年代久遠之後的今天，金牌因清兵進關，牌主全家被殺，只一少女逃出，而金牌也流落在江蘇北部鹽場的一名退休捕頭徐標手中。這日徐標還未起床，便有一中年及一青年闖進屋中，徐標取出隨身匕首自衞，詎料那青年武功高强，只一出手便將匕首奪去，那青年隨將匕首頂開携來木箱，徐標向箱中望去，只見其中放着無數的金子——

鹽幫驚噩夢　龍令悲蒙塵

箱子中，一疊一疊，全是十兩一塊的金條，看來絕對在一千兩以上。

徐標吸了一口氣，向那年輕人望去，年輕人道：「徐爺，這裏一共是二千兩黃金——」

年輕人的話還沒有講完，徐標陡地感到，豪氣上升，一揚手，打斷了那年輕人的話題，道：「朋友，該做的事，只要你一句話，不該做的事，金山銀山，徐某也不在乎！」

徐標挺着胸，講了那兩句話，年長的那個喝了一聲采，道：「好！」

年輕的那一個笑着，道：「徐爺放心，對徐爺，我們決不敢得罪，這些，是供徐爺上下打點，給徐爺手下的一干弟兄，喝杯水酒的。」

徐標瞪着眼，仍然不知道對方的心意是什麼，那年輕人接着道：「七天之後，蘭姑接令，城裏會有大典，不免有些礙眼的人，自天下各處趕到揚州城來，他們決不會在城裏生事，只盼徐爺和一干兄弟，高抬貴手！」

徐標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七天之後，蘭姑接令」這八個字一入耳，他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鹽幫的雙龍爭珠令，要傳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手中，江湖上早就沸沸揚揚地在談論着，而徐標也知道，所謂「礙眼的人」自然指的是各路鹽梟的首腦，全是好勇鬥狠，一言不合，性命相撲的亡命之徒，獷悍慓厲的野漢子！

明白了是什麼人，徐標先放下了一半心來，道：「好說，那我就不客氣了，代六扇門弟兄，多謝潘爺——」

年輕人搖頭道：「我不姓潘，小姓陳！賤名典文，這位是徐州下來的唐榮唐大哥，這些金子，全是蘭姑交下來的，徐爺不必客氣。」

剛才在尖刀之下，徐標雖然吃了一個啞巴虧，但是「陳典文」這三個字，却是聞所未聞，反倒是「徐州下來的唐榮唐大哥」那句話，令到徐標震了一震，才抹乾的臉，又在冒汗，不由自主苦笑了起來。

唐榮當然是走私鹽的鹽梟，領着百來個亡命之徒，專走徐州，蚌城這條路，徐

蚌一帶的緝私所，配了精兵緝拿他，可是唐榮在七天之內，連燒了十二處緝私所，通緝他的海捕文書，雪花也似，飛向各地，徐標的手中就有一份在，那怎能令得他不駭然！

唐榮反倒若無其事，道：「徐爺如果一定要公事公辦，唐某決不皺眉！」

徐標揮了揮手，道：「唐爺別調侃人了，只要不在揚州城裏生事，就算上頭有命令下來，我也一定盡力壓着，請兩位放心！」

陳典文和唐榮都笑着，陳典文道：「徐爺眞是痛快人，有一件小東西，送給徐爺，留個紀念，東西雖小，但徐爺日內，怕會有麻煩，這東西或能有用！」

陳典文一面說，一面一伸手，徐標想閃身，陳典文已經將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插在徐標的衣服之上，徐標低頭一看，那是一柄金子打成的小扇子。

那柄金扇子只不過兩寸來長，其薄如紙，若論金子的份量，怕只有兩三錢，但是徐標知道對方說上千両的金子都是「瞧不起」，而送了這樣一柄小金扇給自己，雖然還不知那東西有什麼用，但是「日內怕會有麻煩」這句話，倒令得徐標心中一動。徐標向兩人拱了拱手，陳典文先轉身向外走去，唐榮在臨走時，一伸手，將箱蓋蓋上，也走了出去。徐標呆立了半晌，將七首插進了腰際的皮袋之中，在榻上呆呆地坐了下來。

接下來的幾天中，揚州城裏，至少多了上千個三山五岳人馬，那二千兩黃金果然有用，公門中人，上上下下，由徐標分派着，人人都得好處，對於那些人酒醉鬧事，爭風吃醋，都眼開眼閉，鹽幫的令牌交接大典，總算順利渡過。令牌交接大典，只有鹽幫中人自己有份，徐標當然不曾參加，但是事後的歡宴，唐榮又來邀請，徐標也去參加，就在那次宴會上，徐標看到了成爲天下鹽梟之首的那位少女，被每一個人尊稱爲「蘭姑」的潘蘭花。

徐標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揚州又多的是風月場所，美人薈萃之所，徐標的眼睛，當然見過不少美人兒，可是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當潘蘭花一出現的時候，每一個人都不禁屏住了氣息。

蘭姑看來並不是十分出色的美艷，可是她的動作，言語，是如此之輕柔，順和；配着她雪白的肌膚，水靈靈的大眼，叫任何人一看之下，心中就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愛，那種喜愛，可以說是和邪念無關的，不過是看到了她就喜歡，她要是向你淺淺一笑，或是向你輕柔地問候一下，就能叫人喜歡上好幾天。

徐標本來一直在想，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如何能統領天下鹽梟？但是自從那次宴會之後，他就再不懷疑了，宴會是在潘宅的大廳，打通了舉行的，上千個來自各地的亡命之徒，本來是喧嘩吵嚷到了極點的場面，可是蘭姑一出來，上千個野漢子，人人屏住了氣息，反倒靜得鴉雀無聲，只看到蘭姑輕盈的身形，在飄來飄去，銀鈴般的哭聲在此起彼伏，不論是多麼粗野的漢子，在蘭姑春葱一樣的手指指點下，都像是溫和柔順的小綿羊一樣。

從那次宴會之後，徐標個人就發生了極大變化，飛賊一朵青來到了揚州，徐標爲了追捕他，中了一朵青的北斗七星針，徐標的心中，十分明白，何以一朵青的七星飛針，竟沒有要了他的命。

飛賊一朵青心狠手辣，七星飛針，號稱不發則已，一發必制敵於死地。徐標心中很明白，他保住一條命，是因爲他衫上扣着的那柄小金扇，一朵青和他一照面，就指着金扇子向他問過話，而且，現出極其忌憚的神色來。

徐標在養好了傷之後，就離開了公門，遠走關外，不一年，從關外回來，落籍鹽場，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在到了鹽場之後，不到半年，竟會有機會，手握着雙龍爭珠令，仔細地看着它！

徐標一面翻來覆去看着雙龍爭珠令，手心不住冒着汗，心中思潮起伏，照李和順所說，他遇到的那個「小媳婦」，會不會就是蘭姑？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一件事，關係如此重大的一面令牌，怎麼會交到一個普通的鹽民手裏？而蘭姑不在揚州城裏享福，又何以來到這種荒僻的地方，這其中，一定有着巨大的變故，而如果不是事情危急到了萬分，蘭姑也決不會將雙龍爭珠令交給了李和順！

除標心頭怦怦跳着，他心跳得如此劇烈，連李和順都可以感得出來，忍不住道：「徐大叔，你怎麼了？這究竟是甚麼玩意？」

徐標陡地吸了一口氣，道：「李和順，你是不是肯聽我的話？」

徐標說這話的時候，神色十分凝重，李和順呆了一呆，道：「自然聽你的，我有甚麼見識？」

徐標又吸了一口氣，道：「那麼這東西就放在我這裏，你絕不能向任何人提起，連你老婆也不能提，你可能做得到？」

李和順並沒有回答，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看來他的心中，充滿了疑惑，而且，很不滿意徐大叔的這樣處置。徐標嘆了一聲，道：「李和順，你別以爲你是有了甚麼意外之財，我要佔你便宜！我這輩子，甚麼事沒有見過，你不但沒有便宜可佔，而且弄得不好，你決難活命！」

李和順嚇了一跳道：「大叔，那……那就照你說，我不對人講就是了！」

徐標點着頭道：「你要記得才好！」

他是看出了李和順的心理，仍然充滿了疑惑，所以才特意又叮嚀了一句，可是李和順在離開之後，第二天就失了踪，接着，有人在老黃河口，發現了李和順兩夫婦的屍體徐標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講起過，他只是將雙龍爭珠令包了起來，塞進了灶上的一個磚洞之中。

塞在灶洞中的雙龍爭珠令，曾令得徐標不知多少次，在午夜一身冷汗地驚醒過來。

有了雙龍爭珠令，就是天下鹽梟的首領，天下私鹽的利藪，逢百抽一，那是任何人難以抗拒的一個誘惑，但是徐標畢竟是死過來的人，將一切全都看得很透澈，再也不想生事了，他也知道，只消有一點點口風，露了出來，他就活不到天亮！憑他這些能耐，能保得住雙龍爭珠令不被人搶了去？

自從李和順死了之後，不知有多少疑

問，在他的心中盤旋着。鹽幫沒有了雙龍爭珠令，爲什麼不找？如果那個「小媳婦」是蘭姑，那麼她遭到了什麼驚天動地的變故？別說蘭姑自己，內家氣功練得火候極高，她手下的那些人，徐標見過的陳典文，唐榮，那些高手，又到那裏去了呢？這些疑問纏着徐標，好幾次，徐標想到揚州去打聽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還是忍了下來，只是隨着日子的過去，他絡絡續續，在集上聽人當故事講一樣地講起，或是幾個私鹽販子說起來，點點滴滴，拼湊起來，使他知道了在揚州發生了什麼事。

徐標拼湊起來的經過，是不是事實的經過，他也不能肯定但他只能知道這些。

他拼起來的經過是：蘭姑在接令，統領天下鹽梟之後，不到半年，就嫁了人，新郎是一個新科舉人。

關於這頭突如其來的婚事，也有各種各樣的傳說，本來，姑娘大了，總要嫁人的，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之處，可是，像潘蘭花那樣的姑娘，說這頭婚事，是潘蘭花父親臨終時吩咐下的，也有的傳說，說這位新科舉人，人品才貌，全是頭挑頭的，所以蘭姑一見傾心，先聘他總理鹽幫事務，不多久，就成了好事。新科舉人官也不做了，就做了蘭姑的新姑爺。

傳說又說，婚後半年多，蘭姑突然不見了，蘭姑失踪之後，鹽幫一切事務，自然而然，就由那新科舉人担任，又聽說那位舉人老爺，不但文才出衆，連武功也是頭挑的好手，傳說中的武功之奇，令人咋舌，天下鹽幫對於蘭姑失踪的事，好像也沒有起什麼大的波動，那新科舉人穩穩地當他的統領，也似乎沒有人追究，「雙龍爭珠令」的下落，徐標心裏明白，知道雙龍爭珠令靜靜躺在他住所的灶洞之中的，天下只有他一個人！徐標也就知道，這面令牌，是一個禍胎，決不會永遠這樣躺在灶洞之中的，而現在，果然，這時候來了，在經過了將近十年時間之後，他預料到的事情來了，小李和順今天在陳家港集上遇見的那人，除了陳典文之外，還會是什麼人？

徐標實在覺得害怕，在經過了十年靜如止水的生活之後，他對於江湖上的爭殺，實在沒有一絲一毫想參加的願望，他只想平平安安地過完生命最後幾年就算了。

所以，當他知道陳典文想見他之際，他很快有了決定：遠走高飛，帶着「雙龍爭珠令」遠走高飛。他本來是不想將雙龍爭珠令帶走的，但是不論他如何心如止水，他總是在江湖中熬過來的人，那面令牌，對任何混過江湖的人，都有一股無上的魔力，儘管他知道這面令牌在他的手裏，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還是不捨得將之捨棄。

他將雙龍爭珠令塞在衣服包中，在等着夜深人靜時，可以離開。屋外的人聲，已經漸漸靜了下來，徐標的心情極其緊張，他又伸手進包裹去，在包着令牌的油布上，捏了一下，和令牌放在一起的，是那柄小金扇，這些年來，他對這柄小金扇的來歷，也多少知道了一些。

潘老太公本來是金扇帮的帮主，在他統領天下鹽梟之後，鹽梟中的各大帮會，已無形解散，可是各帮的首領，各有獨特的武功，在傳授弟子之際，還是在名義上，將帮主之位，傳給自己的弟子。

當年，清兵入關，潘家逃出去的那個子弟，不但帶走了雙龍爭珠令，帶走了潘家金銀窖藏的秘密，也帶走了金扇帮主的一面標誌，聽說那是一百両純金打成的一柄金扇子，在那年黃河口大聚之後，金扇標誌，一直在潘家最出色的弟子，而又不能接雙龍爭珠令的弟子手中，流傳了下來，徐標不知道何以會落在陳典文的手中，但是，陳典文和潘家的關係之密切，是可想而知的了，屋外的人聲，終於完全的靜了下來。

徐標提起了包袱，慢慢推開了門，看到外面已經完全沒有人了，附近屋裏的鹽民，在經過了汗流浹背的一天辛勞之後，一定都已睡得極其沉熟了。

徐標閃了出去，急急向前走着，他走的是小路，走出三四里，已經完全離開鹽場了，向前看去，一片荒凉，茅草，蒿子和蘆葦，在泛白花的土地上，孤零零地生長着，徐標一直向前走着，他要在天亮之前，趕到前面的一個小集，然後再作打算，可能再到關外去。他一面走，一面在想着，何以過了十年之久，才有人來追問蘭姑的下落，這十年來，蘭姑又在什麼地方？想起蘭姑，徐標又想起僅有的一次和蘭姑的會面，這樣動人的一個姑娘！徐標低着頭在趕路，突然間，他停了下來，他看到曠地上，有三個長長的人影停着不動。

徐標還沒有看到那三個人，只看到地上，由月光斜映出來的三條人影，那三條人影離他不會太遠，當然，那三個人也離他不會太遠。

時間早已過了午夜，在這樣的曠地上，那三個人站在這裏幹什麼呢？

徐標略停了一停，立時鎮定了下來，抬着頭向前看去，一面繼續向前走着。

不錯，在他面前的是三個人，那三個人的個子相當高，一色的黑色短裝，他們臉背着月光，看不清他們的臉，只是站着，一動不動。

徐標一看到這三個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普通人，他故意裝出害怕的神情來，遲遲疑疑，繞開了些，在那三個人的前面，走了過去，就在他以爲不致於發生什麼事之際，三人中的一個，陡地笑了起來，用一種聽來十分尖厲的聲音，道：「徐標徐大爺，多久不見了啊！」

一聽見那聲音，徐標整個人，都僵在那裏了！

那並不是由於突然之間有人叫出了他的名字，而是那種桀桀的，聽了令人心裏發毛的笑聲，以及那種揶揄地，如同死亡一樣的語聲！

這個人會在這裏出現，飛賊一朵青會在這裏出現！

徐標的心頭突突地跳着，一朵青一開口，他就認出了那是自己的死對頭，十年之前，他曾在他的手下死裏逃生，這十年來，不但他個人的生活，發生了變化，整個天下，也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清朝皇帝下了龍廷，其間又出了一個坐了八十一天龍椅的袁皇帝，然後，正正式式到了民國。雖然說，這種變化，對鹽場上並

沒有什麼大的影响，但是至少，每一個人腦後的那條辮子，是全都剪去了的，徐標是那樣，一朵青也是那樣。

巳留了西式頭的一朵青，在月色下看來，並不見得比以前蒼老，只是看來臉色蒼白了許多，神情也更加陰森得多，徐標知道，十年前自己打不過他，現在當然更打不過他，而且對方有三個人，那另外兩個，徐標並不認識，但是能和一朵青在一起的，當然也不是等閒之輩了！

徐標也一樣不是等閒之輩，儘管猝然之間，遇到了一朵青，使得他的心頭亂跳，但是他也立時想出了對付的方法，他定着眼，直勾勾地望着一朵青，道：「爺們——是叫我？」

一朵青笑了起來，笑聲仍然桀桀地令人發毛，道：「徐爺，別來這一套了！」

徐標仍然不理，搖了搖頭，一片傻乎乎的樣子。

徐標一面裝出一副鄉下老實人的樣子，向前走去，一面右手巳經縮進了袖子之中，手指向上彎，手臂略抖一抖，緊貼着他手臂的那柄七首，向下滑下了少許，他巳經握住了七首的柄。那柄七首，就十年前在澡堂子裏，被陳典文輕易搶過去的那柄，這些日子來，這柄鋒利之極的七首，一直留在徐標的身邊。

徐標曾經好幾次想將之抛去，可是想起這柄七首，曾隨着他渡過那麼多年險死還生的歲月，他總是下不了這個決心。他不但未將之抛去，而且還時時磨着，以致十年來，這柄七首，變得更鋒銳，更薄。鹽場上完全沒有人知道徐標老爹有着這樣的一柄七首，徐標自己竭力不去想它，只有有時，半夜裏突然被噩夢驚醒，才會坐起來，輕輕地撫摸着，然後，又小心地收藏起來。

一將那柄七首握在手中，徐標的心跳也不再那麼劇烈了，他才走出了兩步，三條一影，幌眼間，就來到了他的身前，阻住了他的去路。

那三個人的來勢十分怪異，看來就像是飄過來的一樣，在飄過來之際，身形也像是十分不穩，就像是喝醉酒的人，隨時會跌倒一樣。

可是他們的來勢，却是如此之快，眼前一花，三個人巳經並排站在他的面前。

徐標心中又打了一個突。飛賊一朵青的輕功，曾得過異人的傳授，似乎未曾聽到過有什麼，能自稱輕功更在一朵青以上的，但如今看來，另外兩個黑衣人的身法，似乎和一朵青一模一樣。

徐標仍然裝出一副傻樣，陪着笑，道：「三位，老漢有急事，老伴有病，要到集上去請郎中，三位……」

一朵青站在三人的當中，緩緩揚起手來。

一朵青不但輕功好，暗器功夫，也是頂兒尖兒的，他心思靈巧，能製造西洋的機簧，用來發射暗器，他的拿手暗器，北斗七針，就是用機簧發出來的，其快如風，準頭極高，他一揚手，等於是牛頭馬面在向你招手一樣，任何人只要是在江湖上混過，知道底細的話，誰都會嚇上一大跳，自然而然，作出防備的反應的。

可是徐標却極之老辣，一朵青緩緩招手，他心中雖然吃驚，但仍是若無其事，瞪大了一對眼，怔怔地望着。一朵青抬起了手，就指着徐標，沒有再動，他身邊的兩個黑衣人，都現出相當疑惑的神色來，左首一個道：「老三，你認錯人了吧？」

一朵青冷笑着，道：「別人我會認錯，徐爺我可不會認錯，十多年前，他曾中了我的北斗七針！」

右首那個一聽，忍不住笑了起來，道：「老三，那更不對了，哪有人中了你的北斗七針，隔了十多年，仍能活着的？我們敢莫是見鬼了？」

一朵青陰森地笑着，道：「當年他戴着金扇幫的標記，我投鼠忌器，所以放了他一條生路，如今可不用顧忌什麼了。陳典文和唐榮在陳家港，他又在這裏趕夜路，我看其中必有緣故！」

一朵青一面說，在月光下，看來有點青幽幽的一雙眼睛，說不出的邪門，一直注定在徐標的身上。

徐標仍然陪着笑，道：「三位在說些什麼，老漢可一點也不明白！」

一朵青仍然伸手向前指着，道：「你不明白？」

他一面說着，一面也根本未曾看到他的腿動，身子微微一搖，巳到了徐標的身前，一伸手，巳經抓住了徐標胸前的衣服，疾聲喝道：「你不明白？看看你自己的胸口，就明白了！」

他說着，手陡地向下一沉，「嗤」地一聲响，就將徐標身上，滿是補釘的那件衣服，扯了開來。可是也就在此際，徐標的手腕向外一翻，也是「嗤」地一聲响，袖中的七首，巳經裂袖而出，那兩下「嗤」地一聲，幾乎是在同時間發生的，一朵青實在太托大了，一則，徐標的武功他深知其詳，十多年前，他可以殺徐標而沒有殺，徐標是他的手下敗將，二則，這時他不止是自己一個人，還有他兩位師兄在旁。他兩位師兄，武功比他更高，一向不在江湖上走動，無人知曉，近兩三年來，一朵青爲了討好蘭姑走了之後，接掌鹽帮的新帮主，才特地走了一趟四川，將這兩位師兄請了出來的。

在一朵青想來，在這樣的情形下，徐標無疑是砧板上的魚肉一樣，還有什麼反抗的餘地？可是他太托大了，怎麼也未曾想到，徐標的反擊，會來得如此之快，七首才一裂袖而出，月光之下，陡地亮了一亮，一朵青就覺得自己的右腕上，陡地涼了一涼。接下來的那一剎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朵青甚至無法感覺得到，他之所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全是看出來的，他看到自己的手，仍然抓在徐標身上的衣服之上，可是，那隻手，在手腕部份，却巳然和他的手臂，完全脫離了關係，鮮血正像是泉水一樣，在湧了出來。

一朵青只怔了極短的時間，就發出了一下慘嗥聲來。

那一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在黑夜的曠野中聽來，簡直是令人毛髮直豎。

接下來發生的事，徐標也完全無法明白，因爲一切來得實在太快了，快得令徐標無法明白，而且徐標也永遠不會明白！

他的七首才一裂袖而出，就運用早巳蓄定了的勢子，向一朵青的右腕削去，七

首一削而過，一朵青的右手巳被齊腕削了下來，這一點，徐標是看到的，但由於一出手就建了功，反令得徐標呆了一呆，緊接着，一朵青就發出了那一下可怕巳極的嗥叫聲來，嗥叫聲還沒有完，徐標巳經覺得胸口一麻，他低頭一看，胸口巳多了一支筷子粗細，黑黝黝的東西，看來就像是一枝斷筷子，插進了他的胸口，徐標也發出了一下叫聲，轉身向前就竄。

他才竄出了沒多遠，至多只有兩三步，來到了一大簇蘆葦面前，背後就巳經接連中了兩拳，那兩拳，令得他的身子，陡地衝過了那叢蘆葦，口中一陣發甜，鮮血直湧了出來，衝過了那叢蘆葦之後，身子疾仆在地上。

徐標一個翻身，胸前一陣劇痛，他的雙手，不由自主，用力抓住了胸口，像是想將胸內的那陣疼痛，藉自己雙手的力量，將之抓出來一樣。

血不斷自他口中湧出來，他的感覺巳經很模糊了，當他勉力向自己的胸口看去之際，依稀看到，在自己的胸口，一共有三隻手抓着，除了他自己的兩隻手之外，還有一隻，是一朵青的斷手！

徐標又看到，兩條人影，像是兩片烏雲一樣，向他壓了過來。

在那一剎間，他知道自己完了，生命要結束了，對這一個感覺，他是如此清楚尖銳，一點也沒有模糊的感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要結束了！當一個人的生命，面臨結束之際，還有什麼是重要的呢？什麼也沒有了，即使是一拿出來就可以驚天動地的雙龍爭珠令，也變得和一塊廢木頭一樣。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人到臨死之前，一定會明白這個道理，可是，到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但是巳經遲了，什麼都不能挽回了。

在徐標看來，像是兩塊烏雲般壓了下來的，是一朵青的兩個師兄。

他們躍向徐標，徐標才翻過身來，兩人巳經落了下來，一個左脚，一個右脚，重重踏在徐標的胸口，徐標連自己肋骨的斷折聲都未曾聽到，死亡是來得如此之快，生命巳離開了他的軀殼。

一朵青的那兩個師兄，身子在躍起之際，輕得就像他們兩個人，就像是紙紥的一樣，可是當他們落下來之際，却又沉重得像是麻石刻成的石人，兩隻脚踏在徐標的胸口，幾乎全陷了進去，兩人立時縮脚，轉身，徐標巳經看來不像是一個人了，兩人一轉身之後，一個抬脚便踢，踢得徐標的屍體，向外直飛了出去，在滿是鹽花的地上，滾了幾下，滾進了一道溝中，那溝中積着一溝水，徐標的身子滾了下來，溝兩旁的泥土，紛紛落了下來，將徐標的身子，蓋住了一大半。

兩人踢開了徐標的屍體，立時身子一飄，又巳落到了一朵青的身前。

一朵青的左手，緊緊捏在右臂的小臂彎上，手指陷進了臂彎之中，可是斷腕處的皮肉向外翻着，露出了半寸長短的一截白骨，血還在向外淌着。一朵青緊咬着牙，額上和面上的冷汗，像是雨後的瓦簷一樣，簌簌地向下落着。兩人一來到一朵青的身前，一個立時取出一對瓷瓶來，打開，將一朵青的斷腕，托高了一點，將瓶裏的雲南白藥，疾洒了下去。

灰白色的粉末，一碰到了鮮血，立時被血滲透，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紫紅色。

那人不斷洒着，直到白藥將所有的皮肉，全都遮住，才住了手，而另一個巳撕下袴帶，緊緊地紥在一朵青的手臂之上。

一朵青直到這時，才能鬆得一口氣，他的聲音也有點發顫，道：「那——雜種呢？」

他的兩位師兄憤然道：「還能讓他活着麼？」

一朵青喘着氣，道：「快——送我回揚州去，這裏的事，另外有人辦！」

他兩個師兄點着頭，扶着他，急急向前走去，曠野之上，迅速地平靜下來，看來全然像是未曾發生過性命相撲的搏鬥。

本來，對於亘古以來就存在的大地而言，人的生命，算是什麼呢？

一朵青等三人，迅速走遠，徐標的屍體，也沉進了溝中的積水中，完全看不見了，地上雖然有幾灘血漬，但不消幾天，就會什麼痕跡也沒有了。

× × ×

這些變故，李和順當然完全不知道。

李和順離開了徐老爹之後，緊緊捏着那兩塊大洋，在乾草墊上，轉來轉去，又起身將兩塊大洋，用草裹了起來，不讓它們相碰發出聲响來。

在鹽河邊上，等着李和順的，自然是唐榮和陳典文，李和順不知道爲什麼徐老爹不知所踪，但是唐榮和陳典文，多少可以估計到一些，當然，他們也無法知道，徐標巳經沉屍在曠野的溝壑之中了。

他們兩人互望了一下，陳典文伸手，搭在李和順的肩頭上，道：「昨天你對徐……徐老爹是怎麼說的？」

李和順將昨天晚上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陳典文點着頭，道：「好，不理會他了，李和順，你不知你爹娘是怎麼死的，可是他們葬在那裏，你總知道！」

李和順點頭道：「知道，徐老爹時不時帶我去墳前祭我爹娘。」

陳典文道：「那好，你帶我們去，我們要發墳，看看你爹娘的屍首。」

李和順陡地嚇了一大跳，道：「發……發墳……他們，他們死了……巳經十年，有……什麼好看的？」

唐榮道：「我們要看，他們是怎麼死的！」

李和順的神情十分爲難，陳典文的臉拉長了點，唐榮喝道：「傻小子，猶豫什麼，發了墳，自然會再掩埋好，你要是怕看死人，沒人要你一定看！」

唐榮聲若洪鐘地一喝，李和順只覺得耳際「嗡嗡」一陣响，連反抗的念頭也不容起，立時就道：「是……是！我帶你們去！」

陳典文反倒有點過意不去，道：「李和順，事情和你們一家子，本來一點關係也沒有，麻煩你眞不好意思，事後一定有你的好處。」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點着頭，道：「他們葬在野崗上，路可不通！」

陳典文道：「不要緊，有的是時間，十年都過去了！」

李和順不是很聽得懂這兩句話，眨着

眼，唐榮來到草棚後，牽出了兩頭驢子來，李和順對牲口是有點知識的，一看到那兩頭油光水滑，額頭白毛，發着銀光的黑驢子，就尖聲叫道：「好牲口！」

唐榮笑道：「傻小子倒識貨！」

三個人一起上了驢，向前急步奔去，不多久，就看到了鹽場上堆鹽的倉地，鹽場上的鹽，一堆一堆地堆着，每一堆都有幾十尺高，看來像是一座一座的金字堆，百來堆鹽堆着，鹽上蓋有蘆蓆，有的蘆蓆，已經由金黃色變成了霉灰色，那表示這些鹽堆，堆在那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有的鹽堆，可能已經超過了一百年，堆好了之後一直沒有人去動過它們。

那些鹽堆，一直是偷鹽者的目標，一堆鹽，幾百個人挑着鹽，要堆上一個來月才能堆起來，不知道有多少萬斤，偷鹽的人，掀開蘆蓆來，偷上萬把斤鹽，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唐榮和陳典文，特意離開鹽堆遠點，而且趕着驢子，走得更快，李和順急急跟在後面。

在數百堆大鹽堆過去，是正在堆着的鹽堆，幾百個人，挑着担子，鹽是那麼重，看來小小的一挑，就能壓得扁担咯吱咯吱直叫，壓得挑鹽的漢子，在經年累月的重壓之下，肩頭上起上鵝蛋大小的高繭，這種情形，在揚州窮奢極侈的鹽商，自然是想也不會去想的。

再向前去，前面又漸漸地荒起來，荒到眞難使人相信天底下竟然會有那樣的荒地，極目看去，除了茅草，鹽蒿子和一簇簇的蘆葦之外，什麼也沒有，一大片一大片光禿禿的，泛着白色鹽花的空地，看來是那麼平滑。然後再向前去，前面是一片較高的土坡，一羣皮包着骨，毛東一搭西一搭的野狗，在土坡上來回巡逡着，不時發出極其難聽的吠叫聲。

那就是亂葬崗了。

才來到土坡下，李和順就拉住了驢子，陳典文轉過頭來，道：「到了？」

李和順點了點頭，雖然李和順是傻乎乎的小伙子，可是到了亂葬崗上，他心裏也不禁發毛，亂葬崗不是生人的世界，尤其在陰沉的日子裏，亂葬崗更加像是鬼域，崗上的白骨和薄皮棺材，朽腐了的棺材木，專吃死人肉而致眼睛發綠的野狗，草茅堆上的土墳，坍出來烏黑溜溜的深洞，那一切，全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陰氣，那種陰氣，在滲入了人體的每一個毛孔之後，就會變成一股莫名的寒意，令得人裹足不前。

李和順一面點着頭，指着崗上的一處，道：「兩位——要是沒有什麼——別的事，我——我——」

陳典文向唐榮望了一眼，唐榮掀了掀上衣，在袴帶上解下了一隻皮包來，向李和順拋了過去，李和順反應很遲鈍，楞了一楞，才伸手去接，一下子沒有接着，那隻銀包，「拍」地一聲，跌在地上，從銀包落地的聲音聽來，銀包裏的大洋還眞不少！

李和順遲疑着，不敢俯首去拾，唐榮已經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了，這銀包裏有二十塊大洋，你拿着，到興化去，够買一所宅子和做點小買賣的了，記得，別對人說起，這就走！」

李和順呆呆地呆站着，像是在做夢一樣。

直到唐榮又喝了一聲，李和順才急忙拾起那銀包來，張大了口，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陳典文笑道：「剛才的話，你聽到了？」

李和順不住點着頭，直到點了好幾百下，才緩過一口氣，道：「兩位……爺……我不知道兩位想做什麼，不過先人的墳墓……只盼兩位爺……別太擾亂了……我先人的骸骨！」

別看李和順傻乎乎的，臨節骨眼上，講了那幾句話，還眞是不含糊。

陳典文笑了笑，神情有點悽然，道：「你放心，我們不過為了尋找十年前一件疑案的綫索，我們相信，你父母全是被人殺死的，我們來發墳，你父母九泉下有知，只有高興，不會難過的！」

李和順手裏抓着二十塊大洋，心中有一種憑着二十塊大洋，就出賣了自己父母的屍骸一樣的歉疚之感，所以才有剛才那一番話講出來的，這時，聽得陳典文那麼說，他立時放下心來，連連答應着，將驢子牽遠一點，上了驢背，急急地回去了。

陳典文和唐榮互望了一眼，又向岡子上走去，兩人才一上岡子，兩頭眼睛發綠的野狗，就吠叫着竄了上來，唐榮悶哼了一聲，飛起兩脚，踢在那兩隻野狗身上，將那兩隻狗，踢得發出慘嗥聲，直滾跌了出去，其餘的野狗，連連後退，大聲叫着，不敢再過來。

唐榮和陳典文來到了李和順剛才指的那處，停了下來，和亂葬岡上其他的墳一樣，只有略為拱起的一堆土，土上的茅草特別長得旺，土堆前有一塊木牌，木牌已經腐得發黑了，依稀還可以辨得出木牌上寫着些字，陳典文低頭看了看，木牌上寫的是「李和順，李張氏之墓」。

唐榮已經在驢背旁的布袋中，取出了一柄精藍的小銅鏟來，一鏟鏟下去，就鏟起了一大塊泥土來。

陳典文背負着雙手，望着遠處，在陰沉的天色下，無邊無際地向前伸延着，四周圍只有唐榮發墳，鋼鏟插入泥中，又將泥土拋出來的聲音，陳典文的心中，十分惘然，在發開了墳之後，是不是可以找到解決這件疑案的綫索呢？

十年前發生的事，陳典文可以說是當事人之一，但是，作為當事人之一，究竟事變的經過怎麼樣，事變的陰謀是如何展開的，事變後突然失踪的蘭姑又到那裏去了，他也一樣不知道，那自然是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的緣故。

望着陰沉的天，陳典文似乎又回到了十年之前。

× × ×

十年之前，蘭姑才接了「雙龍爭珠令」，統率天下鹽帮之際，陳典文是總理鹽帮事務的第一紅人。陳典文是當年，和潘家後代，一起自青海洪木諾回來的同伴的後代，自那時候起，潘家就將金扇帮的帮主之位，讓給了陳家，一代代傳下來，潘、陳兩家的關係，極其密切，兩家聯姻的事，每一代都有，潘蘭花和陳典文從小在一起長大，潘、陳兩家，武功向不分家，潘蘭花和陳典文的武功是一樣的，那就是

潘老太公的武功，再加上密宗的內家氣功，兩者的精英，混合而成的獨門武功。

陳典文在江湖上沒生什麼事，名頭並不響亮，但是眞正的武林高手，都知道他的武功造詣，出神入化。常有人問他關於潘蘭花的武功，究竟怎麼樣，陳典文總是笑而不答。那並不是他不想說，而是他也不知道，他和潘蘭花，自小一起習藝，那是事實，但是，潘蘭花的父親，早就有意叫女兒挑起鹽帮的重担，是不是保留了什麼獨特的武功傳給了潘蘭花呢？那就誰也不知道了。

在外表上來看，潘蘭花是那麼婉柔，完全不像是會武學的人，也完全不像是學武造詣深不可測的高手，陳典文也時時和潘蘭花切磋武學，兩人經常在一起，在外人看來，陳典文和潘蘭花的這件好事，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潘蘭花的心裏怎麼想，陳典文也不知道，而陳典文自己，自從他十四五歲，開始懂得男女之情之後，心中就只有潘蘭花一個女人。揚州是那麼繁華的地方，鹽商花起錢來像是淌水一樣，凡是這樣的地方，一定是天下美女的薈萃之所，各種各樣的美女，能叫人在脂粉陣中，一世都不走出來！以陳典文這樣的身份，當然不乏接觸美女的機會，他倒也不是假道學，也會和不少美人兒，有過親嫟的關係，他十七歲那一年，揚州二十七家大鹽商，就集資在蘇州買了一名天姿國色的美人來，送給了陳典文，陳典文替這個美人取了一個名字叫荷香，替她買了一所巨宅，那巨宅的所在地，就叫着荷香巷，自荷香之後，也不知有多少美人，但是却沒有一個令他動心的。眞正能令他動心的女人，只有一個，單獨的一個，潘蘭花，却一直是那樣，女孩子年紀漸漸大了，看到男孩子，總會有一點異樣，可是潘蘭花對他，却完全沒有變，陳典文看得出，蘭花對他好，但是那種「好」，並不是他期待中的那種，陳典文也有他的自尊，他從來也沒有在潘蘭花的面前，表示過什麼，一直到那一天，他覺得自己非表示不可了。

事情該上溯兩個月來，正是盛夏，那一天，在一家臨着一大蕩水的一家茶館中，陳典文帶着一個小厮，正在品茗，望着滿蕩的菱角，和在水蕩上搖着水盆採菱的孩子，突然之間，喧鬧的茶館，陡地靜了下來。

陳典文是練武練到出神入化的人，就算他最心不在焉的時候，對於四周圍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反應還是最敏銳的，當他覺得茶館中突然靜下來之際，他立時轉過頭來，而他才一轉過頭來之際，就看到了正走進茶館來的那個人，而且也知道為什麼，忽然之間，茶館中的喧鬧，會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不單是陳典文，事實上，茶館中的所有人，目光全注在那人的身上。揚州的茶館極多，所有的茶館，茶客的身份幾乎是個固定的，這一家茶館的茶客，全都非富即貴，是見過世面的人物，而這個人，竟能在這樣的場合之中，令得所有人都不由自主靜了下來，可見他的氣勢，是如何不同尋常。

陳典文在向那人看了一眼之後，心中就禁不住喝了一聲采。這個人，其實氣勢並不霸道，相反地，看來極其溫文儒雅，那麼多人的眼光逼視着他，可是他却一點也不覺得窘，全然若無其事，而那種若無其事，又絕不是勉强裝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彷彿所有的人全是泥捏成的，全然沒有靈性和不值得注意的，只有他一個人，超乎一切之上，難得的是他臉上，又絕無傲氣，像是這一切，都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一樣。

這人的年紀，大約二十四五，一件銀白色的闊長衫，在他走進來之際，長衫在輕飄飄動着，陳典文望着他，心中嘆了一口氣，直到這時，他才知道「玉樹臨風」這四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人的身形相當高，身形挺直，穩穩地向前走來，手中的一柄摺扇，半打開着，識貨的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扇子的骨是墨竹的，扇子的一面，是金冬心的字，當這人的手腕不經意地翻動之際，可以看出，扇子的另一面，是鄭板橋的竹。

這人的身後，跟着兩個家人打扮的中年人，看來沉實木訥，這人一出現，不但所有人全望着他，而且不知不覺中，連動作也停止了。

揚州人不算是沒見過世面，可是像這樣的人物，他們也沒有見過，這人走進了十來步，站定了身子，用清朗得人人可以聽見，但決不是高聲的聲音道：「那一位是陳典文陳先生？」

陳典文陡地怔了一怔，他平時，已經可以算得是頭挑的機靈人物了，可是這時候，他却陡地怔了一怔之後，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陳典文怔住了不知說什麼才好，人家可不那樣，那人一面發問，一面眼風已經掃遍了整個茶館，陳典文的那一怔，也給他看出來了，他立時逕自向陳典文走了過來。陳典文這時，也完全定下了神來，不等那人來到身前，就站了起來，拱了拱手，道：「閣下是——」

那人也向陳典文拱了拱手，聲音仍是那樣清朗，道：「在下南通張翱。」

他像是單向陳典文一個人在通名，可是由於這時，茶館中仍然十分靜，所以他「在下南通張翱」這個六個字，還是人人可以聽得到，而茶館之中，也立時響起了一陣「嗡嗡」的交頭接耳聲來。在交頭接耳的人，自然全是知道「南通張翱」是什麼來頭的人。

陳典文的心頭，也陡地打了一個突，鹽帮中全是粗人，走私鹽，只知道性命相撲，那裏懂得什麼子曰詩云，而陳典文算是例外，他是文武兼修的，鹽帮之中，除了他之外，大約也只有潘蘭花一個人了。

陳典文讀書，倒並不是為了去應試，但既然讀了書，每次大試，總多少留點意，這「南通張翱」四個字，對他來說，絕不陌生，那是文名著於天下的新科舉人！

陳典文的心中，這時充滿了疑惑，那是因為他實在想不出，一個文名顯赫的新科舉人，為了什麼，會特地來找自己！

在他心中疑惑間，張翱已經微笑道：

「陳先生請坐，別客氣！」

陳典文先來是主，可是這時候，自然而然，陳典文反倒變成是客了，張翱一面

說着，他身後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已經皺地抖出了一塊潔白的繭綢來，鋪在椅子之上。這家茶館的氣派極大，所有的桌椅，全是精工鑲雕的紫檀木的，那張椅子，泛着發亮的深紫色，實在可以說得上是纖塵不染，但是張翱還是等那中年人，鋪上了繭綢，才坐了下來。

那又令得陳典文怔了一怔，令得陳典文發怔的，倒並不是張翱的那種氣派，那實在算不了什麼，在旁邊那桌子上，坐着的那個胖子，用來喝茶的茶壺，茶杯，就硬是他自己帶來的宋朝牛奶白的細瓷。令得陳典文吃驚的是，剛才那中年人抖那幅繭綢，約有兩尺見方，陳典文看得很清楚，那中年人是一隻手拈住隻角取出來的。

那中年人在抖動那幅繭綢之際，仍然是一隻手提繭綢的一隻角，他「皺皺」抖了兩下，並不見他的動作怎麼勁，可是每一下抖動之際，那幅繭綢，就整個張了開來，像是有人提住了四隻角，一起在向後拉一樣。

陳典文是會家，這種情形，看在心裏，自然吃驚，因為那是內家的氣勁，而內家的氣勁，已經練到了這種程度，可以力貫兩尺見方，極其柔軟的繭綢之上，這功力，也就極其可觀了。

而那中年人只不過是僕人打扮，僕人尚且如此，主人可想而知，莫非這位文名顯赫的新科舉人，本身又是身懷絕技的武學高手？這當眞有點不可思議了！

陳典文一面想，一面也坐了下來，這時候，不單在人家的眼中，連陳典文自己也可以明顯地感得出來，張翱一出現，自己和他一比，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叫他比了下去，張翱簡直是人中龍鳳，無可企及，陳典文連動作都變得笨拙了許多。

陳典文才一坐下，張翱又笑着，道：「他們這種人，總愛賣弄，倒叫閣下見笑了！」

陳典文「嗯」地一聲，心想原來自己心中發怔，又叫他看穿了，這時，人人向他們這一桌望來，想來就算本來有人不知道「南通張翱」來頭的，在經過了一番交頭接耳之後，也全已明白了，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種「有這樣的人物來到揚州，全揚州的人都有榮焉」的神情。衆多人的這種眼光，反倒令陳典文有點不自在，以致他的聲音也有點急促，道：「張先生……有什麼指教？」

張翱微笑着，掌櫃的已親自過來，上壺，泡茶，等掌櫃的離開，張翱才道：「我從京裏下來，經過連雲，遇上一帮人，在無法無天，欺壓良善，所以略為教訓了他們一下，事後才知道這些人，是潘帮主的轄下，這種事，本來應該由貴帮的刑堂處理，我不該越俎代庖，所以特地上揚州來，向貴帮告一聲罪！」

陳典文用心聽着，迅速地轉着念，張翱說來雖然輕鬆，但是陳典文一聽，就知道事情，可大可小。其一，張翱所說的「無法無天」究竟是什麼事？鹽帮的戒律極嚴，一部刑典，有的對犯戒律的帮衆，處置十分之嚴，其二，這「一帮人」，如果是普通的小腳色，以張翱這身份，也不會特地上揚州來。其三，張翱說得雖然輕鬆，還說是「告罪」，但是明擺着是來教訓鹽帮來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一定要妥為應付才好。陳典文正在想着，突然一個人大叫着，直衝了過來。

直闖進茶館來的是唐榮，唐榮來得十分急，才一進來，橫開手，就推開了在面前的一個小二，那小二吃唐榮一推，一個踉蹌，手中的一疊小籠包，跌了一地，唐榮也不管，直來到了陳典文的桌前，看他那種氣咻咻的樣子，分明是有極重要的事要說，可是當他一來到了桌前，一眼看到了張翱，陡地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不知怎麼才好。

陳典文皺了皺眉，沉聲問道：「什麼事？」

唐榮又向張翱看了一眼，才道：「少爺，許老拐出事了，在連雲港南……」

唐榮才講到這裏，陳典文的耳際，就响起了「轟」地一聲。他早就料到，叫張翱教訓了的，不會是小腳色，不過他也沒有想到，那會是許老拐！

許老拐在鹽帮中的地位相當高，在潘蘭花的父親，執掌鹽幫之際，許老拐就是總帮的重要人物，潘蘭花接令之後，許老拐是潘蘭花的父執輩，地位自然更高了一層，許老拐年紀並不大，不會超過六十歲，早年，曾和緝私隊火併，中了槍，左腿一直是拐的，所以才叫着許老拐，許老拐的獨門硬功，相當了得，性子烈，脾氣大，可是極其耿直，在鹽帮之中，得上下人等的尊重，蘭姑接令之前，已經領了刑堂堂主之責。

許老拐在連雲以南出事，張翱又說在連雲港外，「教訓」了幾個鹽帮的人，那麼，事情一定是發生在許老拐的身上了！

陳典文竭力鎮定着，同時，打量着張翱，張翱却像是完全沒有他的事一樣，只不過是略為蹙了蹙眉。

唐榮也頓了一頓，像是在猶豫，在陌生人面前，是不是應該講出來一樣。陳典文沉聲道：「只管說，這位南通張爺，才說在連雲以南，教訓了我們的幾個弟兄，許老拐的事，也許就——」

陳典文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口，唐榮已經陡地一下虎吼，「呼」地一拳，直打向張翱的面門。

當唐榮急匆匆闖進來之際，茶館裏的人，已經知道有事要發生了，可是也想不到事變來得如此之快，唐榮一聲大吼，就有十幾個人，忙不迭摟住了面前的茶壺，茶杯，幾個古董掮客，更是臉上發綠，急忙收拾着他們帶來的古董，要是打了起來，任砸了哪一件，都是血本無歸的事！陳典文也想不到唐榮會那麼毛躁，說動手就動手，唐榮出手如風，他想阻也阻不住，心想要糟，唐榮那一拳，已快打到，只見張翱一抬手，摺扇合攏，抵在唐榮的拳上，現出一種厭惡的神情來。

唐榮的武功，陳典文了然於胸，他知道，唐榮這一拳打出，就算張翱可以避得開，張翱所坐的那椅子，椅背也非被打碎不可。

可是，張翱一抬手，摺扇橫抵在唐榮的拳頭之上，唐榮去勢如此猛烈一拳，竟然平空僵住，再也打不向前。

這本是眨眼間的事，陳典文在這時，已經喚了出來，道：「唐榮！」

在張翱身後的兩個中年人，這時也陡地踏前來，各自伸指，向唐榮指來，看他們的情形，像是指着唐榮，想派唐榮的不是。

唐榮也是會家，一見那兩個中年人伸出的食指，指尖又平又直，皮粗得像是牛皮一樣，指的又正是自己左，右的「太陽穴」，心中已然一凜，再加上他打出的一拳，突然之間，叫摺扇一碰，手腕一陣酸痲，力道竟不知去了哪裏，心中大驚，騰地一步，已經向後退了開去。

陳典文也看出唐榮吃了虧，身形一閃，已攔在唐榮的身前，張翱仍然穩穩坐着，那兩個中年人也立時後退，仍然在張翱的身後，垂手侍立。張翱微搖着頭，道：「鹽帮戒律鬆弛一至於此，眞要好好整頓一下，再這樣下去，要成江湖大患了！」

張翱那幾句話，講來不急不徐，講的時候，皺起了眉，好像眞的是在代鹽帮可惜一樣，陳典文已經知道張翱必有來由，非小心對付不可，而且，他也不是沉不住氣的人，可是一聽得這兩句話，陳典文的臉上，也不禁勃然變色。要知道在江淮數省，各種帮會雖多，但論財論勢，决沒有可以超得過鹽帮的，陳典文甚至因為受到江湖上的崇敬，在青帮之中，也領有極高的榮譽地位，鹽帮帮衆過萬，江湖上誰敢說一聲鹽帮的不是，可是張翱那兩句話，却是直指鹽帮的不是，看來他不但是有目的而來，那目的還是要對鹽帮大不利了。

陳典文的臉色本來就蒼白，這時更是白裏泛青，額上的兩根青筋，也現了起來，冷笑一聲，道：「張先生，這話，太重點了吧！」

（未完）

練功秘訣

劈瓦劈磚劈石

麥海雲

凡是學習空手道的人，不論遲早，必然會對劈空掌發生興趣的，因為它是空手道最可靠的絕招之一，如果劈空掌沒有練習成功，一掌劈下，毫無反應，那就不必再學其他空手道的招式了，故此，劈空掌可以說是最原始的一種空手道招式。

稍為練習過劈空掌，就想一掌劈爛十多塊瓦，又想劈爛磚頭，進而把海邊的石頭放在手中，一掌把它分為兩截，事實上有許多人學習過空手道，能夠做出這一連串表演的，你也可以這樣做，問題是你能否借力。

從瓦片說起。一向給空手道專家劈碎的瓦片，俱是兩邊比較蹺起來的，瓦身較薄，而且燒得十分乾硬，即是說，這種瓦片很易碎裂，就算沒有學習過空手道的人，一掌打下去，也會把它打碎幾塊，不過，想一掌劈爛十塊以上的瓦片，始終需要一點强勁的，那是空手道的入門。

想劈碎蹺起來的瓦片，除了用劈空掌之外，還可以用拳頭把它撞碎，不管用掌抑或用拳，仍可借力，當你做這種表演時，看準了那些瓦片，大喝一聲，用拳或掌向下劈擊之際，不妨把身體微微傾向右邊，盡量把腰勁加在那一拳或一掌之上，增加它的壓力，這樣做當然比較站着劈它有勁得多。

至於劈磚，所選擇的磚頭是要細心研究的，浸過水的青磚，難以劈斷，燒透了的紅磚，而且沒有浸水，那就比較容易，如果你想把三四塊磚頭疊高，一個劈空掌打下去，希望打斷兩三個，就要揀那些磚頭表面凹凸較多，而且較為粗糙的一種。表面平滑的磚頭，疊高幾塊它的貼合程度太過厲害，那是不容易劈斷的，反之，每塊磚頭都有些粗度，磚壓磚之際，中間有許多空隙，上邊承受拳或掌的壓力，那就容易劈碎。

至於石頭，分許多種，特別適宜於練習掌勁，或者當衆表演的那種石頭叫做「海邊鵝蛋石」，它形如鵝蛋，一定是在溪澗或海邊發現的，由於海水或山谷的溪澗不斷衝擊，使它的尖角磨平，甚至表面光滑許多，故此形如鵝蛋，那種石頭照例是比較一般在平地之上的一種石頭較輕，即是說它的質地輕鬆，容易碎裂，同樣體積的石頭，它比較輕，當然是容易劈斷的。反之，找一塊痲石回來，想把它劈斷，那就困難得多。

這種海邊鵝蛋石，仍有等級之分，愈輕的愈好，認眞輕的鵝蛋石叫做「浮石」，那是另外一種石頭了，它由於質地較為疏鬆，居然能夠浮在海面之上，這種石頭特別容易劈斷，只是作為表演之用，欺騙觀衆，平時作為訓練，不宜使用這種石頭的，否則，無法欺騙觀衆之前，先行欺騙自己，那是很不智的。

這一類的石頭，要是把它作為表演之用，一定要練習到用左手托住右手劈下，才合理想，不管怎樣，能夠用左手托起一塊鵝蛋石，右手劈下，居然把它劈斷，那個人的掌勁就有相當造詣，拿這種掌勁劈在對方的身上，如果撞擊肋骨，對方的肋骨一定應聲折斷，故此，練習過劈空掌的人，認眞要小心運用，否則，隨時會使對方發生致命的傷害，不容輕視。

劈空掌照例是由上邊劈下來的，如果劈頸便是斜劈了，甚至橫劈，至於劈肋骨，俱是橫劈居多，如果貼身打鬥，把掌根由下邊倒劈到上邊去，可以打擊，對方的下頜，使他暈倒，這是倒劈。懂得劈空掌的妙用，一定要跟本人的拳脚配合，並非是僅學劈掌，以為掌上有勁，就能夠毫無疑問的擊倒對方。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高庸·文　盧令·圖

紅袖刀訣（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何凌風在樹林中揭破馮婉君的身份，但却被假馮婉君傷了胸腹，待她醒過來時，發覺身臥擁香榭中，那假馮婉君正笑吟吟地坐在床邊，何凌風向她責罵，要她說出眞的天波府主人夫婦下落，詎知反遭假馮婉君所要脅，說如何凌風敢說出眞象，她便誣稱是和何凌風合謀，這一毒着，使得何凌風束手無策，假馮婉君見何凌風俯首無言，面呈得色地命丫環往請馮援進來。馮援向何凌風追問林中被襲之事，假馮婉君搶先答話，馮援向她呵責，要她別打岔，何凌風見假馮婉君被馮援叱罵，心中不禁泛起快意——

鵲巢被鳩佔　巾幗壓鬚眉

但是，當何凌風目光接觸到馮婉君嘴角的笑容，心裏又不禁一冷。

那笑容，表面看來，是溫婉和柔順，其實却代表着無比自信和得意。

如果沒有這份把握，她豈會讓何凌風跟馮援見面。

那就像馬戲團馴獸師臉上的笑容一樣，自信，得意，還有幾分炫耀的意味。

如果沒有這份把握，他又怎會讓兇猛的野獸在人前表演。

何凌風感覺自己正如馬戲團裏的猛獸，雖有尖齒利爪，都必須忍受鞭策，由馴獸師牽着在人前作戲。

而這個冒名馮婉君的女人，正是一位高明的馴獸師。

× × ×

馮援顯然不是一個精明的觀衆，迫不及待地追問道：「七郎，你仔細回想一下當時的經過，詳詳細細告訴我，那是個怎樣的人？你們怎麼遭遇的？他是怎樣傷了你？」

何凌風長吁一聲，苦笑道：「婉君說的不錯，那人穿一身黑色夜行衣，個子很高，但臉上幪着布巾，看不見面貌。」

馮援道：「你跟他怎麼遇上的？」

何凌風道：「咱們在林邊分手以後，我總覺得梅兒和小蘭的行動令人可疑，她們好像事先已知道有人窺伺，才故意埋了一柄普通單刀，事實上，老大哥比她們先到，不可能被發覺，所以，我懷疑她們不是誘敵，而是爲同黨留置標誌，另有目的。」

馮援點頭道：「唔，這推斷沒錯。」

何凌風道：「於是，我回到林中，就在埋刀處守候，不久，果然發現有人偸進林子，挖掘那埋刀的土坑。」

馮援道：「坑裏不是只有一柄普通的單刀麼？」

何凌風嘆道：「老大哥，咱們都上當了，那單刀下面數尺處，就埋着眞正胭脂寶刀。」

「哦！」馮援一震，兩眼精光迸射，激動地道：「好一條瞞天過海的詭計。」

何凌風偸望馮婉君，却見她正聚精會神的傾聽着，嘴角隱含笑意，頗有得意之色。

馮援道：「七郎，不是我這做老大哥的責怪你，你既然見到了胭脂寶刀，自己就該度量情勢，如果沒有制勝把握，爲什麼不出聲呼喊，多召人手圍堵呢？」

何凌風苦笑道：「當時彼明我暗，其實我已經將他堵截住了，祇沒想到那厮狡詐得很，假作送還寶刀，却趁我接刀時突然出手，等我再呼喊，已經遲了。」

馮婉君接口道：「是呀，我就是聽見七郎的呼喊聲才趕去的，那人不但機智超絕，武功也很高明，連我也沒能攔得住他。」

馮援嘆道：「這麼說，胭脂寶刀被人盜出天波府，咱們竟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

馮婉君道：「不用問，當然是嶺南芙蓉城派來的人。」

馮援道：「你怎知是香雲府幹的？」

馮婉君道：「只有香雲府才有盜刀的理由，也只有香雲府才有這種能力，他們爲了保持『天下第一刀』的榮銜，才會不惜千方百計盜取胭脂寶刀。」

馮援却搖頭道：「不！嶺南香雲府絕不是那種人，他們縱然要維護『天下第一刀』的榮銜，也絕不會用盜刀爲手段。」

何凌風不禁詫道：「爲什麼？」

他一直認爲嶺南香雲府就是天波府唯一對頭，甚至早已確定這假冒馮婉君的女人，就是香雲府派來的奸細，現在突然聽馮援說出這種話，不由大感意外。

如果她不是香雲府的人，又會是受了誰的主使呢？

馮援神色凝重地道：「香雲府的『太陽刀』費百齡，爲人雖然性如烈火，却很正派，羅浮刀會中，歷年皆被天波府奪去第一榮銜，費百齡從未生出盜取寶刀的念頭，否則，也不必等到現在才動手了，同時，你們別忘了上屆刀會，『天下第一刀』榮銜被香雲府得去，人家手中也並沒有寶刀利刃，費百齡既然不須仗恃寶刀便能獲勝，現又何必幹這種卑鄙勾當。」

何凌風道：「老大哥不是也說，怕胭脂寶刀被姓費的得去，咱們更不容易勝過他麼？」

馮援道：「我只說怕寶刀被他得去，並沒有說他會來盜取寶刀。」

何凌風道：「這又有什麼分別？」

馮援道：「當然有。以費百齡的武功，單憑楊家神刀和千歲府的驚虹劍法，都已不是他的敵手，咱們所寄望的，除了刀劍合璧陣之外，胭脂寶刀在咱們手中，多少有些助益，如果寶刀落在費百齡之手，等於截我之長，補彼之短，敵我消長之間，自然對咱們不利。」

何凌風道：「老大哥的意思是說，費百齡不會主使盜刀，但若有人盜得寶刀送去香雲府，他也不會拒絕？」

馮援道：「正是如此，一個以刀法成名的人，誰不希望獲得一柄寶刀。」

何凌風默然，他對香雲府的情形所知有限，自是不便置喙。

馮婉君却反問道：「可是，除了香雲府，誰還會興起盜刀的念頭？誰會有這個膽量？」

馮援搖搖頭，道：「這不是咱們要追查的事，照你倆描述的情形推想，那盜刀的人武功相當高明，應該不是無名之輩，或許他盜取胭脂寶刀，目的並非欲轉助香雲府，而是準備在下屆羅浮刀會上，爲自己爭取『天下第一刀』的榮銜。」

馮婉君道：「這樣說來，凡是天下練刀的人都有嫌疑了！」

馮援道：「天下練刀的人雖多，够資格在羅浮刀會上揚名露臉的，却沒有幾人，咱們一定能够查出來。」

馮婉君聳聳肩，道：「大哥也別太相信人了，依我看，盜刀的絕不會是旁人，準是香雲府幹的。」

馮援仍舊搖頭不信，但並沒有跟她繼續爭辯。

何凌風不覺詫異地打量着馮婉君，暗想：她爲什麼一口咬定盜刀的是香雲府？是爲了混淆馮援的追查？還是別有其他目的？

馮婉君似乎也發覺自己說話太露骨了，淡淡一笑，又道：「反正寶刀已經失去，無論落在誰手裏，對咱們都同樣不利，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着手追查，大哥心裏可有成算？」

馮援沉吟道：「東西出了天波府，追查就比較困難了，如今內奸已被滅口，外敵又毫無綫索可循，倒實在是件棘手的事。」

何凌風忍不住問道：「老大哥追趕那殺人滅口的兇手，難道就一點綫索也沒有嗎？」

馮援道：「慚愧得很，當時天色黑暗，那人對府中路徑又比我熟稔，追逐中，我發了一掌，可能擊傷了他的左後肩，不幸仍被他負傷逃脫了。」

何凌風忽然想起馮婉君去林中挖掘寶刀時，左後肩衣破現血，顯然負了傷，這麼看來，殺梅兒和小蘭的兇手也是她。

對，她對府中路徑，當然比馮援熟稔，殺梅兒和小蘭滅口後，故意將馮援誘往前廳，自己却轉回後園林中挖掘寶刀。

當時，她一定女扮男裝，才瞞過了馮援。

她就是主持盜刀的人，這絕不會錯了……

何凌風想到這裏，心血沸騰，眞恨不得當面就拆穿了她——但繼而又想到，這女人狡猾異常，如果不能先查出確切證據，空口白話，難邀馮援信任，倘若一擊不成，可能連馮援也會遭她的毒手，現在且別聲張，等看清楚她肩部受傷的情形再說。

心念電轉，便假作惋惜地嘆了一口氣，道：「可惜被他逃脫了，若能擒住一個活口，就不難追問出眞象。」

馮婉君突然接口道：「我倒有個辦法，只不知行不行得通？」

馮援道：「你說說看。」

馮婉君道：「我想，那殺梅兒和小蘭滅口的兇手，既然熟稔天波府路徑，很可能就是天波府的人，或許是七郎那批朋友中的一個。」

馮援道：「嗯！不錯。」

馮婉君道：「大哥在黑暗中無法看清他的面貌，但擊中他一掌，已在他身上留下了記號，咱們何不把府裏的人召集檢查，誰的左後肩受了傷，誰就是涉嫌殺人滅口的兇手。」

馮援想了想，道：「這雖然是個笨辦法，倒也未嘗不可一試，只是，對府裏的人可以檢查，七郎那批朋友却不便如此。」

馮婉君笑道：「這也容易得很，對府中人，咱們明查，對七郎的朋友，不妨用暗訪，大哥出面，一一登門探視，要他們自己解衣以證清白，他們還敢不願意？」

馮援搖搖頭，道：「不行，他們雖然不是什麼正人君子，至少總是七郎的朋友，也在關洛一帶多少有點身份，這樣做法，未免太過份了。」

馮婉君道：「那就趁夜深人靜時，暗中分頭查探，誰負了傷，總瞞不過去的。」

馮援道：「我總覺得這樣做不太妥當，咱們不能丟了寶刀，再貽人笑柄，現在我先去檢查府裏的人，如果查不出結果來，再從長計議吧。」

說完，起身而去。

馮婉君目送馮援去遠，忽然冷笑一聲，喃喃道：「想不到一向傲慢的馮猴子，這次居然也懂得禮貌了。」

何凌風道：「你明明知道查不出結果，爲什麼偏偏慫恿他去呢？」

馮婉君一挑眉，道：「誰說查不出結果？

只要他肯去查，一定查得出來。」

何凌風道：「莫非你已經知道誰受傷？」

馮婉君笑了笑，道：「豈止我知道，你也應該猜想得到。」

何凌風道：「哦？是誰？」

馮婉君道：「除了田伯達，還會是誰。」

何凌風一怔，呆住了。

不錯，自從鳳凰院事件開始，一直到胭脂寶刀失竊，每件事，田伯達都涉有重嫌，但就算田伯達是奸細，也應該跟馮婉君是一路的，馮婉君爲什麼又存心出賣他呢？

難道，他們並不是同黨？只是懷着同樣目的？

難道是狡兔盡，走狗烹。馮婉君想借刀殺人，剷除田伯達滅口？

何凌風只覺情勢越演越趨複雜，簡直令人如墮五里霧中……

不過，由於馮婉君企圖嫁禍田伯達，又使何凌風心裏生起一綫希望。

那就是——胭脂寶刀可能還沒有離開天波府。

× × ×

馮援淸查左肩受傷的人，結果自然是徒勞無功。

但，因爲盤查府中武士，却有了一項意外收穫。

據負責夜間警戒的武士們報稱：出事當晚，前後府中巡邏人數，比平時增加了一倍不止，大家都異口同聲，堅稱絕未發現有任何人出入天波府。

當天，何凌風曾經當衆吩咐過，不讓參加豪賭的人中途退席，所以特別增多了巡邏武士，如果有人離去，絕不可能瞞過四週武士。

這項發現，正和何凌風心中的推斷脗合，證實了馮婉君雖然由林子裏取得胭脂寶刀，却因時間太倉促，又無助手可用，沒有機會將寶刀送出去。

胭脂寶刀若仍在天波府中，事情就有轉機了。

可惜何凌風腹傷未癒，僵臥床榻，始終找不到跟馮援單獨相處的機會，接連三天，馮婉君都寸步不離左右，明爲陪伴，暗爲監視。

馮援却爲了追查寶刀下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早出晚歸，暮去晨返，奔走關洛一帶，並派出大批武士，四處刺探消息。

三天過去，毫無所獲。

這天淸晨，馮援又帶着滿臉倦容回來，一望而知，必然又是整夜未曾闔眼。

何凌風瞧着不忍，勸道：「老大哥，不用再這樣辛苦了，沒有胭脂寶刀，咱們一樣有機會戰勝香雲府，當年費百齡不也是這樣嗎？」

馮援搖搖頭，道：「話雖不錯，但失去寶刀，我總覺得愧對令兄而且也不服這口氣。」

馮婉君道：「怎麼叫做不服氣呢？」

馮援道：「這幾天，我不但踏遍關洛週圍百里，更托了丐帮中人，居然查不出胭脂寶刀絲毫消息，難道那柄刀會揷翅飛了不成。」

何凌風道：「這是急不來的事，也許那柄刀根本就沒有……」

馮婉君好像已經猜到他要說什麼，急忙搶着道：「是呀，也許那柄刀根本就沒有飛走，只是被人藏起來了，你越是追查得急，盜刀的人越不敢妄動，那就更難找到綫索了。」

馮援頷首道：「我也想到這種可能，照目前情形推測，那刀絕對沒有離開關洛，甚至還沒有離開天波府。」

馮婉君道：「有一個人，對關洛一帶消息最靈通，大哥有沒有去找過他？」

馮援道：「誰？」

馮婉君道：「田伯達，也就是七郎的朋友，外號長耳小田的。」

馮援輕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他。」

馮婉君道：「大哥別小覷了他，關洛一帶，就數他的交遊最廣，無論大小事情，他沒有不知道的，去問問他，或許能有些帮助。」

馮援說道：「我已經去過了，無奈他不在家。」

「不在家？到什麼地方去了？」

「據說田伯達從這兒回去後，當天就被一個朋友邀往開封，迄今仍未回來。」

「哦！竟有這麼巧的事，大哥不要被人騙了吧！」

「不會的，我親自去他家探查過，田伯達的確不在。」

「那就奇怪了，他怎麼早不走，晚不走，剛巧胭脂寶刀失竊，他就離家出走了？」

何凌風岔口道：「婉君，不要這麼說，或許他剛巧有事……」

馮婉君臉色一沉，道：「你就知道替那批狐朋狗友掩飾，到現在還不知道警惕。」

微頓，轉對馮援道：「大哥，這件事大有蹊蹺，說不定胭脂寶刀就是被姓田的帶走。」

馮援怔了怔，隨卽笑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親眼看他們離開天波府，身邊連一把匕首也沒帶。」

馮婉君道：「難道他就不能在出府以後，將刀接走，挾帶離開關洛？」

馮援道：「刀不在他手中，府裏又別無他人外出，怎麼一個接走法？」

馮婉君道：「譬如說，他夜晚先將寶刀藏在府牆附近，自己並不出去，等到第二天空手離開，再趁戒備鬆懈時返回取刀，神不知，鬼不覺，誰會想到寶刀是他偷的。」

馮援變色道：「偷天換日，這個倒頗有可能——」

何凌風道：「不可能。」

馮援轉過臉來，詫異地看着他；馮婉君的臉上更像籠罩着一層嚴霜，目光冰冷，孕着恨意。

何凌風視若無覩，徐徐說道：「咱們不要忘了，當晚在這兒附近殺人滅口，和在林子裏挖掘寶刀的，根本是兩個人，事情發生以後，他們一個逃向前廳，一個却由後園遁走，而且，在林中挖掘寶刀的蒙面人，身裁頗高大，田伯達却並不高。」

其實，何凌風明明知道殺人滅口和挖掘寶刀，都是馮婉君一個人幹的，他對田伯達也並無好感，但不知爲什麼，竟甘願挺身爲田伯達辯護。

或許這只是下意識的想報復馮婉君吧，他忽然對這個曾有肌膚之親的女人，感到說不出的厭惡，只要能激起她的憤恨，他就覺得很愉快。

馮婉君眞的被激怒了，但却壓抑着不肯讓怒火發作出來，只輕輕冷笑了一聲，道：「他們既是同黨，難道不能一個藏刀一個接走？」

何凌風道：「果眞如此，那藏刀的蒙面人一定還留在天波府中，咱們就該由府中查起才對。」

馮婉君冷哼道：「你以爲天波府眞是銅牆鐵壁？你以爲武士們的話眞値得相信？安知他們不是過甚其詞，推卸責任？」

何凌風道：「如果蒙面人的武功眞能够在天波府來去自如，他又何必先藏寶刀，再由田伯達接走？這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擧嗎？」

馮婉君道：「我並沒有說一定是田伯達接走寶刀，我只是假設有這種可能而已。」

何凌風道：「我也只是就事論事，認爲無此可能……」

馮援突然揮揮手，道：「好了！大家在商

議正事，用不着這樣逞意氣之爭，無論如何，田伯達的失蹤令人可疑，値得查證一下，這件事我會辦的。」

馮婉君道：「要辦就得快，時日一久，他的傷已經痊癒，那時就沒有證據了。」

馮援道：「我知道，但皇帝不差餓兵，小妹，痲煩妳去替大哥弄點酒菜，總得讓大哥吃飽了才好辦事。」

馮婉君道：「好，我叫蘋兒去吩咐……」

馮援笑道：「小妹，你就親自辛苦一趟吧，很久沒吃你的凉拌蘿蔔絲了，替大哥拌一盤好嗎？」

馮婉君尚在遲疑，何凌風連忙接口道：「對，婉君的凉拌蘿蔔絲，眞是一絕，厨房下人們再也拌不出那種味道來。」

這是存心趕鴨子上架，讓馮婉君旣無法推辭，拌的味道不對，也等於自露馬脚。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希望能支開她片刻，以便跟馮援單獨談談話。

馮婉君分明知道這些用心，却沒有推辭，笑笑站起身來，道：「我也很久沒下過厨房了，試試看吧，味道拌得走了樣，你們可別埋怨我。」

目光掃了何凌風一瞥，又道：「七郎，說話太多會傷神，要傷勢好得快，最好多養神，少說話。」

何凌風笑了笑道：「放心，我會自己保養的。」

馮援沒有開口，一直望着馮婉君走出水榭，忽然皺皺眉頭，臉上浮現出異樣的神色。

何凌風也收斂了笑容，低聲問道：「老大哥，有什麼不對嗎？」

馮援搖搖頭，道：「沒有什麼，我只是覺得奇怪，年餘未見，你們都變了。」

何凌風心頭一震，忙道：「我們？老大哥指我？還是指婉君？」

「都指。」馮援目光凝注在何凌風的臉上，緩緩道：「你變得比從前機智剛强，也更像一個男子漢；小妹却變得比從前能幹多了。」

何凌風道：「老大哥的意思是——」

馮援道：「她從前根本沒下過厨房，也從來不會做什麼凉拌蘿蔔絲。」

何凌風倒吸一口氣，張大了嘴，再也闔不攏來。

這一刹那，說不出是驚？是喜？更不知該承認？還是該否認？

馮猴子不愧精明，顯然，他已經看出那假冒馮婉君的女人某些破綻，才故意用「凉拌蘿蔔絲」作爲試探。

可是，他有沒有看出楊子畏也是假冒的？如果看出了，他爲什麼不動手？語氣還這樣平靜？

自己若將眞象全部揭露，他會不會相信？會不會懷疑自己和假冒馮婉君的女人一夥……

何凌風心裏像塞了一堆草，整個亂了，怔怔望着馮援，不知該如何是好。

馮援也正目不轉瞬地望着他，眼中精光暴射，似要看穿他的內心。

許久，馮援才輕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七郎，你和她是夫妻，難道竟一點也沒有發覺？」

何凌風道：「發覺什麼？」

馮援一字字道：「她是假冒的。」

何凌風道：「哦！」

馮援道：「我初來那一天，就覺得她的聲音不對，當時並未在意，這幾天看她的言行擧止，越看越覺得可疑，剛才……」

何凌風急道：「老大哥，當心！」同時向門外呶了呶嘴。

門外站着丫頭蘋兒，正朝屋裏探腦張望。

馮援眼中精光一閃，沉聲道：「莫非你已受了她們的脅持？」

何凌風連連搖手，道：「此事內情複雜，一言難盡，老大哥旣然已有警覺，千萬不要聲張，以免打草驚蛇，今夜三更，請在客房等候，咱們再詳談……」

正說着，丫頭蘋兒推開房門，馮婉君帶領着兩名僕婦走了進來。

兩名僕婦，一個提着食盒，一個捧着酒甕和碗盞。

馮婉君笑道：「大哥，眞是抱歉，今天厨房裏沒有蘿蔔，我叫她們先送點現成臘味來，你將就着喝酒好麼？」

馮援點點頭，道：「這是我沒有口福，不過，有酒有菜，且吃了再說。」

他儘量裝得很自然，事實上，他也的確餓了，可口的臘味，誘人的酒香，正好塡補了他的飢渴。

馮婉君親自佈箸，並且陪在桌邊，親自爲馮援斟酒奉菜，眞像妹妹在欵待兄長。

但酒和菜，她都點滴未嚐。

馮援淺飮了兩杯，笑道：「小妹，你怎麼不喝一點？」

馮婉君道：「我不習慣一大早就喝酒，大哥還是自己喝吧。」

馮援道：「一個人喝寡酒多沒意思，七郎，來陪老大哥喝兩盅。」

何凌風從床上坐起，道：「小弟遵命。」

馮婉君並沒有攔阻，只淡淡說道：「少喝點，別過量，你的傷口還沒好。」

輕挽羅袖，也替何凌風斟了一小杯。

何凌風擧起酒杯，道：「老大哥，我敬您，乾！」

馮援搖手道：「別忙，你傷勢未癒，不能喝急酒，咱們先隨意隨意。」

何凌風笑了笑，依言淺嚐了一口。

馮援突然問道：「這酒的味道如何？」

何凌風道：「很好呀！」

馮援道：「酒味是不是有點酸？」

何凌風道：「這是女兒紅，本來就帶兒酸味。」

馮援笑着搖搖頭，道：「錯了，這不是酒本身的酸味，而是有人在酒裏加了東西。」

何凌風大吃一驚，道：「當眞？」

馮援道：「你若不信，何妨問問小妹。」

沒等何凌風發問，馮婉君已經冷冷接口道：「不錯，是我在酒裏加了『散功沙』。」

她的語氣冷漠而平靜，旣未臉紅，也不驚慌，就像承認在湯裏加了幾滴蔴油，根本不値得大驚小怪。

何凌風却險些從椅上跳起來，大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馮婉君沉着的道：「沒有什麼意思，只因爲大哥的功力太高，我怕不是他的對手，不能不先作準備。」

馮援笑道：「你居然還叫我大哥？」

馮婉君道：「爲什麼不呢？我是七郎的妻子，你是他的舅兄，我不叫你大哥叫什麼？」

馮援竟絲毫不生氣，連連點頭道：「叫得對，叫得對，旣是兄妹，有話總好談些，也就用不着動手了。」

說着，一仰脖子，又乾了一杯酒。

何凌風急道：「老大哥，不能再喝……」

馮援大笑道：「散功沙入喉生效，喝一杯跟喝十杯沒有什麼分別，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了，何不先謀一醉。」

何凌風張了張嘴，臉上忽然變色。

他發覺，自己雖然祇嚐了淺淺一口，此時腹內已有異樣感覺，彷彿丹田被什麼東西穿了許多孔，眞氣一提卽散，再也無法凝聚起來。

馮婉君冷冷一笑，又替馮援斟滿了酒杯，道：「大哥的話雖然不錯，但七郎還是少喝點的好，酒喝多了，對傷勢總是有害的。」

何凌風怒目道：「你還貓哭耗子假慈悲？我若傷重死了，豈不正合你的心意？」

馮援道：「七郎，別說這種無情的話，你們是夫妻，她怎會希望你死呢？你若眞的死了，咱們的刀劍合璧陣，豈非練不成了麼。」

馮婉君微笑道：「對極了，大哥眞不愧精明，如此善解人意。」

馮援道：「可是，刀劍合璧陣，全在我肚子裏，你能下藥破我的眞氣，却未必能從我肚子挖出刀劍合璧陣法來。」

馮婉君道：「那也不難，我有的是時間和耐心，等七郎的傷勢痊癒了，咱們再慢慢研商也還不遲。」

舉手輕擊兩聲，道：「來人呀！」

兩名送酒菜的僕婦應聲而入，這一次，她們手裏沒有酒菜，却提着兩柄雪亮的長刀。

馮婉君道：「舅老爺醉了，你們扶他去客房休息，務必要小心侍候，不許怠慢。」

兩名僕婦躬身應諾，一左一右，將馮援挾了起來。

馮援半點也沒有反抗，只笑嘻嘻道：「小妹，咱們爲什麼不現在談談呢？如果你肯告訴我婉君的下落，或許，我也肯說出刀劍合璧陣法。」

馮婉君冷冷道：「我並不急於想知道那陣法，咱們有的是時間，現在你醉了，還是先去休息吧。」

馮援聳聳肩，點頭道：「不錯，空肚子喝酒，的確容易醉，七郎，下次千萬記住別空肚子喝酒。」

兩名僕婦都粗壯有力，馮援却是瘦小個子，話猶未完，已被兩名僕婦像提小鷄似的擰了出去。

堂堂千歲府一劍擎天，就這樣栽在女人手中了？

何凌風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難受，彷彿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促成的，如果在馮援初蒞天波府時，自己就將實情相告，又何致於有今天這樣結果。

他看得出，到目前爲止，馮援仍把他當作楊子畏，因此也對他懷着若干疑心，否則，不會叫他也同飮含有散功沙的藥酒。

馮援這樣做，顯然在試探自己是否對方同黨，由此可見他確是心有所疑，果眞如此，他還會相信自己的剖白嗎？

何凌風本是被迫捲進這場紛爭，現在他突然覺得自己既已置身其中，就有義務將事情發掘個水落石出，只有如此，才能還我清白。

既然假冒馮婉君的歹徒將自己裝成楊子畏，馮援也認爲自己就是楊子畏，那就是索性客串到底，先跟歹徒們虛與委蛇，再設法探聽眞正的楊子畏夫婦下落，以及援救馮援……

打定主意，便假意埋怨道：「婉君，你這是幹什麼？你要我守密，自己却把秘密全抖露出來了。」

馮婉君冷冷看着他，冷冷說道：「你眞的願意爲我守秘密？」

何凌風道：「當然，我已經答應過你，沒想到你竟會在酒中弄手脚。」

馮婉君笑了笑，道：「我本來不想下手，可是，誰知道今夜三更你要告訴他什麼？與其由你告訴他，不如我自己抖露出來。」

何凌風吃驚道：「原來你聽見了我們的談話？」

馮婉君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別以爲我去了厨房，這兒的情形，沒有什麼瞞得過我。」

何凌風尷尬地笑笑，道：「其實，你誤會了，剛才因爲他對你已經起了疑心，我不得不敷衍他一下，我正準備私下跟你商議，晚上應該怎樣對他解釋？」

馮婉君道：「是嗎？你打算怎麼樣對他解釋？」

何凌風道：「我自然不會承認你是假冒的，至於下厨做菜的事，我可以說是你婚後才學會的，因爲我喜歡吃涼拌蘿蔔絲，所以……」

「好了。」馮婉君不耐煩的揮揮手，道：「你的意思就是要告訴我，你願意跟我合作，一切聽我的吩咐，對嗎？」

何凌風道：「對，我已經下了水，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馮婉君點點頭，道：「很好，現在我就交待你一件工作，你要盡力去完成。」

何凌風道：「我會的。」

馮婉君道：「去勸勸馮老大，叫他趁早把刀劍合璧陣的訣要說出來。」

何凌風道：「我一定去勸他，祇不過，他現在對我已有疑心，可能不會告訴我。」

馮婉君道：「至少他還認爲你就是楊子畏，你不妨告訴他，眞正的馮婉君已經在我手中，整個天波府也在我的掌握，如果他不肯說出刀劍合璧陣的訣要，天波府和千歲府就將從此在武林除名。」

何凌風試探着道：「這麼說，姑娘是香雲府的人了？」

馮婉君沒有回答，却反問道：「你以爲天下武林中，除了天波府和千歲府，就只有香雲府一處了嗎？」

何凌風忙笑道：「那姑娘是來自何處？怎樣稱呼？總可以透露一二，讓我也好有話可勸馮老大。」

馮婉君沉吟了一下，道：「你一定要問，我只告訴你四句歌詞，其他由你自己去猜想。」

何凌風道：「願聞。」

馮婉君曼聲吟道：「弱質纖纖志氣高，不習針黹習槍刀，霹靂驚破痴人夢，方知紅粉是英豪。」

× × ×

馮援屈肘作枕，舒適地斜靠在床頭，閉着眼睛，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

當他聽完何凌風覆唸的四句歌詞，不禁由鼻孔裏嗤出一股冷氣，緩緩道：「這算什麼狗屁歌詞，不過表示女人也要跟男人爭强逞雄，對她的來歷姓名，一字未提說了等於沒說。」

何凌風道：「但是，這至少證明一件事，她並不是從香雲府來的。」

馮援道：「我早就知道她不是，現在我也懶得追問她的來處，只希望知道她們把小妹怎麼樣了。」

何凌風嘆道：「她只承認婉君在她們手中，其他的什麼也不肯說。」

馮援道：「她不交待出小妹的下落，就休想我吐露刀劍合璧陣法。」

突然睜開眼睛，凝視着何凌風道：「你們是夫妻，同床共枕的妻子被人掉了包，你居然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沒感覺異樣？我眞不懂，你究竟是血肉之軀？還是木頭雕刻的？」

何凌風赧然垂首道：「老大哥責備的固然很好，可是，她實在扮得太像，無論身裁，口音，甚至身體上的特徵，都無一不像，再加上梅兒和小蘭兩個貼身丫鬟早被收買，誰會想得到呢。」

馮援道：「難道事前事後，府裏會一點異兆也沒有？」

何凌風道：「眞的沒有，不但府中上下無人看出，朋友們也沒發覺，連老大哥初來的時候，不也一樣被她瞞過了麼。」

馮援微微頷首，道：「這女人的確不簡單，除開化裝易容之術，其設想的精密，安排的週到，佈置的嚴謹，眞可說得上天衣無縫，不過，她仍然忽略了一件事。」

何凌風低問道：「什麼事？」

馮援笑了笑，沒有回答，順手從床頭小几上取了一個茶杯，伸出右掌，輕輕按在茶杯口上。

刹那間，只見他整個右掌變得一片血紅，熱氣蒸騰，彷彿剛從蒸籠裏取出的熱饅頭。

不久，氣散色褪，移開手掌，杯中竟滿滿盛了一杯酒。

何凌風驚喜交集，顫聲問道：「老大哥，你——」

馮援朝門外呶呶嘴，截口道：「你去回覆她，我答應說出刀劍合璧陣法，但必須先確知婉君的下落和安全，否則，一切免談。」

何凌風連忙道：「好，我這就去告訴她，希望老大哥多保重……」

他還想再說下去，馮援已經將杯中酒液傾入床下，揮手示意他離去。

走出客房，何凌風的脚步輕快多了。

所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那女人既然知道馮援的武功高明，又豈是區區散功沙能够奏效的。

難怪馮援說：空肚子喝酒容易醉。敢情這就是暗示對酒菜已有戒心，以馮援的精明，自然不會那麼輕易便中人暗算。

他假作中毒，只是苦肉計，一則爲了顧忌馮婉君的安全，二則得藉此探查對方的來歷；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爲了何凌風傷勢尚未痊癒，必須忍耐以免激起變故。

馮援功力未失，隨時可以制住那假冒馮婉君的女人，只要捉住她，還怕問不出她們的來歷麼？

何凌風簡直心花怒放，却又得極力壓制內心的興奮，表面裝作憂心忡忡的樣子，把馮援的答覆告訴了馮婉君。

馮婉君似乎早已料到會有這種回答，冷笑道：「我只能告訴你，人在我們手中，也很安全，却不能提出什麼確證，信與不信，那就全在他自己了。」

何凌風道：「可是，若無確證，他是絕對不能吐露刀劍合璧陣法的，既然人在你們手中，爲什麼不帶來讓他們兄妹見見面呢？」

馮婉君搖頭道：「辦不到。即使能辦到，他也只能見到一個外貌跟我相同的馮婉君，同樣難分眞假。」

何凌風聳聳肩，道：「你們都這樣堅持己見，我就無能爲力了，反正馮老大說得很堅決，沒見到他妹妹，絕不吐露刀劍合璧陣法。」

馮婉君冷笑道：「我自有辦法要他說出來，咱們等着瞧吧！」

何凌風再問她準備用什麼辦法，馮婉君只冷笑不答。

可是，從這一天起，接連過了三四天，竟不見她有任何行動，日子倒過得份外平靜。

馮援住在前廳客房，除了兩個僕婦日夜隨侍之外，並未受到限制，只要他不離開天波府，幾乎無人管他的行動。

他可以出入後園，跟何凌風下下棋，在花園裏隨意散步，如果他願意，甚至也跟馮婉君一同吃飯，一起談笑，仍然大哥小妹的，叫得十分親熱。

兩人之間，似乎已有默契，既不提馮婉君下落，也不提刀劍合璧陣法，一切和諧相處，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這情形，倒把何凌風給弄糊塗了。

他向雙方探問，都得不到確切回答，但是，他感覺得到，表面越平靜，內情越複雜，一場巨大風暴正在暗中醞釀，祇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爆發。

幾天下來，他更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天波府後園的僕婦和丫鬟，絕大多數都是馮婉君的同黨，而且武功都十分高明。

這些女人，顯然來自同一個組織，接受過極嚴格的訓練，絕非臨時拼湊而成。

所以，馮援表面很自由自在，實則無時無刻不在嚴密監視之下。

馮援好像也知道，所以他很安份，從不擅越雷池一步，每次見到何凌風，只談閑話，不提正事。

他們似乎都在等待什麼。這段時間，何凌風腹部的傷口已經漸漸痊癒了。

× × ×

今天，何凌風感覺到情形有些不對。

從下午開始，天波府後園突然多了幾名陌生女子。

何凌風敢打賭，這些女子絕非天波府中僕婦，但是，她們却穿着天波府僕婦的服飾，人數大約六七名，由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率領，仔細巡視了後園每一角落，包括上房臥室也不例外。

她們顯然在搜查可能藏匿人的地方，尤其對上房四週，搜查特別仔細，然後，便將其中四人分散在花園內，中年婦人和另外兩名，則留在上房樓中，把守着進出重要通道。

對這些陌生女子的出現，馮婉君未作解釋，但何凌風看得出，她對那位中年婦人態度頗恭敬，並且稱她爲「柳阿姨」。

而那位「柳阿姨」，神情却十分倨傲，臉罩寒霜，毫無笑容。

如果一定要說她曾經笑過，那就是當她初見何凌風的時候，曾用鄙夷的眼光，向何凌風上下打量了一遍，忽然露齒一笑。

那一笑，露出滿口黑牙，就像剖開一隻腐爛的石榴，直笑得何凌風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氣，機伶伶連打兩個冷顫。

不過，噁心歸噁心，這一笑對何凌風來說，仍算小有收穫。

從柳阿姨露出的滿口黑牙，他推斷，那八成是嚼檳榔嚼成的，再注意她說話時，果然帶着嶺南口音。

這使何凌風產生聯想，芙蓉城香雲府也在嶺南，柳阿姨這批人縱然不是香雲府屬下，至少跟香雲府有點關聯，再不然，就可能是費百齡的侍妾或叛婢，瞞着費百齡在外面活動。

何凌風很想將消息通知前廳的馮援，可惜找不到機會，只好暗中注意樓下的動靜。

傍晚時分，蘋兒送晚飯上樓，在馮婉君耳邊低語了幾句。馮婉君點頭道：「知道了，我會料理妥當的，叫她們多留心前面最要緊。」

蘋兒放下晚飯退去，何凌風便傻笑着問道：「婉君，你們準備料理什麼？」

馮婉君冷冷道：「你最好少問，吃飽飯就老老實實睡覺，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別離開這間臥房。」

何凌風道：「我猜得到，你們是準備對付馮老大，那位柳阿姨就是專程爲這件事來。」

馮婉君冷笑一聲，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顯然，她並不在乎何凌風知道這些秘密，同時也料到何凌風會如此猜想，所以並不感覺意外。

如果何凌風假裝什麼都不知道，倒反而會引起她的懷疑了。

何凌風輕嘆了一口氣，道：「我是個局外人，跟雙方都毫無淵源，你們要怎樣對付馮老大，都與我無關，不過，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希望你們別傷他性命，他已經失去武功，不會再跟你們爲敵了……」

奇招異技

旋風掌挫惡霸

慧　心

幾十年前，梧州是由廣東通到廣西的一個大城，鎖住西江的咽喉，在軍事方面十分重要，武林也很重視它，如果有人在梧州能够威震一方，就會名震兩粵，假如這傢伙除了渾身武功之外，還財雄勢大，他無疑的是一名惡霸。大概距今七十年，梧州有一名惡霸，姓江，單名一個轟字，頭大如斗，手臂粗壯，加上苦練多年的虎臂功，那雙手不但硬得像鐵，而且用前臂拍打，能够一臂打落，碎了二十塊磚頭，因爲他的橋手堅硬，加上武功精湛，有一手家傳下來的江家虎臂拳，又快又狠，故此，他在江湖上，很有名氣，十多年來，無人敢捋虎鬚，在西江走動的船家，或者在江湖賣藥搵食的人，都是拜門求助，然後能够在當地站得穩的，不過，芸芸衆生當中，有時剛從外地來的一些人，却不懂得有他這個名字，亦未可料。在這方面說，那是情有可原的，但在江轟那方面說，却又不同，他認爲自己座鎮西江，無人不知，如果有人把許多貨船運到梧州來，搬運貨物之際，沒有通知他，那就太過不識趣，非教訓一頓不可。

那天，江家的家丁走報，對他說知，有一個人叫做「枯藤」，人瘦如藤，船到了岸，押運貨物，已經來了兩個時辰，沒有登門報上他的姓名，太過荒謬。

江轟聽了，立刻走向碼頭，那時剛是潮退到盡，梧州的碼頭有二百四十級石，潮水漲到盡，僅有十多級，潮水一退到盡，全部二百多級石都露出來，相當兇險，如果有人從石級頂上翻身跌下，必然喪生，剛巧枯藤就站在碼頭靠近石級之處，他押運貨物，忽見一名大漢走近，大聲呼喝，問他認不認得江轟，枯藤愕然，說：「我是不問世事的，連我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因我太瘦，別人叫我枯藤，我只知自己是一條枯藤，不知道這個地方有惡霸。」

江轟聽到惡霸這個名稱，勃然大怒，說：「枯藤，你的死期到了，看招！」

說完這句話，人到拳到，他以爲自己的虎臂拳威猛如虎，三幾招就把枯藤打倒，由最高的石級翻身跌下，看來煞是有趣。殊不料他的拳脚雖厲害，那個地方有足够的空位可以走動，枯藤仗着自己身手靈活，居然避得過他打來的十多招，而且奪取有利地位，連發幾招把他迫到向海的石級。那邊從來沒有人能够接招之後還手進攻的，江轟雖在盛怒之下，仍然吃了一驚，趕快反攻，一連十多招衝打，離開石級有三十多步，然後再鬥，他以爲遠離碼頭安全得多，就算倒地，只是受傷，故此這樣做，至於枯藤，絕不理會他有何反應，只是憑着他的武功盡量卸落對方的攻勢，有機會就發招搶攻而已，他一旦搶攻，連發幾招，搶攻無用，便即連退十多步，又退又閃，江轟好像猛虎似的直衝過來，仍是無法傷害他，兩人纏着苦鬥，居然半斤八兩，聚在該處看熱鬧的人愈來愈衆，大多數人都是替枯藤揑一把汗的，因爲兩人的體格相差得太遠，枯藤如果捱了一掌，他就受不起，至於江轟，恐怕很容易捱得起對方三兩拳，因此看熱鬧的人都覺得江轟必勝，甚至江轟自己也有這種想法，愈打愈起勁。

一鬥再鬥，江轟看準了機會，突然發出左拳，向對方的臉孔衝上去，這一招霸王敬酒，有許多變化，雙臂如鐵，誰也沒法把它扳倒，他以爲枯藤只是像以前連續打鬥所採取的方法，接招就向左右躱閃，可是，那一拳衝過去之後，枯藤忽然改變作風，用交叉手由下而上的穿上去，而且順勢剷到對方左臂的後半截，把江轟那一條鐵臂壓住，隨即用左手仍然托臂，右手伸出來，在空中兜了半個圈子，一掌劈下。

這一招旋風掌是枯藤苦練多年的奇異招式，掌根如鐵，加上兩人在短距離搏鬥之際，對方還沒有看清楚他如何發招，那一個旋風掌已經閃電般劈到江轟的左脇，一掌就把他四條肋骨打斷，慘叫一聲，倒地打滾，氣喘如牛。江家的家丁雖然站着看熱鬧，仍是密切注意兩人交手的，江轟剛剛倒地，他們就大聲叫喊，搶救主人，枯藤不理會他們，但却指着江轟說：「今天我只是給你多少教訓，你的家人把你帶走，敷上跌打藥，三兩個月就會痊癒，如果他們圍攻，我就施展旋風腿把他們逐個踢到石碼頭那邊，葬身於西江裏面。」

說完他轉身就走，無人敢追。

枯藤那雙手雖然細，但却堅韌如藤，到處能卸開對方打來的鐵拳，故此沒有受傷，稍有機會他就向對方的肋骨重重的打擊，一掌取勝，因爲肋骨無法練習到像拳脚那麼堅强，擋不住劈來的旋風掌。

從他說的話看來，他似乎除了旋風掌之外，還懂得旋風腿，那是北方十分厲害的脚法，一跳起來，就可以轉身飛躍出擊，整個軀體有如旋風，連傷十多人，大概那些家丁平時聽過江轟談及這種脚法，眼見主人受傷，不敢輕擧妄動，故此無人斗胆追擊。

馮婉君沉聲道：「叫你不要過問這件事，你聽懂了沒有？」

何凌風忙道：「好！不問，不問。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吃飽了就睡大覺，這總行了吧。」

說完，低頭扒飯，果然不再開口。

馮婉君也匆匆吃了飯，蘋兒撤去殘餚，主婢相偕下樓，臨去時，帶上房門，將何凌風反鎖在樓上。

她們可能認爲何凌風眞氣已散，傷猶未癒，是以沒有再制他的穴道。

何凌風早已打好了主意，急忙脫下外衣，用被褥堆成一個假人，側臥床上，吹熄燈火，輕輕拉開了窗帘。

由窗口望出去，園中一片漆黑，樓下大廳却燈火輝煌，照耀如同白晝。

馮婉君和柳阿姨顯然都在樓下大廳裏，花園中也一定有人警戒，但樓內樓外，鴉雀無聲，看不到半個人影。

這情形顯示，今夜可能有一位重要人物要來，大家正在靜靜等候。

那要來的人，身份必然在柳阿姨之上，很可能就是主持整個盜刀行動的首腦。

何凌風輕啓窗帘，閃身而出，悄然滑落窗外平台，用一隻手攀住窗櫺，另一隻手伸向屋簷，從瓦沿內扯出一副繩索結成的軟梯。

這軟梯，是他兩天前就準備妥當，藏在屋簷水槽下，梯端繫着三脚爪，原是爲緊急時由窗口脫身使用的。

現在，他知道絕不能縋梯而下，那樣太容易驚動花園裏擔任警戒的人，但若利用軟梯攀上屋頂，却既方便，又安全。

人到了屋頂上，可以居高臨下，窺探四方，如果越過東北方的花架，藉花枝藤蔓掩蔽落地，就不易被人發覺了。

何凌風雖不能提聚眞氣，身手仍很矯健敏捷，掛穩軟梯，一個翻身，已登上了屋頂。

然後，輕輕將軟梯取回，調勻呼吸，沿着瓦溝慢慢向花架移去。

剛移過三道瓦溝，下面突然傳來人聲。

何凌風微抬起頭，看見兩盞宮燈，正引着一行人由西南方向上房走來。

提宮燈的兩個小丫鬟，原是天波府內的人，後面則是四名黑衣女子，二前二後，簇擁着一位穿絳色衣裙的少女。

那四名黑衣女子個個身軀粗矮，衣着也很特殊，下面穿着紮腿的長褲，上身是件寬大的短衣，袖口敞開，僅及肘彎，沒有衣領和扣子，却用一條寬寬的黑綢帶，緊繫在腰部，若非頭上挽着高聳的髮髻，眞會錯認她們是四個男人。

最奇怪的是，四名黑衣女子腰帶上，各挿着一長一短兩柄刀。

短的一柄，約長二尺，刀柄却佔了七八寸；長的一柄足有四尺五寸，刀柄也佔一尺五。

兩柄刀的寬度，最多三指，刀身細長筆直，有些像劍的形式，尖端却微微上翹，分明是單鋒。

何凌風也是練刀的行家，平生却沒有見過如此形狀的長刀。

那絳衣少女未帶兵刄，衣袂飄飄，顯得很文氣，黑夜中雖然看不清面貌，想必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可能很美。

一行人才到樓門外，馮婉君和那位柳阿姨已經快步迎了出來，一齊躬身道：「迎接三公主。」

絳衣少女擺擺手，道：「免禮，進屋裏說話吧。」

馮婉君和柳阿姨雙雙側身讓路，四名黑衣女子却當先進入樓中，然後，那位三公主才姍姍走了進去。

何凌風看得嘖嘖稱奇，心想：這些女子眞不簡單，居然有公主，還有侍衛，氣派排場比天波府講究多了，看來那假冒馮婉君的只是個嘍囉，柳阿姨也不過一名僕人而已……

想到這裏，突然改變了主意，決定暫緩去前廳通轉消息，先瞧瞧她們在樓下說些什麼？

可是，樓房四週戒備森嚴，怎麼才能偸聽到她們的談話呢？

呃！有了。

何凌風輕輕越過屋簷，攀上花架，利用花枝掩蔽，輕輕落地，然後以肘代足，貼地俯伏而行，由花架爬到樓房壁根下，找到一處嵌着鐵柵的氣窗。

氣窗內，就是樓底地室。

何凌風記得，地室裏有座石砌的火爐，是準備冬天生火取暖用的，火爐的烟窗，正好穿過樓下大廳的複壁。

如果能爬進烟窗內，倒是個絕妙的竊聽所在。

他小心翼翼地卸去氣窗鐵柵，顧不得塵埃污髒，像一條蛇似的爬了進去。

一切都跟他所期望的相符，火爐方位正好，烟窗也够大，一個人站在裏面還綽有餘地。

最妙的是，烟窗和複壁上，都留着清理用的小活門，打開活門，不但能竊聽屋內談話，甚至大廳裏的情景，也可一覽無遺。

唯一遺憾，是當何凌風爬進烟窗時，那位三公主已經坐下了，坐椅恰巧背向複壁活門，以致無法看見她的正面。

但只看背影，已經證實何凌風的推測很正確——她是個穠纖合度，秀秀氣氣年輕女子。

柳阿姨側坐在旁邊一張小櫈子上，四名佩刀女子分立左右，馮婉君站着，正向三公主覆述最近發生的種種情況。

這時，覆述剛告一段落，那位三公主似乎對馮婉君的結論有些不以爲然，緩緩道：「這些日子，你的表現不壞，但若說這樣就是完全控制了天波府和千歲府，却未免言過其實，你要知道，咱們目的並不在取天波府和千歲府而代之，咱們是要取得胭脂寶刀，並且瞭解他們精心研創的刀劍合璧陣法，然後在羅浮刀會上，一擧將他們擊敗，讓天下男子，永遠臣服在姊妹會總御之下。」

馮婉君道：「是的，屬下知道。」

三公主道：「你既然知道，就不該使用暴力，尤其對馮援，更不該暴露身份，那樣才能教他將刀劍合璧陣的精華自動說出來。」

馮婉君道：「可是，他對屬下，已經疑心了。」

三公主道：「那證明你下的功夫還不够，臨事又不能沉着忍耐，疑心是可以設法消除的，總比自己暴露身份要好。」

馮婉君低下了頭。

三公主又道：「最不可原諒的是你急於盜取寶刀，一切安排都不够週密，以致弄得犧牲了兩名姊妹的性命，破綻仍然無法彌補，身份仍然難免暴露，仔細想想這是多麼不值得？」

馮婉君垂首道：「屬下知罪！」

三公主輕嘆了一口氣，道：「會主知道這件事，的確很生氣，不過，念在你取得了胭脂寶刀，功過相抵，不願再加罪責，所以特地派我和柳阿姨趕來，替你收拾這個爛攤子。」

馮婉君躬身道：「感謝會主恩惠，謝謝三公主代爲緩頰。」

三公主道：「現在你將胭脂寶刀交給我，將馮援交給柳阿姨帶走，就沒有你的事了，但是，你還得繼續留在天波府，繼續以楊子畏夫人的身份，設法查證田伯達的來歷，務必要知道他是受誰之命？有何目的？弄清楚以後，先

向分會報告，千萬不許魯莽擅採行動。」

馮婉君道：「是。」

三公主道：「還有，那姓何的替身，是咱們費了不少心血造就的，他武功不高，只須嚴密監視就行了，不必使用散功沙，你應該給他解藥，以柔情和利害得失攏絡他，使他心甘情願爲我所用。」

馮婉君唯唯應諾。

何凌風聽她語氣之間，似乎認爲自己武功平凡，頗有輕蔑之意，不禁暗暗冷笑道：好丫頭，你以爲何某人是個貪戀女色，膽小如鼠的窩囊廢？那就算你看錯人了。我何凌風武功雖然平常，却並不太好駕馭控制……

只見柳阿姨站起身來，問道：「公主準備何時起駕？」

三公主道：「你去前廳帶人先走，我取了寶刀，隨後就到。」

馮婉君忙道：「屬下這就去花園取刀，命蘋兒陪柳阿姨去前廳帶人。」

三公主皺眉，道：「你將寶刀還埋藏在花園裏？」

馮婉君道：「是的，屬下本想將刀取回，不料被何凌風窺見，迫得出手傷了他，臨時來不及離開，就將刀仍舊埋回原來的土坑中，馮援見土坑未塡，始終未料寶刀仍在原處。」

三公主搖搖頭道：「那樣總是太冒險，你快去快回吧，但願沒有再生意外才好。」

馮婉君應諾着出了樓門，何凌風也匆匆縮身下落，由氣窗鑽出了地室。

他並不担心馮援會被柳阿姨帶走，却決心要搶在馮婉君之前，將胭脂寶刀奪回來。

至少，他要從中阻撓，絕不能讓胭脂寶刀被三公主取去。

樓房四週，一定有「姊妹會」的人擔任警戒，但何凌風已經顧不得這許多了，順着花架暗影，矮身急奔，飛快地衝向樓後樹林。

奇怪，像這樣飛步狂奔，居然未被警戒的人發覺。

何凌風一口氣衝進林子裏，估計馮婉君必然也已由另一方進了林子，不敢怠慢，立刻急急穿林而入。

當他卽將接近埋刀的地方，突然聽到對面傳來脚步聲音。

何凌風暗暗焦急，看情形，自己已不可能在馮婉君之前取得寶刀，卽使兩人同時抵達，憑武功，自己也不是馮婉君的敵手。

迫不得已，只好停了下來，一面以手掩口，儘量降低喘息的聲音，一面凝神傾聽，窺察對方的動靜。

咦？怪啦。

他一停下來，對面脚步聲也跟着停止。

何凌風試着再向前邁了兩步，對面仍然毫無反應。

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自己太緊張，聽錯了？

時機急迫，何凌風無暇細想，快步奔了過去。

一到林中那塊空地，他楞住了。

埋刀的土坑邊翻着新土，顯然已經被人挖掘過。

但挖掘的人絕非馮婉君。

因爲，馮婉君正站在土坑旁，兩手空空，呆若木鷄，已被人點了穴道。

何凌風四面張望，全無人影，急急問道：「寶刀呢？寶刀是不是被人挖走了？」

馮婉君不答，除了眼珠子還轉動外，全身僵挺如死。

本來嘛，穴道被制住了的人，叫她怎麼回答。

何凌風急欲知道胭脂寶刀下落，忙繞過土坑，在她背心上連拍了兩掌。

可是，他眞氣無法提聚，掌上無法貫注眞力，竟解不開馮婉君被制的穴道。

何凌風跺跺脚，又喝道：「你身上帶着散功沙的解藥沒有？如果有你就眨兩次眼睛。」

馮婉君連眨了兩次眼。

何凌風立刻動手搜查，果然在她貼身衣袋裏，找出一個扁形小磁瓶。

「這是不是解藥？」

馮婉君又眨眨眼睛。

何凌風拔開瓶塞，倒出一粒米粒般大小的解藥，投入口中。

藥粒入喉，片刻間，胸部產出一股灼熱的熱流，宛如烈酒般順腹而下，直透丹田。

何凌風吸了一口氣，微微上提，眞氣已能凝聚，忙再度舉起右掌……

突然，他發覺暫時還不能解開她的穴道，這女人的武功可能比自己高，如果脫身後反噬一口，可有些寃枉。

心念轉動，落掌時變了方位，拍在馮婉君頸後「啞門穴」上。

馮婉君咳嗽一聲，吐出一口濃痰，又能開口出聲了。

何凌風道：「快說，胭脂寶刀，被誰挖去了？」

馮婉君却答非所問地道：「七郎，求你先替我解開穴道，咱們總是夫妻一場，我又給了你散功沙的解藥，你不能這樣見死不救呀！」

何凌風道：「你告訴我，寶刀被誰挖去了，我自然會救你。」

馮婉君道：「我一定告訴你，只要你先解開我的穴道。」

何凌風沉聲道：「到現在你還想跟我談交換條件？」

馮婉君道：「這不是談條件，我是求你，如果失去胭脂寶刀，我只有死路一條。」

何凌風道：「噢？你不能失去寶刀，難道我就應該失去？別忘了，胭脂寶刀，並不是你的。」

馮婉君苦笑着道：「七郎，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不管寶刀屬於誰的，你我都不願它失去，對嗎？」

何凌風自然無法否認，他也想到，胭脂寶刀若落在別人手中，對自己並無好處。

馮婉君又道：「放開我，七郎，我們應該合作追回寶刀，不應該互相猜疑，等寶刀追回，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

何凌風道：「那你就先告訴我，寶刀被誰挖走了？」

馮婉君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我先告訴了你，你會遵守諾言放開我嗎？」

何凌風道：「當然會，何某不是言而無信的人。」

馮婉君笑了笑，又道：「你還願意跟先前一樣，拿我當妻子看待？」

「你——」何凌風怒道：「你究竟說不說，我沒有工夫跟你扯這些閑話。」

馮婉君嘆息道：「你們男人認爲這是閑話，在我們女人看來，這却比生命更重要，七郎，咱們雖然不是眞正的夫妻，這幾個月來，已經享受過實際夫妻生活，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今生今世，我只認定你是我的丈夫，姓氏，名份都可以假，我對你的情戀絕不會假，七郎，你……」

何凌風搖手道：「好了，好了，就算你對我情深義重，現在也不是談這些的時候，咱們先解決正事，這些兒女私情，留着以後慢慢再談如何？」

他簡直忍不住想笑出來，這女人眞是「熱炒現賣」，三公主剛要她以柔情攏絡自己，她

果然就擺下「迷魂陣」了，可惜時機不對，誰有心情來領略。

馮婉君大約也發覺「氣氛」有些不對勁，只得訕訕改換話題，道：「好吧，你一定要先知道誰奪走了寶刀，我可以告訴你，那人八成就是田伯達！」

何凌風詫道：「爲什麼說八成是？」

馮婉君道：「他用面巾蒙着臉，又更換了衣服，我沒有看清楚他的眞正面目，但以我推斷，除田伯達以外，絕不會是別人。」

何凌風也懷疑田伯達，沉吟道：「他的武功並不高明，你怎麼會被他制住穴道？」

馮婉君道：「他是趁我不防時突然出手，而且，林子裏還埋伏着同黨。」

何凌風道：「一共有幾個人？得手後向什麼方向走的？走了多久？」

馮婉君道：「確實人數我沒看清楚，大約有兩三人，他們奪得寶刀，就向掬香榭那邊逃了。」

掬香榭臨近上房，再過去，就是前廳，論情衡理，田伯達應該由後園逃走，爲什麼反而去了前廳呢？

何凌風不禁感到詫異，但時間急迫，已不容許他繼續追問下去，略一沉吟，轉身便走。

馮婉君急道：「七郎，你答應要替我解開穴道。」

何凌風道：「我本來是要解開你的穴道，但你失去胭脂寶刀，三公主不會輕易相信你，倒不如仍讓你再委屈片刻，這樣你才好對她解釋。」

馮婉君大叫道：「喂！七郎，你不能言而無信，七郎……七郎……」

何凌風一揚手又點閉了她的啞穴，却在她面頰上輕拍了拍，低聲道：「我這是爲你好，若非咱們夫妻情深，我就放開你，讓你受那三公主的責罰，現在這樣，你就沒有責任了。」

說完，揮揮手，出林而去。

他默計時間，柳阿姨帶人必然已到前廳，如果馮援不肯束手受縛，可能已經動上了手，所以出林之後，便直奔前廳。

可是，當他經過花園園門時，突然聽見一陣呼叱聲。

聲音來自上房，其中分明有馮援在內。

何凌風急忙折轉，沿着一排花樹俯腰躡足而行，重又回到樓房外。

遠遠地，他就看見樓門前紅燈高挑，兩條人影正在激烈搏鬥。

三公主負手站在門前台階上，四名黑衣矮婦，一字兒排在她身前。

藉着燈光，何凌風第一次看見了三公主的面貌！

她很秀氣，也很美，年齡頂多十八九歲，大眼睛，薄嘴唇，一望而知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只是目光陰森銳利，顯得有些深沉。

動手相搏的兩個人，一是柳阿姨，另一個是馮援。

兩個人都赤手空拳，未用兵刃，乍看來，馮援拳掌之施，出手勁風呼嘯，威勢凌厲，業已穩佔上風，但那柳阿姨的身法却玄妙絕倫，穿梭於馮援的拳掌之間，竟然也未露敗象。

看情形，兩人已經纏鬥了不少時候。

三公主目光炯炯注視着鬥場，四週幾乎全是「姊妹會」的手下，却並無一人出手助戰。

她們只是靜靜地旁觀，似乎並不急於想擊敗馮援。

然而，眼看馮援人單勢孤，縱能擊敗柳阿姨，久戰後必然疲憊，難免要吃虧。

何凌風心裏暗急，這時若有胭脂寶刀在手，那該多好……

正難決是否要助馮援一臂之力，忽聽三公主低喝道：「柳阿姨退下！」

柳阿姨應聲撤招，飛落圈外，額上已微微見汗。

三公主一揮手，四名黑衣矮婦突然長刀出鞘，快步衝上前去，將馮援圍在當中。

馮援冷笑道：「臭娘們想用車輪戰？來吧，這點陣仗馮某人不在乎。」

三公主不答，沉聲道：「給他一柄劍。」

柳阿姨摘了一名提燈少女的佩劍，抖手拋給了馮援。

馮援接劍在手，倒有些詫異，揚眉道：「怎麼？你們這是壽星吊頸——活得嫌膩了？」

三公主平靜地道：「咱們不願倚多爲勝，但這四名姊妹一向練的合擊刀法，爲了公平，也給你一件兵刃。」

馮援哈哈大笑，道：「可是，你別忘了，千歲府的驚虹劍法，在武林中已享譽數十年，馮某人一劍在手，就沒有她們的生路了。」

三公主道：「那就試試看吧！」舉掌連拍了三下。

三聲掌過，四名黑衣矮婦齊聲大喝，一擁而上。

她們各有一長一短兩柄窄刀，但短刀仍插在腰帶上沒有使用，却雙手握着長刀，飛快的上步出手，四柄刀在喝聲中左右揮劈，一口氣劈出了十二刀！

但見刀光霍霍，寒芒飛躍，四面八方湧起一片刀幕。

何凌風也是練刀的，却從未見識過如此凌厲快速的刀法，不禁替馮援暗擺了一把冷汗。

層層刀影之中，馮援一聲厲笑，展開了長劍。

何凌風並未看出他是如何發招的，只覺眼中一陣花，耳傍响起刀劍相擊脆响，冷電飛閃，火星四濺……

那四名黑衣矮婦，進得快，退得也快，宛如噴泉綻放般各退了三四步，仍然雙手擎刀，原式未變，緊緊包圍着馮援。

三公主的眉頭掀動了一下，微笑道：「果然不愧高明！」

馮援冷哼道：「臭丫頭，你還有多少人手？儘管派出來。」

三公主笑了笑，沒有回答，又舉手連擊四聲。

黑衣矮婦中的兩人應聲收刀後退，另外兩人却再度出手。

這一次，兩柄長刀劃破夜空，一攻上身面門，一攻下部腹腿，仍然快迅無比，配合得天衣無縫，兵刃雖少兩件，攻勢反而更見凌厲。

馮援似乎未把那上下夾攻的兩柄刀放在心中，長劍展動，幻起一道寒光。

叮！叮！兩聲响，兩柄刀幾乎同時被封了出去。

何凌風終於看清楚了，馮援分明只發出一招，却同時封開了兩柄長刀，那一招原是迎向面門的，但在刀劍交接的刹那，劍身突然一滑，竟然如磁引鐵，將上面的刀逼向下落，恰好擋開了攻向下部的另一柄長刀。

換句話說，這是一式二用，借刀封刀，無論時間，招式，力量，都用得恰到好處，妙到巔毫。

三公主脫口讚道：「好劍法！」手掌連拍了兩聲。

四名黑衣矮婦陣式突又改變，人影閃動，四個人列成一條直綫，而且各人都將腰際另一柄短刀也拔了出來。

第一名黑衣矮婦當先發動，長短兩柄刀一齊出手，攻向馮援，但甫一交接，便撤刀後退，第二名矮婦立卽補位攻上，也同樣一觸卽退，然後是第三名接替……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白羽令（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荊玉鳳不惜背叛紅衣堡，委身以待楚駿，在前往紅衣堡途中，遇公孫修明率紅衣殺手截擊，楚駿施展奇功，將公孫修明等一衆盡行殺戮，此事爲慕容采燕所見，她以此要脅楚駿，要他俯允婚事，楚駿不允，慕容采燕驀施暗算，以毒針刺中楚駿肝俞穴，這穴道正是方城主替楚駿將寒毒迫聚之處，致令寒毒發散，楚駿也因此雙目失明，荊玉鳳迫得護楚駿在山洞中暫歇，十日後，荊玉鳳主婢三人護楚駿要往南海找蜘蛛夫人求醫，途經伏牛山，在一酒家打尖，驀聽隣桌有惡徒在向他們出言挑釁——

纖手屠虎倀　鐵杖掃妖魔

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地頭蛇，對此等小人楚駿不屑計較，無奈他們却找上門來。

在楚駿的食桌五步之外，他們停了下來，短裝大漢濃眉一掀道：「喂，你們是作什麼來的？」

秋心冷哼一聲道：「你管得了麼？廢話。」

短裝大漢哈哈一笑道：「姑娘說錯了，這西坪鎮上大姑娘生孩子也少不了我姓朱的一份，像你們來路不明之人，我焉能不管！」

開口就是粗話，連大姑娘生孩子他也說得出口，而說話的對象，又是一個陌生的年輕女郎，可見此人不止是地頭蛇，還是一個無賴的流氓。

秋心面色一寒，冷冷道：「閣下當眞要管？」

短裝大漢道：「那還用說？咱們兄弟管定了。」

秋心道：「請問閣下要如何管法？」

短裝大漢扭頭對藍衫人道：「馬兄，你說呢？」

藍衫人輕輕搖着摺扇，表現得一表斯文，但一雙鼠眼却在荊玉鳳及秋氏姐妹的嬌靨上往返瞄掃，那副色迷迷的輕薄神色，實在叫人看着生氣。

短裝漢子一問，他像煞有介事的咳了一聲道：「朱兄說的不錯，他們的確來路不明，依我看麼……」

短裝漢子道：「怎樣？」

藍衫人道：「咱們來個個別審問。」

短裝漢子先是一怔，接着一掌拍在身側的食桌之上，若有所悟的哈哈一笑道：「高明，馬兄先挑吧。」

藍衫人用摺扇指着荊玉鳳道：「妳，少爺還瞧得順眼，走吧。」

這兩人色胆包天，在大庭廣衆之中居然敢如此輕薄，可惜他們走了眼，竟招惹上幾位煞星。

秋心首先出手，纖掌陡揮，拍向藍衫人的面頰，秋月依樣葫蘆，也一掌向短裝漢子的面頰拍去。

藍衫人哈哈一笑，摺扇倏地一揚，划向秋心的腕脈，出招輕快俐落，身手倒是不賴。

可是他忽然感到手腕一陣劇痛，摺扇竟然把持不住，還沒有划到秋心的脈門，便已掉落地面。

同時叭的一聲脆响，他的左頰結結實實的挨了一掌。

這一掌秋心用了七成眞力，他那還承受得住。

一連後退三步，他依然滾倒地上，口中哇哇的叫着，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出。

因爲他不止是滿口鮮血，整個左腮也幾乎全碎，臉上的肌肉扭曲着，醜惡得不像人形。

這是爲惡的報應，縱然不至死亡，今後他的面頰只怕難回復舊觀了。

秋月的心地軟一點，她只是連抽短裝漢子兩記耳光，打落了他幾顆門牙而已。

短裝漢子見勢不佳，就待拔腿逃走，秋月冷冷道：「站住。」

短裝漢子呆了一呆，捧着面頰哀聲道：「小人瞎了眼，請姑奶奶手下留情。」

秋月撇撇嘴，道：「怎麼，閣下不管了？」

短裝漢子道：「姑奶奶大人不記小人過，小人，小人……」

秋月哼了一聲道：「揹你的同伴拖回去，滾！」

短裝漢子如獲大赦，急忙抱起藍衫人狼狽的奔出店去。

荊玉鳳眉鋒一皺道：「今天這一鬧，咱們一路之上只怕要困難重重了。」

的確，紅衣堡第一個不會放過他們，九曲山莊也必然在緝捕弑師的兇手，他們趨避猶恐不及，怎能再招惹是非！

因此，秋心面色一紅道：「都是我不好。」

荊玉鳳道：「這不能怪妳，不過咱們今後要多留點心，能够趨吉避凶自是最好不過。」

秋心道：「小姐說的是。」

楚駿道：「我想縱然不出今天這件事，他們總會找到咱們的，玉鳳，我沒有暗器，妳看要不要定做一些？」

荊玉鳳道：「相公需要何種形式的暗器？」

楚駿道：「四五分長，像鐵釘那麼粗細。」

荊玉鳳道：「咱們明晨要走，定做只怕來不及，如果就用現成的鐵釘，你看如何？」

楚駿道：「我想不會有問題。」

荊玉鳳道：「好，秋月妳去買吧，幾十百把都可以。」

秋月買回鐵釘，用她自己的豹皮囊盛好再替楚駿繫在身上，然後微微一笑道：「武林中暗器的種類雖多，以鐵釘做暗器的尙屬首創，說不定將來相公會變做鐵釘大王呢。」

秋月祇是開玩笑，她却沒有想到楚駿果然因此而名震江湖。

翌晨他們由西坪南下，經過幾天的跋涉，到達鄂省的穀城縣境。

此地屬於武當山脈，山嶺綿亘，巉崖處處，地勢險峻而荒涼。

他們正轉過一個山坳，一羣大漢忽然攔住他們的去路。

楚駿雖是目難視物，却已知道前途有警，他那冷峻面頰立即湧上一片殺機。

荊玉鳳道：「也許不是衝着咱們來的，秋心妳先去問問他們。」

楚駿道：「咱們好像還沒有走出險道，地形對咱們頗爲不利，如若必須動武，手底下不必留情。」

秋心道：「我知道！」

她拔出長劍，奔到攔路者的身前道：「朋友，你們作什麼？攔路搶刦麼？可惜咱們夫婦並非富有。」

來人有二十餘名，爲首的是一名年約六旬的黃衣老者，及兩名五旬上下的中年漢子。

黃衣老者向秋心瞥了一眼道：「那瞎子可是楚駿？」

秋心道：「不錯。」

黃衣老者道：「姑娘剛才說你們是夫婦？」

秋心點頭道：「正是，你問這些作什麼？」

黃衣老者一嘆道：「天下的男人多的是，姑娘何苦嫁給一個逆倫犯上之人，而且他還是一個瞎子！」

秋心怒叱道：「你說話要小心一些，否則休怪我出手無情！」

黃衣老者道：「老夫是好意相勸，姑娘不聽就算老夫沒說就是，不過咱們找的是尊夫，請他前來答話。」

秋心道：「你是誰？找我的丈夫作什麼？」

黃衣老者道：「老夫盧舍我，九曲莊主蓋琦是老夫的妹夫，老夫今日前來，是要替九曲山莊清理門戶。」

楚駿聽到盧舍我報出姓名，知道今日之事是一個不易處理的局面，於是招呼秋心道：「妳回來。」

秋心回到楚駿的身邊道：「這般人不會講理的，相公何必浪費唇舌。」

楚駿道：「我知道，但這個理字却不能不講。」

他跨前數尺，向盧舍我雙拳一抱道：「晚輩楚駿參見盧前輩。」

盧舍我哼了一聲道：「姓楚的，你的雙眼瞎了？」

楚駿道：「是的。」

盧舍我道：「是怎樣瞎的？」

楚駿道：「也許是報應吧，怎樣瞎的前輩就不必管了。」

盧舍我哈哈一陣狂笑道：「不錯，的確是報應，不過老夫不能因爲你瞎了就撒手不問。」

楚駿道：「盧前輩要問什麼？」

盧舍我道：「據老夫所知，九曲山莊待你不薄，你居然泯滅人性，逆倫弑師，老夫問你，難道你的良心是黑的？」

楚駿淡淡道：「晚輩的良心也許正是黑的，不過晚輩只有一點告訴前輩，先師之死與晚輩絲毫無關。」

盧舍我道：「時至今日，你還敢當面撒謊！」

楚駿冷冷道：「晚輩句句實言，信不信只好由前輩了。」

盧舍我身側一名青衫佩劍，年約五旬

的中年大漢道：「大哥，小賊惡性已深，讓小弟超渡他吧。」

盧舍我道：「能够生擒最好，否則就將他就地處决。」

青衫大漢道：「遵命！」

此人是盧舍我的拜弟，名叫桑青，在中原道上，神劍桑青是一個頗够份量的人物。

他請令出戰，並指名呼叫楚駿道：「出來吧，姓楚的，念在你是一個雙目失明之人，桑某給你一個痛快就是。」

秋心道：「我說是浪費唇舌吧，相公偏偏不信，讓我去打發那姓桑的，你看可好？」

楚駿道：「好吧，不過手底下保留一點。」

秋心道：「我知道。」

她不再多說一句廢話，身形一蕩之間，長劍已連連揮出。

楚駿叫她保留一點，她實在並未作半點保留，因爲他們開口瞎子，閉口瞎子，使她動了殺機。

這出手一招，劍光便如雪花蓋地，但見千百道晶芒挾着迎風銳嘯的劍氣，向桑青全身刺來。

桑青是神劍，他的劍術必有極高的造詣。

但無論他造詣多高，他却無法破解秋心這招雪花蓋地。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响過，秋心臉上的殺機收斂了，只是嘴角微撇，現出一副不屑的神色。

這也難怪，神劍桑青名滿江湖，他竟無力接下秋心一招，而且敗得十分之慘。

他的神劍變作一堆廢鐵，胸前一個十字，在淌着鮮紅的血水。

這些血水染紅了桑青的衣衫，也使盧舍我受到無比的刺激。

一個成名多年的高人，竟栽在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婦手裏，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何况桑青也是他的拜弟。

「殺……」

一聲驚天動地的厲吼，他首先奔向秋心，鋼刀閃起耀眼的光芒，一連劈出了三刀。

此人不愧是名震中州的一方霸主，功力之深，在當代武林之中算得是一流之選，他每一刀都像驚雷撼山，使得秋心不敢硬接，只好連退三步。

論功力，秋心確非其敵，但她身法輕捷，劍招玄奥，盧舍我雖然全力以赴，但對她半點也奈何不得。

他另一名拜弟衞長雄已與秋月展開激戰，其餘二十幾名大漢則衝向楚駿及荊玉鳳二人。

楚駿原是用刀的高手，但在雙目失明之後他改用鐵棍作爲兵刄。

以他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只要鐵棍出手，必然會血肉橫飛。

只是他不願殺人，對師門舊友，更存着忍讓之心。

當那大漢迫近之時，荊玉鳳已經掣出長劍，準備出手應戰。

楚駿却不叫荊玉鳳出手，並向迫近的大漢道：「先師遇害之事，决非楚某所爲，希望各位能够相信……」

這般人的頭兒都不相信，楚駿的話自然又是白說。

在一聲吶喊之下，他們由四面八方向楚荊二人衝來。

楚駿長長一嘆道：「各位不聽忠告，在下只好得罪了。」

他抓了一把鐵釘，身形一轉，鐵釘便像飛蝗一般的洒了出去。

一個雙眼皆盲之人，用暗器自然十分不便，何况還要以滿天花雨手法，一舉制服二十餘人，連楚駿也不敢抱着成功的信心。

因此，一把鐵釘出手之後他又抓了一把。

不過這一把鐵釘並未派上用塲，因爲釘無虛發，大部份的來敵都被擊中穴道，雖是張牙舞爪，却已是動彈不得。

一部份未中穴道的大漢也被鐵釘擊傷，傷勢雖然不重，但那震撼之力無與倫比，他們再也提不起蠢動的勇氣。

這一招的確震撼全塲，盧舍我及衞長雄怎敢再戀戰下去。

他們一招逼退秋氏姐妹，瞅着他們那般部屬，驚嚇得面無人色。

楚駿不爲已甚，又是輕輕一嘆道：「楚某如若不死，會給各位一個交待的，告辭。」

沒有人敢再留難，甚至沒有人敢吭出一聲，因爲他們嚇破了胆，也眼睁睁的瞧到一項奇蹟。

一個人無論武功多高，必須仗恃一雙眸子，如果全憑聽風辨位，他的武功就不足爲懼了。

聽風辨位無法聽到靜止不動的事物，也不能分辨多數人的集體行動。

這幾乎是眞理，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然而它被楚駿否定了，二十餘人的集體圍攻，並未逃過他的觀察。

再說，數盡當代使用暗器的高手，沒有一個能够一舉制住二十幾名敵人，只有楚駿，他創造了一項奇蹟。

於是，穀城一戰轟動江湖，楚駿也獲得一個「飛釘盲魔」的封號。

他是魔，荊玉鳳自然是煞，秋氏姐妹就變作雙妖了。

「盲魔情煞兩妖姬」之名不脛而走，他們成了名動江湖的風雲人物。

祇不過他們的名望並不好聽，而且是武林各派撲滅的對象。

由穀城出發，他們就面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局面，無論他們走到那裏，都會帶來一股洶湧的暗潮。

暴風雨在醞釀。

暴風雨將臨的前夕，氣壓似乎十分之低。

第一個忍受不住這種無形壓力的是秋心，她的粉頰綳得緊緊的，誰要招惹了她，她會毫不猶豫的出手殺人。

秋月是比較溫和的，但這位溫柔的小婦人，也無法找出她絲毫笑意。

只有荊玉鳳不在乎這些，她全部的心力都投注在照顧楚駿的身上，除了楚駿，任何事物都引不起她絲毫的興趣。

這天他們到達小河鎮，太陽正懶洋洋地躲到山後去了。

荊玉鳳道：「秋月快走一步，先到鎮

上找一個歇息的地方。」

秋月應聲奔入鎮集，目光四週一瞥，不由神色一怔。

小河鎮東依漢水，西靠荊山，地當荊襄大道，是一個重要而險峻的所在。

鎮很大，商業也頗爲繁榮。

此時夕陽晚照，斜射鎮集，正是旅客投宿的時間，但秋月見到的却是一片淒凉的景象。

家家關門閉戶，街道一片淸凉，偶爾見到一兩個行人，也是神色倉皇，好像大禍臨頭一般。

秋月不明白小河鎮發生了什麼變故，但知道此等現象决非尋常。

此時她瞧到一家頗具規模「江漢客棧」，只得先找到歇息之處再說。

江漢客棧同樣是門窗緊閉，經一再叩門呼叫，竟得不到絲毫反應。

她不相信這間客棧只是一幢空屋，遂足尖一點地面，騰身躍上屋頂。

她瞧到了燈光，證明她的猜想不錯，店家不敢應門，可能是害怕什麼。

於是她騰身而起，逕向着那道燈光撲去。

下面是一塊庭院，四週種置一些樹木，她着地之處距最近的樹木約莫五尺。

她雙脚剛剛着地，脚面忽然一緊，一股强大的力道猛然將她倒吊起來。

這股力道十分剛猛，她來不及作任何應變的準備，便頭下脚上的彈向空中。

這是捕獸的陷阱，估不到她却中了別人的計算。

吊起來懸身半空倒沒有什麼要緊，問題是如果有人以暗器或亂箭向她招呼，她必然難逃毒手。

秋月心思敏捷，智慧極高，她才想到這可怕的後果，便已採取了行動。

捕獸機是由繩索繫在韌性極强的樹枝之上，當她向上彈起之際，再猛吸一口氣，藉樹枝的彈力，一直彈昇樹梢，左手向近身的樹枝一抓，右手揮劍斬斷捕獸機上的繩索，身形同時一盪，十分輕巧的翻上屋面。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待她伏身屋面，才聽到弦聲急响，强弩划空之聲。

她揑了一把冷汗，一次意外的刦難，總算被她逃脫，不過，她脚上還夾着捕獸機，疼痛還在其次，身形却動彈不得，如果敵人追上屋面，危機依然沒有減少。

世間之事就是這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只要碰到不幸，它就會接踵而來。

她害怕敵人追上屋面，敵人却偏偏追了上來。

晚霞是紅的，來人的衣衫更是紅若塗丹，令人一目之下，就有一種殺氣騰騰的感覺。

原來他們是紅衣殺手，江湖上人人害怕的殘暴殺星。

他們一上來就是五個，十道烱烱目光，向屋面上四週搜索。

此時天色還沒有黑暗，晚霞的餘暉，照得屋面清晰無比，秋心的身材無論如何嬌小，也難以逃不過他們的搜查。

「嘿……咱們想獵鳳凰，却獵到一隻孔雀，不過，總算强差人意。」

這名紅衣殺手像他們的頭兒，他在得意的一陣譏笑之後，才揮手示意，叫其餘四名殺手向中心合圍。

顯然，他們不敢小覷秋月，雖然明知她的雙脚無法行動，但仍極小心的合力圍捕。

秋月想在敵人近身之前除掉脚上的捕獸機，只是微微一動便痛澈心脾，她的鬢角已冒出涔涔汗水，仍未能將它弄脫。

紅衣殺手自然明白秋月的意圖，他們怎肯讓她如願！

「上！」

在一聲叱喝之下，五條紅色的人影，五柄晶芒逼人的鋼刀，以星跳丸擲的速度向秋月猛撲。

以秋月的功力，對付一兩名紅衣殺手，大致還不會落敗，以一敵五準敗無疑。

現在是五名紅衣殺手向她圍攻，而且她又連站立起來都力難從心，只怕不出三五招，她就會傷在紅衣殺手的鋼刀之下。

她十分明白自己的不利處境，當紅衣殺手撲來之際，她反而靜了下來。

人生自古誰無死，既然非死不可，又何必枉費心思！

這是她安靜的原因之一。

另一點她要集中功力於雙臂之上，幹掉一個够本，幹掉兩個就對本對利，她想與敵人同歸於盡，决不讓他們佔到便宜。

說來話長，其實紅衣殺手捷若飄風，那一撲之勢威猛無比，秋月縱然全力以赴，最多也只能拚個够本。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那五名紅衣殺手忽然一起滾倒在屋面之上，他們只是發出一聲慘叫，便登時一起了賬。

秋月心知來了救星，心頭不由一喜，及擧目一瞥，只見一條人影如同天馬行空般，由數丈外向她存身之處撲來。

那人影手橫鐵杖，身着藍衫，雖是雙目失明，但神態的飄逸却無與倫比。

「相公……相公，我在這兒！」

的確是楚駿，他被弓箭之聲引來，荊玉鳳秋心二人，則遭遇另外一批紅衣殺手，正在街道之上惡鬥。

聽到親切的呼聲，楚駿準確的躍落秋月的身旁，他伸手去拉秋月，並無限關懷的道：「秋月，妳受傷了？在那兒，傷得不重吧。」

秋月櫻唇一噘道：「那般人都是缺德鬼，他們竟在院中安放了捕獸的機關。」

楚駿啊了一聲道：「糟，是毒箭！」

秋月道：「不是，你摸摸我的脚。」

楚駿伸手一摸，才知道她的雙脚都被夾着，急雙手貫勁，將捕獸機除了下來。

秋月皺着眉頭道：「我還是不能站立，怎麼辦？相公！」

楚駿撫摸着她的足踝，無限憐惜的道：「不要緊秋月，我背妳。」

他解下腰帶，將秋月綁在背上，正有幾名紅衣殺手撲上屋脊。

楚駿道：「我要行動了，秋月，妳當心一點。」

秋月道：「放心吧，相公，我一手攀着你，已有一隻手可用，前面來了敵人，有十多個，咱們由右面走吧。」

楚駿說道：「不，咱們不能走，如果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他們會寃魂不散

的。」

他們說話之間，來人巳至丈外，楚駿忽然發出一聲龍吟長嘯，身形一展，有如巨鶴摩雲，鐵杖以游龍出海之勢，向那般紅衣殺手砸去。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後，响起鐵杖着肉之聲，悽厲慘呼如同鬼哭神嚎，祇不過眨眼之間，十幾名威鎮武林的紅衣殺手，全部臂折腿斷，遍地伏屍。

伏在楚駿肩頭的秋月瞧得驚心動魄，論搏鬥，她也有過不少經驗，但像楚駿如此神武威猛，招招見血的打法，她還是首次瞧見。

清除了屋面的敵人之後，楚駿揹着秋月躍入街心，鐵杖橫掃直擊，如同虎入羊羣一般。

紅衣堡的紅衣殺手，每一個都具有一身高絕的功力，但在楚駿的鐵杖橫掃之下，竟如摧朽拉枯，那般倖存者無不心驚胆寒，那裏還有戀戰的勇氣。

在一聲吶喊之下，他們鼠竄狼奔的四散而逃，剎那之間，除了遍地遺屍，再也找不到半個活着的敵人。

然後他們到江漢客棧落了店，荊玉鳳呼店家找來地保，說明是强盜向他們尋仇，她並取出一些銀兩交給地保埋葬死者，這場意外的惡鬥就這麼宣告結束。

其實，楚駿他們十分明白，這只是一個開始，未來處境的險惡，可能會日甚一日。

不過他們毫不在乎，荊玉鳳說過，只要有一日安樂，勝過百年生命。

她們主婢都喜愛楚駿，只要能跟他結爲夫婦，便巳心滿意足。

現在他們巳經結爲夫婦了，彼此的心靈都獲得無比的安慰，生命巳被充實，說得上不虛此生，死，對他們巳無法構成威脅。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要掙扎着活下去，荊玉鳳還要帶楚駿去蜘蛛島求醫，因爲楚駿希望查出害師的眞兇，使先師能够在地下瞑目。

再說人活着不能全爲自己，楚駿願意爲江湖道義盡一點心力。

晚餐之後，他們聚在一起閒聊。

秋心替秋月雙脚上了藥，噘嘴恨恨的道：「姐姐的脚被他們害得如此之慘，眞該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才對。」

秋月道：「不要這麼說，咱們殺的巳經够多了，哎喲……」

她這聲哎喲叫得極輕，却也說明她的傷處還在疼痛。

荊玉鳳及秋心同時一怔，一起扭頭向她瞧去。

這一瞧，她們只是微微一笑，連問一句疼得怎麼都沒有，敢情秋月那聲哎喲是別有作用。

的確，她並非眞的疼痛，只是掩飾她適才那句「咱們殺的巳經够多了」而巳。

被殺的紅衣殺手，多半喪生在楚駿的鐵杖之下，她如此一說，叫人聽來似乎有點抱怨楚駿心狠手辣一般。

楚駿是她們的丈夫，是她們心身的寄託，她尊崇他，敬愛他，怎肯對他說出半句抱怨的言語。

只是她畢竟說了，雖然那是無心的。

那麼最好的辦法是轉移楚駿的注意，所以她才及時呼出那聲「哎喲」。

此時她是躺在床上，楚駿坐在床對面，荊玉鳳及秋心緊緊依在楚駿的左右。

這一聲哎喲十分成功，它不止是轉移「楚駿的注意，還將他引到床前。

「疼麼？秋月。」

秋月道：「是……是的，不過，現在好多了。」

楚駿坐到床沿，緩緩伸手摸向秋月受傷的玉足。

秋月的玉足他摸過，但不是現在。

那是夜半無人私語時，自然別有一番情調。

現在，還有荊玉鳳秋心在座，雖然不是外人，秋月的俏臉，仍然難免印上一抹紅暈。

荊玉鳳十分識趣，立即向秋心使使眼色，兩人悄悄退去，還跟他們將房門輕輕關上。

如今秋月的心情放鬆了，內心之中却昇起了另一股火燄。

她伸出粉臂勾住楚駿的脖子，櫻唇一噘道：「都是你……眞叫人不好意思。」

楚駿就勢吻了下去，給她一記深深的熱吻。

如此一來，秋月內心的火燄更如燎原之勢，她擠向楚駿的胸膛，扭動着，還發出一股令人無法自制的勾魂之聲。

楚駿是冰山，但冰山也抵不住這股火燄的撩撥。

他一手攬住她的柳腰，另一隻手却去摸觸她的鈕扣，同時在她的耳旁悄悄道：

「妳的傷……」

秋月道：「不礙事的……」

× × ×

意外似乎响起風雨之聲……它淅瀝終宵，如慕如訴！

只是翌晨却是一個大晴天，朝霞吐艷，與秋月的粉頰相映生輝！

姑娘十八一枝花，秋月的芳齡正是十八。

而且小婦人更具有成熟的美，她就是一個逗人喜愛的小婦人。

惟一的遺憾是楚駿目難視物，那萬種風情他却瞧看不到。

不過他眼盲心不盲，對三位嬌妻美妾，他也會感到驕傲和滿足。

由小河鎭出發，楚駿叫秋心仔細照顧秋月，四人四騎，逕向宜城馳去。

在宜城他們只是打了一個尖繼續前進，當炊烟處處之時，孔家灣巳遙遙在望。

此時荊玉鳳一馬當先，楚駿的坐騎緊跟在她的身後，秋氏姐妹則雙騎並轡在楚駿之後隨行。

忽然，楚駿一勒韁繩，道：「停……停……」

荊玉鳳勒着坐騎，問道：「什麼事？相公……」

楚駿道：「有人在四週潛伏，先瞧瞧再走。」

荊玉鳳目光流轉，向四週瞥了一眼道：「不錯，咱們可能巳被包圍。」

此地濃蔭夾道，兩側都是叢林，前面丘陵起伏，都生長着高大的榕樹。

楚駿瞧不見這些，但憑聽覺決不輸於目覩。

他仔細靜聽一陣之後，道：「咱們似乎進入一個口袋之內，是嗎？」

荊玉鳳道：「是的，咱們的處境十分不利，是前進還是後退，相公快說。」

楚駿道：「前進後退都無法避弩箭的攻擊，咱們向右……」

荊玉鳳道：「好，秋心揹着妳姐姐，咱們衝。」

這一招大出伏攻者的意外，他們想不到楚駿會查覺伏兵，更想不到他既不前進，也不後退，竟向橫裏突圍。

此時巳近黃昏，森林之內光線更是微弱，無論目光如何銳利，一丈以外便巳糢糊不清。

楚駿不需光線，只憑聽風辨位就可飛釘傷敵。

他叫荊玉鳳等跟在他的身後，一路手不停揮，以飛釘殺出一條血路。

原是一個危機四伏的險境，就這麼輕輕鬆鬆的被他解決，飛釘盲魔之名更是响澈武林，等閒之人再也不敢輕捋虎鬚。

於是他們穿越兩湖，到達廣東，再也沒有發生事故。

在石歧縣屬的前山鎭，他們暫時住了下來。

蜘蛛島孤懸海外，除了僱船前往別無他法。

前山濱臨海南，漁船及裝運客貨的海船都十分之多，但荊玉鳳主婢奔波終日，却無法僱到去蜘蛛島的船隻。

最初荊玉鳳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要不惜金錢，僱船當非難事。

現在她有點明白了，那些船家並不是爲了金錢。

只要她提到蜘蛛島，船家必然面色一變，這是恐懼，金錢有時候無法買命，自然也不一定能使恐懼消失。

而且她費盡唇舌，也問不出他們恐懼的原因。

惟一的收穫是知道南海的確有一個蜘蛛島，但沒有人知道它正確的位置。

自然，連位置都沒有人敢於確定，要找出曾經去過蜘蛛島的人，豈不是難於登天？

至於蜘蛛夫人，那就更不必提了，問遍沿海的居民，回答的却只有三個字。

「不知道。」

荊玉鳳知道，南海有個蜘蛛島，蜘蛛島上有一個蜘蛛夫人。

蜘蛛夫人是人，而且醫道通神，世稱聖手。

但，爲甚麼前山鎭的人會不知道？

前山鎭上會不知道蜘蛛夫人，這巳經令人費解，而且只要她們提到蜘蛛島，人們不是面色一變，就是顧左右而言他！

荊玉鳳眩惑了，千里跋涉，所得到的竟會是如此尷尬的結果。

這天午餐之後，他們聚在一起，荊玉鳳主婢各自報告這幾天受到困擾的經過，希望楚駿替她們拿個主意。

楚駿道：「南海蜘蛐島，這是不會錯的，蜘蛛島上也必有蜘蛛夫人，鎭上的人不敢告訴咱們，我想不外兩點原因……」

荊玉鳳道：「是那兩點原因？」

楚駿道：「第一點蜘蛛島也許是一個恐怖的地方，前山鎭濱臨南海，淫威所及，一般良善之人自然要三緘其口了，其次，我想紅衣堡不會就這麼輕易的放過咱們，咱們在此地遭遇到的困難，說不定是他們在暗中搗的鬼。」

荊玉鳳道：「不錯，這兩點，都有可能。」

秋月道：「那咱們怎麼辦呢？」

秋心道：「我有一個主意。」

荊玉鳳道：「哦！妳說說看。」

秋心道：「很簡單，咱們只要發發狠，我想找一條船還不致有什麼問題。」

荊玉鳳略作思忖道：「這的確是一個辦法，相公，你看怎樣？」

楚駿道：「可以，但咱們不能做的太過。」

秋心道：「那是自然，咱們可以將船買下來，再給船夫相當的代價。」

荊玉鳳道：「好，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去辦。」

他們結了店錢，直奔海邊，秋心看中一艘單桅烏篷漁船，嬌軀一擰，便向船上奔去。

這艘船上有四個人，船主約莫五旬上下，他的妻子是一個四十七八的粗壯婦人，他有兩個兒子，在十八至二十之間。

秋心一上船就高聲叱喝道：「船老闆，咱們想跟你打個商量。」

船老闆向秋心打量一眼道：「妳要作什麼？姑娘。」

秋心道：「咱們想僱你的船！」

船老闆向立在岸邊的秋月瞥了一眼，他的臉色立即沉了下去。

顯然，秋月必然跟他打過交道，秋心縱然不說，他也知道她們是要去蜘蛛島。

因此，他搖搖頭道：「對不起，姑娘，咱們的船不僱給利人，妳請吧。」

秋心冷冷一哼，拿起放在船頭的一根木棒，纖掌向木棒輕輕一揮，喀嚓一聲脆响，木棒便巳斷爲兩截。

她丟掉木棒道：「如果你的骨頭比木棒還硬，咱們就不僱你的船。」

船老闆瞧瞧木棒，再瞧瞧秋心那隻嫩葱一般的纖纖玉手，雙目大睜，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船老闆的妻子見事不妙，迅速奔上船頭道：「姑娘，請妳行行好，咱們實在不敢去蜘蛛島，否則咱們一家四口就會遭到慘死。」

秋心道：「會有這種事？妳說明白一點。」

船老闆嘆息一聲道：「蜘蛛島離此地不遠，只要有銀子能賺，咱們爲甚麼要拒絕，實在因爲……」

秋心道：「因爲甚麼？」

船老闆搖搖頭道：「拙妻適才說過，咱們只要一去蜘蛛島，一家四口必然有去無回，姑娘縱然殺了小的，咱們也不敢到蜘蛛島去。」

現在輪到秋心傻眼了，她想不到船老闆的態度竟然如此堅決。

她不能爲這點事當眞殺人，何況船老闆說過，殺人也無法解決問題。

好在荊玉鳳與秋月摻着楚駿上了船，當秋心爲難之際，荊玉鳳適時咳了一聲。

「船老闆……」

「小的在。」

「你這條船值多少銀子？」

「這個……大概七十兩吧。」

荊玉鳳道：「給你一百兩，你可願意賣給咱們？」

「姑娘妳……」

「咱們只買你的船，大概不會有人找你的麻煩吧！」

「那倒不會，只是，姑娘會駛船？」

「不會。」

「駛船不像騎馬，姑娘如若不會，怎能到大海裏行駛？」

「你教教咱們不行麼？」

「這……」

「再加上十兩銀子，怎樣？」

「好吧。」

交易成功了，他們就住在船上向船老闆學習。

經過一天的學習和操練，除了經驗之外，大概不會有甚麼問題。

他們問明了蜘蛛島的位置，採辦了一些食物及清水，逕自揚帆出海，向蜘蛛島進發。

這天的天色很好，風和日麗，海平如鏡。

他們以往都沒有瞧到過海，不知道海是如此的可愛。

碧波無際，水天相接，一眼瞧去，就能使人感到心胸遼闊了許多。

自然的偉大就是這樣，常使人們陶冶其中而不自覺。

荊玉鳳與楚駿依偎在船尾，她把着舵，使船頭穩定的向南方航行。

同時她在爲楚駿解說海上所見，呢呢細語之際，有時夾着幾聲輕俏的笑聲。

這的確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他們這幾位歷經憂患之人，都陶醉在碧海青天的懷抱裏。

當日色偏西之後，天邊忽然堆起一片烏雲。

它在逐漸的擴大，終於佈滿了整個天空。

荊玉鳳第一次駛船，也是第一次航海但她直覺到天候有了轉變，叫秋月姐妹將一個大的布篷落了下來。接着海風轉强浪頭綻出了白花，船的速度加快了，快得像奔馬急馳一般。

楚駿雖是目難視物，却也感覺到天候有了意外，他握着荊玉鳳的手道：「聽說海上時常會有颱風，咱們要小心一些。」

荊玉鳳道：「相公，我有點害怕。」

楚駿道：「不要怕，玉鳳，海上起風是常事，咱們只要支撐幾個時辰，風就會過去的。」

楚駿是以常情判斷，他並不知道這是一股强風究竟何時才會平息。

荊玉鳳幽幽道：「相公，我並不怕死，一個憂患餘生的女人，對生死二字早已遺忘了，我害怕的是咱們分離。」

楚駿道：「咱們風雨同舟，怎麼會分離呢？」

是的，風雨同舟，禍福與共，如果遭到不幸，也是同爲波臣，按說是不會分離的。

但天道無常，誰敢對往後之事作肯定的担保？

而且海風的强度較適才更大了，似乎還在有增無已。

荊玉鳳召秋氏姐妹將所有的布篷全部降落，以減少前進的速度，她仍穩着舵把，使船頭指向南方！

頓飯的時辰之後，天色完全黑下，此時强風怒吼，浪湧如山，船隻已完全失去控制。

楚駿叫秋氏姐妹不必再企在船頭，四個人集中船尾，必要時好有個照顧。

這一夜眞個是驚濤駭浪，險象環生，直到東方發白，風速才算逐漸減弱。

荊玉鳳及秋氏姐妹原是團團擁着楚駿的，她們承受着狂風巨浪的衝擊，以身體保護着她們的丈夫。

現在風浪雖已平靜，她們却釵橫鬢亂，滿身淋漓了。

迎着東昇的旭日，秋心第一個跳了起來，她向四週打量了一眼，忽然高興的呼叫道：「相公，咱們到了，你瞧……」

瞧，楚駿雙目失明，怎麼個瞧法？

秋心在高興頭上，不由脫口而出，但當瞧字出口之後，她想到了，因而語氣忽然中斷，一臉悔恨之色。

其實沒有人怪她，無心之失，人所難免，秋心雖然已經是一個小婦人，按年齡，她祇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罷了。

楚駿微微一笑道：「當眞麼？還有多遠？」

秋心蹲了下來，挨在他的身旁輕輕道：「相公，我不是故意的。」

楚駿伸手攬着他的纖腰道：「誰說妳故意了，瞧妳這副小心眼兒。」

秋心嗯了一聲，順勢撲進他的懷中，不管有沒有別人在側，她竟然毫不顧忌的撒起嬌來了。

楚駿撫摸她那沾滿海水的秀髮，憐惜的輕輕一嘆道：「咱們之間還用得着顧忌嗎？快瞧瞧，好像有船來了。」

秋心一躍而起，縱目向前面一瞥，楚駿說的不錯，果然來了三艘小船。

約莫百丈之外，是一個聳立水平綫上的小島，綠樹森森，景象十分美麗。

近岸有一個天然的港灣，泊着兩艘巨大的雙桅海船，停泊岸邊的輕快小艇竟有十餘艘之多。

向他們划來的小艇，每艘有四名彪形大漢，除了一人划槳，其餘三人都立在船頭。

秋心見這般人全都帶着兵刃，遂回頭向荊玉鳳道：「小姐，這般人似乎來意不善。」

荊玉鳳道：「不要緊，咱們小心一點就是。」

來船十分輕快，片刻之間便已停於大船的右側，其中一人喚問道：「誰是船主？出來答話。」

秋心道：「什麼事，你說吧。」

那人道：「你們從那兒來的？到咱們島上來做什麼？」

秋心道：「咱們來自前山鎭，是來替我丈夫求醫的。」

那人道：「替妳丈夫求醫？妳丈夫是誰？」

秋心指着楚駿，道：「他就是我的丈夫。」

那人向楚駿瞥了一眼，再回頭瞧着秋心道：「如果那瞎子當是妳的丈夫，豈不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此人語音甫落，與他同來之人立即暴起一陣哄笑。

秋心勃然大怒，伸手抓起身旁的一根竹篙，就待一篙點出。

荊玉鳳輕叱一聲道：「住手。」

那人啊了一聲道：「好兇的娘們，敢情妳想打架？」

荊玉鳳道：「朋友，咱們不想打架，不過咱們是婦道人家，希望閣下不要口齒輕薄。」

那人道：「好吧，妳說實話，爲什麼跑到咱們這兒？」

荊玉鳳道：「咱們說過，是到來求醫的。」

那人嘿嘿一笑道：「求醫，可惜咱們只會殺人，不會醫人，只怕妳們找錯了地方。」

荊玉鳳道：「你們這兒，是不是蜘蛛島？」

那人目光一轉，向荊玉鳳及秋氏姐妹瞥了一眼道：「這麼說妳們是要找蜘蛛夫人了？」

荊玉鳳道：「不錯，咱們正是要找蜘蛛夫人。」

那人道：「蜘蛛夫人可不是隨便就能見到的，縱然見到了，她也不一定會答允替妳們看病。」

荊玉鳳道：「只希望朋友讓咱們上岸，往後的事你就不必管了。」

那人道：「此事在下能作主，不過我可以替妳們通報一下。」

荊玉鳳道：「多謝朋友。」

那人舉手一揮，三艘小艇立即轉頭鼓浪而去。

秋月瞅着逐漸去遠的三艘小艇道：「小姐，我覺得有點不對！」

荊玉鳳道：「我知道，此人面呈奸詐，笑裏藏刀，他可能在打什麼歪主意。」

秋月道：「而且此地究竟是不是蜘蛛島還不一定。」

荊玉鳳道：「所以咱們必須登岸，只有登岸問題才能解決。」

秋心道：「爲什麼？」

楚駿微微一笑，說道：「笨丫頭，咱們只要上了岸，還怕他們不送咱們去蜘蛛島？」

秋心呆了一呆，忽然纖足一蹀道：「我那裏笨了，祇不過一時之間沒有想到吧了……」

楚駿哈哈一笑道：「對，一時沒有想到不能算笨，下一次妳可得想快一點。」

秋心櫻唇一撇道：「相公欺負我，我不依……」她正待向楚駿撒嬌，秋月忽然面色一正道：「有船來了，這筆賬以後再跟相公算吧。」

秋心擧目一瞥，果然有船來了，是一艘兩人駕駛的快艇，較適才的三艘大了一些！待來船駛近，立在船頭的灰衣大漢道：「快來吧，我送你們去見蜘蛛夫人。」

荊玉鳳道：「多謝。」

他們跟着灰衣大漢登岸，然後沿着一條林蔭夾道的小徑，到達一列屋宇之前。

屋前立着四名身材魁梧的大漢，每人抱着一柄繫着紅綢的馬刀，神色之間，顯得驃悍已極。

灰衣大漢擧手肅客，將楚駿等讓到屋裏。裏面是一間頗爲寬敞的大廳，已有不少人坐在大廳之上。

上首三把太師椅，並排坐着三名中年以上的漢子。

當中的年約五旬，貌似猿猴，雙目精光閃爍，似乎具有一身上乘的武功。

右首是一個虬髯繞腮，長像威猛的大漢。

左首是一個身着藍衫，狀若文士的年青漢子。

引導楚駿前來的灰衣大漢向上首三人抱拳一拱道：「稟當家的，人已帶到。」

猴形漢子擺擺手，灰衣大漢立即退到一邊。

荊玉鳳暗忖：「當家的是綠林頭兒的稱號，莫非這海島之上，竟是一個盜匪的巢穴！」

她在思忖，廳上數十目光却在向她們打量，雙方一言不發，好像在相親似的。

秋心不耐的道：「當家的，咱們要找蜘蛛夫人，請你告訴咱們她在那裏。」

猴形漢子哈哈一笑道：「蜘蛛夫人在蜘蛛島，姑娘找錯了地方。」

秋心愕然道：「這兒不是蜘蛛島？」

猴形漢子道：「這裏是東沙，距離蜘蛛島少說點也有三五天的舟程。」

秋心一怔道：「都是那陣風害了咱們，小姐，咱們走。」

坐在猴形漢子右首虬髯大漢道：「妳不能走，姑娘。」

秋心道：「咱們爲什麼不能走？」

虬髯大漢道：「姑娘有海圖？」

秋心道：「沒有。」

虬髯大漢道：「那麼海闊天空，姑娘如何走法？」

秋心一呆道：「怎麼辦？小姐。」

荊玉鳳對虬髯大漢道：「當家的必然有海圖了？」

虬髯大漢道：「不錯。」

荊玉鳳道：「當家的可否借給咱們瞧。」

虬髯大漢道：「可以，不過咱們有個條件。」

荊玉鳳道：「哦，什麼條件？」

虬髯大濟道：「這幅海圖得來不易，妳縱然花上萬兩黃金，咱們也不能讓妳瞧看一眼。」

荊玉鳳道：「如此說來，咱們要瞧看海圖，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了。」

虬髯大漢道：「這個麼，如果是別人的確要付出重大的代價，在姑娘來說，妳倒是佔了便宜。」

荊玉鳳道：「此話怎講？」

虬髯大漢道：「請問姑娘，這位瞎朋友跟妳是什麼關係？」

荊玉鳳道：「你問這個作什麼？」

虬髯大漢道：「自然與瞧看海圖之事有關了。」

荊玉鳳道：「他是我們姐妹三人的丈夫。」

（未完）

小啓：「春秋筆」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

一月完民間俠義奇情小說

朱羽·文
盧令·圖

楓紅山莊（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潘長清在約好魯成貴再往夜探楓紅山莊之前，獨自策馬前往楓紅谷，擬找尋昨日被擊斃的四大漢屍首，費去二個時辰仍一無所獲，四喜子却突然現身，勸他對許南坤失踪事物再插手，潘長清不聽，四喜子走後，潘長清發覺坐騎失踪，且有四大漢包圍他，迫他隨他們而行，潘長清正擬硬闖，驀見扮裝楓葉之神的神秘客牽着他失去的坐騎出來，潘長清立飛身上馬走回鎭中，當他在客棧正擬休息之際，魯成貴叩門求見，向潘長清進言，要他不要堅持主見，因爲主見會變爲成見或偏見，那會使選擇錯誤——

風雲詭譎變　鬼神莫測功

潘長清道：「我們好像離題太遠了，請說明你這一次光臨的來意吧！」

「我想知道你選擇了那一方？」

「你的話使我無從回答。」

「爲什麼呢？」

「因爲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那一方値得我去帮助，我也不知道誰是什麼立場。」

「那麼，我不妨加以說明，楓紅山莊是一條綫，我是孤軍奮鬥，許大爺又是一綫條，一共是三條綫，你到底站在那一條綫上？」

「我站在我自己的綫上。」

「你是說，你是採取『明哲保身』的作法？」

「錯了。」

「錯了？」

「最少你的說法不對，我要等我明瞭整個情況之後才決定我的作法和立場。」

「哦！」魯成貴輕輕吁了一口氣。「那麼今晚的楓紅山莊之行怎樣呢？」

「要去。」潘長清回答得非常肯定。

「我很高興。」

「爲什麼高興？」

「最少你在目前還不是我的敵人。」

「魯先生，你最好不要太樂觀，剛才我在楓紅谷口遇上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哦？……」

「有四個人想圍殺我，最少他們也想用武力將我帶到某一個地方去。」

「後來呢？」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說話嗎？」

「潘老弟，我對你充滿了信心，勇者無敵，你就是一個充滿勇氣的人。」

「魯先生，如果你的話已經說完，就請吧！我實在需要休息，因爲我算定了今晚將要面臨一個險惡的局面。」

「好！我這就走，今晚，咱們如何見面？」

「這裏。」

「何時？」

「天色黑盡之後。」

「好，我會準時來。」

魯成貴走了，潘長清關上房門，躺上了床，他很累，但他却無法成眠，並非由於白天睡覺不習慣，而是因爲有太多事情需要他去細思細想。

一個人在吃痲花，當他咬了一口在嘴裏細細咀嚼時，他還分得出那一部份是痲花上的那一股嗎？當然不可能。潘長清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許多股綫索扭成了痲花，他咬了一口，嚼碎，那許多股的綫索已經混在一起，使他再也理不出來了。

與其躺在床上睡不着，倒不如出去走走。縣城裏是他土生土長的地方，老一輩的人他都熟，整個下午的時間他都化費在打聽許大爺原配夫人的事情上。各人有各人的說法，但是綜合之後，潘長清却得到了一個結論——魯成貴的話更加可信。

於是，他又來到了福華錢莊。

許大爺似是對他的來到非常驚奇，而潘長清却是開門見山，劈頭就問：「老伯！你認不認識一個名叫魯成貴的人？」

「魯成貴？」許大爺翻眼在想。

「多年以前的老朋友了。」

「不認識。」

「老伯，時間太久，也許……」

「長清，你該知道，作錢莊買賣都會養成好記性，如果眞是老朋友，即使事隔多年，我也想得起來的。」

「可是，他說，跟您是多年前的老朋友。」

「哦！他人呢？」

「就在縣城裏。」

「長清，帶他來見見我，行嗎？」

「不可能。」

「爲什麼？」

「他不會跟我來見你。」

「那就證明他是在說假話。長清！他還說了些什麼來着？」

「我剛剛來問您那些話都是他告訴我的，不過，我還隱瞞了一點。」

「那麼，現在說出來吧！」

「他說，有一筆錢存在您這兒，後來伯母帶南坤的妹妹出走之後，老伯藉口這筆錢被伯母帶走，就賴了他的賬。」

「他容許我賴賬？」

「因爲他手頭沒有憑據。」

「我開的是錢莊，收存人家的欵子，怎會不開憑據給他收執？」

潘長清道：「他說，因爲朋友交情太好，就忽略了這一層手續。老伯，他的確是這麼說的。」

「長清，這個人說的話是不近情理的，連這麼大的漏洞你都沒有發覺嗎？」

「可是……」

「長清，如果你不相信我，去相信別人，那我還說什麼？」

「老伯！不是我相信別人，而是您對伯母的事交代得不够清楚。」

「長清，你要我怎麼說？」

「老伯！您說伯母是回娘家去後再也沒有回來，可是別人的說法却不同。」

「別人怎麼說？」

「別人都說是出走的。」

「出走和回娘家，在別人的眼裏看來，又有什麼兩樣？長清！你鑽進牛角尖去啦！」

「可是，伯母走的時候，帶走了一個殘廢的女兒，您却一直沒有說明，綜合許多老一輩的說法，顯然魯成貴所說的比較實在。」

許大爺的臉色變了，變得非常難看，但他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忿忿地坐下來。

「老伯！是我的話讓你生氣嗎？」

「長清，自從你父親過世之後，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從你剛才的語氣，態度，都不難看出，煽動的人已經在你身上下了多少工夫，我還有什麼好說呢？」

「老伯，我只要你說一句話，有沒有這件事？」

「有。」許大爺回答這個問題，似乎非常痛苦。

「那麼……？」

「長清，我知道你又要說什麼，我既然承認這件事，就證明魯成貴的話非常可信。但是，那件事與現在南坤失踪的事又有什麼關係？爲什麼那個姓魯的要將兩件事情攪和在一起呢？」

「他有他的說法。」

「他怎麼說？」

「姓魯的說，南坤不是被人綁架，而是他要去找他的親生母親。」

「長清，」許大爺非常激動地站了起來。「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勒贖的信件你看到了，勒贖的人你也見到了，難道還會假？」

潘長清默然無語，因爲這的確是一個有悖情理的關鍵，如果南坤眞如魯成貴所說，是去找他的母親，怎會有人出面勒索贖金呢？

「長清，你是聰明人，也幹過偵緝隊，想想看：這不是太不合理了嗎？」

潘長清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而他並沒有立刻說出來。

「長清，你想到什麼了嗎？」許大爺也眞够厲害，立刻在潘長清的神情間找到了跡象。

「我想，」潘長清不得不說了，「是不是有人知道了這件事，而趁機勒贖，實際上南坤根本就不在他們的手裏。」

「這未免太巧了。」

「未嘗沒有可能。」

「長清，我們不要爲這件事爭執，你說，目前你打算怎麼辦？」

潘長清道：「我晚上要跟姓魯的去探楓紅山莊。」

「你還要去？爲什麼？」

「因爲魯成貴堅持說，伯母在楓紅山莊，南坤也在那裏。」

「可是，你昨天已經去過……」

「魯成貴說，山頂上的莊子是一個幌子，眞正的山莊，隱藏在一個四面都是峭壁的深谷裏。」

「可能嗎？」

「也許可能。」

「他是怎麼知道的？」

「他說，他化費了許多年的時間偵察這件事。」

「他爲什麼要這樣作？」

「報復。」潘長清說得很用力。

報復！這實在是兩個很可怕的字，它有一股巨大的破壞力量，現在，這股力量就破壞了許大爺的鎭定。

「我眞不明白，我眞是不明白，」許大爺惶恐地搖着頭。「他爲什麼要這樣作呀？」

「老伯！我現在心平氣和地問一句，你也平心靜氣地回答，魯成貴所說的話，到底是眞是假。」

「眞眞假假。」

「這話怎麼說呢？」

「有些是眞的，有些根本無稽。」

「現在請老伯分別一下，那些是眞？那些是假？」

「不錯，南坤有一個殘廢妹妹，但是，我還是一樣疼愛她，因爲她也是我的親骨肉，她母親爲什麼帶她走，走得無影無踪，我一直都想不通原因……」

潘長清靜靜地在聽，絲毫沒有去打擾他。

「這個姓魯的，我根本不認識，他也不曾在我的錢莊存錢，我更不曾吞噬這筆錢。」

「老伯聽說過，伯母匿居在楓紅山莊嗎？」

「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老伯曾經化錢僱請江湖人物去追查伯母的下落嗎？」

「以前當然托人打聽過，但絕不是什麼江湖人物。長清！你想想，我如何能與江湖人物搭上關係？這種說法假得令人難以置信。」

「那麼，這種打聽伯母下落的工作，目前還在繼續嗎？」

「早在多年前就停止了。」

「楓紅谷有一家野舖子，是張二爺父女二人開的，老伯是不是曾化錢托他們留意進出楓紅谷的人，或者探詢楓紅山莊的人？」

「沒有。」許大爺一口否認。「我太忙，從來就沒有去過楓紅谷，怎麼會認識這兩個人呢？」

潘長清開始沉默了，頭緒愈來愈亂，他很想靜下來理一理，可是他發現無從理起。

半晌，他才又提出新的問題：「這許多年來，有沒有人自告奮勇地上門，說他能找出伯母的下落，而向您索酬？」

「沒有。」

「哦！」

「因爲外人並不知道這件事，即使受我之托打聽消息的人也經過我愼重選擇，都是能守口如瓶的人。」

「老伯爲什麼要如此愼重呢？」

「因爲這是家醜，當然不願外揚。」

「老伯！我希望你剛才告訴我的都是眞話。」

「長清！你沒有理由懷疑我，我也沒有理由欺騙你，是不是？」

「老伯！一個危機正在逐漸逼進，一個陰謀正在逐漸展開，我是在爲您盡力，如果你隱瞞了什麼，那實在太可怕了。」

「長清！你放心，我跟你說的話，全是眞的。」

「可是，您當初並沒有告訴我這些事呀！」

「當初我並沒有想到兩件事會攪到一起去呀！」

「老伯！你現在的財富是否足以引起歹徒的窺覦呢？」

許大爺突然楞住了，半晌，才遲疑地說：「長清！這是一個令我難以回答的問題。」

「爲什麼呢？」

「因爲這是沒有標準的，有些歹徒看到孩子們手上的零用錢都會見財起意，有的歹徒成千，上萬也看不上眼，你說是不是？」

「那麼，請老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您的財產究竟有多少？」

「約莫三十萬塊錢左右。」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這只是一個數，實際上可以動用的錢很少，很少，你看，我湊這筆贖金都非常吃力。」

「老伯，我想再問一件事：當年伯母離家的時候，您的情況怎麼樣？」

「普通。」

「伯母的確沒有帶錢走嗎？」

「沒有。」

「老伯！這樣對照下來，那個姓魯的人實在可太怕了。」

「長清！對這件事我不表示意見，由你自己去判斷吧！」

「老伯！」潘長清站起來準備告辭。「我不會隨意相信別人的話，請你放心，今晚我要和姓魯的去楓紅山莊，情況如何，一回來就會來跟老伯會晤，那邊如果剛好在這個空檔來跟你談判的話，你就先設法穩住，務必等我回來。」

「好的，長清，我絕對信任你。」

走出福華錢莊的時候，潘長清有輕鬆的感覺，因爲心頭上的那個結已經被他逐漸解開了。

天已將黑，他邀齊了廖四爺和辛八到一家飯莊子去飽餐戰飯。順便將今晚可能遭遇的情況交代了一下。他將內情作了適當的透露。

「潘大哥！」辛八皺着眉頭問：「這裏頭好像有些玄妙的事情要發生哩！」

「哦！」潘長清楞了。玄妙的事情？他實在不了解這句話的意思。不過這也不能怪辛八，書讀得不多，經常辭不達意。

「有人曾去找過我。」辛八開始揭底了。

「怎麼樣一個人？」

「四十來歲……」辛八作了一番描述，但是這個人並非魯成貴。

「他找你幹甚麼？」

「他先送我一筆錢……」

「多少？」

「二百塊錢。」

「然後呢？」

「然後他托我辦一件事。」

「什麼事？」

「他教我把進出楓紅山莊的道路，以及山莊內的情況記下來，回來畫一張圖交給他，他還要再給我兩百塊錢。潘大哥！你說妙不妙？」

「你收了錢？」

「當然收啦！不收白不收。」

「那麼……？」

「潘大哥！關於那張圖的事，我還要問過你，我是不會亂作主的。」

潘長清道：「辛八！你應該賺這筆錢

，畫給他。」

「哦！」辛八有些不解地，望着潘長清。

潘長清只顧低着頭往嘴裏扒飯，廖四爺壓根兒就沒有開過口，談話就這樣停了下來。

飯後，天已將黑，於是，三個人以充沛的精力，快速的步伐奔向楓紅谷口。

野舖子已經歇買賣，張二爺和四喜子想必已回家去了，但是並沒見到魯成貴。

「等誰呀？」辛八眼看潘長清教他們暫時等在野舖子裏，不免發問。

「等一個帶路的人。」

「哦！」辛八不再問了，坐在那兒靜靜地吸着洋烟捲兒。

四週很靜，山風是唯一的聲響，這個時候如果要去思索一件複雜的事情，實在是大好機會，但是，潘長清並沒有去運用他的頭腦，而在運用他的耳朵和眼睛。

他預感到這兒似乎有危機潛伏着，因此，他不得不多加戒備。

果然，潘長清的預感證實了。

首先，他聽到了一聲輕笑。

潘長清立刻打出手勢，教廖四爺和辛八保持鎭定。

那輕笑聲再起，好像是女人的聲音，而且就在野舖子附近。

是一對狗男女在野合嗎？這種天氣，可能嗎？而且又是這種人跡罕至的地方？

潘長清除了耳朵在注意那輕笑聲之外，視綫也在不停地搜索。他突然發現，野舖子還坐了另一個人，也不知是剛剛來到，還是在他們來之前就已經坐在這兒。不管怎麼樣，這都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

「什麼人？」潘長清厲聲喝問。

「過路人。」是個女的，從聲音中去判斷，年齡一定很輕。

「妳一個人待在這裏幹什麼？」

「歇脚。」

「姑娘不怕？」

「怕什麼？」

「四野荒凉，萬一有壞人……」

「這個世界上何處沒有壞人。」

幾句話交談下來，潘長清發現這個女人的聲音似乎很熟。於是，冒問一句：「姑娘！我們見過嗎？」

「相逢何必曾相識。」

讀過書的女人，在鄉下實在很少見，潘長清又好奇地追問下去：「姑娘從那裏來？」

「來自混沌天地間。」

「去那裏？」

「去向雲深不知處。」

潘長清楞了，這年輕的女人好伶俐，好濬智，如果眞正要較談鋒，他還眞不是對手。

「姑娘！莫說笑。這兒不是妳應該停留的地方，妳快走吧！」

「爲什麼呢？」

「我們也許都是壞人。」

「那又有什麼關係，如果我有法子，我就教你們作好人；如果我沒有法子，我就跟你們作壞人。」

潘長清道：「姑娘！別逗，我們都是跑江湖的，今晚有件事要在這裏處理，妳最好避開。」

「我正好長長見識。」

潘長清這才發現對方來意不善了，於是，沉叱道：「辛八！攆她出去！」

辛八站了起來，走過去，而他却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因爲對方畢竟是個女人。

幸好，不等辛八動手，那女的就說話了：「潘少爺！這麼晚跑到這裏來，是爲了要給你們帶路，你們却反而要攆我出去，這太過份了吧？」

「什麼？妳是帶路的？」潘長清大吃一驚。

「不錯。」

「帶咱們去什麼地方？」

「楓紅山莊！」

「是誰教妳來的？」

「魯爺。他還順便捎來一個口信，因爲有事，今晚不能親自爲你們帶路，非常對不住。」

「魯成貴太過份了！」潘長清氣得吼了起來。「教妳來爲我們帶路，難道去楓紅山莊是爲了我嗎？」

「聽你的口氣，難道說，去楓紅山莊是咱們魯爺的事？」

潘長清沒有回答，這的確不是魯成貴一個人的事，但是整個計劃却是他推動的，臨陣不到，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更不明白是何道理。

「魯先生爲什麼不能來？」

「有事牽絆。」

「哦！什麼事情，比去楓紅山莊還重要？」

「無法去，這三個字不是最好的答覆嗎？」

「妳和魯先生是什麼關係？」

「很普通的關係，也可以說是錢的關係。」

「你的意思是說，魯先生付錢請妳來辦這件事？」

「是的。」

「妳識路？」

「不識路，我來作什麼？」

「我很想知道，妳是怎麼會識路。」

「因爲我在楓紅山莊待了好幾年。」

「哦！妳在楓紅山莊待過，這話聽起來，有些令人難以置信，外人根本就進不去。」

「我是受僱去的，專門侍候老太太和小姐。」

「老太太！是不是許夫人？小姐自然是那位可憐的殘廢姑娘囉？」

「是的。」

「姑娘請回吧！」

「怎麼？不要我帶路啦？」

「我們不去楓紅山莊了。」

「爲什麼呢？」

「我們去楓紅山莊的目的，是要探查山莊內是否住着許夫人和許小姐，既然已經在妳的咀裏得到證實，我們又何必跑這一趟？」

「那麼，我可要回去啦！」她站起來，輕盈地往外走，現在，潘長清看到她的臉，倒還有幾分姿色。

潘長清並沒有攔阻她，聽任她揚長而去。

辛八輕輕地說：「潘少爺！如果我是你，就不會這麼輕鬆地讓她走掉。」

「為什麼？」

「因為我不相信她的話，她的言辭閃爍，前後矛盾，分明是在說假話。」

「我也知道她在說假話，不過這假話是別人教她說的，她只是一個傳聲筒。」一直沒有開口的廖四爺，這時却開口了：「潘少爺！我知道你的想法，是那個姓魯的教她來的，目的是教我們相信楓紅山莊，眞的有個許夫人和雙腿殘廢的許小姐。」

「對！」潘長清說得很用力，他似乎想不到廖四爺還有如此精密週詳的判斷。

「那麼，反過來想，楓紅山莊根本就沒有這兩個人。」

「不錯。」潘長清的語氣仍然很有力。「到了這個時候，那個姓魯的突然不出面，這分明是一記花招，毫無疑問，姓魯的是在施展詭計。不過，我又想不明白，像他這樣精明的人，手法怎麼會如此拙劣呢？」

「姓魯的很精明？」辛八插口問。

「嗯！我看人還不至於看走眼，從談吐、眼神中都不難看出，他是一個久經磨練，智慧高超，經歷豐富的人。」

「潘少爺！」廖四爺又插嘴了。「如果你的確不會看走眼，那麼他就絕不會用出這種笨法子，這樣說來，裏頭就有問題了。」

「會有什麼問題？」辛八的口氣似乎沒有把廖四爺的判斷放在眼下。

「先說這姓魯的今晚沒有來，那是因為他不能來。」

「廢話！」辛八果然露出了不屑的味道。

「這絕不是廢話。」

「我倒很想聽聽你的道理。」

潘長清聽任他們去抬槓，也許他能在他們一來一往的反駁與解說當中找出他所需要了解的情況。

「辛八！」廖四爺的口氣充滿了自信與自負。「我爬山的技術怎麼樣？」

「登峯造極。」

「辛八！你可知道一個卓越的爬山者最必須具備的條件是什麼？」

「不必考我，我不會爬山。」

「我告訴你，一個卓越的爬山者，必須具備的兩個條件是——冷靜和正確的判斷。」

「嗯！」辛八好像被唬倒了。

「這姓魯的不能來，一定是行動受到了限制。」

「那麼……？」

「辛八！我知道你要問什麼——他既然行動受到了限制，為什麼還能派一個女人來代替他呢？」

「說的是呀！」

「辛八！你怎麼能肯定那個女人就是姓魯的派來的呢？」

辛八啞口無聲，顯然被問住了。

潘長清的心頭却暗暗一動。

廖四爺又振振有辭地說下去：「這個女人很可能是別人派來的。」

「用意何在？」

「破壞潘少爺與魯成貴之間的默契，也可以說破壞魯成貴的信用，使潘少爺從此不再信任他。」

「是這樣的嗎？」辛八似乎再也找不到反駁的理由了。

「所以說……」廖四爺又將目標轉過來了。「潘少爺，你剛才的確不該讓她走的。」

「嗯！」潘長清表現得很沉靜。

「一來，我們可以查出她的來路，二來嘛！我們就讓她帶我們去楓紅山莊，使她自露馬脚。」

「廖四爺！辛八，我一直在聽你們抬槓。」潘長清的聲音很輕。「可是除了我之外，還有別人在聽你們抬槓，而且還不止一個人。」

「哦？」辛八雖是粗人，却很精靈，他顯得很吃驚，然而聲音比潘長清還要輕：「這野舖子附近還有埋伏？」

「嗯，最少有五個人以上。」

「剛才就在麼？」這一次是廖四爺發問。

「我一發現那個女人的時候，我就發現外面有埋伏，這就是我為什麼沒有留下那個女人的原因，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法留她下來。」

「現在我們打算怎樣？」這是二人同聲發問。

「回城裏去。」

「回得去嗎？」

「不一定，辛八先出去，廖四爺居中，由我斷後，每人相隔十步，記住，只許往前走不許回頭，走出去一個算一個。」

辛八搶着說：「那麼，由我斷後。」

「辛八！」潘長清聲音雖然很輕，語氣却很嚴厲。「聽我的，現在，開始往外走。」

辛八當然不敢再表示異議，立刻領頭走了出去。他的步子跨得很慢，似乎為了使廖四爺能够準確地保持十步的距離。

廖四爺接着也走了出去，最後是潘長清，當他跨出野舖子的時候，辛八已經走出二十步，還沒有攔刦或襲擊的情況。

從野舖子上大路約莫有百步之遙，當辛八剛跨上大路時，攔刦出現了。事實上對方根本不容許他們走脫任何一個人，因此，堵住了路口。

不過，潘長清却有些感到奇怪，這幾個人明明潛伏在野舖子的四週，並沒有發現他們移動，如今怎麼跑到前面去了呢？從這一個行動中就不難看出，對方的實力絕不容許輕視。

五個人，潘長清的判斷很正確。

與敵人最接近的辛八並沒有任何反應，他顯然在等候潘長清的指示。

對方五人中有人開口：「那一位是潘長清？」

潘長清心中暗暗一動，這夥人並不認識自己，而且也不是黃昏時攔住自己的那一夥人。

「就是我。」辛八却已搶着回答了。

「哦，久仰了。」

「有什麼事。」

「想請你到一個地方去談談。」

「什麼地方？」

「你到那兒就會知道。」

這種口氣又和白天那夥人完全一樣。

「就只請我一個人去嗎？」

「是的。」

「你的意思是說，只要我跟你們去，我的兩個同伴就可以到縣城去？」

「是的。」

「好！我跟你們走。」

辛八的用意很明顯，他遵守潘長清的交代——走一個算一個，現在只留下他，而能够回去兩個人，豈不是更好？

不過，潘長清却面臨猶豫了，如果這是一條死路，他沒有理由讓辛八代他去死，如果對方要與他談判，由辛八去豈不是會誤事？

因此，他飛快地縱出，沉叱一聲：「慢一點！」

那五個人立刻後退，嚴密戒備，其中一個人問：「你要幹甚麼？」

「我就是潘長清。」

「咦！你們到底誰是潘長清呀？」

「我。」辛八拍着胸脯說。

「老兄！」對方的口氣有些揶揄，他緩緩走到潘長清的面前，「你這個人倒是很够意思，你以為潘長清此去會有危險，所以挺身相代是不是？用不着，我們對他毫無惡意。」

「我的確就是你們要找的潘長清。」潘長清說到這裏向辛八揮揮手。「辛八，你和廖四爺先回縣裏去，也許你們還沒有上床，我就已經回來了。」

五個人當中領頭的一個，倒猶豫起來了。

另外一個人在他耳邊低語着，彷彿在給他出主意，只見他頻頻地點頭。

「嗯，這倒是個主意，你們三個人一起去，這樣，我就不會把眞的潘長清漏走了。」

潘長清沒有說什麼，他在思索一個問題，方才在野舖子裏出現的那個女人跟這個人絕不是一夥的，否則，他們怎麼可能不認識自己呢？

「三位都請吧！」對方開始催促了。

「對不起。」潘長清挺身而出，「你找的是我，我跟你去就行了，別人你該讓他們走。」

「對不起！」對方也很客氣，「因為我無法確定誰才是眞正的潘長清，所以必須請你們三個人一起走一趟。」

「不可以。」潘長清表示得很堅決。

「我也認為不可以。」有人在旁邊插了口，竟然是剛才在野舖子出現的那個女人，「你並不認識潘長清，而要找他，已經就够冒昧了，竟然為了怕找錯人，而要把三個一起帶走，不是更加冒昧嗎？」

「妳是幹甚麼的？」

「深更半夜，曠野荒郊，一個年輕輕的女人會在此時此地出現，還會有什麼好東西嗎？」

一言一語地對上了，潘長清倒也樂得看好戲。

領頭的人沉思片刻，才開了口：「聽妳的口氣，好像是要管這件閑事。」

「不錯。」

「憑什麼？」

「憑我不怕你們人多勢衆。」

「我相信妳沒有吹牛，一個年輕輕的女人能够在這個時候，到這種地方來，當然是天不怕，地不怕，不過，我奉勸妳還是及早抽身，免得到時後悔莫及。」

「你少來這一套，」那年輕女郎身子一橫，作了一個擋駕的姿勢，「你們三位先請。」

憑良心說，潘長清眞是感到窩囊，三個大男人，却需要一個女人保護，放手一拚，三個對五個也未必會輸，問題是，潘長清抱定了一個原則，非到不得已時，絕不施展武力。

他揮揮手，輕輕地說：「我們走。」

「別讓他們走掉……」

潘長清看見那幾個大漢向路口撲過來，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攔住他們的去路。為什麼？答案很簡單，那五個壯漢在那年輕女人的嚴密封鎖下連一點施展的餘力也沒有。

在場的人，大概會感到意外。

潘長清沒有很大的好奇心，他尅制自己不回過頭去看，他只知道兩脚加快速度，拚命地往縣裏奔跑，他並不是怕死，也不是怕危險，他只是不想捲入太複雜的事件中，更不願橫生枝節。

三個人一口氣跑回縣裏，此刻深更半夜，處處都是關門閉戶，城隍廟邊上倒還有個賣羊雜湯的小攤子亮着燈，三個人在攤子前坐下，切了一大盤羊百頁，各來一碗熱呼呼的湯，當然還有一壺燒刀子。

辛八一肚子的話，已經鱉了許久，這時忍不住放了出來：「那個女的可怪哩！她到底是什麼來路的呀？看樣子她倒像是帮咱們的。」

「別的不說，」廖四爺也開了口：「就冲着以一對五的那種本領，也就够十五個人瞧半個月的啦。」

潘長清沒有吭氣，他不是只顧吃東西，而是回轉頭，目不轉睛地盯着冷清清的大街在看。

辛八首先發覺了，忍不住問道：「看什麼呀？」

「聽。」

聽？聽什麼呀？但是辛八立刻就聽到了，輕緩的脚步聲，由遠而近。

「辛八！」潘長清問：「你聽聽看，有幾個人？」

「一個人。」

「不錯。」廖四爺也帮上了腔。「就只有一個人。」

「是那個女的。」潘長清很肯定地說：「咱們吃、喝照常，她不理咱們，咱們也別去理她。」

辛八還是忍不住偏着頭去看，人，終於從橫街轉過來，不錯，就是那個女的。

「潘少爺，你可眞是料事如神。」

潘長清沒有接辛八的話頭，他大概也知道，一旦接上話頭，辛八就停不下來。

那年輕輕的女人終於來到攤子前，而且也坐下了，輕輕地說了一聲：「跟我來碗熱湯吧！」

這個時候潘長清實在沒法子再裝聾作啞了，只得抬起頭來，輕輕說了聲：「姑娘！多謝啦。」

潘長清一開口，辛八立刻跟上：「姑娘！你眞行！以一對五，輕輕鬆鬆，佩服佩服！」

那女的冲辛八一笑，又轉頭找潘長清說話：「潘少爺！」

「嗯？」

「早就聽說過，神捕潘老爺子的少爺是個文武全才，剛才爲什麼不露個一兩招式讓人見識，見識啦。」

「姑娘，那只是以訛傳訛，如果我眞是那麼管用，縣裏的偵緝隊隊長還輪得到別人嗎？」

「那可不一定，也許你不愛作官。」

「好說，姑娘，那位魯先生……」

「他是我爹。」

「哦！魯成貴先生是令老太爺麼？失敬，失敬！魯姑娘，令尊今晚怎麼會爽約呢？」

「他並非有意爽約，而是有不能來的苦衷。」

「魯姑娘，如此說是不能令我滿意的，而且，我發現了很多不近情理的事，譬如說你吧，怎麼可能到楓紅山莊去作侍女呢？」

「爲什麼不可能？」

「就算令尊有意要妳潛入楓紅山莊去打聽消息吧，楓紅山莊的主人也未必就剛好選中妳！再說，妳練過武，而且有相當造詣，妳不必以當女僕爲藉口，就可以進出楓紅山莊了。」

她低頭去喝湯，也許是藉此閃避作答，最少也是在考慮回答的措辭。

其實，潘長清已經不十分期待她的回答，縱有回答或解釋，他不去相信，那種回答或解釋又有何用？

現在，他幾乎已完全決定不去信任魯成貴了，姓魯的有這麼一個武功高强的女兒，已有足够的力量解決任何事情，又何必竭力拉攏自己？

她終於將一碗羊雜湯一口氣喝完了，緩緩將頭抬起，開始說話：「潘少爺，你突然決定打消夜探楓紅山莊的計劃，實在使我百思不解。」

「眞的嗎？」

「眞的，我很想知道爲什麼？」

「因爲妳不希望我去。」

「哦？」

「當我表示不願去，妳立刻就走了，並沒有問我爲什麼，也沒有勸說我。」

「像你這種人，決定了一件事情之後，別人是無法再使你改變的。」

「我現在就決定了一件事。」

「哦？」

「請轉告令尊，我和他的接觸停止了，他的故事我保留，當然也不希望他打擾我的行動。」

「我知道，你所信任的只有許大爺一個人。」

「錯了，我所信任的是自己的耳朵，眼睛和腦子。」

「你是說，你要自己去聽，去看，去判斷？」

「是的。」

「你會聽到片面之辭，你會有模糊的景象，你更會判斷出一條岐路。」

「任何成功都是先從摸索與錯誤開始的。」

「好啦！我們愈扯愈遠了。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找到許南坤，以及找出他失踪的原因。」

「到最後你會發現一樣也找不到。」

「這是妳的警告？」

「不！勸告。」

「勸告？妳是教我中止？」

「是的，有許許多多的人都被捲進了這件不幸的事情，唯有你是無辜的。所以我勸你及早抽身，眞的，再陷下去，對你是不好的事。」

潘長清突然大叫算賬。

她似乎吃了一驚，皺着眉頭問：「怎麼啦？是我的話使你生氣了嗎？」

「不！我得趕緊回去躺在床上，把枕頭墊高一點，好好想一想，不過，明天我們還有機會見面嗎？」

「如果你想見面，五福樓吃早茶。」

×　×　×

這一覺，潘長清睡得很甜，當他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了。頭一件事，他就想到了那個約會——五福茶樓吃早茶。該不該去呢？他仔細地想了一下：去了能見得到她嗎？見到她又怎樣呢？不過是另一個花樣在等待他而已。

他幾乎想大笑，受害人不是許南坤，也不是許老伯，而是他自己；他始終不明白，爲什麼每一個人都要拿他當對象。

他躺在床上戀了很久，最後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才下了床。

桌上有一封信。如果他早知道有一封信在等待他拆閱，他也不會戀床戀到現在了。

信封上的字是潘長清熟悉的，出於許南坤的手筆。

信箋上的字也是他所熟悉的：

「長清兄偉鑒：得悉吾兄爲弟日夜奔波，餐風露宿，感激涕零，唯內中情況非吾兄所能詳知，還是以不涉及其中爲妙，前函已陳衷意，特再申達，並頌

廸吉　弟　許南坤　再拜」

此信與前信如出一轍，勸潘長清置身事外，字仍然是許南坤的親筆，不過，對信中文辭潘長清却感到懷疑；潘長清曾經看過許南坤的日記，文體，用辭，都有明顯不同之處，再與前信比較，也有出入，內容好像是經人口述，或者起草而由許南坤謄寫的。

那麼，這信就不是出於許南坤本意。

當然，這只是潘長清的臆斷，並不能肯定。

現在，潘長清想去五福茶樓了，時間已經很晏，他希望那位姑娘還在。

她果然還在。

早茶將散，客人不多，尤其是唯一的女客，更是令人注目。

她換了裝束，髮式也改了，有濃郁的女人味道，她以親切的笑容迎向他。

當潘長清坐下後，她立即開口說：「你一定是幾經考慮才來的。」

「何以見得？」

「因爲你來得很晚。」

「那是由於昨夜沒有好睡。」

「想什麼呢？」

「想妳。」潘長清從來沒有如此輕佻過。出口之後，連他自己都會感到驚訝。

但是，她並不驚訝，反而輕巧地笑了：「假話。」

「何以見得呢？」

「如果眞的在想我，那就更應該早來了。」

潘長清實在沒有勇氣再跟她逗下去，於是掉轉話題：「我能請教芳名嗎？」

「韻芬！」

「魯韻芬？很雅。」

「我爹都管我叫小芬。」

「其實，妳並不小了。」

「是的。二十早就出了頭。」

「習武幾年？」

「大概有十幾年吧！」

「跟誰學的呢？」

「舅舅。」

「令舅一定是高手。」

「不！只是青出於藍。」

「唸過書？」

「娘教的。也不過是啃些死書，不管用。今兒個我們好像談得很愉快，不像昨夜那樣格格不入。」

「妳太客氣！」潘長清似乎覺得話題扯得太遠，連忙拉了回來，道：「魯姑娘！昨晚你說，曾經在楓紅山莊待過一段日子……」

「今天不談楓紅山莊。」

「哦？不談？爲什麼？」

「不想談。」

「我今天是爲楓紅山莊而來。」

「那就請回，」魯韻芬的神色立刻就冷了。「我今天來純粹是爲了吃早茶。」

「對不起！我實在不明白何以一提起楓紅山莊妳會變得如此不高興？」

「潘少爺！如果你還希望我們很愉快地談下去，就別提那個地方。」

「好吧！那我們談些什麼呢？」

「談你。」魯韻芬的臉上有了笑容。

「我？」

「是的，比方說，你現在在作什麼買賣。」

「賦閑。」

「男人不應該閑着。」

「所以我要找些事作，比方說……」

「比方說，偵查楓紅山莊的底細，找許南坤的下落，不過，這些事還不算是正事。」

潘長清道：「魯姑娘！是妳先提到那個地方的。」

「我發現：如果我不提一提，你會鱉死。」

「魯姑娘！聽口氣，你跟令尊的作風好像有些不一樣。」

「怎麼說呢？」

「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就在訪查有關楓紅山莊的一切，而妳對那個地方的事却好像毫無興趣。」

「你說得對。」

「那麼……」

「家父的氣量很狹窄，報復的觀念太重，那件事早該忘了，錢也不算多，而他却一直耿耿於懷，你說，這是何必呢？」

「妳勸過他？」

「勸過很多次，都不聽。」

「妳是說，事過境遷，也就算了？」

「是呀！人的眼睛生在前面就是要我們往前面看，一個人怎麼老是回過頭去看着自己走過的路呢？家父就是這種死心眼兒。」

「那麼，妳爲什麼要帮他的忙呢？」

「我帮他什麼忙？」她驚異地反問。

「妳潛進楓紅山莊作女傭，那不是帮忙令尊偵查山莊裏的行動嗎？」

「沒有的事。」她笑得很狡黠。

「妳昨晚親口說的呀！」

「那是騙騙你的呀！」

「騙我的？你爲什麼要騙我呢？」

「我認爲去楓紅山莊毫無意義可言，尤其是你，爲了別人的事情冒險奔波，這是何苦呢？」

「爲別人的事？」

「難道不是嗎？不管是爲了我爹，還是爲了許南坤，甚至許大爺，這不都是爲別人嗎？」

潘長清沉默了許久才開口：「妳的動機也許很純正，但是手法却不高明。老實說，我對妳的作法很不諒解。」

「對不起！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才能阻止你，對我爹，我可以……」魯韻芬突然將下面要說的話嚥了回去。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妳限制了令尊的行動。」

「是的。」

「那麼，現在讓我去見見他，總可以吧？」

「不可以。」

「爲什麼？」

「在許南坤失踪的事沒有結束以前，我不希望你們見面。這樣作，對你們兩個人都有好處。」

潘長清又沉默了，他仔細地去盤算對方的來意，但是到最後他是毫無所獲。

「好吧！魯姑娘，我只請妳給我一點忠告，行嗎？」

「那一方面的忠告？」

「關於許南坤失踪的事。」

「置身事外。」

「就這四個字？」

「非常寶貴的四個字。」

「不瞞妳說，在妳提出這個忠告之前，已經有不少人向我提出這種忠告，或者也可以說是警告：及早抽身，置身事外，我不明白，爲什麼有那麼多人怕我管這件事。」

「你認爲有許多人怕你？」

「當然。」

「當然？你的口氣很自負，別人爲什麼要怕你？」

「怕我發掘眞象呀！許許多多的人都想隱瞞事實，也許連許南坤的父親在內，至於妳，可能也不例外。」

魯韻芬的態度很沉靜，她根本就沒有去辯駁，只是以輕緩的語氣問：「那麼，你又打算如何呢？」

「管到底。」

「使性子？」

「不！」

「不是使性子又是什麼？」

「不能公諸於世的事情都是見不得人，可恥，可鄙的，我偏要把這些事情挖出來。」

潘韻芬道：「潘少爺！我可否再給你一個忠告？」

「洗耳恭聽。」

「如果你堅持如此，你將成爲衆矢之

的。」

「衆矢莫非也包括你在內？」

「放心！我是一個眞正置身事外的人；我甚至都不站在家父的同一條陣綫上，我還會管什麼閑事？」

潘長清目光一掃，茶座上就剩下他們兩個了，他喃喃地說：「早茶好像早就散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們這不愉快的晤談也該結束了。」

「我還想堅持我的要求，我很想見見令尊。」

「不行。」

「魯姑娘！我不相信，你能阻止這件事。」

「也許，不過我要全力而爲。不瞞你說，我與家父待會兒就要離開這兒，他老人家爲了這樁事，已浪費了十幾年的歲月，我不希望他再耗下去。」

「那麼，令尊告訴我的事，都是實情囉？」

「我不知道他曾經告訴你什麼，所以我無法回答。總之，我對你的印象很好，自然不希望你有很壞的遭遇。」

「你也許並不想嚇唬我，但是，你語氣中充滿了警告的味道，難道我進入楓紅山莊就會有殺身之禍？」

「是的。」魯韻芬的語氣非常肯定；就像肯定麻雀會飛一樣。

「我前晚就曾經去過，不是安安穩穩地回來了嗎？」

魯韻芬道：「只恐怕楓紅山莊的人已經後悔了。」

「怎見得？」

「昨天曾兩次有人攔阻你。這不是很明顯嗎？」

「錯了。我可以斷言，兩次想攔阻我的人都不屬於楓紅山莊。」

「你的危機就出現在經常喜歡斷言，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早下斷論。」

「好了，魯姑娘！我不希望再與妳爭論，讓我見見令尊，就算是我的請求，行了吧？」

「不行。」

潘長清道：「妳可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見令尊？」

「我不想知道。」

潘長清的臉色沉了下來，他的語氣也逐漸嚴厲：「我認爲妳必須知道。」

她似乎有些屈服了，極不情願地說：「你既然一定要我知道，那你就說吧！」

「因爲我要證實妳是不是魯成貴先生的女兒。」

她的眼睛瞪得溜圓，半晌才張開了口：「你是在用激將法麼？」

「不！我的確懷疑妳的身份。」

「那些地方使你懷疑？」

「很多，很多！我不想多作解釋，只希望你能讓我見見令尊，聽到妳叫他一聲爹，他喊你一聲女兒，這就够了。」

「你絕不跟他多說一句話？」

「絕不。」

「你絕不再提起楓紅山莊的事？」

「絕不。」

「好！我帶你去。如果你不見家父一面，你一定安不下心。」她站起來，搶着付了茶錢。

潘長清也不跟她謙讓，他也不走在前面，而且還保持了一個相當遠的距離，現在，他似乎對這個女人有了很大的戒心。

拐彎抹角，來到一座僻靜的小院，院門一推就開，魯韻芬並沒有客氣，領先走進了院子門。

院子裏種了雛菊三兩支，一叢修竹，倒也清靜幽雅，明暗三間瓦房，聽不到一點人聲。

潘長清雖然看不出任何跡象，但他總覺得這座宅子靜得異乎尋常，因此他的脚步慢了下來，最後終於在院子中間停了下來。

「請進呀！」魯韻芬笑着招呼他。

「不了，我就站在這兒，請令尊出來一下，我並不想和他深談。」

「那麼，請稍待。」魯韻芬並沒有堅持，打了聲招呼就向內走去。

潘長清一個人站在庭院裏，他並沒有意識到會有什麼危險潛伏在四週，他只是覺得這裏靜得異乎尋常。

只不過一會兒，魯韻芬在屋子門口出現了，她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懶散地靠在門框上，目光直直地望着潘長清。看上去，她似乎在一瞬間失去了主意。

「怎麼啦？」潘長清忍不住問。

「家父不見了。」她輕輕地說。

難怪這裏異乎尋常地靜，原來這裏根本就沒有人。

「你本來就不相信我所說的身份，唉！」魯韻芬輕輕地嘆了口氣。「現在，你更不會相信我的話了。」

潘長清很願意去相信她的話，但是，怎麼能輕信呢？她的言語是那樣反覆無常？是那樣閃爍？是……

「潘少爺！不管你信不信，我還是想求你帮一個忙，不然我……」

「說吧！要我帮什麼忙。」

「帮忙把家父找回來。」

「妳說，妳限制了令尊的行動，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我在酒裏下了藥。」

「藥力能維持多久？」

「要到晌午過後才能復甦。」

「那麼，他自己不可能離開這兒？」

「絕不可能。」魯韻芬開始着急了。

「所以，我要請你帮忙。」

「怎麼帮法？」

「帮我找一找家父的下落呀！」

「現場有任何跡象嗎？」

「沒有呀，我本來想請你進去看看的，看樣子，你對我還深具戒心。」

「魯姑娘！妳應當替我想想，面對一個武功高強，能够輕易對付五個大漢的年輕姑娘，我怎能不深具戒心？而且妳一開始所用的手法就不高明，使我對妳的信譽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

「那就什麼都不談了。」

「魯姑娘！妳即使騙我，我也不能置妳於危難中不顧，這個忙我願意帮。」

「那我眞該謝謝你。」魯韻芬的臉上露出了喜悅的神色。

「不過……」

「不過什麼？」她又感到緊張。

「不過，妳也該提供一點綫索，不然

，我們該從那個方向找呢？」

「只有一種可能。」

「說吧！」

「我說出來你也未必會信。」

「我爲什麼不信？」

「因爲那個人與你的關係深厚，你絕不會信任一個新近才認識的人。」

「你是說許大爺？」

「不錯，一定是他綁走了家父。」

「魯姑娘，這話使人難信……」

「我就知道你不會信。」

「請聽聽我的道理。」

「你說吧！」

「你們在這裏住了多久？」

「大概不到十天。」

「房子是你們的嗎？」

「不！是租來的，當初言明只租一個月，租金二十塊錢都已經付清了。」

潘長清道：「魯姑娘，你想想看，你們住在這兒不到半個月，許大爺怎麼會知道你們……？」

「潘少爺，你要這麼說，我就不服氣了，許大爺是本地人，本地長的，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這地方又小，他要打聽個把人的消息還難麼？」

的確不難，因此潘長清沒有開口。

「潘少爺，你可得說老實話，我爹跟你談的事，你是不是去問過許大爺？」

「是的。」

「一字不漏地問他？」

「是的。」

「就在昨天？」

「是的。」滬長清一生不喜說謊，正因爲他不善說謊，心裏藏不住話，才一五一十地去質問許大爺。

「這不就結了嗎？我們在這兒住了好多天都沒事，你昨兒在許大爺面前一提起我爹，我爹今兒個就出了事，這不是許大爺還有誰？」

「魯姑娘，許大爺帶走你爹的目的何在？」

「當然是爲了滅口。」

「滅口？一刀就解決了，又何必帶走一個大活人，那多麻煩？」

「也許……也許他暫時還不想殺害我爹。」

「爲什麼？」

「爲什麼？我怎麼知道呢？」

「魯姑娘，你這樣說太武斷了……」

「一句話，你帮不帮忙？」

「帮忙，但是你一定要聽我的。」

「好吧！聽你的，你要我怎麼辦？」

「先確定令尊是失踪，還是他已醒過來，自己走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他一定是失踪。」

「魯姑娘，你爲什麼，老是這樣武斷呢？」

「我自己的藥我難道會不明白藥性？告訴你，不過晌午絕對醒不過來。」

「現在離晌午也差不了多久。」

「潘少爺！」魯韻芬顯得非常煩躁。「你別老是在這裏問東問西好不好？早一點行動，我爹獲救的希望就多一分……」

她突然張口結舌，將話停住。

潘長清不問也知道爲什麼，因爲這時有好幾個人同時湧了進來。

「幾個？」潘長清輕輕地問。

魯韻芬伸開右手的五指搖了一搖。

「是昨晚那五個嗎？」潘長清再問。

「認不出來。」

「哦？」

「潘少爺，我們兩個換一個位置，」魯韻芬輕輕地說：「要快！」

「爲什麼要換一個位置？」

「別問，快！」魯韻芬的神情稍顯緊張。

「魯姑娘！別把我看得那麼不濟事，男人應當保護女人，你站在我身後。」潘長清說完之後，倏地旋轉身子。

現在他看清這五個人了，第一個印象是陌生，第二個印象是健壯，第三個印象是這五個人好像是一個人；他們都有良好的默契。

「你們要找誰？」潘長清心平氣和地問。

「找你。」其中一個人開口回答，而且還跨前一步，顯示了他的領導地位。

「你知道我是誰嗎？」

「潘長清。」

「你們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呢？」

「我們會打聽。」

「好！」潘長清也向前跨了一大步，這一步頗具示威作用。「找我什麼事？」

「有一個人想見見你。」

「誰？」

「見面自然知道。」

「這倒很新鮮，他爲什麼不來見我，偏要我去見他？」

「這……？」

「如果他有事必須見我，就請他來，我在這裏等他就是。」

「對不起，他不能來。」

「爲什麼？難道他沒有脚嗎？」

「他不便來。」

「不便？那麼是他的脚殘廢了？」

「你不應該這樣說的，我們對你已經够客氣了，潘先生！難道你不希望我們尊敬你？」

「不客氣又怎麼樣呢？」

「如果不客氣，我們就不會用『請』字。」

「隨便你用什麼字。」潘長清的態度很橫蠻。

「好！我們要帶你走。」

「你以爲你們來了五個人就可以爲所欲爲？不見得吧？」

「上！」爲首的人發出一聲沉叱。

他的四個手下立刻一湧而上，雖然都沒有亮出任何兇器，但是，那四雙拳頭也構成了無比的威脅。

潘長清顯得非常鎭定，他既未後退，也未前撲，更沒有握拳拒敵，只是靜靜地站在那兒。

靜也是一種力量，而且，還是一種無法估計的力量，那四個作勢前撲的大漢，在衝到一個相當距離的時候，竟然全部站住了。

「上呀，」爲首的又在吼叫。

然而那四個大漢却木立不動，似乎肢體的機能在一瞬間喪失了作用。

魯韻芬一直在冷眼旁觀，現在，她才站了出來。④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千面寶寶（續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愛蓮藉千面寶寶之力把鍾博士自古拉撒國帶走，司馬洛和小江仍一無所知。翌日一早，司馬洛和小江便被巴沙總統命士兵將他們押到總統面前，巴沙總統怒視了他們好一會之後，發生狼般的微笑，向他們說：我看，你們也不會知道你們的文小姐是在什麼地方吧——

臨刑來救主　大功終告成

「試試她的房間去吧。」司馬洛說。

「使他們跪下來！」巴沙總統的笑容收斂得極快，這一聲叫喝好像鞭聲一般擊出。

輕機槍的槍管在司馬洛的膝後一擊，司馬洛就跪了下來。司馬洛也沒有企圖再站起身。他再站起身，祇會再受到一擊，又跪下來而已。在沒有需要的時候，他不想招致太多痛苦。

小江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但他一跪下就馬上再站起來了。

「我抗議！」小江說，「我們是新聞記者，你不能這樣對我——」

他的抗議結果就是膝後再給敲了一下更重的，使他再跪下來，而他沒有再企圖站起來了。他比司馬洛遲了幾秒鐘了解一件事，那就是：在有些地方，字典上是沒有「抗議」這兩個字的。

「這……這究竟是怎麼同事？」小江問。現在他不抗議了，他祇是要求解釋。

「新聞記者？」巴沙總統露出牙齒對他微笑着，「你是新聞記者，那我是耶穌基督！」

「我……我不明白，巴沙總統，」小江現在完全忘記了抗議了，「你能够給我一個解釋嗎？」

司馬洛倒希望小江少說點話，言多必失，既然巴沙總統是一個愛說話的人，為什麼不讓巴沙總統多說一點，讓他們對這件事情了解清楚一點，然後決定怎樣同答呢？

可惜他無法向小江提出這意見，而且他也正在忙着動腦筋，他知道事情很不對勁，但是什麼不對？

「你要解釋，我給你一個解釋吧，」巴沙總統說，「江華，司馬洛，原來你們就是那個江華，那個司馬洛，你們中國人的名字譯音都差不多，我認不出，但現在我記起我聽過你們兩個人了，你掌管情報組織，而你，司馬洛，你是一個一流的江湖客。我一直以為你們是本領高強的人——」

「我不明白——」小江說。

「你當然不明白！」巴沙總統又雷鳴似地吼道，「你什麼都不明白！假如你不是這樣一個白痴，你現在也不會跪在這裏了。」

小江不再說他不明白了，他祇是在奇怪是什麼時候使他的身份暴露了。

「你們的組織一直想捉到這個綠牡丹！而綠牡丹一直在你們身邊你們都不知道。」巴沙總統哈哈笑着，「她帶你們進來救鍾博士，文愛蓮小姐？唔！小姐！」

「她……你在說什麼？」小江目瞪口呆，而司馬洛則在旁邊出着冷汗。

「你們一定一直擔心她逃不出去了！」巴沙總統說，「但，現在你們可以停止擔心了！她威脅着泰勒，把鍾博士運上直升機，逃出去了！」

「你……你在開玩笑！」小江說。但他也記起了剛才直升機起飛的聲音。

「我也希望我是在開玩笑！」巴沙總統說，「但我不是！她讓泰勒同來了，讓泰勒告訴我，我要得同鍾博士也可以，祇要區區五萬美金就行。」

「綠牡丹？」司馬洛第一次開口，「好傢伙，她該去做明星！」

「對了，」巴沙總統微笑，「你形容得眞好，司馬洛，你是最會形容的，是不是？你想到了什麼形容我這裏的日出的句子沒有？」

「呃——我還沒有機會，」司馬洛說。他覺得不很舒服。

巴沙總統的微笑，以及忽然提到形容日出，這些都不是很好的兆頭。

「當天亮的時候，你最好快點想出幾句好的形容辭。因為你們兩個要在天亮時槍決！」巴沙總統說，「你，姓江的，你會給在頭上射一槍，爽爽快快，但司馬洛，假如你沒有滿意的句子，我會下令向你的肚子上放槍。你會很久很久才死去，而且會死得很痛苦！」

「呃——日出並不是槍決的好時間——」司馬洛說。

「這一句並不好，」巴沙總統搖搖頭，「我總是在日出的時候執行槍決的。」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假如你把我們槍斃，那你就受了綠牡丹的利用了。她把我們留下來，就是想我們死！」

「這也沒有辦法，」巴沙總統說，「我總不能把你們放走的呀！」

「但是，」司馬洛說，「殺了我們，也不能替你把鍾博士找同來的。你不明白嗎？我們就是最現成最佳的人選，我們可以替你把鍾博士找同來。」

「這個嘛，」巴沙總統又微笑了，「我毫不懷疑你們有找到鍾博士的能力，甚至把他搶到手中。但把他帶同來？你能告訴我一個理由為什麼你要把他帶同來給我嗎？」

「我的朋友江先生會留在這裏作為人質，」司馬洛說，「我把他帶同來交換。」

小江瞪了司馬洛一眼，也許不知道他是應該感激司馬洛還是應該恨他。

「謝謝你，」巴沙總統說，「但是不必了。我認為不需要這麼麻煩，我祇要出錢去向綠牡丹把鍾博士買同來就行了。放你出去，並沒有什麼把握，何必要把事情弄得更複雜呢？」

「巴沙總統，」小江說，「殺死我們也不是辦法。想一想我的組織的勢力是多麼大吧。假如——」

「你是指你的組織會向我報復？」巴沙總統說，「你是在恐嚇我？」

「不，不，」小江說，「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放了我們，以後我們就是朋友了。你需要什麼幫助的時候——」

「不，」巴沙總統搖頭，「當我有了那些飛彈的時候，我就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了。多謝你，江先生，你的誠意令我很感動。日出時再見！」

「等一等，總統！」小江說。

但巴沙總統並不笨。他一起來就走到裏面去了。

那些兵士則把他們拖向門口。

幾分鐘之後，他們兩個人就給關進了一間房裏。

這不是監獄，當然在這裏是沒有監獄之設的。這不過是一個製造火箭的地方，或者，應該說是一個鑽油的地盤。總之，這兩種地方都是沒有監獄之設的。

這祇是一間寬大的房間，窗口有鐵柵攔着，而房內有一張長桌及許多椅子，看來也許是兵士們的食堂之類。司馬洛與小江兩個人不但手上鎖上了手銬，而且脚上也鎖上了手銬，而每一副手銬的鍊子，都繞過一張金屬椅子的扶手的金屬管子。卽使他們會飛，也要飛得吃力，因為他們每人起碼要帶走一張椅子才能飛出去。

本來司馬洛和小江都可能有辦法把手銬解開的，但是環境却不許可他們如此。四個拿着輕機槍的兵士就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監視着他們，而門是開着的，外面有更多兵士在談話及走動。

無疑地，巡夜的兵士下班之後會到這裏來，準備接班的兵士也會到這裏來。卽使他們能不讓門口那四個兵士注意到而解開手銬，卽使他們能把這四個兵士制服，也過不了門外那一關。作為監獄而言，這不是一間牢固的監獄，然而這裏的熱鬧却是勝於任何銅牆鐵壁。

「綠牡丹！」小江咬着下唇，「你還以為你自己很了解女人！你却跟綠牡丹同睡一床都不知道。」

「假如你把捉綠牡丹的任務交給我，」司馬洛說，「假如你們對這個女人的情報不是那麼錯誤，知道得不是那麼少，我也許早就揭穿她了！」

「我早說過女人是不可靠的。」小江說。

「假如沒有她，我們反正也進不來的。」司馬洛說。

「假如沒有她，」小江說，「我們就不會死在這裏。媽的，這狂人，他殺了我，我們的組織，不會放過他的。我們會派人進來把他殺掉。」

「這是後話了，」司馬洛說，「你的人把他殺死二十次，也不會令我們活過來的。別研究我們死後的事情，在我們還沒有死掉之前，應該研究如何可以延遲我們的死期。這是實用的想法。」

「我們不能延遲我們的死期，」小江說，「卽使我們能逃出這間屋子，我們也逃不出那鐵絲網，卽使我們逃得出那鐵絲網，我們也逃不過邊境。」

「我在奇怪泰勒這個人，」司馬洛說，「他那雙老鷄眼睛，怎麼會給一個女人騙倒？」

「這是應該由巴沙總統去研究的事情。」小江說。

「我認為我們應該跟泰勒談談！」司馬洛說。

「我們寸步難行，怎麼去跟泰勒談談？」小江說。

「你忘記了我們是可以請求的嗎？」司馬洛說，他提高聲音，轉向那幾個守在近門口的兵士：「喂，你們過來，對了，你！」

其中一個兵士不由自主地站起來，隨卽又坐同下去了，因為他記起了這兩個是危險人物，還是以不接近他們為佳。所以這個兵士祇是隔遠同叫道：「什麼事？」

「我們想見總統！」司馬洛說。

「總統已經睡了，」那兵士說，「他睡着了的時候，沒有人敢去騷擾他！」

「但我們決定向他招供一些重要的情報。」司馬洛說。

「總統並不需要你的情報，」那兵士說，「他祇是吩咐過在天亮的時候把你們槍斃！」

「你不是說要跟泰勒談嗎？」小江在旁邊低聲說，「怎麼你又嚷起見總統來了？那傢伙是個狂人，不可理喻，見到他也沒有用的。」

「你別吵行不行？」司馬洛也低聲說，「你這傻瓜！你就像是今天才入行的！」又提高聲音對那些兵士說，「你們聽見的，我有重要的情報，你們不肯向總統傳達，我們死了之後幾天，總統就會追究是誰阻止他得到這些情報，那時，你們也要變成槍靶了！」

那幾個兵士徬徨起來，低聲商量着，後來其中一個又說：「我們怎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們開玩笑？你反正是沒有損失的，我們去喚醒總統，你却胡說八道一通的話，那我們馬上就要變成槍靶了！」

「這樣好了，」司馬洛說，「你們去找泰勒來吧，讓泰勒來決定好不好告訴總統。泰勒不怕人家吵醒他的，是不是？」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折衷辦法。這幾個都是低級的兵士，他們都不能做主，亦不敢負什麼責任。讓泰勒負這個責任，這的確是理想不過的。

「好，」其中一個兵士說，「我去找泰勒先生！」

他出去了，但還是很小心，他一出去馬上就有另一個兵士進來替補他的位置。假如司馬洛的目的是在削減他們的人數的話，那司馬洛是並不成功的。但這也並不是司馬洛的目的。

小江說：「你這個人最會說謊，我奇怪我怎能信任你？」

「事實上你也從來沒有絕對信任過我。」司馬洛說。

「你打算跟泰勒講什麼？」小江問。

「泰勒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司馬洛說，「泰勒不是一個狂人，也許他是可以理喻的。祇要他來，我就可以鼓其如簧之舌，讓他考慮我們的合作方式。他懂得如何跟巴沙總統講話的。」

「我相信你一定已經編好了一個美麗的故事，」小江說，「你這說謊專家，你弄得那幾個傻瓜根本猜不出你要見的人實在就是泰勒。希望你一會兒也維持這個水準！」

「我會維持這個水準的。」司馬洛說。

過了一會兒，那個兵士又回來了，而那個代替他的兵士再出去。他是一個人回來的，泰勒並沒有跟他在一起。小江咬着下唇，失望地呻吟一聲。

「泰勒呢？」司馬洛問。

「泰勒先生睡着了，」那兵士說，「他也不能見你。」

「叫醒他好了，」司馬洛說，「難道泰勒也是不准人家把他叫醒的嗎？」

「叫不醒，」那兵士說，「那個女人把泰勒先生放回來之前，跟他有了一些爭執，泰勒先生的頭上給敲得腫了一大塊，醫生替他敷過藥，替他注射了鎮靜劑，他暫時是不會醒過來的。」

「妙極了，」小江說，「我們唯一的救星，却正在沉沉大睡，叫也叫不醒。」

「不過別擔心，」那兵士說，「巴沙總統是親自監督槍斃的，明天，你們在死之前還是有機會跟他講話。你們有什麼要講的，明天再講好了！」

他說完了之後，就不再理睬他們了。

小江嘆着氣，道：「完了，我們就是這樣完了。」

「人是總有一死的，」司馬洛說，「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了，可惜什麼？」

「死我不怕，」小江說，「但是死於綠牡丹的手，這就不大服氣了。本來我們一直想捉到她的，現在呢，沒有捉到她，還要給她把我們害死。而且，我還沒有機會通知總部，綠牡丹的眞面目是這樣的。」

「她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司馬洛說，「雖然她想到的計劃及不上我的計劃那麼好，但她却是行動得比我快。重要的就是行動，先下手爲强。」

「你想到了一個什麼好計劃？」小江問。

「這是我昨夜在夢中的時候想到的，」司馬洛說，「我在想，不論他們有多少兵士也不要緊。我們可以把泰勒和巴沙總統捉住，作爲人質，帶着他們及鍾博士離開這裏，在到達了安全的地方之後再放掉他們。巴沙總統是要面子的，當我把他放回來之後，我簡直可以保證他根本不敢聲張，不敢承認發生過這件事。」

「這的確是一個好計劃，」小江說，「就可惜這個好計劃是不會有實現的機會了。」

司馬洛閉上了眼睛靠在椅子上，好像睡着了似的。過了一會小江用手肘撞了他一下：「喂，醒過來，醒過來，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難道你不爲自己的性命想想辦法嗎？」

「我閉上了眼睛，並不就表示我並不是在想辦法。」司馬洛懶洋洋地說。

「那你想到了甚麼辦法？」小江問。

「我還沒有想到甚麼辦法。」司馬洛說：「但是我正在想。」

他沒有告訴小江的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實在是沒有甚麼辦法好想的，他們陷入了無法脫身的陷阱之中，而他亦知道，雖然司馬洛這個人是不會放棄的，但是他也放棄了。

他們雖然可以看到鐘，知道時間過去了多少，以及時間是幾點鐘，他們却無法知道他們還有多少時間剩下，由於他們不知道這個地方是幾點鐘日出的，這個地方的太陽，出得很早，不過五點半，他們就看見窗外的天在亮起來了。

「完了。」小江說：「天亮起來了。」他的聲音是嘶啞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天亮並不就等於日出，天是在日出之前一段時間就亮起來的。」

「你想到了什麼辦法沒有？」小江說。

「想到了。」司馬洛說。

「甚麼辦法？」小江興奮地說：「我們要怎麼辦？」

「任從他們擺佈，慷慨赴死好了。」司馬洛說。

「媽的。」小江說：「這個時間，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我不是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有一種預感，覺得我不會死的，不會在這樣年輕的時候就死去。你應該相信我的預感的，當危險接近的時候，我自然會感覺到，假如今天我們要給槍斃的話，我這感覺應該是很强烈的，然而我却是毫無感覺。」

「你的預感！」小江沒好氣地說：「這的確是很大的安慰！」

接着就有兩個兵士把早餐捧進來，放在桌上。

「最後的早餐。」那兵士吃吃笑着，把他們手上的手鐐解開了，但脚上的手鐐還是鎖在脚上，假如他們要逃走的話，他們還是得把椅子帶着一起走。

「我一點胃口有沒有。」小江說。

司馬洛的胃口却很好，他把自己那份早餐都吃完了，還把小江的一份吃了一半。

「你是個硬漢。」一個兵士說：「我從沒見過一個人在給槍斃之前還有這麼好胃口。」

「總統起床了沒有？」司馬洛問。

「起來了。」那兵士說：「你說有話跟他講，一會兒還有機會的，他喜歡槍斃，他總是要親自下令，親眼看着。」

「泰勒呢？」司馬洛問。

那兵士搖搖頭：「泰勒先生還沒有起床，恐怕那醫生給他的鎮靜劑的份量太重了，不過，泰勒先生通常總是較遲起床的，就因爲總統早睡早起，有些事情要遲一點辦理，那就可以由泰勒先生代辦。」

這個兵士顯然因爲司馬洛是一個硬漢，心裏有點佩服而和司馬洛多說兩句，不過這是沒有甚麼用處的，司馬洛不相信這個兵士願意把他放者能解救他。

早餐餐具給收去了，司馬洛舐着咀唇：「味道很好，小江，你錯過了是太可惜了！」

小江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就像隨時要嘔吐出來似的。還好他沒有吃過甚麼東西，假如吃了的話，他是眞要嘔吐出來了。

司馬洛知道這是極度恐懼的表現，他也許不知道，自己現在是與小江同樣地恐懼的，祇是他不願意表示出來，他希望他的樂觀的外表能够令小江好過一點，但是，沒有用，事實上他自己胃裏的東西也快吐出來了，他已經走上了絕路，再也沒有辦法脫身，他是知道的。

他們的脚上的手鐐給解開來了，但是，在手上再給手鐐鎖上了之後，他們給押出了那食堂。

槍咀把他們押進了巴沙總統的住處。

巴沙總統懶洋洋地坐在一張靠椅上，而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泰勒也已經在那裏了，正坐在巴沙總統的後面，露着一個諷刺的微笑，那雙老鷹的眼睛又像在看穿他們的心，就可惜他們却看不穿泰勒，看不出這個泰勒實在並不是泰勒。

「日出了。」巴沙總統揮揮手說：「美麗嗎？」

這屋前有很寬闊的窗子，可以看到鐵絲網外地平綫上太陽正在升起來。

「總統！」小江說：「我們可以商量一下

，你有沒有考慮過——」

「閉上你的咀巴！」巴沙總統吼叫一聲。一個兵士立即上前，用一條捲起來的手帕勒住小江的咀巴，而在後腦上打了一個結，現在，即使小江有蓮花燦舌，也是脫不身了，因爲他根本就說不出話來。

「無聊的人。」巴沙總統厭煩地說：「我決定了的事就是事實，還有甚麼好商量的，我是總統，總統講的話，怎麼可以翻來覆去？好了，司馬洛，你想出了什麼佳句沒有？」

「什麼佳句？」司馬洛問。

巴沙總統吃吃笑起來：「多拖幾分鐘時間，對你又有什麼用處？我說的當然是我們這裏的日出！」

司馬洛聳聳肩：「即使隔着鐵絲網，這裏的日出還是世界上最美妙的！」

巴沙總統又笑了：「這算是佳句？這裏隨便一個兵士也講得出來，他們都是隔着鐵絲網看見的。」

泰勒祇是像一座石像一般坐在那裏，連眼睛也不動了。

「但是算了吧！」巴沙總統說：「我原諒你，以你現時的心情，你也不會想得出甚麼好句的了，不要射他的肚子，乾乾脆脆，腦袋上一槍好了，帶走！」

兩雙手執住了司馬洛的手臂。

「等一等。」司馬洛說：「我覺得，我們的確應該商量一下——」

巴沙總統一揮手，另一條手帕又勒住了他的咀巴，他要說的話也說不下去。

「你講話太多了。」泰勒第一次開口：「就像女人一樣，講話太多的人最應該槍斃，而且應該在日出的時候槍斃，趁他的咀巴還沒有機會破壞一個大好的日子！」

「唏！」巴沙總統格格地笑着：「這正是我所講的佳句了，好一句！」

司馬洛及小江已經給拖出了屋外，而即使是司馬洛，在這時也劇烈地掙扎起來了。

雖然掙扎是毫無用處的，他們給拖到了正對着巴沙總統的屋子的前窗的鐵絲網前面，那裏已經有兩根繩子，就繫在那條鐵絲上，兵士們把繩子在他們的頸上一套，就是這樣行了，他們不能逃走，一逃就要先把自己勒死了，無疑地，巴沙總統是佔着一個很好的位置，坐在陰涼的屋子裏而看着他們給槍斃。

司馬洛在身上的汗也出得像小江一樣多了，恐怖的是他連向小江道一聲再見也沒有機會。在他們的對面，已經有十二個兵士拿着槍在等着了，他們不會有很多的時間了，祇要一聲號令，兵士們舉起了槍，再一聲號令，他們就完蛋了，每人的頭上都要有六個子彈洞。

而且他們亦沒有機會欣賞巴沙總統欣賞他們的表情。

二個兵士在他們的眼睛上幪上了黑布。

他們甚至不能企圖掙扎，背脊後面緊貼着的就是那些有刺鐵絲網，假如一掙扎，那刺就會刺進背上，徒然增加無謂的痛苦而已。小江的喉嚨裏面正發出着奇怪的聲音！

這之後，他們聽見皮靴的聲音離開他們，這之後就是靜，司馬洛雖然在不斷地出汗，他所感到的却是寒冷，他現在也不敢相信自己的預感了。他祇有最後的幾秒鐘，或者一分鐘。

在這樣的時候，時間忽然過得很慢，痛苦地慢，沒有人能救他們了。即使泰勒也沒有辦法，泰勒也不會傻到制止巴沙總統進行自己所喜愛的娛樂，而且泰勒也沒有理由這樣做……

一聲喝令，巴沙總統的聲音，他聽見步槍發出的聲音。

祇要第二聲令下，槍彈就射過來了！

接着第二聲喝令就來了，但那是泰勒的聲音，泰勒在喝道：「把槍放下來。」

泰勒，爲甚麼是泰勒的命令。

接着泰勒的聲音再接近一點了，顯然是已經從屋內走出屋外來，泰勒在對那些劊子手的長官解釋：「總統改變了主意，決定把他們帶到我的工廠去，你知道，總統想我問他們一些問題。」

司馬洛心中不知有多舒服，泰勒這話實在是一種破綻，以泰勒的身份而言，他用不着對任何人解釋任何理由的，他祇需要對巴沙總統解釋，對那些軍官，他祇是下令就行了，這件事有點古怪，但是對他們有利的古怪，忽然之間，司馬洛對自己的預感恢復信心了，他早知道自己是不會死的，可惜他不能告訴小江。

泰勒解釋過之後又下命令：「把他們帶到直升機那裏，快點，我要親自把他們帶走。」

皮靴走過來，眼睛上的黑布給解開了，司馬洛看見泰勒在那邊揮着手在命令着：「快點，快點！」

他們給槍咀押着走，這一次他們用不着槍咀的督促了，兩個人都加快脚步走，要盡快遠離這個打靶的地方。

他們給押進了那飛彈製造場的鐵絲網之內，到了那黑色建築物後面，給押上了飛機。

「把他們咀巴上的東西除下，人在椅子上鎖好！」泰勒命令着。

負責保安的貝高又出現了，懷疑地看着，這一次他眞正地用神去看了，但是決不會是歷史重演，由於泰勒站得遠遠的，沒有人站在泰勒的身邊，而泰勒又站着一個好位置，一個在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用槍威脅着他的位置。

泰勒對貝高微笑：「我要帶他們到我的工廠去玩玩，有興趣一起來嗎？」

貝高搖頭，說道：「我在這裏有工作，走不開。」

「眞可惜。」泰勒說。

司馬洛與小江給用手鐐鎖好在直升機的座位上了，泰勒走過去，上了飛機，一分鐘之後，直升機已經升了起來，向北方飛行！

司馬洛知道北方的邊境之外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一個巴沙總統的軍隊不敢過去的地方。

「這……這又是什麼玩意？」小江終於吶吶着問。

泰勒格格地笑起來：「幸而巴沙總統沒有空軍，不然，我們現在已經給射下來了，你們知道爲甚麼嗎？就因爲我在他的後腦上敲了一隻大瘤，他現在大概剛剛醒轉！」

「我也猜到是這樣的。」司馬洛說：「不然他不會一聲不響，讓你破壞他的遊戲，但爲什麼？你又是什麼遊戲，泰勒？」

「我的遊戲就是錢。」泰勒說：「江先生，我聽說你這個部門也是出得起錢的，我救了你們的命，你們認爲這值多少錢呢？」

小江吁了一口氣：「這是很值錢的，你要多少錢都可以想辦法，我甚至願意從我的私人財產裏拿出一些來貼給你！」

「謝謝你！」泰勒說：「假如再加上綠牡丹和鍾博士，那更值不少錢了。」

「他們在什麼地方？」小江焦急地問，現在自己的生命沒有了危險，馬上，他又對公事緊張起來了。

「他們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泰勒說：「兩個都在睡覺，鍾博士喝了一些藥，使他睡得很好，至於綠牡丹，她當然不會肯喝我給她的藥的，所以我先在她的頭上敲了一下，使她不反對我餵她喝的藥，你知道，對她這種人不能不小心一點的，光是把她縛着也沒有用的，怎樣縛她也有可能脫身，就祇有讓她睡着了，她才能服服貼貼。」

「我不大明白！」司馬洛說：「泰勒，你

爲甚麼要做這種事情？巴沙總統的忠心手下泰勒。我聽說泰勒是唯一不會反叛巴沙總統的人，給他多少錢他也不會，這又是甚麼貓玩老鼠的遊戲嗎？」

「泰勒是不會的，但我不是泰勒！」

「你不是泰勒？」司馬洛說：「但你——假如你不是泰勒的話——」

「我跟泰勒一模一樣，但我不是泰勒，那你以爲我是誰呢？」

「千面寶寶！」小江叫起來。

「失禮失禮！你們不能不承認我的演技是一流的，對不對？」千面寶寶微笑着，一手扯去了下頷的鬍子。

「假如說你是第二流，那可沒有人敢自認第一流了。」司馬洛說：「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於是千面寶寶又把故事從頭再說一次，說到他把綠牡丹及鍾博士載走爲止，然後他哈哈笑起來：「你看這算不算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在短短時間之外，我連泰勒的聲音也學足了，也用不着裝喉嚨痛，一點沒有錯，當一個人爲了自己的生命而努力的時候，很多平常做不出來的事情也做出來了。」

「但是爲什麼？」司馬洛說：「你跟綠牡丹講好了價錢，你大可收了錢算數，還要來冒這個險？」

「再賣一次不好嗎？」千面寶寶又微笑。

「你倒是一個很反覆的人，」司馬洛說：「你究竟想把鍾博士賣多少次？」

「這是最後一次了，」千面寶寶說：「而且也不是我反覆。泰勒要殺我，我不能不先下手爲强，而反正我已經變成泰勒，那我沒有理由不乘機多賺一點錢的。再說綠牡丹這邊，她與我原定的計劃不符。第一，我打算把你們賣給她，但她却不要，這就使我的收入大大減少了，三個人祇賣到一個。但假如我把她跟鍾博士賣給你，我可以收到兩個人的價錢，再加上你們兩個自己的價錢，我可以得到四個人的價錢了。」

「你該去股票市場碰碰運氣。」司馬洛說：「你可以把一個零字變成一個四字！」

「還有另外兩個理由我不想與綠牡丹交易的！」千面寶寶說：「第一個理由就是我不信任她，我怎能肯定她會付錢給我呢？她大可以把我殺掉，這樣她一個錢都不必付了！」

「這是一個很對的理由，」小江說：「我們不會這樣了！」

「你倒很懂得保護自己的性命。」司馬洛帶諷刺地說道。

千面寶寶聳聳肩：「不單是我自己的性命而已，還有我的其中一位外母的性命。」

「哦，你已經結婚了？」小江問。

千面寶寶又是聳聳肩：「已經結了婚，但是還沒有孩子。」

「而你的太太有幾位母親，」司馬洛說：「上一代的人，有很多太太的。一位外母已經够麻煩了，還有好幾位外母。」

「我這好幾位外母並不麻煩，」千面寶寶微笑着：「至少不如你所想像中那麼麻煩。她們不會常常爭吵打架，因爲她們並不互相認識。是這樣的——我還沒有對你解釋清楚，我的太太祇有一位母親，但我有許多位太太，每一位都有一位母親，所以我也有許多位外母。」

司馬洛和小江，面面相覷，咀巴也張得大大的。

「我剛剛昨晚才發現，原來我其中一位太太的母親是魯乃國人，而她最近回到了魯乃國去省親，她還有不少親人在魯乃國。這就很麻煩了，因爲這巴沙總統是個狂人，要是他製成了那些飛彈，誰知道他會不會把魯乃國炸成一片焦土，一個活人也不留？假如是這樣的話，我這位外母就會失去，而我的太太也會很傷心了。你得明白，我是無法肯定綠牡丹他們不會把鍾博士賣回給巴沙總統的。因此我不能跟綠牡丹交易了。」

「你的確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小江說。這當然是討好的話，由於他們的交易是還未成功的，而手銬也還沒有解除，他不能够指出，在這個時代，一個男人有許多太太眞是豈有此理的事情，而這樣一個男人，亦不能算得是一個對家庭很有責任感的男人。

「謝謝你！」千面寶寶說：「在婚姻生活方面，我是愉快的，因爲我從不會給太太發覺我另有女人。我有這許多面目，我跟這個見面是用一副面目，跟另一個見面的時候又是用另一副面目。」

司馬洛笑起來：「難道你不會攪錯？」

千面寶寶也咯咯大笑起來了：「的確有攪錯的時候，其中有一位太太，我沒有那麼喜歡她，所以見她的次數也最少，有一次我去見她時就用錯了面孔，她差點把我抓上警局，一急起來，我就是記不起應該用那一副面孔，我再換一副去，還是不對，結果我花了一整天時間去回憶，才想得起來！」

司馬洛也哈哈大笑起來，小江不斷向他打眼色，又望向自己的手銬，對司馬洛暗示，他們第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叫千面寶寶替他們把手銬解開來，但是司馬洛却似乎認爲這件事情是不必操之過急的。他說：「你養這許多位太太，可要花不少錢呢！」

「正是，」千面寶寶說：「所以我得經常做一些大買賣，但是生活愈來愈不容易了，尤其是年紀漸漸大起來。以前我從來不會忘記自己應該在什麼時間用什麼面孔的。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此我還有另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則是要江先生接受才行。」

「什麼條件？」小江連忙問。他的氣語簡直就是在表示，任何條件都可以答應，祇差沒有這樣說出來吧了。

「給我一份工作，」千面寶寶說：「我需要一件固定的工作，安安定定地活下去。而鍾博士的事情，你也得答應我不再追究！」

「你可以做一些什麼工作？」司馬洛問。

「我們有很多空缺都可以讓他選擇的！」小江連忙說。

「你們應該出得起相當高的代價聘請我這樣一個人才的，」千面寶寶說：「我是一個化裝專家，你們的組織裏，有一個及得上我的人嗎？」

「這個可以考慮！」小江說：「這個絕對不成問題，像你這樣一個人才，的確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這一次不是敷衍，而是很有誠意了，這樣一個人材的確是他們所需要的。

「這很好！」千面寶寶說：「司馬洛，你可以保證決不追究這一點嗎？」

「這干他什麼事？」小江大爲反感地說：「祇要我答應就行了！」

千面寶寶吃吃笑着：「我不知道你怎樣，但我知道司馬洛是怎樣的，司馬洛答應過的事實就是事實。」

「這個！」司馬洛無可奈何地看着小江：「我知道你答應過我的就是事實，所以，我也要先得到你的保證，然後我才能向我們的千面先生保證。」

「我可以向你保證。」小江說。

「那很好！」司馬洛轉向千面寶寶，「我也可以向你保證！」

「好極了！好極了！」千面寶寶說：「現在，我們是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他忽然從身上拔出一把手槍來，轉身放了

一槍，小江尖叫起來，司馬洛也嚇了一跳，但那顆子彈祇是射斷了鍊子之後穿過旁邊的鉛板出去了，這樣做雖然有可能損及直升機的內部機械，但這件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沒有發生。顯然千面寶寶對這一點是早已有了預算的。

「對不起，」千面寶寶說：「手銬的鎖匙不在我的身上，而且，我也想找機會表演一下我的槍法。你認爲我的槍法怎樣？不壞吧？」

「很好！」司馬洛說：「我倒不知道你會用槍，而事實上，以你的本領來說，你也實在不需要用槍的呀！」

「我得承認，我用槍的機會實在不多，」千面寶寶說：「不過我也總得有準備的，是不是？有備無患！」

他把槍遞過來交給司馬洛，那手銬的鍊子已經斷掉，司馬洛的雙手自由了，他也放了一槍，把小江手銬上的鍊子轟斷，不過雙手是已經恢復了自由活動的能力了，那兩隻圈子祇是等於戴上了手鈪而已。

小江和司馬洛望望下面，發覺他們早已越過了邊境，而直升機現在正在一爿山地上飛行着。

後來，直升機到了山間，一爿平坦的空地上，就降落了下去。

「這是什麼地方？」小江問。

「這只是我隨便選擇的一塊地方。」千面寶寶說：「但就因爲這是隨便選擇的，就更不容易給人家追查到來，雖然我們的巴沙總統也沒有可能追查到這邊來。」

引擎停了，千面寶寶領着他們走到了一座山洞口，進去，山洞口的盡頭，地上就躺着兩個人。

鍾博士及綠牡丹，也即是司馬洛及小江從前所知道的文愛蓮。他們都用手銬鎖着，而他們都睡着了。正如千面寶寶所說，對付綠牡丹這個人，最好就是讓她睡着了，這樣，她就什麼詭計都使不出來。光是把她鎖起來，那是沒有什麼大用處的，即使多加幾隻手銬，恐怕也未必能够把她困住。

千面寶寶說：「他們兩個還要睡到今天黃昏才能醒過來了，所以你們有很多時間可以把他們運走。這樣好了，江先生，你拿直升機飛近市區，找一個靜一點的地方降落，步行進去，打一個長途電話，應該就可以召到很多人來的，對不對？」

「沒有問題，」小江說：「這裏的市區，根本就已經有我的人在着了。我們的計劃，在救出了鍾博士之後，也是打算把他送到這裏來的。」

「可憐的老傢伙，」千面寶寶看着地上的老人，「他又要變得很不開心了。」

「得到了自由，有什麼理由不開心？」小江說。

「你以爲他還可以再找到像巴沙總統這樣的支持者嗎？」千面寶寶說：「還有誰肯任他花錢，任他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小江嘆了一口氣：「科學家！他們都是狂人，全都是狂人！」

「你還在等什麼？」千面寶寶問。

「對不起，」小江說：「假如你不介意，我倒想看清楚你的眞面目。你知道，我們久聞大名，也見面了不少時間了，還是沒有機會見過你的尊容。」

「我也是剛剛想作這樣的要求。」司馬洛說。

千面寶寶微笑。他現在的模樣倒是很滑稽的，那把鬍子已經給他自己扯去了，鬍子下面的一部份皮膚顏色很白皙，與臉上的其他部份不調和。他把帽子也脫下來，扯去頭髮，又用帽子在面上揩抹一遍，把那些油彩都抹去了。

現在，他的臉上雖然仍然相當骯髒，但大致上是可以看到他的眞面目了。他又微笑：「你們知道嗎，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頭髮和鬍子，都是眞東西，是從泰勒身上剪下來的。」

「這就是你的眞面目了？」小江問。

「我猜是了！」千面寶寶說：「老實講，我自己也不大記得我自己究竟是什麼模樣的了。你得明白，這些年來，我最少機會看到的面目就是我自己的眞面目。」

「唔！」司馬洛說：「你倒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

「是嗎？」千面寶寶微笑：「這是一個好消息，這樣，我可以跟你爭一日之長短了。聽說江先生這個組織裏面的美女很不少！」

小江呻吟一聲：「別來了！一個司馬洛還不够嗎？」

司馬洛的拳頭忽然迅速揮動，擊在千面寶寶的下頷上，千面寶寶差點翻了一個跟斗，仆在地上。他撫着下頷，呻吟着坐起來：「唏，這是幹什麼的？」

「來而不往非禮也！」司馬洛說道：「這件事情開始的時候，你在我的後腦上，敲了一記，到現在還沒有痛完，難道我不該還你一記嗎？」

千面寶寶聳聳肩：「好小器的人！算了，這一下我不記在心上了，我們之間，就此一筆勾銷吧。以後，我們就是朋友了。」

× × ×

三天之後，古拉撒傳出了一件大新聞。巴沙總統的「油田」發生爆炸，全部鑽油設備都給炸光了。他指責是魯乃國的間諜來進行破壞工作，聲言要揮軍進攻。司馬洛知道他的飛彈沒有到手，這仗當然打不成功，油田的事無法自圓其說，祇好一炸了之。自然，由於大家都知道巴沙總統是一個狂人，所以也沒有人有興趣去問，爲什麼油田炸爲平地，却沒有炸死一個人？

（續完）

下期預告

司馬洛傳奇故事：「午夜怪客」

馮嘉著

「午夜怪客」是司馬洛故事集中最精采、最緊張的一部，內容充滿驚心動魄，恐怖駭人氣氛。是馮嘉先生繼「千面寶寶」後精心巨著，由下期起隆重刊出，敬請留意。

拳壇軼事

西拳洋的龍虎門

希華



看西洋拳比賽的人都有這種感覺，雖然用手套包住拳頭，但因雙方的戰鬥力相當強橫，一旦在很短的距離發招，對方受不起，就有可能一拳倒下來，是否在拳鬥場裏面有時會發生意外呢？是的，拳脚無情，即使戴了手套，仍有可能把其中一個拳王打到身受重傷，特別是一雙眼。

一九四六年，在拳鬥場裏面有一次第一級拳師的會戰，地點是倫敦，由卡士李斯利域跟法拉第苦戰，在第十個回合裏面，他奪取勝利，終於衞冕成功，把法拉第擊倒，可是，這一場戰鬥，他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他永不能再戰，因爲他的左眼已經打盲。

那場苦戰他在第八個回合，突然覺得眼睛受傷，流出血來，沒法睜開，他把這隻受傷的眼睛閉闔，只用右眼看物，連發很沉重的鐵拳出擊，終於把法拉第打暈，衞冕成功。

當時他只是爲了聲譽和金錢奮鬥，並不計較效果，如果他知道那隻眼睛不是立刻醫治，便會打盲，未必他願意這樣做。

當時西洋拳賽並非像現時那樣子計算勝負，平分獎金的，兩個拳師作戰，只是贏的一方，把獎金全部拿走，除了各項開銷之外歸一個人所有，失敗的拳師分文無着，用這種殘酷的方式處理，便使落場交手的兩個拳師拚命作戰，緊張刺激，更加使觀衆喜悅，在這種情況下，場場搏命，他是失去了一隻眼睛，仍要拚命打到完場爲止，就因爲這種條件上限制。

一九四六年那一次倫敦拳王的衞冕戰，每次打三分鐘，休息一會再打，前後交手，除了休息的時間，即是連續作戰四十五分鐘，那是相當長的了，當時最高峯只是打足十五個回合，便定輸贏，那是比較合理的，一八〇六年，已經有人在拳鬥場交手，那時就非常凄慘，因爲雙方拳師不管打到如何長的時間，滿地是血，仍要分出輸贏來，絕無打和。

那時拳王希倫，爲了保持冠軍的寶座，在一場衞冕戰中，打了四十二個回合，即是長在兩小時過外，然後把對手湯西亞打暈。

他贏了那一場拳賽之後，好像整個人變了形，鼻子腫起，歪歪斜斜，上唇腫得更加厲害，整個臉上有些瘤狀物似的東西發生，顯然是充血，眼睛有一滴滴血沁出來，他沒有變成瞎子，確是幸運。

踏進二十世紀，因爲看拳王打鬥的人愈來愈多，收入可觀，戰術也愈加毒辣，發拳沉重，第一個世界拳王「積淡西」，在美國產生，他的拳頭特別大，體重超過二百磅，確是銅皮鐵骨，不但把對方擊暈，就算他自己，有時也給對方打到由繩圈跌下來，必須依照規矩，自行爬入繩圈之內作戰。

有一次，他跟鐵面人奧勒交手，居然給奧勒打到跌出繩圈之外八次。他有一項絕招，那是「詐死」，他能够很準確的計算，僞裝被人擊暈，倒在台上，一直等候到公証人計算數字，賊到一個「九」字，然後一躍而起，發拳擊中對方的鼻子，使對方拳師流出鼻血來。拳鬥場的規矩是數到十的時候，仍然無法站起，就算打輸，他居然冒險在喊到九字然後躍起出擊，對方防不勝防，故此，他有長勝拳王之譽。

以右短拳取勝的人，威力最大的是馬仙諾，普通的拳力計算錶，只有八百磅力計算得到，他隨時一拳打爆，因爲他的拳力有八百五十磅，他這手右短拳是從麥士比亞拳王那邊繼承的，麥士比亞緊隨拳王積淡西之後，威震美國，打贏世界上每個挑戰的拳師。

他從小就在牛棚裏面看牛，跟牛作戰，多次在野牛圍攻的形勢之下發拳出擊，因爲牛有兩隻角，如果他的拳頭並非一拳打中兩隻牛角當中的地方，把牛腦打爛，他就死於牛角之下。他在十多歲的時候，就能够一個右拳打死一隻三百磅重的大牛，後來他給經理人奧斯看見，認爲他是拳擊的奇才，加以訓練，他就變成拳王，威震一方，後來他居然由拳王再變成明星，跟當時的艷星梅娜萊合演一套「果然奪得錦標歸」，算是英俊拳王之一。

這傢伙非常幸運，一生沒有在臉孔上受過傷。祖路易全靠左勾拳取勝，因爲左拳不易招架，他的左拳並非經常出擊，先用右拳迫住對方，使對方的一雙眼看不淸楚他如何發拳，然後左勾拳由斜角閃電打出，一個勾拳就使他奠定了拳王的地位，威震世界拳王十多年，至今仍然健存。最可惜的是這一點，那時做拳王的收入並不像目前那麼多，賺來的錢他全部花掉，一生都欠稅，他爲了要活，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一間夜總會，以看門人的姿態出現，月支美金一萬元。要拳王拉門，實在是一種恥辱，不過，他却不計較這些，至於夜總會方面，肯付高價請看門人，就因爲他們認爲拳王也肯屈充看門，當然有特殊勢力，黑社會之流，自然不敢搗亂，這是很合算的，故此，他經常付出重金請拳鬥場或摔角的英雄人物做看門人，包括中級世界拳王糖雷在內。

有一名拳師叫做阿烈，只有一百三十二磅重，經常越級挑戰，往往發拳擊敗二百二十磅過外重量的拳師，他的手套是特准的，能够戴最重量拳師那種手套，特別沉重，比較普通的拳術手套重三倍，這傢伙的體型有限，奇就奇在他的左右兩手，手腕和手掌都是特別發達的，戴上重量級拳師手套，居然有資格應戰，因此之故，他落場交手，仍有許多觀衆捧場。

身爲拳師，還沒有講究體型是否雄威之前，先要講拳頭，如果拳頭的拳圍少過十二寸，那就很難做第一流的拳師了，手腕也是要特別巨型的。有些拳師更加厲害，五指握緊那個拳頭，眞的變成一塊硬物，伸手去摸摸，簡直與鋼鐵相似，即使戴了拳術手套，向對方的臉孔打擊，仍有力量打裂對方的顏臉，稱做裂臉人高加索，就是這種奇才。

並非所有拳師止於受傷，有一名拳師喚阿當，在金門拳鬥場比賽之際，左邊靠近心臟之處吃了一拳，就此倒下來，臉色大變，抬入更衣室，已經沒法救活。他死於急性發作的心臟病。因爲頭顱受到過份沉重的打擊，以至失去正常反應的拳師，那就太多了，有些拳師打過三幾年拳鬥之後，流浪街頭，除了喝酒，不知如何過活，就因爲他的腦袋內部震撼過份，迷迷惘惘，甚至有些拳師經過沉重的一拳之後，離開拳鬥場，即時患失憶症的。又有些拳師在拳鬥場捱打多次，並非腦袋或心臟有問題，而是胃囊過份受擊，內部裂開，流出血來，多次醫治，仍是沒法治癒，患了嚴重的胃潰瘍。

看來站在繩圈裏面決鬥的拳師十分威風，但事實上，這種拳師幾乎是付出生命的代價，去做這種賭博性的拳鬥的，別人以爲他們威風十足，其實他們內心的痛苦難對人言。（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孤身行險道　獨劍闖奇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奪獲雲中鶴寶刀，誅除蒙城九醜中的許九，桑青，把馬瘸子擊傷後，那晚在客棧裏，尉遲蘭心夤夜到訪，終把晏春雷死訊當面詳告，並將遺物交還。翌日一早，尹劍平心掛伏波老人安危，立即趕路前往清風堡，途中發覺有人跟踪，尹劍平不露聲色，繼續上路，在渡船上，尹劍平發現那跟踪者在與船老大低語，尹劍平運功諦聽，知那跟踪者姓秦，船老大姓郭那姓秦的正查問姓郭的可都佈置好了，姓郭，的答稱一切就緒，並說該輪到咱們發一發了，姓秦的不說，這都是老大的主意——

船老大一楞道：「啊——難道——」

藍衣人「唏」的一笑，算是把話給岔開了，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

船老大也站起來——却只見西邊那輪紅日頭，早已經下去了，水面是越來越寬，兩岸人家，飄起陣陣炊烟。

尹劍平把一番對答聽在耳朵裏，已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自幼萍飄江湖，學兼各家之長，什麼樣的人沒見過？什麼樣的黑話又會聽不懂？對方二人居然當他是新上道的雛兒，可眞是瞎了狗眼。

他原以爲沒有多遠的水程，却不想會走了這麼久。

「船老大！」尹劍平招着手：「你過來一趟。」

姓郭的看了姓秦的一眼，笑着走過來：「客人有什麼事？」

尹劍平道：「這是什麼地方？」

「快到了！」姓郭的指着岸上道：「這是『刀把子！』，再下去是『陰陽界』，再往後嘿嘿，可就是你老要去的地方了！」

尹劍平冷冷的道：「郭老八，你少在我面前裝瘋賣傻，哼——要是有什麼邪念頭，我奉勸你還是悶在肚子裏好，要不然你可小心着腦袋搬家。」

姓郭的登時楞了一下，對方一下子摸淸了他的行市，不由他機伶伶打了個寒顫，往後面倒退了一步。

「你——」過了一會兒，他臉上才擠出一片冷笑：「原來你都聽見了，那敢情是好！」

回頭打量了藍衣人一眼，姓郭的嘿嘿笑着：「這叫上天有路你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小子，早死晚死横死你是死定了，你就——」

「老八！」姓秦的藍衣人老遠叫住他：「沒你的事，給我站到這裏去。」

姓郭的還是眞聽話，頓時不吭氣的往後退了幾步。

藍衣人一隻手托着長烟袋，老遠的瞧着這邊：「相好的，這叫光棍一點就透，兄弟你好亮的招子——」

一面說，這個姓秦的一搖三幌的慢慢走到了近前。

尹劍平打量着他道：「姓秦的，你的那點心思我明白，哼——不過我還是要奉勸你凡事三思而行！」

藍衣人想是也同那個郭老八一樣，猝然被對方叫出了姓氏顯得很吃驚的樣子，可是仗着他的老練，立刻付諸一笑，啞着嗓子乾笑了幾聲，這人頻頻眨動着他的一雙三角眼，確實陰沉的厲害——

「噗！」一聲，吹落了烟蒂，抬起一隻脚來，他用力的敲着烟袋鍋子，落下一片烟灰。

「小伙子，難爲你把我老人家的姓氏都摸清楚了，可眞有兩下子！」一面說他仰起黃瘦的臉，頻頻冷笑着：「告訴我，你還知道些什麼？」

一旁那個矮壯的郭老八，顯然沉不住氣的道：「三哥還跟這小子嚕嗦個什麼勁兒，乾脆把他小子給做了不結了嗎？」

藍衣人斜過臉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郭老八」雖是不再吭聲，可是臉上却極不服馴。

尹劍平其實早已把對方二人看清楚了，姓秦的藍衣人陰沉老練，神態沉重，由他眼神可以看出來，像是有點功夫，至於那個僞裝船老大的郭姓矮漢，雖然孔武有力，也像是有兩下子，却不過是個毛燥的急性漢子——他自信應

付這兩個人應是「游刃有餘」。

心裏已篤定，神色也愈見從容。

「姓秦的你聽着，」尹劍平目光直直的看着他：「我早已把你們哥倆個摸清楚了，『蒙城九醜』充其量不過就這麼一點技倆，我接着你們的就是了！」

這幾句話說的老練之至，絕非是由他這等斯文人口中所出。

姓秦的藍衣人登時吃了一驚。

姓郭的也瞪大了眼睛。

尹劍平已然認清了眼前的形勢，雙方身份表明，無論如何勢將一戰，是以，他話聲一經出口，脚下遂即前踏一步——在一個精於武術的人來說，這種動作被稱爲「踩樁」，也就是向敵對者，表明了必戰的立場。

眼前尹劍平的這種動作，尤其更含蓄着凌厲的殺機——那是因爲在他足下方一踏進時，同時運用上乘內功，將一腔內炁驀地逼出體外，距離八尺以外的藍衣人，頓時打了一個寒噤，已吃這股無形內力罩住——

他作出了一種豈止是驚訝，簡直是難以相信的神色，頓時「噤若寒蟬」！

尹劍平這種先發制人的主動攻勢，確是收到了極佳的效果，他上陣時對敵，無論對方是何等角色，絕不掉以輕心，抱定「搏獅當用全力，搏兎亦須全力」。姓秦的藍衣人一驚之下，這才知道對方這個看來年輕的雛兒，原來竟是大有來頭，這等「運炁」功力，他也只是曾聽傳聞，從未眼見身受過，乍然領受之下，自是無限惶恐，才致於一時無主呆若木鷄。

妙在他的這番領受，只是自己心裏有數，距離他五尺以外的那個「郭老八」却是並無絲毫感染。

郭老八原已待機欲動，這時見狀只當尹劍平要向藍衣人出手，自己側面發動，無異佔盡優勢，搶了先機。

他原是毛燥衝動性子，想到就幹。一念思及，雙足力頓之下，施了一招「虎撲」之勢，陡地直向着尹劍平身邊撲到。

雙方距離不足一丈，郭老八撲勢又是如此之猛，自然一閃而至。

這個郭老八顯然練有「橫練」功夫，一經發動，手脚齊施，夾足了勁力，直向尹劍平身上抓踢過來，決計要在一招之內將對方擺平地上。

尹劍平早已料定了他會有此一手，故意不看他一眼，以示對他的疏忽，果然誘使他乘虛而入，自是正中下懷，當時提足迴身，「唰！」地一個側轉，疾若旋風般已閃到了郭老八身後，就勢出掌，迅若電掣的拍中他後胯之上。

這一掌看起來雖不具有十分力道，其實却有推波助浪之妙，郭老八矮壯的身子「砰」地一聲大响，一頭撞在了船舷上。

整個渡船就像突然觸礁般；大大的震動了一下，郭老八就算是練有橫練功夫，也當受不起這等狠摔，雖沒有腦漿迸裂，却也撞了個鼻青眼腫，怒吼一聲，身子一個倒翦再次向尹劍平身上反撲過來。

尹劍平擰身出掌，看來是快到極點。

不知是怎麼回事，眼看着郭老八身子在他掌勢之下滴溜溜一連打了好幾個轉兒，隨着尹劍平送出的手勢，郭老八再次摔了出去。

「噗通！」坐了個屁股頓兒，登時橫眉豎眼，一動也不動的釘在了當地——敢情已爲尹劍平點了穴道。

就在他二人動手過招的一剎，姓秦的藍衫人忽然奔向他的那頭小毛驢，神色至爲張惶，一隻手探進驢背，倏地拔出——「哧哧！」火錢聲中，即由驢背箱籠處冒起了大片黃烟。

尹劍平知這個姓秦的必多鬼詐，倒還不曾想到有此一着，不禁心裏一驚，藍衣人却已亡命似的，猛地縱身而起，「噗通！」一聲水响，縱落江水之中，遂即潛身消逝。

眼前情景，端的是危機一瞬。

藍衣人這一着稱得上陰狠至極，竟然在驢背上事先埋設了厲害的炸藥，確實設想得令人意料。

大片黃烟起處，空氣裏瀰漫着濃重的硝磺氣味。

尹劍平一念及此，不禁驚出了一聲冷汗，時機至爲倉促，那裏還來得及多想，當下一個疾撲之勢，已襲身而前，雙掌同出，霍地擊在驢股上——

船身在重力之下，盪起了一個軒然大波，那頭小毛驢已被他巨大無匹的排山掌力擊中，霍地飛身而起，直向江心落去。

眞是驚心動魄的一刻——就在那頭小毛驢的四足方一墜水的一剎間，一陣火花閃起，緊接着整個驢身爆炸開來，响起了驚天動地的一聲巨响，水面上隆起了數丈高下的一根大水柱，整個江水都似起了一番震動，激起一天狂濤，聲勢端的駭人已極。

尹劍平年歲雖輕，只是江湖閱歷却不謂不豐，厲害的角色也見識過不少，可是像姓秦的這種陰狠毒辣的手段却是第一次領敎，簡直稱得上前所未聞，莫怪乎在此驚天動地的一聲巨响之後，他竟然呆住了。

浪花揚動着船身久久不能平息，受驚的馬不止一次的人立前蹄，發着長嘶。

炸揚當空的江水，瀰漫起一片濛濛的細雨，其中更間雜着一種血腥氣息——江面上浮動着破碎的驢屍，更顯示着先時的一刻驚魂。

由於這番爆炸，來得過於突然，江面上來往船隻，在一度驚魂之後，簡直莫明其妙，兩岸行人也俱都停下脚步驚嚇的顧盼着，無不嘖嘖稱怪，如墜五里霧中。

鎭定了一刻之後，尹劍平回過身來，先撫摸了一下受驚的馬，這才轉向那個「郭老八」身前。

郭老八雖然說是被點了穴道，可是心裏有數的很，眼見着這番形勢，早已嚇了個魂飛魄散，藍衣人這一手妙着，顯然連他事先都不知道，若非是尹劍平事先機警，將小毛驢推落江水，果眞在船上爆炸開來，那還得了？

想到了同件的辣手無情，郭老八自不寒而慄，呆坐在船板上被點了穴道的身子，情不自禁的連連顫抖不已！

尹劍平注視着他，冷冷笑道：「我現在卽爲你解開身上穴道，料你不敢再生異心，否則你雖縱落江水之中，亦難逃一死。」

說罷上前一步，倏地舉掌在他頸後一擊，郭老八身子向前一栽，就勢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抖顫顫站起來，才知道身上穴道已經解開。

尹劍平冷峻的目光，緊緊的逼視着他，使他確信對方言之不虛，果眞不敢有所異動。

渡船由於無人操縱，已被順流的江水衝向岸邊擱淺——

天色將晚，水面上籠罩着一片濃濃暮色！

郭老八顯然還在回味着剛才的一幕，尤其困惑秦老三何以全然不顧及自己性命？他雖然是粗人，這等關係本身生死的大事，也不容他不苦心竭慮的運思推敲，對於同伴的狠心辣手，不禁平添出一番憤慨！

尹劍平冷笑道：「你可看見了？那個姓秦的分明也想把你一起炸死！」

郭老八恨恨的垂下頭來。

尹劍平道：「剛才那個姓秦的，是否蒙城九醜之一？」

郭老八瞪着兩隻發紅的眼睛，看了他一眼，憤憤的道：「要殺就殺吧，何必多問？」

尹劍平冷笑一聲，一隻手握向劍把，一股劍氣，驀地衝鞘直出——郭老八登時神色一驚，往後退了一步。

「原來你還是怕死！」尹劍平凌聲道：「好死不如賴活着，在我來說，殺死你這麼一人，不過是舉手之勞，但是我却不願這麼做。」

郭老八獰笑了一聲道：「你預備怎麼處置我？」

尹劍平冷笑道：「論你心性，雖然比那個姓秦的好一些，到底也非善類，殺死你也沒有什麼好遺憾的，但是如果你願意回答我幾句話，並且把我負責送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就饒了你，你意下如何？」

郭老八瞪着一雙紅眼，緊緊的咬着牙，像是尙在猶豫，就在這時，一股冷森森的劍氣，驀地又傳了過來，他立時嚇得打了一個哆嗦！

尹劍平手握劍把，凌厲的目光注視着他——這種表情實在比任何鋒利的言語更爲有力。

郭老八終於軟了下來，他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就依着你吧，其實你什麼都知道了，還有什麼好問的？」

頓了一下，他苦笑道：「——你也是武林中人，你應該知道，如果我出賣了自己人，必然不會有好下場！」

尹劍平道：「你沒有出賣自己人，又有什麼好下場？如非是我一念之仁，你只怕早已被炸成了肉醬——哼！炸你的人不是我，正是你所謂的自己人！」

郭老八登時啞口無言，那雙眼睛忽然又增加了幾道紅絲，用力的踢了船板一下——

「哼——秦老三，我饒不過他的！」他忿忿道：「媽的——居然連自己人也下手……」

尹劍平試探着道：「是馬一波要你們這麼幹的？」

郭老八悵悵的點點頭，却又嘆息一聲道：「馬老大爲人很够意思，他絕不會對自己人下手，這都是秦老三他自己的主意。」

他顯然忘不了自己切身之恨，只是反覆的嘮叨着這件事情，反之尹劍平這一方面，倒像是次要的了。

這幾句話，已使得尹劍平確定對方二人正是「蒙城九醜」其中的二人，這一次乃是聽受「九醜」之首馬一波的指使而來——

馬一波心懷仇恨乃是必然，只是尹劍平想要知道的，乃是指示馬一波的那個人，換句話說也就是甘十九妹這一方面的動靜。

郭老八嘆了一口氣道：「好了，你要去那裏我送你去就是了。」

尹劍平看看天色已晚，他急於上路，却也不便就擱，好在仍可以邊行邊談，就吩咐他直放「青陽」！

郭老八愣了一下道：「青陽？老天——那最少還得兩個時辰才能到。」

一面說遂卽昇起了帆，轉動舵把，把船駛向江裏。

尹劍平爲恐他臨時逃脫，就在他身後坐下來。

郭老八已知對方的厲害，確實不敢再興起逃走之念，只是心情極壞，獨自個生着悶氣，一言不發。

尹劍平冷冷的道：「你們『蒙城九醜』充其量不過就是這點技倆，實在令人齒冷！」

郭老八咬了一下牙，看了他一眼，過了一會兒才道：「我們是爲老七老九報仇，他們兩個人據說是被你殺死的，朋友你的功夫確實高，只是下手也未免太毒了一點……」

尹劍平冷笑道：「我如不殺他們，就得死在他們手裏，彼此原無仇恨，只怪你們認人不淸！」

郭老八看了一下江水，嘆了一口氣：「朋友——你也許沒在黑道上混過，不知道我們這一行的難處——有些事是由不得你自己——」

「這麼說你們也是受人指使差遣的囉？」

「當然——」說完了這一句話，他突然地閉口不言！

尹劍平冷笑道：「誰指使你們的？」

郭老八看了他一眼，確信「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想瞞也瞞不過，只得硬下頭皮道：「是一位阮大爺——」

「你是說，跟隨在甘十九妹身邊的那個阮行？」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郭老八苦着臉道：「反正是丹鳳軒下來的人——」

一提到「丹鳳軒」，他似乎神情一振，像是平添了無限的勇氣，冷笑了一聲道：「這位阮爺武功高極了，朋友你小心着別叫他給碰上，否則可是麻煩……」

尹劍平微微一笑，情知他所說的倒也不假，以「蒙城九醜」這類角色，自是絕不會與甘十九妹直接搭上關係，凡事只憑阮行出面料理，已經足够了。

心裏盤算了一下，他冷冷的道：「姓阮的到底許給你們什麼好處，你們竟然會這麼爲他賣命？」

郭老八「咳！」了一聲，弄了一下槳：「錢嘛！還會有什麼呢，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年頭兒，還會有什麼比錢的魅力更大！」

「除了錢呢？」

「那——」郭老八抬頭看了一下天，道：「那就是命令了——」他轉過頭看着尹劍平又道：「你莫非還不知道，丹鳳軒雖然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却有極大的勢力，也不能不聽他們的話！——尤其是這位阮大爺更是厲害的緊——」

「怎麼個厲害法？」

郭老八回過頭看了他一眼，覺得瞞也瞞不了，說一句也是說，說十句也是說，乾脆就什麼也不用再瞞——

「朋友你是不知道啊——」郭老八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那位阮大爺在皖北這幾個縣城，已經有很大的勢力，就爲了要收服這幾個地方的實力，阮大爺已經殺了很多人！」

「這又是爲什麼？」

郭老八嘿嘿一笑道：「像『阜陽』的『十三把刀』，『宿』縣的『金刀盟』，這些人平常都天不怕地不怕，阮大爺却先後把他們都擺平了，金刀盟有十幾個漢子先還不服氣，預備給這位阮爺一個厲害，那裏想到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的居然都死了！」

「是姓阮的下的手？」

「那還錯的了？」郭老八一副驚嚇的模樣：「怪的是這些人身上並看不出什麼刀劍之傷，只是全身發黑，七孔流血而死，這麼一來，金刀盟的瓢把子才算服了，接着是十三把刀也服了，我們『蒙城九義』也只好認了——」

他不說「蒙城九醜」而說「九義」，顯然自己往臉上貼金。

尹劍平黯然點了一下頭，心裏已是雪然，確知這個郭老八所說的一切都是實話，阮行爲了收服皖北黑道，不惜重施故技，竟然再次施毒，不用說，吳老八嘴裏所謂的金刀盟；所死的那十幾個人，毫無疑問的是死於「丹鳳軒」獨門秘製的劇毒「七步斷腸紅」之下！

由此，尹劍平却更進一步的知道，丹鳳軒的勢力，似乎已進而在皖北若干個縣城紮下了根——

這確是一個令他驚訝；而必須重視的問題！稍停了一下，他才吶吶的說道：「我雖然對這些地方不熟悉，可是却知道你們皖北黑白道的人最重氣節，性情慓悍，豈是這麼容易就受

人指使的麼？」

郭老八道：「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不聽行麼？再說，人家有的是錢，一出手就是萬兒八千的，別的不說，就是看在錢的份上，也沒話好說。」

尹劍平問道：「丹鳳軒爲什麼要收服這些人？」

「嘿嘿……」郭老八搖搖頭：「這個我可就不知道了——也許是想給『洪澤湖』那幫子人對抗吧！」

「洪澤湖的人？」

郭老八回過眸子來，又看了他一眼，意思像是在責怪他的孤陋寡聞。

「洪澤湖的『銀心殿』你不知道？」

尹劍平搖搖頭——不知道什麼開始的，兩個人倒像是朋友一般的閑聊了起來。

郭老八原是不甘寂寞的，更是個毫無心機的人，一經說起了勁兒，也就無所不談，知無不言。

於是由他嘴裏，尹劍平進而知道「洪澤湖」的「銀心殿」乃是皖北地方白道上最負聲望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的成立，似乎還是最近一年的事情，莫怪乎尹劍平竟會不知道——

這就更引起了尹劍平的關注——爲什麼「丹鳳軒」要對付這個組織？

他於是進而向郭老八問道：「銀心殿的首腦是誰？」

「樊銀江——」郭老八脫口而出，而後加以補充道：「一個了不起的年輕人，武功高極了！」

尹劍平倒是第一次聽說過這個名字，他忽似有一種聯想，遂卽問道：「這個樊銀江與樊鍾秀老劍客有關係麼？」

郭老八驚訝的回頭又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樊銀江就是樊老俠客的兒子！朋友你認識樊老俠？」

尹劍平點點頭道：「聽說過而已！」

這一剎，他的心就像是鏡子一般的明亮，頓時洞悉丹鳳軒何以要着手對付「銀心殿」這個組織了。

提起了樊鍾秀，郭老八的話可就多了——

「這位老人家已經很多年不露面了，」他說：「如今大概總有七八十了吧，他老人家那一身劍術武功，可以說是無人能及，我是沒見過就是了。」

稍頓了一下，他又道：「——不過又有人說，樊老俠客一身本事全部都傳給了他那個兒子樊銀江，有人說樊銀江的本事比他爹還高，詳細情形是不是這樣可就不知道了。」

尹劍平心裏着實高興，起碼有一點他已經獲得證實，那就是「丹鳳軒」的甘十九妹雖說可能已來到了皖北，並且收服了大批黑道人物，但是起碼眼前他們還沒有向樊鍾秀出手——

爲什麼還沒有出手？——那是有懼於「銀心殿」的阻力，也就是對於樊鍾秀的兒子樊銀江有所躊躇！

這倒是他事先不知道的，甚至於尉遲蘭心也不曾與他談起過這件事。

須知這些消息，對於他來說，都極關重要，在他幾乎認爲全然無望與「丹鳳軒」抗衡之際，忽然悉知了這些消息，不啻使得他一時信心大增，對於未來與「甘十九妹」抗衡一節，也就油然生出了極大的希望！

江風習習，不知何時天已大黑了。

郭老八點着了燈，往水面上打量片刻，指着遠處一個地方道：「那就是『青陽』了。」

忽然他愣了一下，「哦！」了一聲，看着尹劍平道：「你……你莫非就是要到清風堡去找樊老俠？」

尹劍平點點頭道：「不錯——我這就是慕名去拜訪他老人家。」

郭老八摸了一下頭，傻不嚨咚的樣子！像是在想他剛才說的話有沒有不妥。

尹劍平冷笑一聲道：「我原有殺你之心——只是念在你的無知與被人利用，才至對你心存姑息，今後你却不可再行爲惡，我看你不如就乘此船離境，遠方逃命去吧！」

郭老八愣了一下，似乎方才想起了這個問題，臉上頓時現出一番猶豫模樣。

尹劍平道：「你應該明白，秦老三既有害你之心，因此事絕非偶然，包括紫面梟馬一波這個人在內，這些人無不心狠毒辣，秦老三既然未曾將你炸死，你再回去，豈非自投虎口，他焉能放過你麼？」

郭老八又是一愣，點頭道：「不錯——秦老三這個人我清楚，這個人嘴裏說的是一套，心裏想的又是一套，哦——」

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麼，蓦地咬緊了牙，恨恨的道：「好小子……公報私仇……看我饒得了他。」

尹劍平自然無心管他們的閑事，聞言冷笑道：「你的武功心智俱不如那個秦老三甚遠，再說他如有害你之心，這時早已編造了你許多罪狀，只怕你未抵家門之前，就先已喪生在自己人之手了！」

郭老八大吃了一驚，當下把尹劍平所說之言，細一推敲，再思及這些「自己人」昔日種種不顧道義的行徑，頓時如身着冰露，呆得一呆，忽然跪倒在地，他原是直性子人，又不擅說話，心裏一急，竟然涕淚交泗的大哭起來。

尹劍平道：「起來說話。」

郭老八哭泣着道：「大俠——你要救我一救……」

尹劍平道：「你可曾成家了？」

郭老八落淚道：「那裏成什麼家，早先有一個女人，後來……」

尹劍平截口道：「那就好，你送我到青陽之後，乘着天黑，再行不停，一逕出省到別省改頭換面，謀發展去吧。」

郭老八想了一想道：「在徐州我倒是有個遠房親戚，是開茶葉莊子的。」

「那樣最好，」尹劍平一時動了惻隱之心，摸摸身上，取出一塊重約十兩銀子，道：「我身上銀子不多，這點錢就算資助你路上川資吧！」

郭老八接過銀子，感激涕零，頻頻稱謝不已。

這一程水急流湍，河道狹窄，夜晚行船不比白晝，須得打點起十分精神，郭老八乃親持長篙小心的應付着。

等到他應付過這一段急流之後，眼前水道漸漸寬敞。

尹劍平佇立船尾，打量着這附近形勢，思及今後眼前，亦不免憂心忡忡，又念及「積翠溪」吳氏母子，不知如今情形如何？——那吳老夫人對他非僅有救命之恩，更有再造之情，由是念及草堂傳技，靜觀壁畫之種種，更不禁生出無限感戴之情——

他自幼飄零，無家庭溫暖，吳氏母子之施捨他，眞有甚於母兄者，今後卽以母兄事之亦無不可。

思念電轉，又想到了敵人甘十九妹，雖說是年紀輕輕的一個少女，智力武功無不稱得上登峯造極境界，可悲的是似乎越來越多，越來越重的壓力加諸在自己身上，促使自己與她一拚生死存亡——這該是一件多麼殘酷的事？時事的演變，似乎已把自己與「她」雙方的距離拉近了，也許就在不久，自己與她將要再次一拚，那時是否尚能如上次一般在她手中逃得活命，可就殊難逆料！

由是，使他不禁又想到了「雙照草堂」的那些奇異壁畫所顯示的罕異武功——

果眞那些壁畫所顯示的奇怪招法，眞如吳老夫人所說的那般不可思議，也就是自己未來希望所寄托；用以制勝十九妹或是「丹鳳軒」的不二法門了。

水流潺潺，他的思慮也正如奔流的河水，一幕幕由眼前滑過去。

——眼前情不自禁的又浮現出另一個人的影子——尉遲蘭心——忽然他的心跳爲之加劇，那眞是一種奇異的感覺，所以觸使他有這番奇怪的衝動，想係關連着那一夜旅邸的邂逅！千不該，萬不該，她不改易釵而弁，喬裝成一個男人，傷榻解衣，赤膊相偎，孤燈對守……咳咳！這該是如何纏綿悱惻的一番膩情？——自己顯然被愚弄了，以至於不知不覺的揹上了這個不該屬於自己的感情包袱！

人非聖賢，孰能無情？

忽然[illegible]一驚——這才發覺到不知何時，那個尉遲蘭心，竟然在自己心裏佔下了一份相當的位置——

「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心裏吶喊着，他用力的搖了一下頭。

一片水花，翻上了船板，才使得他澎湃的思潮暫時停止住——

眼前水道又變狹了，兩岸是荒蕪的野地，附近不見一點燈光，只得船頭一盞方燈，散發着昏黯的黃光，設非如此，將一無所見了。

尹劍平振作了一下，問道：「郭老八，快到了麼？」

「快了，」郭老八說：「繞了這過條岔流，就到了。」

尹劍平問：「這是一條什麼河？」

郭老八道：「睢河——過了青陽，河水轉小，就叫『老汴河，再下去可就是洪澤湖！」

尹劍平忽然想起來，就問道：「你剛才說洪澤湖有一個『銀心殿』，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郭老八放下長篙，雙手攏住了舵道：「銀心殿的人，都是樊老劍客清風堡訓練出來的，每個人都有很好的武功，他老人家兒子樊銀江，人稱『銀心殿主』，這一幫子人人數雖然不多，不過十來個人，可是在這位銀心殿主領導之下，勢力却一天天的強大起來——媽的，說句不好聽的話，這個銀心殿好像專門給我們黑道上的人過不去，只要一沾上他們，他們是絕不留情！」

他直覺上還把自己當成黑道上人，是以提起來尚有忿忿不平之感。

尹劍平提醒他道：「你已經不再是黑道上的人了，你要記住。」

郭老八啊了一聲，一隻手摸着下巴赫赫笑了起來。

尹劍平道：「你可知道丹鳳軒的人，已經到了什麼地方？」

郭老八想了想，又搖搖頭道：「這個可就不清楚了，聽馬老大說，那個姓阮的好像在『潁州』，在那裏收服了『十三把刀』，然而由『十三把刀』的老么『水蛇』向三給我們通的消息！」

尹劍平點頭道：「這麼說，你並沒有見過那個姓阮的了？」

「沒有！」郭老八現在是知無不言：「不過馬老大見過，聽說那個姓阮的喜歡穿一身紅衣裳，武功高得很，不過，他身後面，還有更厲害的靠山，却是個姑娘人家！這年頭可眞是怪事越來越多啦。」

尹劍平冷笑一聲道：「你們蒙城九醜是負責對付我，其他那些人呢？」

郭老八說：「聽馬老大說，那個姓阮的性子很急，好像要馬上出手對付什麼人似的——後來不知怎麼回事，就沒有行動，現在好像正在研究對策。」

說到這裏，這艘船慢慢向岸邊攏近。

郭老八用長篙定住了船，長長吁了一聲道：「地方到了，大俠客你下去吧，我就不送你，這就一直下去了。」

尹劍平點點頭，就拉馬上岸，郭老八又好心的指引他前往「清風堡」的路途，彼此互道珍重，一直看着尹劍平上了馬，這個郭老八才撐船江心，一逕順水而下的去了。

這時天交四鼓，一陣寒風襲過來，離着天亮大概還有些時候。

尹劍平雖覺着有些睏倦，奈何這附近一片荒蕪，雖有幾處村舍，也都深沉寂靜，不見一些燈光。

他抄着小路，一路鬆韁慢行，行了約有盞茶時光，才來到了官道，也不過是一條較爲寬坦的黃土道路罷了。

那「清風堡」如照郭老八所說，還有一段長路，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這麼冒失上門，理應先找上個地方歇息一下才是，好在那匹牲口，經過長時休息，倒是精神旺盛，不如趕上一程。

這麼想着，他就打點起精神，一路策馬快行——約莫快行了有盞茶時間，才來到了一處小小鎮市，這地方民風淳樸，並無所謂的夜生活，雖有幾家商店，也早都閉門打烊。

尹劍平繞了半天，才找到了一處叫「小青陽」的小小客棧，喚醒了店家，打點投宿。

天已經快亮了，他乾脆也不再睡覺，只寬衣解帶，盤膝在榻上運行了一番靜功，又習了一番吐納，這才「入定」過去——

一個時辰之後，他醒轉過來，只覺得神清智爽，精神抖擻，天已經大亮了。

店小二打來了洗臉水，洗漱完畢，他特地換了一身乾淨衣服，問店裏要了張紅紙，恭敬的寫上了個拜帖——

「岳陽門末世弟子尹劍平拜」。

就在這小店裏，他吃了些東西，遂卽結賬離開，直奔「清風堡」而來。

「清風堡」乃是舊時一個城堡在地而得名，地當青陽集北四十里，一處青葱翠嶺。

這裏居民不多，總共百十來戶，點綴在一片向陽坡地，青葱翠嶺之間，雖無固定城池籬蕃，却在翠嶺百十丈方圓之外，種植着一圈高可參天的松柏樹木。

歲當春暮，萬物復甦，堡上松柏鬱鬱葱葱，襯以青天白雲艷陽春光，直有無限生氣，和風過處，四下裏盪漾起叢叢松濤，輕嘯悅耳，宛似人間仙境！染目及此，予人以無限精神抖擻！

尹劍平不覺心情爲之一鬆，他連日奔波，心情鬱結，難得此一刻留連佳境，不自覺的勒馬停住，輕輕的吁上一口氣——

正面有一方平地拔起的丈二巨石，上刻「清風堡」三個巨大篆書，抹以朱紅，却在巨石之頂，攀生有一棵奇形怪狀的蒼鬱古松，松枝如龍蛇蜒伸，垂蔭數丈，煞是好看！

尹劍平在石前觀看了一下，遂卽徐徐策馬前進——這是一條花崗石鋪地的蜿蜒道路，道路兩側柳蔭深垂，馬行其上，但聞蹄聲得得，迴聲歷久不絕！

前行數十丈，只見足下花崗石道忽然隨着昇起的地勢，岔分出若干條小道，其狀如放射之蛛網，而自己此刻立身之處，顯然是正中那個交集之點。

就以此交集之「點」而論，地勢也端的不小，直徑足有十五丈見圓，這個圓圈裏種植着適合時令的各色花樹，一片粉紅青綠，染目其

問，五彩繽紛，眞有眼花繚亂之勢！

百花叢裏——也就是這個圓圈正中心地方，卻建有一個白色的尖尖亭子，足有三數丈高下，六個飛簷長長彎出，其上覆蓋着琉璃碧瓦，確是壯觀的很！

尹劍平看到這裏，不禁打心底生出一種莊敬，遂即翻身下馬。

只見一個四旬左右，身着古色長衣，表情斯文的儒士，正自指揮着七八名工人在那裏栽種樹木。

尹劍平生恐馬糞把對方這般優美的環境弄髒了，當下把馬先行繫向一邊，這才整頓了一下長衫，向正中亭子行過去。

青衣儒士抬頭看了他一眼，並不答理他，仍然指揮着一干壯漢，繼續栽種樹木。

尹劍平一直來到了近側，向着那儒士抱拳道了聲：「先生請了——」

青衣儒士卻似充耳未聞，足下向前跨進幾步，指着一棵新栽的雪松道：「不對，不對——歪了，歪了！」

幾個漢子把那棵高有三四丈的雪松挪轉了一個方向，儒士這才點頭道：「好——好——唉！唉！又過頭了。」

口音裏含蓄着濃重的四川音調，一面說他跑過去親自指揮示範，費了老半天的勁兒，這棵樹才算定下了。

青衣儒士由肥肥的袖筒裏拿出了一個桑皮紙卷兒，打開來，仔細的對照了半天，才點點頭，又繼續走到了一個方向，指揮着各人，重新又栽下另一棵雪松。

尹劍平見對方不得閑兒，只得耐下性子來等着，卻見附近，已經栽下了十幾棵新種的大樹，尚還有七八棵同樣大小的雪松，尚未栽種完畢，預忖着這些樹木統統栽種完了，最起碼也過了晌午，心裏不免有些不耐！

卻見那個青衣文士足下緩緩踱着方步，像似在衡量栽種樹木的位置——

他前行了一十七步，又向左斜面跨出三步，後退了兩步，前後左右打量了一眼，用脚在地上跺了一下道：「這裏，就是這裏。」

立刻有人走過來，在他立足之處仔細的畫了一個記號。

青衣儒士道：「這一棵最爲重要，要正正直直，一點兒也歪斜不得，入土的樹幹要不深不淺，恰恰二尺二寸。」

一個負責的工頭點頭答應着道：「左先生放心，絕不會出岔子！」

姓「左」的儒士點着頭，卻仍然放心不下，又親自走到一旁挑出了一棵最爲蒼鬱高大的雪松，看着人抬過去，這才抖了一下身上的綢衫，緩緩向着亭子走過來。

——他像是有點兒累了，輕輕吁了一口氣，在石磚上坐下來，立刻就由一名布衣侍者爲他捧上了細瓷蓋碗的香茗，儒士接過來撇了撇葉子，慢慢呷了一口，那一雙雖不精光四射，卻深深含蓄着智慧修養的眸子，這才緩緩向着尹劍平身上掠過去。

尹劍平自是不會失去這個機會，當下趕忙拾級登亭，向着他抱拳見禮道：「先生請了——在下有事請教！」

儒士含笑道：「不必客氣請坐下說話。」

尹劍平告擾落座——

姓「左」的儒士一雙眸子，在他身上一轉，目光掠過眼前花叢，且已察覺到對方拴在一側的那匹馬——這些動作看來絕非有心，只是隨意的一瞥而已。

接着他即吩咐道：「給這位朋友看茶。」

亭子裏站着一名青衣侍者，立刻答應一聲，就特備的一個木質雕花提箱裏，取出茶具，然後就文火小爐上拿起烹壺，小心翼翼的斟上了小半碗茶，雙手向尹劍平面前送上。

尹劍平欠身道：「不敢！」雙手接過。

姓左的儒士道：「足下大概走了不少的路吧，這茶是敝堡自製的『七號毛尖』卻要較『六安』『祁門』的名茶還强呢！」

說時，他伸出右手一根尖尖白瑩的指甲，就茶水中挑起一片雛葉，輕輕剔開——尹劍平這才注意到，這位左先生非僅有一口白白整齊的牙齒，而且還留有晶瑩透剔的十根指甲。

觀其神態談吐，分明十足飽學之士，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左先生的儒者風範立刻就獲得了尹劍平的私心傾慕與好感！

尹劍平飲了一口，果然脣齒生芬，他走了不少路，原已口渴，不覺將碗中茶三口兩口飲下肚裏。

左先生莞爾一笑，揮了一下手，侍者立刻又爲他斟上了一碗！

尹劍平才覺出有些失禮，連道不敢，這才再次向對方抱拳道：「請問先生貴姓上下？」

左先生含笑道：「不才左明月，尊駕大名，是——？」

尹劍平亦將自己名字報出，左先生嘴裏唸了一遍，點頭道：「尹朋友敢是走岔了路？這裏是『清風堡』，居民不多，多務茶，蔴，對外甚少接觸來往——尹朋友你是訪友呢，還是路過？」

「有勞動問！」尹劍平欠身道：「在下此來，乃是要拜訪一位樊老先生。」

左先生微微頷首道：「敢是樊鍾秀樊老先生？」

尹劍平道：「正是——左先生可知這位老人家住在那裏？」

左先生微笑道：「尹兄那裏來？找樊老又有何事？」

尹劍平近看這位左先生舉止斯文，一臉正氣，再者對方身居「清風堡」，當非惡人，不便相瞞，卻也不便直告，當下抱拳道：「在下來自岳陽之岳陽門，有要事面謁樊老前輩！」

左先生乍聞「岳陽門」三字，臉上頓現驚異——那也不過是一刹間事，嘴裏輕輕「哦——」了一聲——

微微一頓，他遂面染戚容道：「尹兄不要見疑——不才得到傳聞，似乎聽說岳陽一門猝遭大敵，如今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

尹劍平不禁黯然一嘆，說道：「先生所言不差，在下正是特爲此事，意欲面謁樊老有所稟報！」

左先生點頭道：「這就是了，尹兄所要面見的樊老正是不才敝東！既然如此，尹兄請隨我來。」

言罷步下石亭，向外踱出。

尹劍平跟踪步出，連聲說道：「失敬，失敬！」

左先生手指一條岔道，微微笑道：「由此直去，即可見一座建築新穎的紅色石屋，那就是敝東下榻之處了！」

尹劍平抱拳告謝道：「多謝先生指點！」

左先生一笑道：「左兄既然身佩長劍，想必精於武術了？」

尹劍平微微一怔，欠身道：「那裏，只懂皮毛而已，卻不敢言精！」

左先生笑道：「不必客氣，敝東韜光清風堡數十年，雖是久已不問外事，只是心念江湖，卻是有日無已，平日尤其醉心武學，不曾稍有懶怠，足下既是來自岳陽門，顯係故人門牆，定爲歡迎，只是……」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像是有話要囑咐，卻又打住，臉上頗有笑意，卻又暗含着幾許神秘。

尹劍平觀察於微，頓有所警，遂道：「先

生如有指示，請不吝賜教，以免在下觸犯禁例，實所不便！」

左明月笑道：「足下不必見疑，既承見問，不才倒是要提醒一下尹兄了——」

微微一笑，這位溫文儒雅的左先生道：「敝東醉心武學，近年來已近痴迷地步，且又自視極高，不屑與一般江湖之輩來往，由是在其居住之處，也就是通往這中心圓鐶道上，設有若干埋伏，用以阻遏一般武林宵小窺伺——」

「當然！」左先生笑態可掬的接道：「這類設施在深悉武學眞功的方家眼睛裏看來，卻是不值一笑，自然也就無所謂構成傷害，敝東用心，不過旨在『以武會友』，卻是絕無別意，這一點尹兄切莫介意才是。」

尹劍平點頭道：「原來如此！在下才疏學淺，武功平常只怕未能通過，勢將見棄於樊老先哲門牆之外了！」

左先生搖頭道：「不才對於武學雖是門外漢，但是，跟隨敝東有年，這些年卻也夤緣會見過不少高人奇士，頗有知人之明，足下年歲雖輕，但兩目精氣十足，一雙太陽穴更是隆起有異於常人，以此衡量足下必有非常功夫，眼前，不過博君一笑，尹兄但請寬心前往，料必無事！」

尹劍平想了想也只好如此，當下抱拳別過，方待往自己坐騎行去——

左先生卻道：「左兄只管前往，這匹馬不才自會代你收下照顧就是。」

尹劍平道了聲謝，好在一些重要東西，俱都帶在身上，馬背上不過是些衣物銀子，即使遺失也是無妨，當下再別左先生，遂即向其指點處大步行進。

左先生臉上帶着溫文笑容，立在亭子脚下，目送着尹劍平的離開——

尹劍平行至那條甬道之端，忽然停住——！

他原先就已經有些感覺到不妥，暗忖着正中的石亭子，以及那些栽種的雪松與每一條放射開來的道路搭配得饒富趣味，心中就有些懷疑，可能與所謂的陣法有關。

此刻，當他面對着道路路口，正待一脚踏下之際，忽然心中迴生出一種强烈的感應——

這種莫明其妙的感應之力，使得他猝然停下了步子，一時按兵不動。

須知他年歲雖然甚輕，但多年來歷經名師，就武學各門而論，當得上涉獵極廣，其中以南普陀山「冷琴閣」冷琴居士處所得之「春秋正氣」功力最爲深奧！

其實這門功力之精髓即在陣法五行易理等之深奧探討，正反生尅之理！是以，尹劍平在這一門學問上，絕非是門外漢。

他先時只是對於左先生所栽的樹木感到奇怪而已，倒也不曾想到許多，這時心裏一經定下來，才覺出有些不對，當下只管站定身子，並不急急步入！

須知陣法佈局，最忌上來慌張，一旦誤入，對方陣法一經發動，再想冷靜思考，可就事倍功半。

是以眼前踏入這第一步最爲重要——

眼前情勢——那條花崗石鋪就的直直甬道，一逕迤邐而前，其間少有阻攔，只是雲氣氤氳，在長長甬道兩側，間以聳峙着許多石人！

尹劍平後退一步，轉過身來，再打量眼前那處花圃，但見花開如錦，一片五彩繽紛！

——只是他之着眼，卻在於圃中花色之調配分佈，細一觀望，即覺查出，那些盛開的花色，共有十二種之多，再回觀放射如蛛網之道路，亦爲十二條之多！——

他不進反退，擰身之間，已回撲數丈，落身於亭脚之下——左先生卻佯作不見，繼續指使着那些人在栽種樹木。

尹劍平以花圃之花印襯石道，每一花色對一石道，雙方對照，恰是十二之數，頓時他明白了——對方這一微妙，即在於頗具生殺易理的「十二冲殺」之數。

正中花圃乃是「主」位，埋設着「十二宮」，放射之十二條道路卻居客數，乃暗含「十二星宿」，再搭配「十二地支」以定時限氣候，設想得不謂不妙了！

有了這番見地，他尤其不敢大意，心中默念着昔年冷琴居士所傳授之「四化」口訣——

「甲廉破武陽爲伴，乙機梁紫交叉是，
丙同機昌廉貞居；丁月同機巨門位，
戊貪日弼機爲序；己武貪梁曲是尋……」

試以各定方位，再一一細審眼前陣式，頓時衆「星」明滅，一一標明了正確方位。

有了這一層認識，再試觀十二星宿道上，便不禁「波譎雲詭」，處處佈滿了險惡殺機！

尹劍平一時由不住打了一個寒噤，暗忖着：好厲害！莫怪乎這個「伏波老人」樊鍾秀，敢於目空四海，原來果眞大不簡單，即以眼前入門這一局陣勢而論，當今武林中，能够一眼看透者實在不多。

這類五行生尅，飛星斗數間以生殺出入的佈署，乃是極具高奧易理的一種學問。

如果沒有這一方面高深修養，簡直不得其門而入——

由是而觀，縱然你身負蓋世奇技，如無這類學問，也只得望門興嘆，一經誤入，必將步法自亂，攻殺自我，而至於自相矛盾，那時「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也只有聽令宰殺之一途了。

是以良久以來，既有「不識易理不足論智」，「不通智乃難論劍」之一說，當知欲成一「劍士」之不易了！

尹劍平儼然此道精睿之士，只是他卻也瞭解到這一門學問上，更兼劍術武學之浩瀚，仰之彌高不易摩其深奧，只憑各人造詣作適度之探討，誰也自滿不得。

左先生覺察到尹劍平的一番拘謹，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種驚奇——

他緩緩走近過來道：「尹兄可是看出了什麼？」

尹劍平這時已知眼前這個「左明月」，絕非尋常之輩，當下深深一揖道：「先生高人，十二生殺妙數，卻使在下一時不敢妄入！是以揣摩再三也！」

左先生點頭道：「足下有此見識，何以不敢擅入？」

尹劍平道：「三合之數已空，只不知『命』宮『吉星』何處？」

左明月臉上更見驚異，頻頻點頭道：「足下果然高明，看來東翁誠然要借重足下，共襄大事了——」

說到這裏微微一哂，道：「三合亥卯未；吉星百花芬，足下大智之人焉能不知？」

尹劍平陡然一驚，遂生大悟，道了聲：「多謝先生！」揮臂擰身，倏地縱出數丈——

他以非常身法，走宮踏位，轉側之間，業將十二宮位踏了一遍——這當口摸清了行市，陡然進身，循左明月先時指處，穩步蟾宮，長趨直入。

左明月觀其背影，不禁頻頻點頭，輕輕自語道：「不才愧我非名士，可喜卿能作解人——看來卦上紫微，當應在此子身上了！」

言罷陡地揚手，以姆食二指捻動之力，發出了一雙青銅制錢！

二錢一經出手，即發出了兩股尖銳輕嘯之聲，相併而馳，就空連連互擊，發出一陣「叮叮！」清脆悅耳聲息——這一手「青蚨傳音」，施展得極具巧妙，顯然向裏面人作了必要的

招呼！

×　×　×

尹劍平抬頭看見了空中飛過的兩枚青錢——青錢是弧狀由他當頭劃過去，然後墮落在前道松叢，緊接着他耳邊却聽見了一陣隱約的鐘鳴「噹噹！」之聲。

松叢裏頓時驚飛一天的鷓鴣——灰色的羽翼在當空翩躚一週，遂卽往後嶺羣集飛離。

尹劍平心裏有數，已悉知那位左先生向裏面通了消息，先是「青蚨傳音」，繼而鐘聲响起，不用說淸風堡裏已作了必要準備，來歡迎自己這一個「不速之客」了！

「這樣也好。」他心裏尋思着，正好借此來瞭解一下淸風堡到底實力如何？自己無妨全力施爲：見陣破陣，見人敵人，倒不信自己練功十數年：學兼各家之長，居然連對方門戶也不能接近，那可就太洩氣了。

有了這層想法，尹劍平益加精神振作，所謂：「三合明珠生旺地，穩步蟾宮」，眼前陣勢他已看破，復得左先生一語指點，於是盡悟玄機，眼前可以放心前進——

當下他於是施展「春秋正氣功」中之「九九蟾宮」步法，身軀左舞右幌，如風擺殘荷，瞬息之間，已踏進十數丈以外。

眼前情景，當眞是風雷暗聚，尹劍平深知對方這種陣法之微妙，只須一步踏錯，那「十二星宿」之中，吉凶參半，間以「七殺七冲」，該是何等險惡？一步誤着，以自己功力，自是不無挽救之機，只是勢必煞費週章，如當中再間以主人存心考驗攻擊，是否尙能從容應付，可就不得而知了。

是以尹劍平不得不全神貫注，步步爲營，總算他得力於「春秋正氣」功的傑出造詣，事先又有詳細的觀察，乃至於行宮步位，如履康莊大道！

這條花崗石甬道，足有五里之遙，兩側除了前叙的一些石人之外，更栽種着許多松柏奇花，間以各類奇形怪狀的巨石，尹劍平觀察到卽使一草一木一石，也無不暗藏妙着，誠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內外相連，互生互尅，當眞是凶狠凌厲之極！

忽然那條看來畢直的甬道，却與由正側方分出的一條道路相逢，狀若交鋒之劍，尹劍平頓時止步，卽感覺到一股凌厲的巨風，迎面狂襲而至——

原來這地方中道高起，四方雲天遼闊，仰視穹空惟見碧空如洗，却不見一片雲彩，那風力正是與特殊地形有關，廻山而轉，驟然下溢，乃見其强烈。

尹劍平天風罩體之下，不覺心底起了一陣震驚，以他見識，大體說凡是這類天險之處，必將設有厲害之殺着，不可不防。

心中方自猜疑，只覺背後一股尖銳風力猛然襲來，設非練有極佳之「暗器聽風」之術，萬萬不易察覺，蓋因爲那股尖銳風力隱沒於巨風之中，極不易察覺。

尹劍平眞要無察倒也罷了，偏偏他功力精湛，一個身負奇技的人，絕不容許別人暗算。

是以，就在這股尖銳風力一經襲到之刹時，尹劍平已怪蟒般的掉過身來，右掌輕翻，已把飛臨眼前的那件暗器抄到了手上！——竟是一截乾朽的枯枝。

左側方松樹梢上似有人影一閃，隨着那人揚起的手勢，只聽得「唰！唰！唰！」一陣子疾風响處，六七團黑影，直向着尹劍平全身上下襲來。

尹劍平身子向前一俯，雙掌驟分，用「排雲雙掌」打法，把來犯的幾團黑影全數擊落在地——不過是幾枚乾枯的松菓而已！

那人身法至爲靈巧，身子雖然騰起，却不思遠去，極其輕飄的落身於另一棵高大的松樹梢上。

尹劍平雙掌一沉，驟提丹田之力，霍地騰身縱起——身子方自縱起一半，陡然念及不好，頓時凌空一個倒折，硬生生把縱出的身子收了囘來。

饒是如此，却也不免着了道兒！

那人顯然是在誘使尹劍平中計，等到尹劍平臨時發覺，已是慢了一步。

眼前陣勢，錯綜複雜，設非他先前之步步爲營，簡直難以通行——

此刻雖然一經發覺，顯然已是遲了一步，雙足落處，彷彿足下設有一面極爲精細的鋼絲綫網，由於那面細網設置在淺草之內，如非伏地細查簡直難以看出，足尖點處，只聽得叮叮一陣鋼鈴聲响——

尹劍平情知不妙，身形一個擰轉，直向前落身之處墮來——那裏能從他心願？

先是面前一陣發黯，緊接着那條眼前畢直的甬道，忽然成了倒仰之勢，等到尹劍平落下之後，才發覺到由於眼前幻象錯覺之故，是以落身之處已大有偏差！

等到他足尖點地之後，只覺得天地倒置，已成了頭下脚上之勢——這種現象雖說全係幻覺，却由於目心相通，感覺起來，簡直逼眞之至！

——他總算當得上這一道上健者，一經發覺不妙，卽刻穩住宮位，進七退三，守住了「五五」之數——

就在這危機一瞬裏，眼前人影一幌，一個長身白面，形容削瘦憔悴的中年人，已臨到眼前。

這人黃髮黃眉，一身雪白長衣，襯以毫無血色的一張瘦臉，那副樣子乍然看上去，簡直形若山魈木客，可怕之極！尤其是那張原本就够木訥的臉上，不着絲滿笑容，卽予人以無比陰森凌厲之感！

尹劍平雖然由於對方的捉弄，才得身涉其險，但是到底此來出於自願，况乎主人更是有言在先，却是怪不得對方，再者自己此來是客，更不得上來失禮！

因此，對方這個黃髮人身形一經臨近，雖然已侵入戰圈之內，他却不便主動出手。

黃髮人對於尹劍平的熟於陣法大感驚異，正因爲如此，他也就越加的不服氣！

「小子！你算老幾？」

話聲中顯現着極度的不屑，非僅如此，話聲一落，一隻枯瘦的長手已經抖了出來——

這人必精於指上功力，五隻箕開的手指，形若五把利刄，陡地向尹劍平腹間探揷過來！

尹劍平原想上來以禮相待，却不意對方這等欺人，自是不甘示弱！

——他霍地上前一步，直踏「中宮」，右手反步上撩，直向對方那隻狀若鳥爪般的怪手迎了過去。

兩隻手掌一經接觸之下，彼此身子一陣子大搖，這可就看出了各人功力的深淺來了。

尹劍平在「雙鶴堂」以「金剛鐵腕」功力著稱，爲該門派百十年唯一傑出門下，這隻手掌功力精湛，卽連甘十九妹這等曠世極流高手，也幾乎在他鐵掌之下吃了大虧，其功力自是可觀。

黃髮人雖說亦非弱者，所練「勾摟掌」乃係「至陰」性質，且已足有八成火候，只是相形之下，却是要較諸尹劍平的「金剛鐵腕」功力差上一截。雙掌甫一交接之下，先是雙方的身子各自爲之大大震動了一下——

緊接着黃髮人神色之間爲之一陣大變，瘦削的身子更不禁如同紙鳶般地狂飄而起，足足騰飛出兩三丈外！

（未完）